





知公弼名議于殿柱至是益材其爲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改同羣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廷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尙寬人疑少威嚴嘗卒犯法當杖打不受曰寧以劊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創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王計訟公不時決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尋出營室帝鑿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葺非小變陛下宜修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勅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奈何公弼曰遷居前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遷樞密使欲併環慶都延爲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議邊更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公弼不附己自用其弟公著爲御史中丞以備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半廢徒之淮西公弼以爲非人情帝曰是當退爲贖員者今爲優假何所害對曰臣不致生事還名正恐誤國耳既使去木土又削其糜餼二十萬葦皆反

側爲之奈何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將疏論之從孫竊圖竊其彙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留給諫無兼管將取羅鄂特城合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室新路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示和圖難回還可安行無患乃由和既而新路接兵果遇伏詔殺之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士善陷夏人每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僕鄧子喬計設古杖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填土於其上板築立送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鄆州王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兩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倉卒時有緩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南院使判秦州帝疑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卽治裝帝喜召之入對慰勞而遣之既赴鎮羌董種軌治書稱救公弼御之日蒲臣安得妄稱救董種懼自是不復敢稱旬月復以疾求解爲西水一宮使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諡曰惠穆公弼字稚卿以父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知澤州應常四州提點福建河北路刑獄入爲開封府推官民窮薪爲盜所奪逐之過傷尹包拯命答監公弼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管執不從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弼爲判官事皆咨決之判都水監未幾改陝西轉運使神宗得報州遣使讓守棄之便久未決命公弼往與郭述議合遂存按州常平法行公弼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徒知渭州再徙鄆州坐失入死刑責知秦州元豐初帝召公弼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承輿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入役思歸畜斧鉞排闥不得入西去河橋諸將請出兵扼擊公弼曰此皆亡命急

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道牙兵數人迎謂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遣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上道左皆伫立以俟公弼索首者數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僂蹇者斬而後報眾帖息乃自勅專命詔釋之知蕃官東院出知秦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置駐原渭公弼不可與憲相論乘坐徙州更廉抗鄭澤四州元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秦州固辭改配書監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爲政明惡人遷徙坐設毀其角法當徙公弼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鑿治典吏久公弼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曰宮嬪押至奈何題指吏平請之得釋揮戶部尚書以病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弼廉檢與人寡合嘗譴曹佺賈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晉主陵城鹽院因家陰城按東都光化軍人也唐高化中舉進士爲鄆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檄移治鄆民逃馬首不得去罷還射洪改襄陽令又知郿縣寬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早饑而白崖山士遜立廷中須臾足乃去郿士遜早勵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徹蓋兩營定始歸德御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爲監察御史貞舉初用朝名法士遜爲諸科巡捕官以進士有詞當請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中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帝獨用士遜再遷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河侵棣州詔徙州陽信讓者忠楊多不可遷士遜觀河數州方觀食卽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出閣帝優佐謂宰臣曰胡善哉室府屬也王皆

受拜今王尙少宜以士遜為友合王答拜是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為壽春郡王友改拜王府諮議參軍仁宗為皇太子遜右諫議大夫兼右庶子改左庶子又為賓客遷樞密直學士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遜換太子詹事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尙書左丞遷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納獄事起官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諮利用帝疑同執政士遜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尙書知江寧府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尙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舉臣上章歸皇后諷册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勅之以尙書左僕射判河南府改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徙河南府實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尙書入相封鄆國公康定初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內侍條指揮使以下為差等出內藏緡錢十萬屬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及開置官為禁軍軍官攜妻孥士遜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墜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之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迺拜太傅封鄆國公致仕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謝蓋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卒年八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初蒙其墓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為行

服設狀狀以非追封南陽縣太君初陳旌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旌佐謀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儉人構陷善長以搖朝廷最傷一問恨不能自保矣帝悟旌告旌以罪誣諫官事亦不下然旌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士遜嘗納女口宮中為御史楊億所劾子友直字益之積官工部郎中知越州士遜嘗記仁宗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盡為旌善錄上之幼子友正字義祖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許其草書為本朝

遜位三年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兼親衛使明年起判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延伋自陝以西皆警備聞義勇益邊兵移內地祖風人情驟然公亮一鎮以漸次第泰罷之專務裁抑充實長安豪豪遠飛語聲言僭卒惡漢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為亂邦人大恐或勸勇出游公亮不為動爇燈觀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居一歲遷京師旋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宣靖配享美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勤之神公亮方厚莊重沈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帝嘗以方張安世然性吝爵祿貨至鉅萬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帝向之陰為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善嘗遺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己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蘇軾嘗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帝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世譏其持權固寵云子孝寬從子

第一 官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民田鏡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累遷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天章閣侍制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為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董纘非蘇謝不行貴游子弟多倚勢請謁公亮撥前後章程視以從事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學士知鄆州有能聲益恐竄他境復入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即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明練文法更踐久習知朝廷舊典憲旨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其定大議契丹縱人滌界河又數遣使舟更不敢棄音謂與之校且生事公亮言助芽不禁後將奈何雄州趙滋勇而有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遵告訖息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尋知戶部尙書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尙書尙書右僕射封英國公改國公熙寧初進封魯國公二年拜左僕射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老

李廣孝孺 孝寬字令綽 按東都事以蔭知桐城縣遜知咸平縣民詣府訴兩傷家府以妾杖之孝寬躬行田辨其實得歸風除罷開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蘇保甲法行民相驚言且籍為兵知府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寬勝十七縣揭責告捕房政者民兵不敢訴入知審官東院判刑部熙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寬始徙鄆那有孟子廟而無封爵李寬請於朝得封鄆國公配享孔子連徒鎮以吏部尙書召道卒年六十六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部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除西樞選判官入爲水部員外郎河決內黃詔孝廣行視遠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許滑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成溢浦發浸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口道近曰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濬決之累石爲防自是無水患累擢戶部尚書少錢帛不給賈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吳丹失奉使體尊職尋復之移知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浩皆大觀中忤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放職以辛年六十贈正議大夫諡官以號稱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營幹發運司轉糧事建言揚之瓜州潤之京口常之奔牛易壞爲橋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便之時京邑有盜徽宗怒期三日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遣盜遣小緩當自出從其言得盜崇寧建殿中省擢爲監居數月言者論其與張商英善以集賢殿修撰出知襄州徙江浙利淮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寬成之策勸第賞辦不受未幾河渠畢召爲戶部侍郎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遷削黜至安遠軍節度使宣和二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欽州方擢起青溪李蘊約數郡內無得奔擾分兵守扼塞有遊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交會移青州既行而欽州道改杭州時賊已被杭李蘊軍至城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李蘊下令從者得自首無罪殺皆束手不敢贅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

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賜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懷陽軍入爲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去親兄順有貶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許之旨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爲指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張炎佐維後宮親爲三司使尋爲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升正班唐介擊宰相斥陞南升之皆極譴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責實五年所上數十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開滯罷惰則委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與升之同領勸懲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勞升之初爲諫委三省劾正其罪仍得於朝堂文彥博乞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朝卒罷去升之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譙并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放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都爲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罷密元年徙許州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既爲使帝以升

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善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爲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朝冬死又不能相禮葬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曰成肅升之深察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忠正論益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得志即承樞密例司又時爲小異隱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荃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冲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他官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懼相事設席受拜充作六歲以獻日視曰壽曰好曰書曰坐德曰崇檢仁宗命樞密兩選族英宗宗在藩邸嘗爲翰林學士宿之坐坐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修爲之請仇家請修以爲黨相詔出修同州充言修以忠直權恃從不宜用遽遷若以爲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修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治喪文列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式書不合同僚知充移開封治吏罪性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爲羣劾判官開封府推官應知陝州移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間充所在會人諷語及爲吳王宮教

授時事嘉勞之尋擢銀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樞密院官士大夫親沒或獲病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為令河北水災地屬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婿也引講解陳瑛知審判院權三司使為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福取洮州蕃酋木征還去充請招還故地康以爲秩使自領所部充爲外臣無庸列置郡縣雖時厲力時方以開拓付認充言不用八年遷檢校太傅樞密使充難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爲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顯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擊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鈞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確變法於前數爲所譏安師出無功知諫院張璪又謂充與郭遼善止其進兵充數通同列用與疾益侵元豐三年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正憲充內行修飾事兄甚謹爲相務安靜性沈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議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子安詩安詩安詩在元祐爲陳官起居郎安詩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城子渭風臣珪珪道河南由梁國以下督官祖承事太宗爲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算民皆咸立使還或言

其多池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

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珪弱歲奇書出語驚人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嫂不謹擇置之法王倫犯淮南珪讓出郊鞭擊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爲鹽鐵判官修起居注北使過魏晉皆盛服入至是欲便服安云衣冠在後乘生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遂知制誥知審判院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遺母憂除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聖並俯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瀆乎寶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寶親於是專以太祖稱于郊而改溫成廟爲祠殿嘉祐立皇帝中書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英宗立當撰先帝諡珪言古者履不謀貴幼不謀長故天子稱天以誅之制誥於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禮官中書門下卒如初讓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語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藥珠殿傳詔合兼瑞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盃詔之曰祀殿之職非直器卿子翰墨聞二府員缺即出命矣曩有讓口朕今春然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翰林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因民事露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起擬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以蔡確爲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實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采樂之敗死者千餘萬人實珪敗之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太子立是爲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按神宗時年英宗加贈黃珪爲仁宗弟卒於位年六十七贈太師諡曰文恭珪以文學進流業成其推許其文閣修瑣麗自成一大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遵漢將順當時目爲三首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說云領聖旨退諭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那恕誘起黃履業祖治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爲當時兩府大臣嘗議奏請建儲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恣又誘教高麗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言雍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由是得罪貶監安軍司戶尋革削子籍徽宗即位遷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尋贈修政和申又復之珪季父卒從兄琪按神道碑云子仲修登進士第爲黃書省者仲修承事那東都事那云徽宗即位其子仲修訴其父冤乃盡復故官贈諡

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年詠罷至按圖示之某戶可免某戶不可免歌管服范仲淹在滄洲其式子語道西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東南價頗貴富室至疎於以待獨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輸錢旁州聞

之皆願如常州法累遷戶部判官出爲廣東轉運使僕  
智高人寇罕行部在兩廣州守仲簡自園中遺書遷罕  
罕報曰吾非不欲歸當求所以相濟者遂遷惠州州之  
惡少年正相率爲盜里落驚擾惡人遮道求救護者數  
千計罕擇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有田客欲給  
以兵使相保家宰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無者奈何乃  
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合邑尉增弓手  
二千已時下令約申而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  
使爲甲首久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爲僕等奴瑣捕得之  
并執奪獲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耆長  
發爲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  
尉所部亦至於是築庫帛爲旗制牛羊爲盾形柔之湯  
中每盾削竹籤十六穿于羊以木爲鼻使持之自敵斷  
苦竹數千鈺其末使操爲兵悉出公私戎器撤告屬城  
傲而行之數日眾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  
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廣悉  
眾登岸斬木爲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見已嚴  
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時南道郵驛斷  
絕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龐軻適處南雄數具奏  
及賊平軻受賞罕請監信州酒安撫使孫河言罕實有  
功復以爲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走火峒僊宗旦  
擇險聚眾守蕭注謀擊之罕呼宗旦子日新謂之曰  
汝父內爲交趾所仇外爲邊將希賞之餌非計也汝歸  
報擇利而爲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權戶部度支  
副使復爲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  
事卻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  
乃木爲人妻無子天死妾有子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

得直因憤悲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歸良愈郡人傳  
爲神明監司上治狀救書寢諭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  
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諭有恩後珪貴每子書必  
以盛滿爲戒云

璵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爲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  
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醫衛禁錦綺  
珠貝行卿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  
勘集賢校理帝宴大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璵獨  
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報先振以公  
相守以下皆不盡其挺身任之知復州知制誥嘗奉使  
契丹因戚疾還上介誣其詐責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  
罷團閣侍制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清河渠陳其不  
便詔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球破古面管而浚之  
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火  
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璵作首捕之法未幾得盜人  
誅之火患遂息累遷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璵性  
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葬于真州詔  
真揚二州發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七







彦曰問那西夏十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  
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東省屬官封駁宜先乘而後上  
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執政  
固已與矣尙何兼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爲南  
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盡忠彥以官制駁  
之日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便既不從中書言處分出一  
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  
翁之後將若之何乃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  
禮部尙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爲戶部尙  
書權尙書左丞弟嘉彥尙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  
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  
言哲仁宗始政當時亦多過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  
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文  
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  
是願以所取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  
責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復宗即位以吏部尙書召拜  
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  
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帝用忠彥言數下詔鑄天下虛負盡還流人而甄赦之  
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封侯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勸兼門下  
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徵復廢后爲  
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  
應棄遼州南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遠復海都又  
誦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以官奉大夫致仕卒  
年七十二子治徵宗時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  
祠命其子肖門代之別有傳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  
曰王佐才也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  
仲淹坐爭廢后事貶謫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繼未幾  
復后宜還仲淹不聽復判絳州還集賢院趙元昊反  
傷虜陳八乞斬其使者召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  
定元年日食正旦罷請罷徽徽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  
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  
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倣越職言事富因論日食極言應  
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鄆州破金明鈐轄  
盧守勳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不戰死德和  
誣其降賊弼請按覓其欲德和坐斬夏守試爲陝西  
都部署又以內都知王守忠爲鈐轄勇言用守試旣  
爲天下笑日益以守忠殆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守勳德  
和覆軍之軼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言邊事係國安危  
不當專委樞密請令宰相並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  
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  
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  
論之于是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  
曆二年爲制誥判察在京刑獄堂更有僞爲僱雇者聞  
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  
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  
聘者皆以其情巨測異欺行夷簡因是爲弼歐陽修引  
頗真弼使其行李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入對曰主憂臣辱  
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  
迪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肯使北病臥車中間風颯起  
今中使至不拜何也英變然起拜闕闕懷與語英感悅  
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

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問帝唯許增設幣仍以宗  
室女嫁其子進樞密直學士辭不拜遂爲使報聘既  
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  
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結民兵將以何爲弼曰請舉兵  
而南吾以爲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  
曰北朝忘章聖皇后之大德乎瀆瀆之殺苻從諸將言  
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  
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  
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中國提封  
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  
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軍臣富之歎抑人主富之  
歎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  
悟百皆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樂水治  
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  
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  
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勝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  
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  
金帛堅欲十幾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  
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  
殺兩朝赤子故願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  
敗盟假此爲詞耳瀆瀆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  
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  
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  
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  
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  
聞公衆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盟可讓耳弼曰婚  
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幣豈若

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密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備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歐視果不同即馳還都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事欲增幣曰南朝遣我之辭當曰歐否則曰納幣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密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隔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密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密歸奏曰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夜氣折矣不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歲增幣二十萬除福街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解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復拜樞密副使密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敢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諸納上而罷踰月復中前命使宰相論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放也密乃受帝親以太平書成幸輔數下詔密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密主北事踰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肯止僦俸去指弊為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置法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密言契丹臣元昊而我臣則契丹為無敵于天下不可許乃

御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于河東為近帝疑二邊同謀密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為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密曰如此正應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屢不得志中密以飛語密懼承宜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密諫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流民就食獨勤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侍郎缺寄居者皆厭以難使即民所素遺老弱病瘠者處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準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山林披瀝之利可香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家葬之目曰養家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密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典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踰藉或持哺數日不得兩而為名為教之而實殺之自厲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王則我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請密告齊拜密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劾命至齊獨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印自劾願置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為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鄆州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開州至和二年加戶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質實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帝微規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之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帝

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懼彥博入問疾因託禮罷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博傳嘉祐三年加禮部侍郎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為相守典故行事而附以公議無容心于其間六年以母憂去職故事執政遺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密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于平世不拜命英宗即位召為樞密使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治平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按宋史辛甫去及撰與神道碑俱作判河封那國公神宗即位改鎮武監撰本傳作揚州今據收封那國公神宗即位改鎮武監進封那國公獨屢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兼親視使復判河陽熙寧元年徙判汝州本傳云進封那國公熙寧元年徙判汝州宋若東都事略所載詳與宋史辛甫表合神道碑致大與神略同今據碑認入觀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合其子掖以進且命仲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密知帝果于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民乃退欲以業禮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召拜司空兼侍中關甲第悉解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密聞而歎曰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義人欲進邪說以搖上之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善惡為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或襄險得志又多出現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

君之通服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類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久旱華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旸又上疏願益異天戒遠發近忠良帝手詔褒答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偶合高度不能爭多得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許許之問曰卿臣去誰可代卿者偶屬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偶亦默然拜武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傷以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舉官劾備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約治乃以候劾判汝州安石曰傷雖責猶不夫富貴皆縣以方命殛其工以象恭流備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彘帝不答偶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復武靈軍節度使及平章事按東都事略及神道碑拜司空下屬以左僕射判汝州已奪使相時安石有為黨其時之罪止奪使相何沮彘云云至此乃復救護宋史今感相進封韓國公致仕獨離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遠對安南乞詔遠擇利進退以全主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遠改新法以解劉整之急帝雖不盡用而容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初之日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痛歎者即當至矣其取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教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彦博議立儲嗣會謂日有變其爭遂廢帝以問彦博對與同老台帝始知至和時事嘉祐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卒年八十手封道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

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寵寵受失宜寔成禍患輔臣多士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天地至仁願歸其使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厲保甲又其教揚州縣奉行勢伴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緩罷以緩復之臣之所願急于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真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帝覽奏震悼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曰文忠賜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敢諍微官及布衣謁見者與之尤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嫉惡出于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貶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于此云云祐初配享神宗朝廷哲宗蒙其碑首曰願忠尙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章惇執政謂獨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復舊典焉

紹聖字德先性靖重能守法滿卒兩女與婿及甥皆同居居紹聖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歷宗正丞通判終州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解日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苗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復宗憲之權祠部員外郎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別有傳

文彦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馮少與張昇高若納從穎昌史紹學紹母異之曰貴人也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備校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善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觀之平居無事時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祐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幣賂河奴使附已說以歸平家二日口皆械繫詔彥博置賊口中鞫治得實德和謀圖謀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日案具突或弗成彥博執其符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麟州使道遠未本傳作麟州二州並在河外彥博文臣以麟州使道遠乃外使道遠出合河關擊突于銀城川外四家復河外故道彥博遂成之據此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則即字高顯字之改今改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文顯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副成父志益儲乘元昊來范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還天章間待制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罷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期反明鑑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繼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瑄韓維王安石等恬守遵乞妄竊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然其謂必窮爲監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私固竭正坐兵尤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詔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鑄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兒竊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闈不合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



置酒賦詩相樂序簡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  
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絕  
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  
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  
之利彥博八子皆應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  
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爲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  
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  
衛尉光祿少卿彥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爲太僕卿  
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修撰舉明道宮紹聖中蔡  
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達梁寅劉摯之誘逮詣詔獄及甫  
有憾于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幾復之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八



列傳

宋四十三

范仲淹 純節 純禮 范純仁 正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父墪徙錢俶歸宗師復為武寧軍掌書記俟命不獲仲淹父從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遠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如其家世過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燃瓦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政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遷居更名仲淹其母去乃名宗易 應監越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賓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尤憤憤選舉權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龍圖校理每感激論天下事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詩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願其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道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宮殿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俸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輕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

事仲淹曰太后母就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咸大尊早江推京東湛其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開曰宮掖中平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乏禁民淫祀奏請廣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拔數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諫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典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舉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遷判國子監選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序遷公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仍爲四論以獻大抵厲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琦希宰相言詩書仲淹朋黨獨之朝堂於是罷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遂加貶竄況前所言之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言萬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

士鑑曰向聖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后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散仲淹在德州歲餘徙涇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承慶軍改東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邕州諸君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召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部監領三千人寇至擊之則官軍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分爲六將各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軍寡使更出觀賊時塞門承平諸營既廣用神世衛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典營田且罷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楨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同中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徒兵就食可省糧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餓勢易制也鄆廷密遣夏元光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有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聚族來歸矣帝皆用其謀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諸寨稍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營於是羌漢之民相趨歸業久之元昊歸附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會任羅敷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請不進仲淹對來使焚之不以聞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會分陝西爲四路乃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兼邊招討使初元昊反監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至都即奏行邊以詔書囑賞諸羌聞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安

命改邠州觀察使辭不拜慶之西北馬舖岩當樓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輒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合之賊衆皆具旬日而城成仲大順賊是也賊性以騎三萬來戰俾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賊賊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邊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眾泉為保障以斷此路則一族安而環州鎮戎保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州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始定川事開帝授國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矣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轉涇原帝以涇原傳夷欲對徒仲淹遣王愷德倫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寇臣不足當此路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環慶兼領環慶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特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兵進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開可期平定請詔罷職結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孫宗諱總之孫西亦可辦禁涇州一武臣足矣帝采其言復置陝西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龍圖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州守帥慶張六帥涇州仲淹為將統台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委之不疑故賊亦不敢犯

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使王舉正協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指不得諱按者不得諱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實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帝方信鄴仲淹悉采用之宜著合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仲淹在政府欲做周官以一獨事分委輔相而自領兵刑之任亦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俸濫者嚴官吏日夜慮慮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白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使侍者不便於是劾殿稍行而朋黨之論沒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遣邊將麟州新被寇掠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罷醴子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寇安比夫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適以為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安撫使知

鄂州其在中國所施為亦稍粗退罷以疾請鄂州遷給事中徙荆南鄧人德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鄂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鄧州會病甚請頤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帝親書其理曰嘉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子置義莊里中以贖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鄆慶一州之民與厲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齊三日而去子純祐純仁純純純粹

純祐字天成尚節行方十歲能讀書為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事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自入學諸生之未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實元中西夏叛仲淹運官關陝皆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幽深適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譴罷不得已為守將作院主簿又為同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仲淹之郡得疾臥許昌凡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純禮字彝現以蔭為秘書省正字發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合兼永安縣為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遠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千民除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為史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准利浙發選使以光祿郎召遷刑部侍郎即遷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告國體之大者張來除起居舍人病未能

朝而今先供職純禮批數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來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爲聞者皆懷勳徒判都侍郎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稱密都承旨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元符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刺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出是一切以寬處之拜禮部尚書遷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龍圖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留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帝曰然乃寢布議留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勿以爲慮純禮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庾穉空而曰不足慮非而後因從容諍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史推行之或有失常以致病民宜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豈大臣諍見異同非必盡憤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惟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私不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人選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眞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眞請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訪我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帝出示其疏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晚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室以勸來者純禮沈沈剛正曾布懼之激駭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若臣若石亦不可流怒會詔解送使純

禮主宴說誦其帳戶御名推爲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府提舉崇寧宮崇寧中放繁禁貶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舒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原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六十七紹興中贈資政殿學士諡曰恭獻子正已

純粹字德儀以懿遠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異同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前宗黃請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因陝公私大困若復加舉動根本可憂帝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舉無功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贖助陝西純粹曰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勿受人爲右司郎中哲宗即位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遷萃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純粹與軾同進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異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覆

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覆蓋夾堡都延之木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福深在夏境可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益而兩會之地耗盡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築寨舊制也自徐融罷築寨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救者幸爾今宜修明敵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使還原種純粹進將向珍劾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國無疆鄙路險寇首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萬里破之曲律橋橫山夏眾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

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邊使御史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

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元經略西夏純粹不與其事改知鄜州應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謫均州居任徵宗即位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學士再罷延州改知承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全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鄆州安置綱子弟不得擅入都會救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黨解復徵開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沈毅有幹略才應時須論事到切紹興中追復原官贈中奉大夫

范純仁字堯夫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任鄆州知襄城縣純粹有心疾藥膳居服躬親時節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宋岸薦試館職皆爲兄疾解不就襄城民不益歲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罪民賴之簽書計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補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恐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于稅歛若使募民田而不得開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早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買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爾時吾爲權之賑買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廢王典禮宰相蔡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欲尊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親親尊尊政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

漢繼與御史呂海等更論奏不聽於是還所稅告教家

續通志 卷三百三十九 列傳 宋

志五 三三三

居待罪既而內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朝奈何使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退尋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樞密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括克財利民心不與書曰惡豈在明不見是顯顯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為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嘉納之曰卿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遠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裨蓋知小志大貪近味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謝受三朝眷信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惟已深于惟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陳省不敢私瀆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誦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詳向任醫選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培克生蠹憾怨甚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故馳在上心欲求近功志其舊學劉琦錢顛等一言便棄降黜在廷之臣夫大乎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勤敬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欲事功急就必為檢依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管仲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陳驥改判國子監所上章數語多激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

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譴者遣使欲挾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輒傷傳言者屬官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擊其誇語聞於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坐失察僚佐齋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廣州通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必精兵法然邊事純仁對曰陛下使臣轄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擾願別謀帥臣運行秦中方饋糧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誇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覈會林大稔民謫曰公實活我忍累公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瓊州神古執鵠荒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登罪請詔詔御史治于靈州純仁就遣民萬數惡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振威古以誣告論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積不能戢公一以寬恕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于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兵繫囚常滿皆府販盜竊貨釋之復素官司待其疾斃於獄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釋之豈理耶並使自新釋去期察監減此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者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飲菜一飯酒數行宮宗即位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為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府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庶

為民病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虛失不經之法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遷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于十練事皆施行邊存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敵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華士風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潛黜官及王觀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同上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為誘宜仁后上之諫官欲寬於典憲執政右其說唯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範典以來刺額近七十年言輩聞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廉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部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于哲宗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又上疏極言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可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文章學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

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頤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純仁自引咎求貶秩有詔貶官一等徒河南府再徒頤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宜仁后簾中論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政汝福廟宜與呂大防一論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宜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意上實難純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宜仁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退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趨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過而王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一二大臣皆從中出侍從黨議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繼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羣小力排宜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虛明共監諫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敬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純仁從容答曰非謂右丞鄧潤南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盡誣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職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純仁凡屬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課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選用不失正人何

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既召章惇為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頤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為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徒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承廢純仁前實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疏稱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慮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願將大防等引教原放就養俾得寧息為同罪落職知鹽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溼願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承韓維賈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讓沒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改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欲舉顯庸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承賜茶藥論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道徐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之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觀仍宜渴見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疾革以宣仁后誣誘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君又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後臣責以事君又云

惟宜仁之誣誘未明致係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羈場之嚴幾空格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且受家人賈明日黠廉而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爽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諍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白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思多先疎族後之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子正平正思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父純仁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為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廣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為所拓皆民業不可奪京坐罰金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一聖虛仁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請御史府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于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寶聖語本有御寶又檢內東門籍首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復患不敢上之徽宗頤昌府印寄軍實庫自願昌取至亦實欲遂解正平攝管峽州之備職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頤昌唐君益為守表其所居為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為將來之觀以聲色動庸俗不可也若於途途廣陌中為往來之觀以聲色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共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

治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正平以壽終紹興中贈  
朝奉大夫



翰緯字了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高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妾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顯而出生己府以爲狂秦流汝州緯言留之在外將感眾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投宮禁錮民冷猶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厯戶部判官江南畿爲體量安撫使行便民事數十條宣州守慶詢貪暴不法下吏實諸理民大悅使還同修起居注權右正言入內都知王守中兼判內行省緯言判名太重且國朝以來未有兼判兩省者詔自今勿復除道士趙清脫出入宰相廳籍家以路啟開封杖流之遣死緯言籍誦府殺之籍與尹俱誅去未幾復進緯力爭不得遂解官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河決而湖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泯甚命緯宣撫河北時宰李仲昌莫敢異緯劾其黨圍苦民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瀘州歐陽修率同列言緯宜在朝廷蓋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爲茅山求嗣緯草祝辭因勸帝法出宮人及限內臣妾予以重絕人之世皆從之掖庭劉氏通請爲姦姦以告帝帝曰非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異定守呂溱依法從官通章請賈之緯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絕輻需用張茂實掌禁兵緯言人謂茂實爲先帝子豈宜用典舊制不報閣門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詔召之及出不兼學少府堂諫官唐介論之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熱荒據堡爲亂即日討之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歲詠銅符日春羅米秋鹽運官給券以惠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易因附益以取

悅終委秦罷之召知開封府爲三司使請以川陝職出設輪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帝數日取方姑息卿不能徇時邪即行之神宗立韓琦薦緯有公論雖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善宮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史森神宗嘗問天下遭利祿請盡地方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後讓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工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特以爲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緯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緯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幾事不可待報者雖便宜施行授以空色告救得自除吏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于延安絳紫不習兵事注措乖方選蕃兵爲七軍用知青澗城和諤策欲取橫山令諸將聽命于諤厚賞犒蕃兵眾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以泣者既城羅鄂特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驟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幸遂作亂謀者非緯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王安石相既難處中書事多稱留不決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緯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杖用佐條不可議帝前未決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仲況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緯亦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入爲西太一宮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緯發粟賑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更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爲北京留守河決小異都水議傍魏城築渠東趨金

隄設甚練緯言功必不成徒耗費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託罷之元祐二年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諡曰獻憲終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職既登第王安石薦爲度支判官提舉河北京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知河內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視例屢辭官不拜世以孝與之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益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修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給享東向位維請虛室以待太祖溫成后立廟用樂維以爲不如禮請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諺曰榮靈不行乞罷禮院以罷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穎王維皆以記室參軍王每事咨訪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時蔡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配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勤履法度方竊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懸運動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以維同修起居注侍選英閣講英宗初免喪聞數不言維上疏曰選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論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體制終畢略作禮制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選知制誥知通選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濫議得罪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請復論

等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龍圖御  
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  
解銀臺司不從遂聞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雜言詔  
詭范純仁有己試之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作批  
答不合旨出補都維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  
幾錢公輔中外以為太重進退二近臣而眾莫知其所  
謂自此誰敢盡忠者頌王為皇太子以維兼右庶子神  
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等宰相韓琦  
不押當朝班為政惡罷為翰林學士維言中丞之言是  
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罷臺職為學士是  
還也參知政事吳奎論兩事出知青州維言進退大臣  
不當如是詔遷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為降職今復  
遷官則為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  
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前言求去知汝州數  
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初信祖主已遷及英宗廟廟中  
書以為信祖與履契等不應毀廟維言太祖戡定大亂  
子孫遵業為宋太祖無可讓者信祖雖為高祖然仰述  
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履契事之懼有所不安宜如  
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  
知開封府明年為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安石  
亦惡其言保甲事欲使為開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釐  
下清肅時吳充為三司使帝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  
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奏故使孔文  
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母謂文仲為一職  
士勉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志具結舌阿諛苟合者將  
竊隙而進為禍不細安石益惡之樞密使文彥博求去  
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

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  
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  
知襄州改許州七年召為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  
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閭旱災損膳避殿此  
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  
退又上疏曰近畿內諸縣膏肓苗錢甚急往往權捷  
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早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  
動甲兵危士民財用於荒遠之地朝廷廷處之不疑行  
之甚銳至於國稅租稅寬裕通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  
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  
殺人也帝感悟即命維草詔直言其略曰意者聽納  
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信譴論  
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與詔出人情大  
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刑權罷方出保甲是日乃兩  
王安石罷會舜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  
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革當制純純明亮直帝令  
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慶闕庭  
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貴則思富苦則思樂困  
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  
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  
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  
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  
州未行召兼侍讀加資政殿大學士常言先帝以夏國  
主兼常廢故異同罪之師今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  
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仁  
宗遠建儲嗣一時忠勳皆破寵耀范鎮首開此議實屬  
不及願哀感其功鎮於是復起用元祐更復法命維詳

定時四方書政多言其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  
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維附會定差維惡  
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  
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維處東省論年有忌之  
者密為譏惡詔分南京尚書右司王守抗聲廉而曰  
韓維得罪莫知其補臣竊為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鄆  
州兄絳為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韓少師  
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請崇信軍節度副  
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  
許之元符元年以辛酉登宮復右朝議大夫是歲卒年  
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官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災求  
直言縝上疏曰今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  
微之應詞極剴切劉沆厲其才命編修三班數前此武  
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襄從  
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為殿中侍御  
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无位權陳西轉運副使辭向赴  
闕樞密院縝書旨除為真劉承年以外政除防禦使內  
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縝官檢論之帝為罷抃殿向  
與承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還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為兩  
浙淮南轉運使移河北夏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  
冊朝廷方責夏人不修職貢欲擇人詰其使縝適辭解  
神宗命之往縝至釋開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  
使陝西入知審官西院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  
殿修撰鑾鐵副使以天章閣侍制知秦州實嘗客夜歸  
指使傅勣被酒誤墮入州宅與侍妾通縝怒令軍校以  
鐵裹杖垂殺之勣妻持血衣過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

河南京秦人語曰宮逢孔虎莫逢王汝其暴酷如此久之遺待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遣使蕭肅來議代北地界召縱報聘令持圖羅致遼王不克見而還知開封府明年禮再至詔乘驛詣河東與兩分畫以分水嶺為界復命為樞密都承旨還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大中人夫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與章惇謀東朝及確為山陵使續蔡其姦狀由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確仗還欵以其屬高遵惠張璪韓宗文為美官宣仁后以訪續續曰遵惠為太后從父瑾者中書郎環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則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覲論續才鄙望輕在先朝為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移承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簡奉高軍請老為西太一官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紹聖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諡曰莊敏繼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為河間令值河溢增陸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募木亦不免父老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罷之撤宗即位為秘書丞因日食上疏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和附下一也人主意于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間境土以速邊患耗財以斂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五也誠願躬覽編綱收還威柄敷

言奏功考察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娛為樂仁祖惻惻至誠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屬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嘗所宜法不報哲宗將附廟中旨索中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附廟陛下哀驀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已播之子外懼損聖德陛下踐非如日初升當謹劇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為爾欲盡加罰帝委曲申免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聲歎令俟諫官員閣即用之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為淮南轉運判官前使者貨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其狀詞極懇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穎州帝語秘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大中大夫年八十二卒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慮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久之赴諫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歸殺而爾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舌之盜竊服從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視前守養買牟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香才足負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宜撫而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建言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銅鑼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摠細故苛察相高尙吏不自安拯于是請罷按察使使出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拯曰雖州新聞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利爾事耶拯曰瀛州亦

言奏功考察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娛為樂仁祖惻惻至誠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屬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嘗所宜法不報哲宗將附廟中旨索中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附廟陛下哀驀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已播之子外懼損聖德陛下踐非如日初升當謹劇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為爾欲盡加罰帝委曲申免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聲歎令俟諫官員閣即用之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為淮南轉運判官前使者貨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其狀詞極懇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穎州帝語秘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大中大夫年八十二卒

嘗聞門矣輒聽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副使奏罷科倉務造船材木率謀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遂皆奏罷之契丹數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韓河沃壤人不得耕那沼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軍病民拯往視度之請一切通高版除天章閣待制知陳州陳州權貴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石以為寵鑿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信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名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充郵書機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餼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買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羨子乞便部知揚州徙廬州遷判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

中拯立朝剛毅實威官為之敬手聞者皆懼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閭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達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或持地勢自言有馬者步數者皆鞭駮劾奏之遷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焉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

材備位乞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選福者帝曰曰律當議之請裁抑內侍裁節冗費條貫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爲三司使坐買家民產搖動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桂又論之祁罷而孫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修言孫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謂已重矣又食其富不亦甚乎孫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弊悉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部積以國民孫特爲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經鬻間輒去并械其妻子者頗皆釋之選給事中爲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孝肅孫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爲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密皆經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贖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室中不從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瓊瓊進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孫嘗出其廢在父母家生子崔密其母使誣視之絕死後取廢子歸名曰樞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榷岸度應病篤之變奎上疏曰涉養以來連陰不解災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者今衛土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羣聽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懷敏尙留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袒盾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而何以奉詔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質具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

通判陳州入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每連言推動帝禁東左右姦倖內東門圍得路遺物下吏研治而開封內降譯之奎劾尹堯舉出理趙州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駭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爲罷不問郭希範張寬任爲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希範罷使出堯在河

中舉師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微曰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同提陰盛如此豈不致大異乎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爲黨

去吳充朝真卿才約以禮讓吏馬適邑景初吳中視  
以論案適相繼被逐并言其故悉名遷邑嶽巖吳奎  
韓絳既出守歐陽修實勸復求郡并言近日正人端士  
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  
立朝不能諂事縲要傷之者私耳修黜由是得留一時  
名臣賴以安焉請知雜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  
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抹以身帥之蜀  
風為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并無部無不至  
父老喜相慰遠吏服召為右司諫內侍鄭保信引退  
兵董吉稜陳棟中并引文成五利鄭注為比力論之陳  
升之副樞密并與唐介呂海師道言升之義舉交結  
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并與言者亦罷  
出知虔州度素難治并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  
人自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履空嶺外仕者死多無  
以為歸并建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  
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  
費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觀并將按視府庫昌  
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感者恐事無比若  
何并曰舍是則他都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  
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并被言督之  
奏言河朔頑寇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虞陞從  
之至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愧服加龍圖閣直學  
士知成都以寬為治并尚使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  
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并祭其亡他日是特酒  
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會梁誼陸轉運使  
英宗論議曰趙并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

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使省府不為諫官  
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  
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  
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并威顯知通朝政有未備者必  
密啟聞帝召詔寢宮王安石用事時屢斥其不便韓琦  
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強欲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未去  
并曰新法昔安石所建若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  
堅并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四十輩驕動  
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眾罔民  
順非文過近者竊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  
極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  
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  
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權非宗廟社稷  
之福奏入懇乞去位拜置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  
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塵水死成  
都以成卒為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  
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  
也采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簡寬有卒  
長立堂下呼論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  
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遠畏取以率眾比或選得餘費  
持歸為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為惡郡晏然  
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為謀逆告并并異獄吏以意  
決之悉從輕比誘者謂其縱逆竊朝廷取其獄閱之皆  
與法合茂州夷獍境上懼討乞降乃縛殺殺之取血  
以受盟并使易用牲皆誰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人  
饑疫死者過半并盡掠荒之術瘡痍埋死而生者以全  
下令修城使備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

其子帆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帆奉并還遊諸名山吳  
人為榮元豐七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曰清獻  
并長厚清溫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不蓄聲  
伎孀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憐貧蓋不  
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焚香以告於天不可告  
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處與威  
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語二郡守必以并為言要之  
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帆訣詞氣不亂安坐  
而沒宰相韓琦嘗稱并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云  
已謝事神宗命為太僕丞提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  
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  
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要路庫甚者不使應科  
舉與寒士爭進由王安石柄國時內舉不避親之說始  
以子雋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實望淺者或居事權繁  
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  
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奪其言職或略行其  
而退與善地或兩全並立苟從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  
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得堯  
俞王巖叟養孫并以事去帆言諸人才能學術為世  
推稱忠言嘉謏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  
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  
歷鴻臚太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將白都都承旨蔡卞  
摭其狡猾兇事遂不用未幾卒初并處母墓三年縣  
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仲為孝子傳及帆執父表而  
甘露降華帆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

賜介年尙幼謫不取擢爲武殿尉調平江令民李氏  
質而香吏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括守捕其家無少  
長楚掠不肯承更屢介誣之無他驗守怒曰于朝遣御  
史方備健獄別鞠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借受賞  
介未嘗自言知莫州任邱縣當遣使往來道驛吏以誅  
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  
致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峻盜害民  
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四十一村地籍漲源介乘  
隙闢之民以爲利通判德州轉運使崔暉取庫帑配民  
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暉怒駭馳  
檄按訪介不爲動旣而果不能入爲監察御史裏行  
轉殿中侍御史欽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爲之飾介  
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噴瀆後宮奇靡之器不宜過  
制部亟毀去張堯佐舉除宣徽節度景靈臺牧四使介  
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  
論著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  
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列依違  
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  
彥博守期日送關金齊錦等關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  
顯用亮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當弼又言諫官吳奎  
表裏觀望語其切直帝怒御其奏不視且言將遠廢介  
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雖錢不避何辭於請帝急召執  
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  
何言也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  
可隱彥博拜謝不己帝怒益甚彥博適此介使下殿修起  
居法禁裏起進殿之殿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爲太重  
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

出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爲御史必曰唐子方而  
不敢名數月起罷柘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爲殿中  
侍御史遣使賜告趨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議以  
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  
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  
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爲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中復  
言介不宜久居外時文彥博再當國請如中復奏語在  
彥博轉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  
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  
以交泰爲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召萬幾以幸天下  
又論宮禁干丐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賜予  
嬪御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賤損監  
司厲畢多得文法小吏誦令稱擢端良敦樸之士毋使  
與檢簿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廢郡縣可罷勿遣以  
權歸監司充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官  
省帝悉開納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宣徽家居求  
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  
據於右宰相請外以知刑南教通門下知銀臺司何鄭  
封還之留罷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瀋州治  
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吳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  
用卿非絳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  
自古欲治之主要在順人情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  
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閣  
學士知太原府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  
悉撤之移論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

熙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首問所遣文書於待漏  
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  
知帝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帝欲用  
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之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  
耶史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  
古故讓諍迂聞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數  
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所之中書當進除目數  
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爲大用卽  
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官論  
某事問安石可卽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  
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安石  
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  
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還馮  
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  
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復用  
劄子何異堂牒振治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  
式太宗曰大事卽降敕其常用劄子亦須奉裁此所以  
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  
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介自  
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正其說介不勝憤憤  
發於背卒年六十介爲人簡抗以敢言見神宗謂其  
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適時有爲而扼於安石  
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  
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筆中舊藏本賜其家  
對體部尚書諡曰質惠子淑問業同孫恐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權監祭  
御史裏行論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卽位銳於

治因言中行數下一出特斷當講出納別枉直使命合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辱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待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入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粟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慶甫為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為過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為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為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己有恥難進召為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義問字士宜善文辭鎮聽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謙罷之既室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章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論之曰唐義問剛方強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為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懸然義問言今歲漕甫一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為從曾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筭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為別賦號家刀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去彥博告以再入相時當薦其父晚同為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為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方旱而雨用

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蒲葭渠陽諸縣崇陽晨秀叛仰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嘗為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潯昌府卒  
恕崇聖初為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方為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恕等以宣教即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詔起為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

列傳

宋四十五

邵允必

馮京

錢惟演

即

馮京

錢惟演

邵允字興宗丹陽人幼聰敏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范仲淹舉允茂才異等時布衣成召者十人試策政殿獨允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通與之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通子實奏它節與允同姓允亦不自言趙元昊叛允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聞起故家恩倖子弟復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舉兵說十篇召試殿閣授補川團練推官民稅舊輸陳蔡轉運便又欲覆折納錢且多取之允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不可遂止人為國子監南講館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允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宗舉制未立允言國之外患在邊園樂禁之術不過鴛鴦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重定也提舉開封府公事徙為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萌議者謂宜卻或欲俟其及國門而諭使之還允請令奉書至樞前使見嗣君從之還為領王府湖善加直史館召對羣玉殿英宗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擇同修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正欲治國者先齊家願王且授室願宋用

續通志

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 宋

古禮公主下嫁不宜厥厥姑之尊帝深納之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待制以上為帥守每他徙必遷職充請未滿兩歲者勿排恩王陶勣韓琦吳奎與之辨允詆至所言頗倒失大臣體蓋欲併撼琦琦與奎竟同日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允遇事密奏吏操權頗至前皆反覆問之人或以為勞允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擢後乃省也籍里閭閻年少吏史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關訟為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允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撫侯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捨軍人心一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遣信質契丹問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諒祚死國人之喪非義也乃止允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立而使守長安覺運動允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允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鄂鄆三州辛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葬以居宅諱曰安惟從父必

恨今日乎必曰富省事祕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存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眾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為開封府推官坐在常州日杖人至死責監鄧武視然杖者實不死久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為京西轉運使使居官畏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舉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饒以為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修起居注知制誥維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游界河中事關命必往使必以理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慶寶文館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篤志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徵來直出奮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遷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吳亮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亮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使開封府數月公為宰相府奏琦語弼乃以為公重非做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嘉祐初復為翰林學士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權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

志五二四

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諷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備綱名位者猶必行法將不敢復萌情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合保甲黃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即使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諫京與使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表拔徙知成都府蕃部阿丹方寇軾綜開開京兵至請降謀者遂欲奪其巢窟京請于朝為禁使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大家割血受盟願世世為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召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過想慎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晉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其立不倚之操為先帝稱把且昭慶學士蜀京一人存若亡乃請改官復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辛酉年七月四日附司徒諡曰文簡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從微歸朝為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功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故太僕少卿獻戚平聖政錄命直視閣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樞密院大中祥符八年為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逐尚書工部侍郎再為學士又坐貢舉失實降給事中復工部侍郎權樞密副使兼太子賓客遷工部尚書仁宗即位遣兵部王曾為相以惟演舊位曾上因拜樞密使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為婚謂遠望惟演與有力焉謂稱既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撰請以自解宰相馬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罷為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論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翼復用侍御史鞠奏劾之惟演乃去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鑿在洛陽願守宮闈即以判河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藉田求侍祠因留為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既與劉美親又為其子慶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墮落平章事為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遷謫論文墨其家新于朝部章得家等覆議以惟演晚節率職自新取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諡曰思慶歷間二太后始升附真宗廟室子誠復詆前議乃諡曰文僖惟演出子勳負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俸餘貯喜慶慶慶慶進初真宗諡故母文惟演曰真宗孝道淵潔契丹盟而服之宜兼諡武下有司議加諡武定惟演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故也子慶晦顯從弟易晦字明叔以大理評事要職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忠領兩使留後移開門定期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大朝會不

可合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為不可句當三班院學敷都監授忠州防禦使歷霑州防禦使為重敷副使卒字彥威以父蔭累官鄆部郎中知無州移台州台城惡地秋潦暴集彥威湖人多即山為窟窟為增治城墘壘石為臺作大墜扞之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曉鈎考諸路通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晚上言浙部仍虞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放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官制行為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卒子景臻尙奉儀大長公主景珠子忱在外戚傳

易字希白始父僖嗣吳越王為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叔歸朝華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昆字穆之舉進士為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于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特罷之然自此以才漢知名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為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榜案之駁大馬賦意涉譏諷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澤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新州疏言古之肉刑者剜木斲骨非死向以為虐近代以來斲人手足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息思四體分落乃方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使嚴刑可誠於京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為非法之刑非所以治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員方正科策入等除祿丞通判信州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尙書祠部員外郎坐發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澤州稅數月召還到三司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籍正或其數細微

輒歷年不得報徒揚州縣自今宮錢百發斗昂二尺以下非欺給者除之真宗雅會詞臣典掌諸命皆躬自簡拔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判樂在京刑獄畢遷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卒易才學敏敏過人數千言捷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子彥遠明選相繼皆以賢良方正應詔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喬補太廟齋郎舉進大理寺丞果進士第以殿中丞為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進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贊色之娛外無敵適之樂而前歲地震毒蝗溢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背定養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早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此告以示之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監靈武鎮夏被邊長吏不復銜擇高冠大靴聆言軍旅湖廣獠獠劫掠生民調撥營營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滿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時早蝗民之食彥遠發常不食粟穀之使使者詰其專且權僉彥遠不為屈召為右司諫請勿數赦釋牧守州俸入以養廉吏惠土木以省工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謙院會諸路奏大木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政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官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藩門者又上疏曰農為國家急務勸課不可不興本朝務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強幹職州縣官為列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居堪山

澤溝漁桑拓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實則極極敏妄言矣真主宗真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兼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還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懷德年高未辦事楊景宗郭承祐聞欠小人宜廢不用慮舉劾之多見龜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舉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權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體凡所推薦多拔朋黨乞早罷免疏奏二人皆罷其少杜衍亦免相明逸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褒贈貲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償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進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權知謙院為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獲五年加史館修撰知開封府坐尹京無威望罷為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感知秦州先是千闖入貢道趨川嘉勸斯資留不遣會其妻亡前帥張方平請因而帥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賜絹千匹明逸言朝廷撫嘉勸斯資至厚今理過荒服之貢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去關使與般次亦皆至斯資有子質于秦別子木征居河州殿侍從簡私與之盟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質買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懼遣悉還所質治平初復為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落職附賈昌朝夏諫以陷正文人奪錢總登應官翰林院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修懿從子藻字醇老幼孤刻厲為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為秘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

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而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贈大中大夫

景謀景錫之從兄也縣監直巡撫南京馬遠中進士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為知道者既薦送之又推舉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界謀為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祿服脫帽未及它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錫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為民患又問孰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謂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語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錫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錫曰百事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城路役書且委以戎濶警事景錫曰城路民情樸固不能知而戎濶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跡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許知瀘州終身為外官僅至朝請即而卒

懿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制中秘閣選廷對入等矣會主安石惡孔文仲策選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洹內監主簿劉銜陳襄嘗登進班神宗稱之臺言主簿錢鏞所為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以不附已命鏞歸知官歷提點京西北北京東官獄元豐定官制鏞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名須終制日授之率使中高麗外意願謂欲結之以北伐觀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劑無

欽定四庫全書

他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雲島主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前園開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嚴被囚以事導人訴燿至七百聽隨即制決宗室責戚為之斂手雖丞相府賜吏干請亦極治之積為眾所憾出知越州徙漳州召拜工部戶部侍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賦職乘其據案時遣之詩體操筆立就以報賦曰電掃庭談斡谷詩簡近所未見也哲宗溫詔翰林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惇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論詞體而求去帝曰豈非執鞅非少主之臣硬硬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無庸避也嘗侍經筵帝留與之語曰秦臣論徐駟車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既而雍章至聽答語云弗容羣枉規欲動播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辯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詆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後入元祐黨籍云

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第進士為睦州推官崇寧中為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居最微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剽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厭飲食動不動轉餉顧較邊臣先為不可勝以待豐庶可得志帝曰大若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島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梁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在延五年軍實宜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

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事減什四違者重賞于法民主罷市律處仁爭之得罪又行均糶法賺入民業而高金帛估以賞下至募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即亦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害亦駸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重貫宜撫本道雖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河陽宮復直學士晝寇作起知宣州即自力上道至則憂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為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定

列傳

宋 呂十六

張方平

王拱辰

趙鼎

胡宿

宗周

宗愈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授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華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遷遷著作佐郎通判滁州趙元吳且叛為書者親得絕絕以激使其眾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屬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策十策以否入寇當自延溝巢穴之守必慮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召試館職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令機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夏竦制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逼還不行及豐州陷對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職守西帥久未解元昊亦困敵方平言願因郊牧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元昊竟降既以使契丹還知制誥權開封府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雖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

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

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加端明殿學士時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曰詔一府喪張貴妃履蹕功夏球求所以尊異且皇后在而尊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執中懼然而罷帝以豐財費貽罪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略以為祥符以來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制太子任子摩勛運轉之法球命將護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治出多門大商乘業際射利而茶鹽香燭之法亂則政急感發之本不可不知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判官楊傑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內銜以待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屬言僞智高在南詔將入定攝守亭調兵築城朝廷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道歸他役盡罷得中帥川譚人始遣此語者莫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師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為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錢十餘萬緡又建言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淺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載減復費為功汴日以蹙是利尺寸而喪邱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帝稱善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劾奏謀謀告夏人將襲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者有備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為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靈殿帝馮几

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

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以乾典為準拜參知政事曾公亮請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觀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陸辭極論其害帝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合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命罷諸郡兵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為青州未行帝問祖宗樂或之要對曰太祖不動邊疆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首義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始時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治患不可勝也帝曰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對冊皆出臣手帝曰卿可謂舊德矣除中太乙宮使王安石弛劍禁森民日銷錢為器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帝頗采其言方平求去進使兩院別應天府高麗使過府長史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災荒其忠有不可勝言者後皆如其言新法驚河渡坊場司業井及祠廟宋闕伯微子廟皆為買區方平言宋玉業所基闕伯封於商邱以王大火微子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於是天下詞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

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附司空道令母滿諱尚  
書石丞蘇軾為請乃諡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  
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蘇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  
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  
子獻獻當軾為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為請故軾終  
身敬事之王安石方用事軾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  
守宋都日當軾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  
石亦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賈舉或稱其文學辭  
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微  
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軾蓋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明開封咸平人年十九舉進士第一通判  
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遷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慶曆  
元年為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來求開南十縣斥太  
宗伐燕為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  
丹既通使而寇不備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  
謂無名乃作報書曰既交石領之鋒遂起衝門之役契  
丹得報遂繼好如初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  
樞密使拱辰言竦輕西師無功今置諸二府何以厲  
世因對極論之帝未嘗遷起拱辰引福乃納其說竦  
遂罷又言廢宗諱在慶州所為不度宜施重責乃徙宗  
諱岳州僧紹宗以矯佛像或毀都人競投金冶中宮掖  
亦出賈佐之拱辰言賈於不急論革弊之蘇軾致會  
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厲其僚魚周詢  
劉元瑜舉劾之兩人既寤慶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  
淹為政拱辰之黨不便鈇欒益柔皆仲淹所薦而鈇欒  
行增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為公議所薄復以翰林學士  
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鄒旭出知鄒州徙濼瀛并三州還

高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異器置太元經著草願曰  
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  
意六經旁求史策至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還卿  
史趙抃論其輻當非正之禮湖南轉運判官李章市死  
商與珠事敗拱辰悉入球城扞扞井劫之除宣徽北院  
使并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勤勞者拱辰安得汙此選乃  
以端明殿學士知承興事歷奏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  
官至吏部尚書神宗登極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  
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己出為應天府  
八年入朝為中太一宮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圓  
帶再判大名改武安節度使三路糧民為保甲日聚  
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拱辰抗  
言其害曰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縱未能盡罷願  
才損下戶以紓之王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上章不已  
於是第五等戶得免哲宗立從節節加檢校太師是  
年薨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懿恪

張昇<sub>別見宋史</sub>字輔成<sub>東都人</sub>字某<sub>有別字某</sub>字某<sub>某</sub>某<sub>某</sub>  
舉進士為楚邱主簿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  
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以母老得知絳  
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鄆州又以母辭乃許師養歷戶部  
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佐緣恩驟用知開  
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為髮皆極論之以  
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改罷開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  
蕃部蜀璽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懷而獻其地備帥  
范祥亟城之諸族長其倡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  
部副使傅來審視之以為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  
管劉漢討叛羌提擄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

漢去漢訟恩多殺老稚以抵昇朝廷命張方平守秦從  
昇青州將罪昇方平辭昇乃復留至和二年召兼侍讀  
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當攻其  
惡陰欲出之昇上章力爭之沆意罷去帝見昇辨指時  
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  
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符寶望者多而赤心  
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嘉祐  
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見帝春秋高前  
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帝立請老帝曰  
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司馬光言昇為人忠謹滿直  
若使其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昇請不已始賜告令  
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  
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  
六贈司徒兼侍中諡曰康節

趙鼎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中進  
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知洪州州  
穰章江有汎溢之虞築作石隄以障其衝水不為患僚  
吏鄭國饒與持節事為不法前守莫能制收陶與抵  
罪國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瀋池合張諱  
免起監密州酒知滄州召修起居注請郡除天章閣待  
制糾察在京刑獄知制誥鄧祁當任子進階皆乞同其  
恩封母郡太君蘇舜欽等以羣飲逐言預者皆館  
閣名士舉而棄之缺士大夫夫不報求知蘇州人為翰  
林學士聘契丹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  
帝欲加罪鼎曰陛下始面諭申錫母面從今黜之何以  
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為  
御史中丞絳論張茂實不宜典宿衛龍圖至首言之茂





歐陽修

宋 劉敞 曾鞏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養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疑然有聲。未幾，且由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理刻駢偶，洪鼎弗振。士因陋守舊，論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許隨得，韓愈遺棄於廢書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頤，至忘寢食，必欲彷彿絕馳而追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與梅堯臣、蘇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誦，獨以為當黜修胎書責之。若誦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各所宜行。初，范仲淹之貶，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論事切直，帝獨愛其敢言。面賜五品服，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言：麟州天險不可廢，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又言：折代奇處多禁地，廢田頗合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之。

數事使還，行保州兵亂，以為龍圖直學士。河北都轉運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補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齊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齊從千餘，非朝命服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邪邪相質於內，四夷相質於外，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息。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得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穎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列流內銓。小異，修復用。有詐為修奏乞澄汰內侍為義利者，羣官怨怒。語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俸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附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誕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翰林學士，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湖，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城，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城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隄壞。博必破。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疏其下流。疏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

仲昌竟為河北患。豪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惡廷。因位修上疏曰：陛下抱忠言，庶庶相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說言籍籍，修請出之。外以保其終。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慮之。矜如今母子之間，不能容。若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非仁宗道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久之，而罷帝將追崇漢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孝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恐前世皆無典據。遂封大國。則又禮無加得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大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王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海等語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魯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為御史。眾目為魯之奇之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有憾於修。遂離薄不根之謗。推辱之奇。因中丞彭思永言，即上章勸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讓修。

使詰思永之奇窮皆坐坐修亦方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府府辭不拜徙秦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職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詬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道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史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應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意簡者不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天下愈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間人曾肇王安石蘇洵洵子賦職水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講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金石遺文一切搜拾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自撰五代史記子發奔奔辨

發子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鐘律之說不洽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系制

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思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賦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陪晉茂先之流也

葉字叔獨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為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婦兒魏泰居襄現占公私田園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葉持不與奏請於布徒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折之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使俾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葉曰州郡之於民詔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高長吏命卽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卒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應進士廷試第一以內見王堯臣嫌為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城獲賜諡文正敞疏三上改諡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為哀矣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蔡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賦乘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輕重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温成后追冊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災尤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能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霍之異已而果然因動帝收攬威權帝深納之同修起居注權知制誥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同居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原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敞曰此所謂駭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使還求知揚州秋青起行伍為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羸馬足不得行青不自安敞為言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令其終使出論中書青乃去份揚之高雖漢雷敞也舊為民田其後官取漲水主皆失業敞據塘舊券悉用還民天長縣霸王甲殺人既具獄敞察其冤親按問之獲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徙柳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又有奪遺物市中者且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嘗卒桑達等醉亂皇城捕送開封葉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絕審訊奏請准近格詔以其草下府著為令嘉祐初享聖臣上尊號敞疏言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實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以虛名為累帝遂不受敞以識論與眾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諫諍時兩宮方有人間言敞進讀史記至堯舜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深體改容知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疾少間求外以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晝夜視鏡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

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  
當有興於齊者歲餘其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  
得先秦泰成數十銘藏奇異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  
代制度秦廷時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為文  
尤精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其主九人立馬却坐  
頤之九制成歐陽修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  
筆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長於春秋弟效子奉世  
效字貢父與歐陽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為國子監直  
講歐陽修趙鼎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排之效官已  
員外郎復侍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  
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主奉太祖後效言禮諸  
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昭德芳之後  
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墓祖者  
著矣詔封知效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效曰本朝選士之  
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爲未嘗得  
人不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王安石在經筵乞  
議者坐效曰侍臣議論於前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  
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講則奚矣  
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又嘗貽安石書論新法不便  
安石怒批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  
戶部判官判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效治尚寬平  
盜亦夜息爲開封府判官復出爲京東轉運使視知究  
毫二州兵居厚代爲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  
坐放廢地監鹽衡州鹽倉督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秘書  
少監以疾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至蔡數月召拜中  
書舍人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效尤邃史學司馬光修資  
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謙儒不修威儀嘗謂益數用以

招愆悔云  
奉世字仲馮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請房檢  
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史房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  
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直進史館因史院  
編修久之爲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  
居那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  
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兼書院事皆宗親政用二內  
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近例奉世曰  
雖有近例奈人不可戶曉帝爲反命既而章惇當國奉  
世乞免去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  
知成都府過都人觀欲逃期懼邪之狀帝將聽其來  
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遂不許  
明年署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柳州再貶臨州團練副  
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  
奪職滿居充沂以教得歸按東都事略曾惲職諫政和  
三年復端明殿學士卒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  
靜文詞雅贍最稱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  
善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善攝生者不能自病而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人生而警敏年十二試作六論  
援筆而成甫冠名聞四方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  
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繕述館校勘聚賢校理  
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  
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賣  
賦如初鞏立罷之歲饑度常平不足贖而田野之民不  
能皆至城邑論告屬縣富人自實粟視常平價稍增  
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

樞使隨秋賦以償知齊州曲隈周氏擁賈維里中子高  
橫縱州縣吏莫敢詰取實於法章邱民聚黨村落間  
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伍伍使諷察其出入有盜則  
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  
首鞏飲食冠裳之盜聞多出自首自是外戶不閉河北  
發民清河調及他路齊當給夫二萬鞏初接轄三丁出  
夫一鞏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  
渡錢爲償以清往來凡省六縣人皆以爲利徒襄州洪  
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  
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飲食衣衾之具師征安南  
所過州爲萬人備鞏先期區區師去市里不知直龍  
圖閣知福州劉將樂盜廖思按曾鞏廖思既放罪出降  
餘眾潰復合羣以計難致之權自歸者二百輩福州無  
職田歲營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罷之後至  
君亦不復取也徒明臺置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過關  
神宗召見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以節用爲理財  
之要加史館修撰官制行拜中書舍人尋鞏廷安郡  
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拜屬之數月卒年六十  
五鞏性孝友爲文章本原六經少與王安石游及安石  
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  
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  
對曰勇於爲吝於改過耳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  
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  
自有傳幼弟鞏

鞏字子固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爲鄆州教授擢崇文  
校書館開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禮  
文殘缺鞏在職多所釐正親詣皇地於其郊蓋自學禮

之遷國史編修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為神宗實錄檢  
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  
泰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  
力為之言乃得釋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禱事出守鄧  
肇言維為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遂不草制謹  
議大夫王觀以論胡宗愈出守澗肇言陛下寄腹心於  
大臣寄耳目於寮諫今觀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  
違耳目也帝悟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  
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冊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時  
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臣竊謂太  
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庶從  
天聖兩制之禮止於崇政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  
矣坤成節上壽讓合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  
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拜表今太皇盛德不肯自  
同章獻宜如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早有司猶請春  
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冊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  
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翌日有旨罷宴  
以寶文閣待制知穎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入為吏部  
侍郎肇任禮院時啟視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部肇堅抗  
前說數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  
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禮趣入對肇言  
宜於此時選志信端良之士真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  
貴近惡其語出知瀘州時方治實錄肇諫罪降為澶  
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為中  
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條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  
匭者如織章停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  
誣者咸以被恩數致肇請併錄死者作詞哀厚惻怛

項吉為之或求選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  
龔原以言得罪肇極力論解遂中禱國元年太史奏日  
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警異章著陛下  
宜反覆備省以塞天變言幾涕下帝愀然顧納兒布在  
相位引故事遊禁城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  
幾出知陳州應太皇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請  
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  
嗣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  
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兒布與韓忠彥  
並相日久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  
引用善人以杜悖下復起之萌悖下縱未至一蔡京足  
以兼二人可不深慮而不能從末規京得政布與肇俱  
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極博更  
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諡曰文昭子純至左諫議大  
夫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三

列傳

宋四十八

蔡襄

呂澹

王素

余靖

彭思丕

張存

鄭獬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豐稷

呂洵

劉述

劉琦

錢頊

鄭俠

何郛

吳中復

陳萬

王復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宋京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誦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賈一不肖詩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擢靖修及王素爲諫官襄又以詩賈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用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說有三一日好名二曰好進三曰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爲災害之來皆由人事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願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自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

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閱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開寶浮圖災下有舊德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髻髮者方議復德之襄諫曰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臣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罷之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襄以爲侮侮甚矣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罪疎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賈於朝庶民歌於路雖然臣切愛之天下之勢警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難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自深矣保州卒作亂推備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禍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附誅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爲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賑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曰爲此誠狂愚然出於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以爲此誠狂愚然出於忠必望成后進無請勿立而罷監護國使官遂知制誥三御史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輒制封還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積事決笑笑判決破發發隱吏不能欺以權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重因儀親亡或祀不舉至破產飯餉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溪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

以庇道路召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刻削憲弊簿籍紀綱蠹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爲輔臣官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榮感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舉數劾因命譯人代襄襄乞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履履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罪職耳不奉詔乾道中賜諡曰忠惠

呂澹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臺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出知蘄楚舒三州按東都事略作出知復修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部奏即毋得輒報澹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其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遷其疏澹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俾自辨未幾執中去澹亦以待讀學士知徐州徙成德軍時方問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澹請罷之以答天戒或奏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遂判流內銓參劾其借官贖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遽式受魏贖事下大理議澹乃未嘗受帝知其過輕已及魏秩和州御史以爲未抵罪分司南京按東都事起知池州江宜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爲京尹者比不稱職澹積議遷人辨訟立斷安惡做跡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澹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日爲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以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為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蓰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臯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請軍以賞素曰宜留贖秩以賞職功儲金帛以佐邊費議遂已帝師旱素請帝賜下知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日日出焉素曰知其且雨而論之應天不以誠明日詣禮泉觀素曰禮泉之近俗外朝耳豈懼暑不遠出耶帝悚然更語詣西太一宮駕還而兩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立命遣出罷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新置按察額多以詩為明素獨不補細故即有貪刻必絕治窮竟以故下吏更而畏之改知涪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從汝儀悉還其故違詔開直學士初原州將借建議素曰大蟲囑墜役未具敢何開要擊不得成借僅來歸死素曰若罪借乃是贓敕計責借擊力自效總管狀書曰借往益敗不可遺素曰借敗總管行懲借敗素即行矣青不致復言督卒城而還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出知定州成都府凡為政務台人情密士知其日就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制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雲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涪州於是三類運原藪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率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嘗穿土為宇寇至老幼多死死為築八堡使居之聽敵耕田里有警則聚營宴堂上過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敵人亦從而入將必為內應

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去國中必搖搖在此故必不敢犯我此信有義言乃下令收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安者將皆服其明換涪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涪州觀察使屈直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滏素曰若壞平晉遷澤州城矣奉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達銀臺司轉工部尙書仍改職致仕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華有傳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賦守登州華往訪之與客遊涪水登懸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賦待之於黃樓上謂華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華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崇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為言者所譏故終不顯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通判開州知涪州主官北京御史憲契丹數遣橫使來請疏言彼利中國賜盾楛虛聲以濟其欲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罷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陝西刑獄郡戶役於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去吏得種其遷遠靖以一歲月遣代遂為令徙河東長子縣版嚴人捕治十數輩不得實皆閉去靖聞其廣曰此真盜也教吏面折訊因果服罪為開封府推官曹濬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因言盜之不敢由大姓糞糞請并坐老幼為令徙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說言交趾且至老若輩保事聞中外以為憂神宗曰王請在彼可無念即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入為度支部使卒子古字敬仲第進士熙寧中為司農主簿使行淮浙賑旱節糶張若濟獄劫轉運使王廷老張視失職皆罷之遷

提舉四路常平王安禮欲用為太常寺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為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議因升祠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發冊之禮雖為祈禱節文而升冊之重乃由冊而後顯今既行升冊則禮不可廢詔用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為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於民古請出公錢為之民得不擾詔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時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進賢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為凶年亡散邦財奏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尙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紙之言古謂除太多欲盡損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政不已以實文開直學士知成都歷崇寧黨籍貴衡州別駕安置温州復朝散郎尋卒

寰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後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判房公事遂為檢正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更元豐官制行寰與吳雍從輔臣欽筆入記上語面授尙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修市易教善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寰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西邊還為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初復為歲叟中之制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聖初復為給事中權吏部尙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與章惇皆呂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已於是穎昌孟漸有訟許昭厚

子弟震捕漸按治頗得蹤跡悼懼以獄付大理而從廢  
為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獄莫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

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常博士  
王賈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端日治獄而得服外人不

與尉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種簡將兵討賊青御交  
趾援兵不用賊不就遂請給事中又還尙書工部侍郎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起家爲翰林試書  
判拔萃改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秘書丞上書論事

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贊以取易章極陞  
下諭之曰朕不欲因循因人恩澤贊退以告臣臣

召交趾用事臣費嘉祐詰問之嘉祐至給以近邊種落  
相侵報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賊罪人以自贖

建言班固漢書外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  
書奏攬集賢校理范仲淹院饒州靖言仲淹以刺譏大

請和讓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  
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幣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

代歸卒特贈刑部尙書諡曰襄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宜縣通判睦

可以爲罪乎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  
口放人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亦以仲淹放相

之備而銳意解仇所至二十六萬夫以景德之患近  
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

能吾居爲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築高於  
前而堅亦如之知潮州常州入爲侍御史論內降授官

事增諫官員以靖爲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煽發州郡不  
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羣盜蜂

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仁宗深然之皇祐祖明  
堂前一日有傳百姓皆字號皆進秩者思永守忠宜

受寵而求旌勸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侯命出未晚也  
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爾爾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

使契丹辭曰以所奏事書各舉一字爲目凡數十事  
帝命悉條奏進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復上政言

契丹卒屈其讓而還朝廷遂發復臣元昊西師既解  
嚴北邊亦無事靖嘗爲契丹國語詩贈契丹王平等勸靖

諫言外戚兼政官侍用權非社稷之福帝怒中丞郭勸  
爲湖北轉運使下漢權彭仕業作亂先移書勸罵長州

聞嘗詔取舊舍舍利人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  
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或亂視聽再圖營

居曲江已而棧左神武軍大將軍雍州刺史壽州兵馬  
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僞督高反

守守將討之思永按部適至仕業懼遣使迎謝疑其謀  
加直史館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史盜公錢付獄已

造今日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力儲蓄陛下若勤勞罪  
己愛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

州州策其必結援交趾而新請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  
會兵擊賊於邕州又募僱黃諸酋酋皆皆皆以職使不

三歲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即具錄民以積券爲市藏衣  
帶中盜置刃於瓜提取之解敗者思永得一人語之悉

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舍利神靈一塔不能自衛  
爲火所毀災禍其福以庶民哉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爲

州州策其必結援交趾而新請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  
會兵擊賊於邕州又募僱黃諸酋酋皆皆皆以職使不

帶中盜置刃於瓜提取之解敗者思永得一人語之悉

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秋青武人使之獨守  
涪州恐取事張養佐以修廢政除提點府界公事非

州州策其必結援交趾而新請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  
會兵擊賊於邕州又募僱黃諸酋酋皆皆皆以職使不

帶中盜置刃於瓜提取之解敗者思永得一人語之悉

驗其黨謀兵間中使成朝職肩半留成都拾珍玩價值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未幾其三一使怒去尋虜戶部副使權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從知江寧府治平中召為御史中丞漢王有稱親之讓思承更上疏極論以為當尊為漢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尊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神宗即位御史蔣之奇劾歐陽修陰事思承以為首建漢讓違典禮以犯眾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承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黃州改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承仁厚廉恕為兒時日起就學得金錢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鼠者米物色審之其是即付之給就舉持數劍為食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鼠相為求索思承曰截止此耳客去舉手抵劍墜於地鼠皆匿其量居母喪憂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衡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張存字誠之黃州人舉進士為安撫軍判官天禧中詔諡知以身言書判選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津為守異侍之御史中丞王曠屢薦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封存請復之及言前者曹修古劾司忤言臺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宣意地恐自忠直之官蔽而不達因懇引周呂宋雲辛慶忠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勅兵以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印之諱劉平也存奏言不與敵接戰自旦至暮致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我潰敗方賊

勢甚張非手捕賊其勢必不沮延州風舉非手解圍其

城必不守身既陷沒不幸又為邊倭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不得直而德和誅元昊未敢附議者猶執攻討之說存遂言兵役不慮生民疲弊敵既有後心變名號未正頗羈縻之邊關關西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懼行徙澤州還為待制論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未關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為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因增李敏之弟李敏教為妖言事奪職知池州又徙鄭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家居於莊襄強河決勢逼冀城或勸使徙徙曰吾家原所望也苟輒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年八十八諡恭安

鄭孺子殺夫安州安陸人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承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孺言今國用空乏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即位國雖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今慮官擬厚充溢銜曹不須復行此恩以開愧俸皆不報又言陛下初臨御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願申詔中外許合盡言臣下進見訪以得失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祕閣命以官頗有謬舉者旋即廢罷孺言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孺上疏言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蘊以薦諸朝宜選官置屬

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舉臣得而取事舉此應天之實也遇則三班院神宗初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孺曰兵勦必起於此已而神宗取絳州孺言臣竊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專用變詐之士務為掩護豈帝王大略哉諤與當諫又請因諫詐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議者趨之權發遣開封府民驗與與妻謀殺一婦人孺不肯用按開新法為王安石所惡以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海乞還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引疾辭開提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與陳烈周希孟相稔謂之四先生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森來手民有失物者捕偷兒至數輩相控其與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乃陰塗以墨而以椎蔽之群盜往捫獨一人手無所污乃為盜者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為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弼為相薦為被校理判祠部知常州運集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為常蘇二州病喪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法遂前望亭古堰水不復積人為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館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鹽使坐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親制置司所議莫非引難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非聖世所宜行望罷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襄雖不當為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召試知制誥以言不行解職補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踰年為知制



今既直且暗而妖其乘之恐告證不獨在西也且夏及秋兩淫地震陸盛之診固有冥符道者宗室之中此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竊窺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為社稷宗廟計播親賢相合天意仁宗以滿章府中書翰琦由此定議召為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海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准陽王視進藥郡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數聞諫東朝檢為惡言內外洵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海言於帝曰后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開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不生罪惡并其黨史昭錫宮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鈔轉專主蕃部海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居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於蕃乎卒罷之治平二年選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閣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一人他選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帝覽奏即命邵必知諫院於是濶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伯中書不以為然諺引義固爭七上章乞解臺職遂劾宰相羅琦不忠願職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賊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准王稱親海上還請致居家待罪乃下遷海工部員外郎知新州神宗立徙晉州按司馬時與宋史不傳互異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召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言

下京東賈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間用度海言陛下春秋富盛應聽明睿知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顧庶罷之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滿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上疏劾安石曰大盜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誠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西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帝方注倚安石遷其章誨求去乃出知鄆州海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海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回害人佞已罷其言則美施於用則欲置諸宰相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制所與朝夕圖謀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教之性恐不遠願可箴耶海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海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瘵疾矣旋提舉崇福宮以疾表求致仕日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垂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及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歸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論朝政也海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懷直居病困猶旦夕責數以天下事為憂既罷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聲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歎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者痛惜之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為太常寺太祝

章辟光宜諫高居簡宜強張方年不當舉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宜徽使皆不報王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遂言舊制舉御史官眾議會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一已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己者得以中傷謀誣誣陷其弊不一願收還前旨弗聽遂兼判刑部安石爭議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故下逮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顛其上疏曰安石專肆胸臆易慮無忌憚之心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託之術開局設官用八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章辟光獻岐即遷外之說疏聞骨肉罪不容諱呂誨等連章論安石獨進特言焚或聖聽先朝所立制度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則報白任則又甚焉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吃琦頭監處劄州鹽務司馬光疏言琦顛所坐不過疏直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為通判帝不許以江州論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祔開修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歙州召為侍御史建言自城級州數致羌寇宜棄之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

官吏人人懼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既既通判鄂州而卒年六十一

錢顛字安道常州無錫人初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洵用威嚴爲治屬吏奔走聽命顛當官而行無所容撓過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知嶺南程二縣皆以治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裏行許遺議謀殺案問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顛以爲一人偏詞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遂所見廷載不可以當刑法之任不從二年而貶將出臺於眾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嫡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顛今當違眾自謂得策耶即攜衣上馬去後自衛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貨親舊以給朝哺而怡然無語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賤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稱獎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爲便光有疑獄俠獻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爲知己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合安石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秀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又欲辟爲檢討更令其客黎東論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及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

翰通志 卷三百四十四 列傳 宋

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爲苦雖負水捨疑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重於本俟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禱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不雨人無生意東北流民羸瘠苦身無完衣連城民賈麻糝髮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諭所見爲國奏確請開門不納乃假稱密

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略云去年大堯秋冬亢旱麥苗枯朽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新代凋澤而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振貸之取有司招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庶奏神宗反覆觀國慶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街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嗚呼相賀又下責躬詔言越三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安石上章求去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損發馬遞罪呂惠卿郭詔言於帝曰陛下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妄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情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曰是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後又上疏論之仍取舊魏後姚崇來乘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唐曲小人事業圖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爲誹謗編管汀州御史臺史楊忠信取名臣諫疏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喉御史張球并劫馮京爲黨與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讓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

忠誠亦可嘉宜深罪但從英州郭京立始賜歸職蘇孫贊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於英

孫贊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於英

何郭字聖本陵州人徙成都郭進士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毫已而留經筵郭乞正其嘗求之罪石介死極密使夏竦議其詐朝廷下京東體質郭與張昇極陳竦姦狀事得廢楊懷敏以衛卒之氣積爲副都知郭又與昇及無馬詢論之仁宗召論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假郭爭辨尤力卒出之夏竦倡言張貴犯之功諫官王質遂言敵根本起於皇后問請究其事竦搖動中宮而陰爲記並帝以語郭郭曰此姦人之謀乃止不克讓負罪不去郭等奏出知河南時詔擊臣陳左右朋郭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郭請開實其是否因言不可以一臣詐而疑眾臣一士詐而疑眾士君臣交疑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任守忠以修器械勞遷京府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郭曰舊制內臣遷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殺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心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飯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開門欲罷木品坐宴郭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忠聞之不

敢赴知雜御史關帝以郭不阿權勢越次用之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政言張堯佐緣後宮親明編非祿外庭編議將處以二府臣謂堯佐富貴幸佐而

志五二六三

進集賢殿修撰知梓州權天章開封制還判銀臺司時封駁之職廖處乞準故事凡詔數並由門下從之唐介出荆南救過門下鄧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為河東都轉運使故相乘道歸太原病不能事內臣蘇安靜於轄兵馬估釐不法皆劾奏之懇乞承與河

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蒲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始如鄉為相史有直聲為仁宗所知晚節頗依違在梓州因地靈言陰賊臣強以漢祠時琦又乞召還王罔以迎合上意召是聲名損於御史中丞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為池陽令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廉於居官通判瀘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彈李相梁適仁宗問中復唐天寶後治亂之分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蘇富弼主李仲昌開六塔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閩與國姓上名何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較其名乃遣征村亦無間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御史知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按察都事

章閣待制知澤州按察都事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繁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入奏為合應成德軍成都府承義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敬之曰敬散自有期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稟琦方疏諫青苗錄其語以

上熙寧併省郡邑以永康為縣中復言永康控茂茂不可廢其後竟復之關內大旱請加振卹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為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遺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從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推邱主簿元祐中金水河罷度十六縣皆遷馬庄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猶異之建中靖國初畿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大鹿縣盜相戒不入境中賈人譚獲奴犯法按致於理稱道譚獲宗召戶部郎中未幾年往鞠擇仁著衣冠坐廡下翁年慮囚摘隱剔袂覆屣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擇仁擇仁往馮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為察若卿願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有青唐探照何路驛運判官即以直龍閣為副使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

蘭廓城楊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修撰為京畿都轉運使鄭州賊惡受命更築之堅城如削鐵逐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賈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臣宜官楊

兼知開封府賈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臣宜官楊

兼知開封府賈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臣宜官楊

兼知開封府賈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臣宜官楊

兼知開封府賈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臣宜官楊

兼知開封府賈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臣宜官楊

功役丁夫八萬焉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為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講學學校貢舉法諸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李廉如漢制權主督御史臺言李定歷所生母喪不宜為御史罷歸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為質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為本州命兩省蒸餼資善堂擇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寧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王攽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屢麻用兵詔求遣選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為永興監田主簿府使之亭亭諸生有犯法者慎自責數以為教之不至徒林慮令縣依山俗以鬼田為生不知學獨立孔子廟擇民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講建祠其旁吏民愛信其目為情長官入為吳王潭王宮放長祿親廣親宅講書諸王特講凡在京藩十二年英宗入為皇太子即拜說書及即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撰王稱以問攽攽不可曰臣荷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也帝自是不復議以疾請謝事不許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為本曹侍郎

後八年卒年八十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即遭父喪不肯復從官二十年開禧三書史考為宛邱令轉運使以水災時調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吳奎薦其舉行補國子直講加祕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為說書又為侍講進集賢院以居中都久力請補外王泰留之及即位擢天章閣待制

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於事上有所見必書疏以聞帝亦聞訪以政歐陽修初不知思恭修出政府思恭

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於事上有所見必書疏以聞帝亦聞訪以政歐陽修初不知思恭修出政府思恭

盡力致解出知江寧府鄂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  
司御史奉卒年六十一思恭精厲氏易尤妙於大衍舊  
修天文院譚僊義著年至監宿長歷近世歷數之學未  
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第進士爲溧王宮  
教授請王府記室英宗居瑄列以其質厚禮重之從春  
陳古事以諷英宗及爲皇子堅臥不出孟陽勸之曰天  
子知太尉賢乃贊德首何爲堅拒如此震回辭不拜使  
中人別有所奉遂得蒙安無患乎帝意乃決及即位命  
爲皇位說書以爲侍藩邸因辭加直祿閣同知太常  
禮殿最後召至隆儀殿且大用孟陽稱他人使代乃遷  
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拜天章閣待  
制卒年六十九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歷通判  
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使河東凡公帑格外餽  
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而東入爲戶部判官神宗出閣  
精簡宮僚陳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爲顯王府副善進  
太子左論德帝即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  
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判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候  
居鄉里向稱君子臨政府明白簡約不苛擾所至人  
愛之帝命舊僚自讓讓大夫特贈工部侍郎

楊翰字元素綿州人進士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  
爲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仁宗愛其才欲超異侍從  
執政覓其年不用以母老請出知眉州徙興元府在  
郡獄無繫囚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選  
內侍王中正李舉象等使陝西諭旨陛下新即位天下  
拭目以觀初政始聞蒙召之不至之遺獨進中人乎向

傳紀安撫京東西路論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曾  
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陸用所厚曾蒙爲史官翰爭  
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己物帝爲廢其命翰亦解職  
改兼侍讀翰固辭歷南言於帝帝曰翰不與強禦朕一  
見許其忠盡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閒  
姑令少避爾翰以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  
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翰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  
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翰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  
今萬臣多引疾求去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今以  
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官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免後法  
行翰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說曾論分析固執而議  
遂罷爲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杭州再爲翰林學  
士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翰以爲非禮又言不宜用逸歷  
改置閭悉從之翰常薦屬吏王承年御史蔡承禧言其  
私通饋賂坐戾荆南節度副使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  
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  
六十二翰爲吏敏強主便利而受性謹讜以是見廢  
斥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爲范祖禹所咨重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慕齊妻以子用齊遺妾  
補將作監主簿復中進士第爲高靈廣平院教授英宗  
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除監察御史行日食兩數日  
苑中盡具待幸庠言非所以祈天戒詔罷之會理宮修  
仁宗神御殿甚宏麗庠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  
不在宗廟之靡宜損其制以昭先帝儉嗇奉辰庫被盜  
治守藏吏庠言銷金法庫奏言法行當自貶近始帝不  
宗外家李琦犯竊金法庫奏言法行當自貶近始帝不  
預儲嗣未正庠直言穎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

闕四方章奏帝皆行之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  
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爲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  
志海內爲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拾近功爲國家長利  
奉使契丹以英宗祥祥日可免契丹丹蓋而聽之除葉  
賢修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廉利爲饒濟復舊  
治數鈔通福州鹽筴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人塞塞下  
探爲足食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使鄂州  
土場或言河北不可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己而  
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內侍程昉希功請益兵  
濟役庫請遷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朝廷是其議  
移知良定府又爲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王安石  
欲見之竟下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  
協心濟治乎庠曰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會與蔡確  
爭廷參禮達以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請復憲州  
募民子弟剝銳工技擊者籍爲勇敢倣漢諸戎法貫流  
以下罪徙實河外契丹建刃雲中遣騎涉內地邊吏執  
之契丹繳取紛紛又遣使請讓事取疑其遣兵端欲大  
爲備庠奏言雲朔歲餘無見糧契丹張形示張造端  
首禍宜先諭以理然後仍兵觀費帝嘉使者辭順訖以  
黃輿山分水嶺立新碾碾民畏服終知成都府乞養西山  
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貶吐蕃取維州之害從秦州坐失  
舉降知鞏州移江寧府澤州徙永興軍時西征無功  
內驛勤勞過關力言慮內事外恐搖根本帝感納其志  
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卒後蘇頌  
論庠治平建儲之功詔褒錄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斌有隱德京登進士甲科教授  
亳州應天府入爲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

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宗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愉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於國耶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見者目爲真御史未幾論大臣除疑有憂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滿監興國軍監視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京在元祐時嘗爲幸太學頌或譏其諂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辭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

列傳

宋四十九

薛昭敏

劉謙

向寶

張亢全

高化

趙振

石普

劉漢

周美

范格

張孜

趙滋

孟元

馬懷德

李九則

薛昭敏字仲明開封祥符人父興從太宗平太原真宗為襄王昭敏自東遊殿侍遷兼襄王府帝即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崇儀使與貝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以五千騎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帥部兵與敵戰之得其器甲咸平四年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於韓兼押大陣又為鎮定高陽兩三路先鋒契丹入寇帝北巡至大名契丹退趨莫州昭敏與花廷召追至冀州東三十里斬首萬餘級擒生口甚眾拜唐州團練使累遷至殿前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壯勇有力學擊初萬射契丹犯河北應募帥所飛狐口楊業留賊下使捕賊酋大鵬翼獲之會契丹又犯真定乃辭業還家從州將人京師進隸禁軍選為襄王宗祿官王尹京命巡內外八廂積獲姦盜甚眾一日王趨急召出府門馬驚墜化按之而起

王曰彼爾吾幾殆益親信之真宗即位擢尚龍等直要員都頭累遷御龍門刺史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蜀州二軍都指揮使榮州刺史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濶汴堤夜馳至城西堤壞城督守兵負土不能過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隍化盡取以塞堤乃得無患仁宗嘉之連神龍衛四廂都

指揮使魏州防禦使為鄆都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從原路權知滑州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發兵襲明珠族不利降滑州總管改興州防禦使真定路副都總管從高陽屬路修護忠惠太后園陵累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歷遷武軍節度使以老辭管軍詔入朝化又因請改武安軍節度使知滑州未行改相州部有大獄已具皆當論死化疑之遺移訊果出無罪者三人以石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尉諡曰恭莊化謹質少過駁軍有法難起身伍然頗知民事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京師天子召見隸禁軍常宿衛天聖初德明部落寇平涼方渠美以軍候戍邊與州將追戰破之于九井原烏尚河累遷天武都虞候元昊反陝西用兵經略使夏竦薦其材擢供備庫使廷州兵馬都監夏人既破金明諸砦美請于經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軍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軍二千方擊抵暮援兵不至乃徒軍山北多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復出又薦砦遂至城北平夜隔不解美率軍使人持一炬從關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家驢鉦甲數千計遂募兵築萬安城而還賊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下而敵即引卻還文思使從知保定軍經略使

嚴勳表留之改東路都巡檢使敗敵于金湯城焚其族部二十一元昊大入據承平砦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神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搗敵穴美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西兵

出芙蓉谷按長城以兵大破敵世衡等果無功未幾敵復略土堽美迎擊于野家道追北至拓跋谷以功遷右驍驍使軍還築榦于葱梅官道谷以據敵路合士卒益種楡用謀收斂六千斛復率眾懸于部西濟大理河屠札斡多葉二百暖焚其積聚以歸龐籍仲淹交薦之陝都延路兵馬都監遷賀州刺史又破敵于無定河乘勝至絳州殺其酋豪因城龍口平砦敵以精騎數千來襲美從百餘騎馳擊破之加本路鈐轄遂為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通州刺史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陝州團練使慶曆中又城清水安定嘉水

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細谷縣果處兒原安砦十一堡安定之役謀報敵數萬將大至經略使遣管句機直楚建中分諸將兵趨城黑水以待諸將憚敵且至不肯與兵美曰兵嘗以寡擊眾何自怯也卒以兵二千與建中而敵亦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歷侍衛親軍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步軍副都指揮使遂州觀察使都延副都總管召還授蘇州觀察使又進馬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諡忠毅自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賊數二百契二十一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城堡甚多在軍中所得祿賜多分其數下有傲惡驍勇之及死家無餘資子軍卒以承孫清為子官至引建副使按美事此下有傳今從

孟元字善長常州人少隸禁軍以獲遺補殿侍累遷散都頭班指揮使擢加京使并代州兵馬都監改鈐轄徙高陽關路又徙莫定路王則據貝州反元赴城下攻取破數十創又中機石墜梁中既出戰愈力募死士

由承濟集穴地以進賊平改右驍驍使徒大名府路幹  
韓河朔總樞知滄州民黨雖為生流荒蕪多不舊民無  
以自給元度車食有弊悉用易鹽蠶是民不轉徙御史  
中丞郭勗言其貝州功而實未富乃推舊州刺史遠宮  
苑使專管句驛府軍馬事議榮不寧堡敵不敢動為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高陽關馬步總管運  
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又遷步軍都虞候眉州防禦  
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京兆尹賈昌朝奏為大名府路副  
都總管徙定州路運馬軍都虞候徙鄆廷路卒贈遂州

劉諫字漢宗開封人少補衛士數遷至捧日右副都指  
揮使頭臨州固緣使兼京城巡檢元吳反改補州團練  
使瓊寇路馬步軍總管兼知邠州諫不讀書然聞訟曲  
直皆歸處當理前守者多強市民物以飾財傳諫獨無  
所撓夏竦奏為涇原路總管徙知涇州未行會賊寇鎮  
戎軍諫引兵深入賊境破其聚落而還以功擢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歷卒贈永清軍節度使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獲  
契丹陳國授三班借職為隰州兵馬監押高平蠻叛往  
湖北都巡檢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善溼弓弩不利別  
創小矢鐵三百中輒洞穿遂發該散遠慶州沿邊都  
巡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瑪爾羅羅下藏三族尤  
悍振募降羌以相和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振自歸  
振為置酒先解細仗開財數分植百步外其射欽等  
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誓不敢復犯明年涇  
原屬羌和斯布格等叛涇州趙崇都監趙士龍嚴沒振

出別道力戰抵奪奪取水泉率敢死士破圍賊走追斬  
數千級徙涇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廣信軍新州知項  
州累遷邠州防禦使元吳將反為金銀寇亂隱備甲騎  
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告都部俾以項  
萬法不聽於是東裝金明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為賊  
所有及劉平等皆放于三川口邠州幾殆惟慶無忠  
自本路馬步軍副總管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鄆廷  
路副都總管知延州等改捧日天武四廂振謂將吏曰  
今賊以我夷傷必乘勝以進勢宜固守尙慮諸城不能  
皆如吾謀苟延州弗支則陝西未可測此天下安危之  
機也未幾賊寇塞門營振有兵幾八千被圍五月才遣  
百餘人赴之營遂陷坐擁兵不救貶白州團練使知絳  
州未行會延德繼元家復訴於朝致御史方偕欲劾振  
法當斬再貶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踰年復右  
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  
邠州團練使元吳既破豐州將襲近營振出麟州深相  
擊破之兼領鳳靈六州軍事河外備振設法通邠外  
商得米數十萬斛軍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致  
仕復起為左神武軍大將軍卒子珣瑜皆工騎射珣年  
十六仁宗召試便殿後三班借職監祐中自殿直遷兩  
門祇候除澤州兵馬都監作聚米圖經三卷又上五陣  
圖兵事十餘篇以為萬為緣邊巡檢使擢通事令人招討  
都監劉靜都監授兵萬人居原原兼治龍平城馬展邊  
鴉百餘帳處近塞為募向戶引兵一萬賊賊俘獲數  
千計靜邊將劉選殿後為賊所掩珣登殿見從騎數  
百復入拔退之眾以出靜澹居龜谷無所屬珣與書招  
之韓繼勳命改本路都監趙元吳大人府徵留珣會葛

懷敏於瓦亭懷敏已屯五谷口西至馬欄城聞夏人徒  
軍新濬外議欲質明掩襲詢謂懷敏曰敵過來眾倍鋒  
銳莫若依馬欄城布柵以扼其歸守鎮戎城以便側道  
俟其衰擊之此必勝之道也懷敏不聽兵遂進鎮戎城  
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人引鐵騎來犯珣陣西北  
珣亦在軍中戰甚力東壁兵輒潰中軍大擾珣揮刀斧  
手前驅夏眾稍卻軍得復陣懷敏詰朝退走就食鎮戎  
俄夏騎四合珣被擒瑋以自免珣後卒賊中弟瑋亦知  
名 瑋未定此下有張忠傳  
無事瑋定錄今復開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少隸軍籍於許州遷入捧日軍又  
遷為殿前指揮使歷行門龍旗直殿原班推康定元年  
元昊數寇邊擢內殿崇班廣州北路都巡檢使與攻白  
豹城破之俄還夏人襲其後恪設伏崖險敵半度邀擊  
之多斬獲以功遷內殿承制嘗會諸道兵攻十二盤結  
多丹密藏營中流矢督戰愈力視砲石中有火礮者恪  
取試於眾曰賊矢盡用置下踐矣於是士卒爭奮果  
先得城遷供備庫副使恪有官稱姓石凡所發必中至  
一箭貫二人他日取焦蒿營歸恪獨殿後為數千騎所  
襲恪視矢策止有一鐃即為引滿之勢賊遂卻管與總  
管杜惟序鈐轄高繼隆將兵分討卒齊錫欽托輝等三  
岩恪先被托輝而繼隆圍錫欽不能下恪馳往取之既  
又援惟序下齊錫岩改左驍驍副使夏人犯大順城諸  
將皆閉城自守齊錫兵二千餘賊克之改寫院副使環  
慶路兵馬都監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路遠  
使權秦鳳路兵馬總管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至  
至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歷坊州刺史解州防

觀察留後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獲  
契丹陳國授三班借職為隰州兵馬監押高平蠻叛往  
湖北都巡檢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善溼弓弩不利別  
創小矢鐵三百中輒洞穿遂發該散遠慶州沿邊都  
巡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瑪爾羅羅下藏三族尤  
悍振募降羌以相和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振自歸  
振為置酒先解細仗開財數分植百步外其射欽等  
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誓不敢復犯明年涇  
原屬羌和斯布格等叛涇州趙崇都監趙士龍嚴沒振

出別道力戰抵奪奪取水泉率敢死士破圍賊走追斬  
數千級徙涇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廣信軍新州知項  
州累遷邠州防禦使元吳將反為金銀寇亂隱備甲騎  
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告都部俾以項  
萬法不聽於是東裝金明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為賊  
所有及劉平等皆放于三川口邠州幾殆惟慶無忠  
自本路馬步軍副總管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鄆廷  
路副都總管知延州等改捧日天武四廂振謂將吏曰  
今賊以我夷傷必乘勝以進勢宜固守尙慮諸城不能  
皆如吾謀苟延州弗支則陝西未可測此天下安危之  
機也未幾賊寇塞門營振有兵幾八千被圍五月才遣  
百餘人赴之營遂陷坐擁兵不救貶白州團練使知絳  
州未行會延德繼元家復訴於朝致御史方偕欲劾振  
法當斬再貶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踰年復右  
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  
邠州團練使元吳既破豐州將襲近營振出麟州深相  
擊破之兼領鳳靈六州軍事河外備振設法通邠外  
商得米數十萬斛軍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致  
仕復起為左神武軍大將軍卒子珣瑜皆工騎射珣年  
十六仁宗召試便殿後三班借職監祐中自殿直遷兩  
門祇候除澤州兵馬都監作聚米圖經三卷又上五陣  
圖兵事十餘篇以為萬為緣邊巡檢使擢通事令人招討  
都監劉靜都監授兵萬人居原原兼治龍平城馬展邊  
鴉百餘帳處近塞為募向戶引兵一萬賊賊俘獲數  
千計靜邊將劉選殿後為賊所掩珣登殿見從騎數  
百復入拔退之眾以出靜澹居龜谷無所屬珣與書招  
之韓繼勳命改本路都監趙元吳大人府徵留珣會葛

蒙官州觀察使保信節度觀察留後以疾出爲承興  
軍路副都總管李昭化軍節度使

馮懷德字得之開封祥符人父玉東頭供奉官言懷德  
可試引弓擊劍角賦補三班奉職爲延州南安砦主東

路巡檢范仲淹知延州奏爲兵馬監押以所部兵入賊  
境破清羅葉策二若遠左並賊直又奉着漢燒蕩蕩海

溝峯山龍柏安化十七若三若餘帳邊右侍禁授開門  
祇候爲東路都巡檢使夷哈尙給布等十八若賊以四

萬騎犯邊趨使尉懷德以兵數千據谷旁高原待之  
斬首二百級得畜產器械以千數還內殿崇班又以兵

修龍安城遠不敢犯遂以鄜延路都監又城級平賊賊  
青化押班吹丹三若殺獲甚眾元吳爲真國主命國子

博士高良夫與懷德會西人畫界履籍具論其前後功  
遷供備庫副使兼開門通事舍人時用兵久民多亡散

懷德招輒有方經略使梁適奏請推其法諸路歷知保  
安軍瓊州瓊廣益利路鈐轄累遷至四方館使舒州團

練使徙鄜延路副都總管坐違法貶官閔士良爲安  
撫呂景初奏降四方館使英州刺史大府路總管侍

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單州防禦使鄧延路副都總管  
馬軍都虞候徙瓊州路瓊州蕃官蘇恩以其屬叛往降

之又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隨州觀察使英宗  
即位遷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召還卒贈安遠軍節度

使懷德未死武下有安使傳  
使無事踏足碎今從傳

向寶瑣戎軍人爲御前忠佐換補資復還原秦鳳鈐轄  
歷與定都延副都總管遷龍神衛四副都指揮使鼎州團

練使卒善善騎射年十四與敵斷首二級及壯以勇  
聞有虎踞五原卑耶州東西百里斷人跡實一矢殪之

道過渾關巨盜郭進山多藏國中金帛于文實射走之  
盡得其所掠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及死厚恤其家

石普其先幽州人自言唐河中節度使之後徙居太原  
祖全事周爲鐵騎軍使交通事太宗於晉郡普十歲給

事郡中以謹信兒親補將班祇候再遷東頭供奉官賊  
那囊賈秀秀指數百人寇掠示與諸縣命普督兵往捕

悉獲之還內殿崇班帶神器械李順叛普爲西川行營  
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謀斬之還西京作坊使

普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爲盜普  
因蜀人對面陳蜀亂由賊欲急民畏失業宜稍蠲減

之使自爲生則不計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即日還蜀揭  
榜諭之莫不悅服賊平累遷洛苑使當州團練使延州

緣邊都巡檢使羌酋乜羽內寇普追殺之從真宗幸大  
名會王均叛以爲川賊路招安巡檢使佐雷有恭率諸

將進討至天回鎮賊出拒戰普領而力擊破之賊退  
保益州王師圍城數月不下普繕軍屯又爲地道攻城

城破均夜半突圍由南門遁普引兵追擊于富順監均  
自殺餘黨皆平遷冀州國棟使契丹犯邊爲保州兵馬

鈐轄北面行營指揮先鋒與契丹戰廉貝城作表城  
又職長城口獲俘甚眾定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

守益兵備關中徙承興軍副都總管晉上謂曰臣嘗將  
兵種破一錢與別將各持半用相合爲信帝爲制傳信

牌又獻製成圖諺設誓以昭戰馬并上所置鐵城其原  
徙爲莫州總管初契丹南侵俄而謀者言復欲大入寇

帝自畫軍事以手詔示輔臣令普統軍一萬于莫州盧  
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順軍襲擊斷西山

之路如何冰已合敵由東路則到用劉漢殺田思明以  
兵五千會普及孫全照爲犄角徒普屯順安之西與威

虜魏能保州楊延昭北平田敏爲犄角內侍馬仁俊率  
御劔于莫州與普不叶召召仁俊復又合普率所部屯

乾崖軍復進普冀州團練使徙本州總管軍賜幸瀛淵  
時王繼忠已陷契丹契丹欲請和因繼忠遣人持信箭

爲書遺普且通密表事平遷容州觀察使爲鄜延路副  
總管趙德明納款詔降制命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

使之總制屬光則疆權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內蕃落使  
未幾徙并代路改桂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運保平軍

節度觀察留後赴本鎮帝親汾陰還寇從至西京拜河  
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策大流舉引河通清京師

上軍議條目二卷用將機宜要訣二圖時方學尙符瑞  
而普請罷天下應設謀可省繕錢七十餘萬懸是符帝

意大中祥符九年上言商賈自秦州來言羈勒斯襄欲  
陰報普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璋可使璋必勝帝以普

言論分命知雜御史呂夷簡初之鐵具集百官參驗九  
月下旬日不食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雜議罪當死詔

除名貶賈州遣使繫送流所甫至賈州授太子左清道  
率府副率房州安置稍復爲左千牛衛將軍其妻表求

普領小都遷左領軍衛大將軍仁宗即位徙安州遷左  
屯衛大將軍徙蔡州坐失保任降本衛將軍歷遷左千

牛左領軍衛大將軍起知信陽軍徙光州以私用金子  
廟錢貶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滁州安置以左衛將軍

分司西京給官第居蔡州遷大將軍卒普備有膽略  
凡預計伐開敵所在即馳赴之取推其勇

張汝開討人母入宮乳悼獻太子方在襁褓真宗以

付內侍張景宗送齋以爲子蔭補三通奉職給事  
 春坊司轉殿直皇太子卽位連供奉官開門祇候爲陳  
 州兵馬都監五遷至供備庫使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  
 兵馬鈐轄監吳莫臣濼三改謀殺言不可罷且之猶執  
 不已遂奏罷侯州雲翼別給錢糧軍怨果焚吳丹欲拜  
 盟富弼往使弼爲副以勞還西上閣門使知瀘州拜  
 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府都指揮使并代副總管河東  
 更兼鑄法人情疑弼兵相率扣府欲訴閉門不納是日  
 幾亂改策馬從數卒往諭之皆散還營澤州防禦使  
 待衛馬軍都虞候又遷殿前都虞候加桂州管内觀察  
 使遷待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度翼兵教不中程指揮使  
 問狀屈強不肯對乘夜十餘人入幕我擒首惡斬之然  
 後聞遷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改長  
 於宮禁中言者請罷改兵柄乃出爲寧遠軍節度使知  
 潞州徙陳州復召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御史中丞韓絳  
 又言改不當典兵尋以罪罷知曹州卒贈太尉諡勤惠  
 按宋史此下有詳德  
 備無事蹟足爲今從明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國隸使諫薄子也少以材略聞陰  
 補衙內指揮使或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貶置榷場  
 于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遷使河東路決滌因原治通欠  
 又使判湖察官吏典與運使檢視錢帛審甲刑獄迷揮  
 開門祇候濬治京師諸河泐水門鄆州水碓西川賊劉  
 盱平上官正議修城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賊難  
 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  
 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尹入寇允則以燈微不足加兵  
 番招緝之果遂俱備庫副使知潭州初馬氏暴殺州人

出朔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輪船謂之屋稅營田  
 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稅  
 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  
 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  
 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所給馬券皆輸本色縣是山田  
 悉罷湖南陳發官棄衣振而後安明年馬復復發陳  
 羅田募饑民堪役者練軍籍得萬人陳堯叟安撫湖南  
 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堯叟副使知渝  
 州允則巡視州境浚浮陽湖營糧官舍開葺井未幾  
 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契丹解去轉西上閣  
 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凡  
 下諸路宣敕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契丹通好徒知瀘  
 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遼西上  
 閣門副使何承矩擇代請允則知雄州遼東上閣門使  
 獎州刺史河北既罷羅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  
 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安  
 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  
 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  
 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合大城爲一自此甕城之  
 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葺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  
 爲倉庫費舍始教民陶瓦甃棧里開置邸市邸舍水磑  
 城上悉累甍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開承輸所修  
 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甕道以通安甯廣信順安軍棧  
 修廢事爲競渡上元舊不燃燈允則栢山聚優樂使  
 夜縱遊嘗得謀搆搆厚遇之諱因出所創製邊金鼓兵  
 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  
 謀請加城印鑿還未幾謫還至還所與數城印即改反

出彼中兵金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該爲契  
 丹民毆傷而遣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累以爲怯  
 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敵入爲  
 質贖比得報以爲妄乃被謀害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  
 文督選契丹報以不知所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  
 敢隱卽歸卒乃斬以徇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  
 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州徙澤州仁宗卽位領康州  
 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戚儀間或步出選民有  
 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測知人情益至無大小面訊立  
 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器資輒獲人亦莫知所由在河  
 北二十年事功最多  
 張亢字公壽自言復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于臨濮  
 少豪邁有奇節進士及第爲廣安軍判官佐宋史本傳  
 事有廣安軍安軍考宋史地理志澤州應天府推官治  
 白沙石梁二渠民無水患改大理寺丞倉曹西京判官  
 事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謀殺勢必  
 難判宜至防邊因論京東攻守之計既而契丹聚兵幽  
 涿開河北增備遂起爲京東使知安肅軍元昊反爲涇  
 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累遷右驍騎使忠州刺史徙鄜  
 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  
 三兩員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領之亦減十員不相統  
 制諸每路軍事止以三兩員領之亦減十員不相統  
 制分不足以當大敵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  
 馬強弱配屬未均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技逐路以馬步  
 軍八千己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  
 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使之臣  
 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

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都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已上爲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三大將都路一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若共爲一大將則都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五亭各一大將則運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時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若相近出敵戰死士某所設糧都同巡檢則各視要害又令都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臣在山外策慮未嘗不用此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蓋兵出入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于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羸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驍將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餘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力爾臣以跳躍嘗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獨聚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遷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戎命累世埋骸乃無進權之路何以激動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用兵以城峽距過二三百里入臣切以爲未可也山界諸州城峽距過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國戰不及山界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

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賊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勤斯資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宜一切權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他役顧應邊須及選殿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驗驍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鄜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承興軍以運運慶原渭鎮戎軍軍須分一轉運使專重其事又鄜州四路牛當衝要當以開慢路選備兵卒之半貼衝要二路驛百人每三人挽小車載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關併驛邊邊計亦未至失備而民力可以寬復多施用進西上開門使改都鈐轄屯延州又奏邊機軍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此皆將不知兵之弊未深探究致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發兵千里遠關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總管雖令互相策應瓊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運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朝廷器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驛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于事四也累年敗勦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五也今言邊事者甚眾前條方行後令即變符史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略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夏陳陳中皆朝廷大臣今但主文書守節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合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陝西日以增員所占古兵士千餘人請給處約萬緡諸州並募克敵致勝捷賞叙直叙

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庫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九也陝西牧業鄉兵共十餘萬人非市無賴豈無盜難于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既而復請面陳利害不報會元吳益熾以兵圍河外自後河川襄府州善漢民被殺掠已眾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築堞騎鈔驍府開二州閉壁不出時豐州已爲夏人所破麟州鈔孤徙元爲并代都鈐轄管句威府軍馬事瑯琊即被既入即縱民出采薪芻芻割谷然夏人猶時出鈔掠元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堡下城旁有鐵哇爲築金城堡州北沙板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營兵皆敗北無勵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險道邀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元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懼番威願一戰元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若旁草中偵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宜威營于步馳寇寇路時麟州饋路猶未通故元自護貨物送麟州敵既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子崇來築元所將才三千人元懼恐之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踐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宜營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兔毛川元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屈伏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元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敵自曰東軍素易之而性虎兇軍勇悍陰易其旗敵果趨東軍值虎翼卒搥戰良久伏發敵大潰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是甯鎮川五堡驍府之路始通元復養今所通特一徑爾爾更增邊諸備以相維持則可以廢

田牧壯河外之勢會契丹欲澠盟領果州肅使知瀛州運四方館使源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涪州運引進使徒并代副都總管爲御史梁堅所劾奪引進使爲本路於轄及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引進使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宜撫河東復奏元前所增廣邊堡宜使就總其事部既下明鑄以爲不可屬隸止之元日受昭信使若豈可得趨略隸而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第恐必爲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集成乃發封自劾朝廷置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徵戍兵萬人河外遂爲并汾屏蔽復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眾緩急無所容若廣東南兩關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在陝西竦元不附已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領眉州防禦使復爲涇原路總管知渭州會給都賞總運使奏元預減三司所估會城爲樞密使察防禦使降知磁州御史宋昭顯言元晉以庫銀市易復得引進使爲右領衛大將軍知壽州改稱作監知和州坐失舉徒筠州久之復爲引進使果州圍隸使又復眉州防禦使眞定府路副都總管運使皆以足疾知壽州徙饒州隆州州於轉改河陽總管以疾辭爲祿寄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卒好施理財取軍服明所至有風跡民圖像祠之仁宗念其功特贈述州觀察使

按宋史本傳不載元朝按宋史本傳不載元朝

李守仲野先充中進士歷平秀州推官監衛州酒務生者賊人至死殺發州獄再問釋言冤查視因鑄印獄僞深探之乃獄吏賈易卒釋徐生抵吏罪改大理寺丞知合泥縣徙南充縣以殿中丞通判瀘州罷歸合秦州鹽課磨糶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率往按還奏三司發

鈔租錢非請州縣未幾知江州徙楚州遷太常博士召爲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徙邢州授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以待御史爲河東轉運使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事安撫京東募兵充軍凡十二萬奏州縣吏能否否數十人遷爲戶部副使及分陝西爲四路擇天章閣待制履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真州歷陝西都轉運使知承興軍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漕青徐揚等州再遷吏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江南府還判吏部流內銓徙審官院知河南府初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子及見李俸僂曰眞齊王孫也因復與齊王祠歲餘以能政聞遷給事中歸朝京東監起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數月捕諸盜悉平李治身有法度所至有治跡子翬龍圖閣直學士按宋史此下有劉文質傳無事蹟足錄

劉漢字仲章保州人祖審琦簡穆皇后從姪從討李重進戰死父文質以近親而忠諫太宗欲信任之惡知顯慶宦代等州立職功前後賜子異於諸將漢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章獻太后臨朝久漢滿天子年加長上書請還政后怒將黜漢白呂夷簡薛奎力陳得免仁宗親政漢爲右正言都右履漢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闕爭之遷通判磁州尋知遂州夏人叛朝廷遣漢使通河西嘉勛氏漢請行開道走青唐漢以恩信嘉勛氏大築族兵誓死并邊得其善書與西州地圖以獻加直昭文館漢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豫州改吉州刺史知保州州自庚卒叛後兵益驕漢至度翼軍謀舉城叛民大恐漢單騎諭帥皆城首惡者歸斬之一軍帖服徙登州益治刀魚船備海寇寇不敢犯

知邢恩翼運五州恩承賦踐後漢經理籍其有效威令大振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之粟率賤賣糶牛以救朝夕漢在漕運督公錢買之明年民無耕牛價增十倍漢復出所中牛以元直與民借民賴不失業恩翼風塵原真定定州路總管四遷至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熙寧中遷爲工部尚書致仕漢有才略辦事無所避然銳于進取方闢拓北峽討南安漢執老猶黨章請自效卒年八十一

渾字子濬以蔭補三班奉職恩連右侍禁康定中爲渭州瓦亭砦監押糧靜邊砦擊賊黨留等族第一驍將獲馬牛橐駝萬計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開門瑛候又破穆靈生兵西南去洛陽一百里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朝之利環城數萬饑民之遺遺者歸之救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管巡警不能得驅逐城章川收蕃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人說城主多斯納令內附曹瑋行邊漢召多斯納及其西屬來獻給公水洛路驛日地屬爲屬巨饑即令將兵往受地既至而兵情中變聚兵數萬合圍漢兵才千人前後數百里無城漢堅臥固令長炊煑食坐胡牀指揮進退一戰兵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種續請服因盡擣其軍庫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兵于城下運內陝崇城以三鄉兵遣董士廉助擊城功未半會戰罷四路招討使而涇原路尹洙以爲不便令罷築且召漢不聽日增城廂役洙怒使狄青城土廉下獄兵眾驚散積聚殺吏民爲亂朝廷遣蕭固討程載往視兵眾詣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運糧水洛城砦主張成終以違本路安撫使節制一官爲鎮戎軍兩

路都巡檢復內殿崇班癆發首卒居人巡道請留葬水  
落立祠城隅歲時祀之雍略司言得懸戶善官兵裝弊  
狀頗得憑子弟主其城乃命其弟道爲水洛城兵馬監  
押城中有碑記渾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父士隆天聖中以開門祿候爲鄆  
宣環慶路都監賊沒算滋三班奉職康定初以右侍禁  
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左侍禁後爲涇原備涇鎮戎軍  
都巡檢會涇州得勝砦主虜貴殺監押崔德劫首武神  
騎卒叛攻羊牧隆威滋馳至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  
若招討使令滋給賜降卒及遷補將吏滋以爲如是是  
誘其爲亂藏其謀不用遂爲招討使所怒放資弗行范  
仲淹韓琦經略陝西舉滋可將領得開門祿候爲鎮戎  
軍西路都巡檢提舉陝西西路提賊數月京西軍賊  
張海平爲京東東路都巡檢富弼爲安撫使舉再任登  
州乳山營兵叛殺巡檢州將諫首惡數人不窮按滋奉  
徽驗治得黨與百餘人付獄眾莫敢動自東頭供奉官  
趙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韓琦以爲真將帥  
材及琦在河東又奏滋權并代路鈐轄改管句河東經  
略司公事建言代州宣化軍有地萬頃皆肥美可募人  
作田教殿射爲堡砦人以爲利舉遷西上開門副使歷  
知安肅軍保州會契丹民數違約乘小舟滙界河中吏  
懼生事累歲莫敢禁後又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  
界河朝廷慰之徙滋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  
之蠶其舟移文還涿州漁者遂絕知瀛州彭思永河北  
轉運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以爲能  
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遷天武捧日四  
廂都指揮使英宗即位領端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留

再任未幾卒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懼之  
契丹嘗大饑糶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令出米無所禁  
邊人德之取軍嚴性尤嚴謹惟傲慢自審此其短也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五



列傳

宋五十

劉平 兼通 任福 王珪 武英 桑仲

景泰 王信 蔣佑

張忠 郭恩 張密

張君平 盧廷 郭路

田敏 侍其暉 康德真

張昭遠

劉平字衡開封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背胤  
 惠州恩遠崇儀使平善馬諷畫強記進士及第補無  
 錫尉擢大理評事知鄭陵縣徙南充夷人寇清并監平  
 權通州事率士丁三千擊走之祠汾陰遷本寺丞以寇  
 準薦為殿中丞知通州夷人德前敗不敢擾邊召拜監  
 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為丁謂所忌久之除三司鹽鐵判  
 官河北安撫改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徙知襄州仁  
 宗即位遷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乘間曰  
 平將家子素加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後章獻太后  
 恩謂言特改衣庫使知汾州屬戶明珠屠廢族數反獲  
 平潛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史遷延路兵馬鈔羅  
 徙徑原路兼知渭州徙汝州改淮南江浙荆湖劍置發  
 運副使召還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年遷忻州團  
 練使知成德軍景祐元年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承  
 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環慶路副都總管徙街衛親步軍  
 都虞候奏言元昊勢且叛宜嚴備之壽生被酒破額入  
 甲仗庫為轉運使數書所劾上疏召召入問其狀復為  
 步軍都虞候知濱州徙涇州副都總管時呂夷簡為宰

相臺諫官數言政事闕失平奉書願明論臺諫官毋令  
 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論者以為希夷勇急改高陽關  
 副總管賈元元以殿前都虞候為環慶路馬步軍副  
 總管會元昊反遷邈州觀察使為鄜延路副總管兼鄜  
 延環慶路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句涇原路兵馬進步軍  
 副都指揮使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曰五  
 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  
 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眾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  
 所入足以贖兵糞土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  
 唐宋藩鎮之盛制其兵柄收其賦入彼邊方世變宜異  
 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葛羅業一切亦從內地  
 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  
 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為藩臣于時若止靈夏  
 夏綏銀與之限山為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  
 州及山界蕃漢戶並授德明故蕃甲治兵滿窟邊隴  
 延環慶涇原秦鞏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  
 慘酷眾叛親離復與嘉勛斯責措恐此乃天亡之時元  
 吳國勢未強若乘此用敵延環慶涇原秦鞏四路兵馬  
 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收山界洪  
 宥等州招集土豪隸之以嚴遣使諭嘉勛斯資授以靈  
 武節度使擁河外族以發元昊復出職府石州蕃漢  
 步騎獵取河西鄙族招其首領離其部眾然後以大軍  
 繼之元昊不遑阻竄為窮寇何所為哉且靈夏綏銀  
 每歲資糧取足供宿而洪宥州羌戶勦勇善戰人恃  
 此以為利賊我苟得之以山為界邊高險深下瞰沙漠  
 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此謀臣  
 之罪也萬一元昊潛結契丹互為犄角則我一身二疾

不可並治請召邊臣與一府定守禦長策疏奏未報屬  
 元昊益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范瑋以書召平平率  
 兵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有告敵兵破金明關延州  
 者復徵召平與元孫敵延州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倍  
 道行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發驍騎  
 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都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二千  
 餘人屯保安北碑谷谷巡檢萬俟政邦邊各將所部分  
 屯范瑋召召之為外援平亦使人趨其行將步騎萬餘  
 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敵兵涉水為橫陣邦邊及忠佐  
 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敵盾  
 為陣官軍復擊卻之平左耳石頭中流矢日暮戰士上  
 首功及所獲馬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卻二十  
 步黃德和走保西南山賊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  
 追德和當勦兵還併力抗敵德和不從驅馬遁赴甘泉  
 平遣軍校杜劍造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關三日賊退還  
 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棚自固敵使人偽為成  
 卒邀文移平不發之敵首舉鞭騎自山西出合擊絕  
 官軍為二遂與元孫皆被執初德和言平降賊則廷發  
 遣歸籍往訊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而延州  
 吏民亦詣關訴平戰役狀遂贈明方軍節度使兼侍中  
 諡壯武賜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為南陽郡太夫人子  
 孫及諸弟皆優還未嘗錄之弟兼濟

兼濟字實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為襄州兵馬監押漢  
 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水卒挾押城州賴以完撞開門祇  
 候改左侍禁耶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徙知龍竿  
 城夏人寇邊兼濟將兵千餘敗之屬其兄平戰沒子三

川口特役內殿崇並知原州累擢至西上閣門使同管  
句三班院卒

郭道開封人少擢軍籍稍遷殿前指揮使累遷左侍禁  
開門祿候為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延州道以裨  
將屬劉平敵出驍將楊雲當選揮軍其賊其腦復持  
鐵槍進所向披靡黃德和引兵先潰敵意益趨奮  
擊突必死獨出人行開軍稍卻復馬以殿又持大稍  
橫突之敵使入持大索索立高處迎還馬賊為道所斷  
因縱使深入損兵注射之被殺特與州圍練使選用  
鐵杆槍稍其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于敵處乃併與  
其衣冠葬之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咸平中衛士出  
殿前諸班累遷至通都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嵐石  
州州縣邊都巡檢使委河東地介大河斥堠疎濶願詔  
守備仁宗善之命知州州擢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詔  
漢西增城壘器械備受命四日而賊守之備皆具以  
忻州屬兼使為鄭延路副總管管句延州東路蕃部李  
諤知慶州復兼環慶路副總管因經度所過山川道路  
以為萬幾意攻守之備總便宜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  
子懷亮姪瑋成厲自華地鳳川鎮發言巡邊召諸將李  
制敵勢行至柔遠營即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  
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焚巢穴獲牛馬驘駝委  
聚等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  
衛軍軍都虞候慶曆元年春朝廷欲發還原郡延兩路  
兵西討詔福詣原計事會元昊謀窺州安撫副使

韓琦起鎮戎軍出兵萬八千人使福滯之以取博參軍  
事運原路駐泊都監晏寧為先鋒於蘇宋觀都監武英

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備制琦承福等併兵自  
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  
四十里迨近燭燭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  
遺擊之福引軍騎數千趨懷遠城掠隴川遇燭戎軍西  
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數千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  
伴北傷引騎之福建其後謀備敵兵少福等願身之  
薄暮與福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落川長長編作相  
距隴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路既遠獨不繼士馬  
之食己三日追奔至觀平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  
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阻敵計勢不可  
留遂前格戰傷賊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縱驍突之  
自辰至午陣動泉湧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  
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壓擄虜戰死散分兵數千斷官軍  
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  
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盡備挺身決鬪檢中左頰  
絕其喉而死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  
引兵四千陣于觀平之西渭城駐泊都監趙津五亭  
騎兵五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  
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大潰英律珪皆死內殿崇班  
榮贊西頭供奉官王慶符葉李簡李禹李灼均亦戰死  
軍校死者數十人土死者六十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  
民垣四圍築射會壽敵引去福子懷亮亦死之方元昊  
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推之兵既又分出  
侍中賜第一區追封母為隆西郡太夫人妻為瑯琊郡  
夫人錄其子及從子凡六人

王珪開封人少勇善騎射能用毒針慶曆十九年

親從官果遠殿前第一班班班禮儀實副使涇州駐泊  
都監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為策先鋒自瓦亭至  
獅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為多諷其下  
曰兵法以寡擊眾必在奪我兵少乘其弱擊之可得志  
也有戰將持白幟袖槍以營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珪  
脚珪以并碎其脛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決其槍以鞭  
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中箭而還仁宗特遣  
使撫諭之詔錄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  
監明年為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壽至黑  
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馳甚眾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  
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散任福陷圍中望見  
驍賊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願整不進者斬以徇乃  
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  
入戰殺敵十百人觀敵擄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  
鐵凡三易猶馳擊敵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珪少  
通陰陽數術之學始出戲謂其家人曰我前後大小二  
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無為敵  
所費也及敵攻瓦亭珪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戰以所  
得二槍植山下其後邊人即其處為立祠贈金州觀察  
使追封其妻錄其子光祖吳世光嗣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希光契丹戰沒贈西京左坊使  
錄英為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為右侍郎同運檢會州  
將出獵敵百餘騎果人寇英領原左右馳射悉禽獲之  
以功遷左班殿直監雄州權城故右侍禁開門祿候為  
環州都巡檢使徙洪德營主又徙廣州柔遠營元昊寇  
延州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擄內殿承制環慶路駐  
泊都監被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儀副使尋

兼運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請將張家堡斬首數十  
百敵棄羊馬偽通請將趙利爭進英以爲前必有伏  
取不聽福等既敗英猶力戰矢盡遇害刑州觀察使  
錄其子姪

桑傑開封罪人勇力過人善用劔及鐵劍有謀略其  
爲人不甚長大語言如不出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  
健也常遭大水有粟二庫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  
者逐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處饑聚人其食積粟盡  
而止後徙居汝潁開耕龍城廢田數頃以自給諸縣多  
盜傑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姦里老父子死未報盜復  
脫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憐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  
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爲盜今  
里中盜屍衣者非爾那少年色勳即推仆地縛之詰其  
盜者姓名盡送縣審之鄰城遇尉出捕盜招俘飲酒與  
俱行至賊所破野法甚將去擲曰賊在此欲何之乃下  
馬獨殺數人囚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  
劔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除汝旁縣爲之無盜東西轉運  
使奏其事補都尉尉移地尉羣監保青灰山有宿盜  
王伯者尤爲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必疏姓名使捕之  
擢至官巡檢爲宜頭以示憐憐不知其僞也因捉身  
入賊中與伯同計起十餘日伯遂與擄出至山口爲巡  
檢伏兵所執擄曰巡檢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巡  
檢俘京師而擄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爲黜巡檢擄擄  
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早蝗有豪賊二十  
三人極密院召擄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擄曰盜  
提若名必償價則難付矣宣先示之以性至則開擒戒  
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語出自

效輒不許夜與敵卒變爲盜服以出蹤跡盜所嘗行處  
盡得居處之實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手殺三人凡  
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還京師極密院求其爲致閉門  
派候擄不可吏惡匿其功狀除兵馬監押未行會宣州  
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懷往蓋手殺之還  
乃按閩門候候擄其賞以歸已上者或議以奸名擄  
益辭不許實元初遷西頭供奉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  
反參知政事宋舉薦其有勇略遷內殿崇班都延路兵  
馬都監驗月徙涇原路屯鎮戎軍與任福遇敵于好水  
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暹阜城使

取傅字公弼河南人相昭化爲蜀州司戶參軍賊賊不  
屈而死傅少喜俠高氣初以父蔭爲三班奉職擢伊陽  
縣尉歷明州司理參軍遷將作監丞知永甯縣河南守  
宋綬薦其材遷通判儀州徙慶州時議西討以傅督一  
道糧餉會元昊寇參任福行營軍事遇敵賊家川請  
將失利敵騎益至武英勳傳避去傅不答其款曰英富  
死君文更無軍實朱觀亦謂傅避賊鋒而傅愈前指顧  
白苦告敵劔乃死死傅觀贊羅落川夜作書遺福以  
持重自寫題觀傅死後韓琦得其書奏之上詔贈傅石  
諡諡大夫官其子瑋璋璋璋

威勝軍巡檢使至官才八日獲太行山宿賊八十八人累  
賜金帛給錢使契丹積馱內殿承制天聖初初鎮戎軍  
改供備庫副使使康誥兩崇獎其功凡五年遷通遠惠  
民河堤岸遂供備庫使使麟府路兵馬鈐轄知麟州會鎮  
戎軍蕃族內寇徙涇原路鈐轄復知鎮戎軍又徙原環  
二州以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知利州徙并代州鈐  
轄改西上開門使建言緣邊博雜羌苦之數遣去請免  
其法使得復業以捍邊境久之遷東上開門使元昊寇  
延州仲實將兵至賀蘭谷以分兵勢敗蕃將羅通于長  
難峯遷四方館使領州團練使爲涇原路總管安撫  
副使兼管句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盤山俘賊數  
百人時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堡仲  
實以兵救之拔觀出圍兼以從馬時諸將皆沒獨仲實  
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兼本路經  
略安撫使范仲淹奏留之明年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  
除左屯衛大將軍致仕卒

景泰字周鼎普州人進士起家補坊州軍事推官後以  
向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慶州即上言元昊雖稱臣誠恐  
包藏禍心當選主將練士卒修城池儲資糧以備不虞  
三疏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略二十卷遷都官知  
成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會有薦秦知兵者召對稱旨  
換左藏庫使知靈州入任福敗徙原州元昊舉十萬一出  
劉瑋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涇州爲使戰岢嵐北敗敵  
騎追平涼至潘原秦率兵五千從開道赴原而先鋒左  
班殿直張遵作張向 退還不進秦斬以得遇敵彭陽  
西裨將豆侯觀欲退守彭陽秦不許乃依山而陣未成

列敵騎來犯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敵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賊新首千餘級以功進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久之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卒子思立熙寧中屢有戰功為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與鄯州兵戰沒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泊都監擊瀘州夷人陷于格穆山下兄弟繼死王事人皆憐其忠王信子公亮太原人家放饒財少悍大中祥符中監起首鋒澤潞數州信應募領軍其徒生擒賊七十八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表薦召問其誘遷御前忠在鎮河中府同幹都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又遷龍衛都虞候兼都延巡檢康定初到平石元孫職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奉日都虞候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使保安軍兼都延路兵馬都監始至之夕敵眾號數萬備城軍吏氣厲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賊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階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逸騎藉兼經略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為懷敏戰敗信出兵拒敵斬新其賊進保州刺史就遣馬步軍都總管四路置招討使遂為本路招討使使果運馬步軍都總管侯象州防禦使徒高陽關路王則反貝州用安撫使明鎬象為貝州城下都總管城破則遣信率兵執則而盡餘黨自焚死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為少軍副都指揮使未至卒贈武衛軍節度使兼侍中

蔣偁字齊賢華州郿縣人舉進士補韶州司理參軍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大理寺評事官密州豪人王滌使奴殺一家四人偁當滿及奴皆大辟宰相陳堯佐欲寬

寬判審刑院宋庠與偁持之不從偁以是知名陝西用兵載上書論邊事遂就書丞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糧趙年為偁造計置書白鹽使用履緒范仲淹馬改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知汾涇二州徙原州邊民苦屬戶為鈔盜偁得載軍屢斬境上盜為息遷北作坊使兼本路鈐轄明珠康若爾諸族數為寇偁潛兵伺之斬首四百擒西蒙裝帳落獲馬牛羊千計徙華州兵馬鈐轄湖南鎮唐和內寇徙潭州鈐轄賊平知忻州徙冀州降知鄆州徙惠州領韶州刺史以州倉粟為入粟數作鈔遺持至京師交鈔得籍錢以補軍食為御史彈劾降知坊州儂智高反除高死徙韶州團練使為廣南東西路鈐轄賊方圍廣州徙軍沙頭安撫場收繳借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降潭州駐泊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卒次潤州太平場賊夜入營護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偁入廣州即數知州仲簡留兵不讓賊疑兵賊平民可斬左右釋之乃上卒以輕肆敗

張忠開封人以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砦殺戮賊張海郭德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史歷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儂智高反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洪州駐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蘇斌以兵八千人據邊溪村扼賊歸路忠若曹德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為團練使若曹德之於是乎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濼不能奮遂中標槍死以其父事府副率致仕餘慶為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為河內郡夫人

弟恩遠石班殿直閤門祿候官其子承壽承永承德及其婿劉錡封其長女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為左侍禁閤門祿候歷延州四路都巡檢瓊州肅遠營主累遷內殿承制泰恩路兵馬都監開古渭州路為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使會寧局族叛又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使累勞補崇儀使為秦鳳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管句驛府軍馬事夏人歲受屈野河西地至耕獲時屯屯兵河西以誘官軍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遷至河西是時知麟州武戩通判夏尙已築一堡為侯望與光謀曰乘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據其地不過二旬壁壘可成然後廢積戎臨砦二堡徹其樓櫓徙其甲兵以資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躪之敵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之內晏然經略使龐籍遂撤麟州如其謀五月恩及武戩走馬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會喇者言敵兵盛屯沙溝蘭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稱恩夜率步騎六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後部伍夏人舉火卧牛峰歡指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則吾故欲阻我師行至谷口恩欲休軍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間郭恩今日備休軍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死耳乃行比明至呼喇堆敵數十人皆西走俄而起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東至堆東有堠其中自右梁謂之斷道峯該長嶺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敵自旦至食時敵白兩旁擊中擊緣而上四面合擊恩眾大潰恩倚方

在紅樓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車城中諸軍閉門棄城武  
賊走東山趨城東扶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密府營兵  
馬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  
人亡夫器甲甚眾恩不肯降遂自殺贈同州觀察使封  
其妻錄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二年武職坐棄軍除名編  
管江州

張岳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貧爲可將有略略善騎射  
天聖中西夏覲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隴州唐邊  
戶約遣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種背約安  
無使遣岳詰問岳得進報中諭以還順阿遇語留岳  
其食抽佩刀貫大櫛昭岳無所解阿遇撫岳背曰眞  
男子也翌日又與岳縱獵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遣  
岳馬索驢悉歸所虜州將補爲來遠若主手殺傷首領  
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勳一軍元吳犯鄭延詔麟府進  
兵岳以都教練使從從幾開破瑄鴻達爾兩族以功補  
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時敵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  
州不得前出馳騎五十往護之至香眉浪過賊接戰流  
矢雙雙類目被矢關愈力奮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  
州其急城西南隅庫下賊將登眾罵曰城破矣岳乘陣  
大呼搏賊賊稍卻飛矢中右目下身解三創晝夜督守  
又帥死士開關讓州人汲于河訖圍解以勞遷石班殿  
直以岳爲麟府州道州人沒于深相與過賊數千分兵  
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數百近郊民田比賊於  
未敢獲岳以計千張充得步卒九百人護之大小賊於  
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繼道破賊於柏子營敗左班殿  
直內侍宋永誠傳語岳下岳護永誠過麟三松嶺賊以  
精騎挑敵矢中岳猶獨驅馬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

賊潰特改西頭供奉官又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岳與  
諸將一日數戰破宥州刺史耶布移竹貴參等俘獲  
計運禮賓副使明錫在河東以尙庫軍當雲開路奏岳  
爲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張亢修並岳營  
障初議置安豐若于石臺神岳以爲非要害之地遂從  
若于實時庫堆以扼賊已而本道上言擄易若地左遷  
絳州兵馬都監三州未解嚴後麟府駐泊都監中安豐  
累遷洛苑使嘗從敵騎夜入羌中詞機事還羌覓追  
之岳隨羌疾馳效光詠與羌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  
洗矢創發皆開卒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滎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  
三班差使殿侍野州指揮使兼兵屬入寇君平引兵擊  
破之以功遷奉職除駐泊監押從容白等州巡檢遷石  
班殿直以薦擢開門賊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  
擇其地得其地則水滿壑而無留沙據可省功百餘萬  
又請沿河縣植榆柳爲合佐使臣課最及添汴河流脫  
悉從其言天聖初議塞澤州決河以君平習知何事命  
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業修河都監召提點開封府  
界縣鎮公事以爲澤州州界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  
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濬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  
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  
自畿至泗州道路多寇君平兩湖嶺壘置使臣專主捕  
盜而罷河巡檢於是行者無患復爲滑州修河都監  
運供備庫副使河平改西作坊使就遷於轉卒君平明  
於水利死後錄三子官子掌皇祐中嗣其父職云

盧憲字正臣金陵人累舉進士中長三班奉職監坊  
州酒稅以石班殿直爲鄭延詔走馬承受公事李繼遷

寇遷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於祐張崇貴擊賊焚其  
積聚斬首級而還澤州門賊候爲本路兵馬都監復出  
舊族帳獲羊牛萬計從風翔秦靈階成等州提點賊盜  
公事尋爲都巡檢徙利州都監初繼遷聲言石班殿前  
有文曰天譴爾勿爲中國忠貞宗問之憲曰此詐爲之  
以欺朝廷也宜益爲備至是繼遷留憲武帝思其言特  
遷石侍禁知備州州有制勝關最險要繼遷欲乘虛襲  
取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謀者以告有詔徙老幼歸粟于  
內地憲曰此謀誠也且示虜備搖民心臣不敢奉詔卒  
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頭供奉官知利州會成歲  
以便宜發倉粟振民提點河東路刑獄歷知保州廣信  
軍原州就爲理慶路都監兼慶州徙環州平瑪爾密族  
于合道鎮坐事徙知丹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劍  
史爲環慶路於韓兼知環州改西上開門使知秦州卒  
郭詒字仲謀趙州平棘人舉進士歷通判軍司理參軍  
中牟縣主簿改大理寺丞知濟陰縣建言濟滑隄校無  
以救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濟滑且黎陽九河  
之原今若引河出沒于山下穿金隄與橫隄合以達于  
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監通判軍稅滑州  
肥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愔遣詒攝令以  
往既至開閘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  
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通賦入  
十萬流民乃復惜奏其才通殿中丞知館陶縣康定西  
征詔上載略獻拒馬鎗華法其制利山川險隘以騎士  
試上前擲通判鎮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議均稅法知  
諫院歐陽修言惟詒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諸與孫琳均  
蔡州上蔡縣稅用宰相呂夷簡薦起爲崇儀副使提舉

黃河既畔時當竭使契丹諸人對陳大木環我之要其議決擊勝大河下與葫蘆窪沔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西溢鶴鵠設下注北富城南祖塘泊界截虜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水不可到請立堡營以兵成之詔備用與會契丹約和而止

知丹利二州王則叛文彥博薦請知萬州運糧助攻討賊平詔忻州開濟渠導汾水與水利屯屯田轉運使任顯言詔有巧思自為兵械皆用詔以所作刻漏圖桶獨騎駑生皮甲來上帝頗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

遷英州刺史後為契丹祭真副使知汾州路行言獨轍焉可試改郵延路兵馬鈐轄許置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成經略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轍弩軍以西北兩門使知鄴州又作鹿角軍陷馬槍請廣獨轍弩於他道詔語置弩千分給并路詔固上疏曰頃使契丹觀幽燕

地方無十萬人一年之費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遷臣經畫河北大木界斷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制軍弩若多設之助以大大木取幽州如探囊中物爾時三司議均田租石還諸債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

備或南收必率高麗渤海黑水宮真室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以臣所見請舉慶麻之策合取河於瀋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福故事頓兵自守又

旁河即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應援來則戰去則勿違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通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若松亭關傳幽燕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俾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

被幽燕可取詔置獨轍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

坊以完軍器詔嘗謂作汁乘素河三十六版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株嶺下鑿七十里導洛人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朔曹彬進兵涿州敵斬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誓抵彬感募開行由郭漢圖遂州州彬得詔遣壯士五十人衝敵運道

過敵力戰僅以身免彬上其事太宗召見復合資詔論彬師還補敏易州將曹指揮使請拔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將李繼隆遣部將逆賊為敵所乘

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引去又出狼山襲契丹至滿城獲首級甚眾既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遣敏本軍都虞候使開行求其父母得之以歸徙屯鎮州李繼隆討夏州秦隸麾下敏率兵至靈州遇敵新復數

萬計繼隆上其功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既而又不敵敏率輕騎復出之與宗幸天雄軍詔敏練高陵使追賊至窟還軍以功領涿州刺史王均胤西川從招

安使雷有終敗賊于盤陀山平遷馬步軍都軍頭威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王顯為鎮定先鋒大破之於逐城西羊山與投單州刺史後為邢州兵馬鈐轄從王起

屯定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徙北平岩兵馬鈐轄領騎兵五千以當其衝先是兩地供輸民多

疑三路兵入敵境縱擊以牽其勢敵出西路屯石村虜獲人畜優仗以萬計遣定州遇敵于鎮州之北復大破之契丹請和乃徙敏鎮定路都鈐轄運本州圍練使

充鎮定路總管從不與軍陝州應都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為環慶路都總管時後橋屬羌數擾邊敏誅逐命

番十八族又敗羅古於三店川遷鄜州防禦使涇州路總管後徙環慶坐與部眾往還降左屯衛大將軍昭州防禦使既而以被州圍練使知涇州復為環慶路都總

管備州防禦使卒侍其曙字昇升父祿左監門衛大將軍曙以父任為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開門祿候為蘇杭湖秀

等州都巡檢使遷左侍禁領東西排岸司與附權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廩地牧羊為德權所訟真宗

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耶曙聞而自劾帝覽之有告禾與氏李汝將作亂命曙往按之捕殺黨三十餘人

首伏法青州卒龐德訟其校李維謀以取叛帝疑其誣又命曙至青州勸無驗遂棄德市知青州張齊賢奏曙

康德與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贊元崇儀使武州刺史以功錫德與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還原路走馬承受權開門祇候河陽武備節度德與完榮悉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權貨務皆兼領瑞事改還復開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還句當汴口改西頭供率官用萬邊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建沿汴斗門以節水倉積而汴水將溢德與請自京西尋水入陳龍河水得不溢悉知原州慶州益州路兵馬鈐轄久之領昭州刺史從并代兵馬鈐轄管句麟府路軍馬事有蕃部密羅爲殿侍有譜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密羅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張留以告德與曰不可不殺德與不聽留曰請爲君召與飲小窟屋谷中聲言驢馬死安知漢殺之德與猶豫不決留計不得行賊果以密羅爲壽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與閉門不納或降賊或爲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既圍府州德與與馬步軍副總管王元兵馬鈐轄楊懷忠按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董運至境以俟而德與等終不出及陷豐州纔出屯州城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所齋入保城郭然朝廷不悉聞德與止坐不出戰降爲東染院使河陽兵馬都監尋復昭州刺史知保州從真定府定州路總管歷知代石儀三州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隄界邊西上開門使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東隄頓邱口民居避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與以巨船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復領果州置練使知冀州徙趙州有告雲冀卒謀以上元夜劫庫兵爲亂德與會賓屬黨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謀誅之徙陳州鈐轄卒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凝殿前都度使唐州防禦使契丹內寇凝與康保裔伏兵靈州陷關中昭遠年十八挺身掖出之權左班殿直寄班祇候爲忻州都巡檢改開門祇候知秋山軍管句河東緣邊安撫司再遷內殿崇班天禧初陝西上開門副使俄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尋知靈州改東上開門副使知定州以引進副使復知靈州遷西上開門使會大雨被墮大盜昭遠勒兵築長圍以捍其衝徙鄜延路兵馬鈐轄進都鈐轄築堡成平川領志州刺史知成德軍還四方館使澤州河漢城郭乃修五關城外環以隄民至今爲利權澤日天武四郡都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應步軍將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知代州召遷改冀州防禦使罷管軍視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禦使卒特贈惠州觀察使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六

•





石晉言當蓋自推選已表稱此表其公正仍出於

龍圖心勢日壯及于勞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裝務罷

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甯府明年改鎮龍圖

使封舒國公使特選改封相印文豐三年復拜左僕射

文殿大學士機特選改封相印文豐三年復拜左僕射

辛年六十八贈太傅昭聖中逢日文武配享宗廟庭崇

宣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

宗時楊時以為言節節之高宗用趙鼎呂頤問皆停宗

廟配享刑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頌之學

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備會點

春秋之書不使列于學官至目為斷爛朝報性強快遇

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同至讓變法在廷交執不

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數百言眾不能詰甚者

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懼罷黜中外老

成人變盡世謂也安石雖之世謂也安石雖之世謂也

武起前拯之遂以世謂也安石雖之世謂也安石雖之世謂也

艾北將商渡出一人共其機即謂其罪于安石也

子芳

芳字元澤為人標格峻烈無所顧忌性敏甚冠冠已著

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平言洩何事歎曰此可操而有

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敢疆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陝

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于此舉進士調旌德尉勞氣

豪睨視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條極論天下事

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亦欲預選安石欲帝知而

自用乃以旁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錢板孺于市遂傳達

于帝鄧綰何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

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

講書成遠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

勞賢導之常稱商秋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

行安石與極語誦陽囚首跪足擗婦人冠以出問父所

言何事日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與程君謨秀大言曰

皇德琦富壽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還曰兒快矣

然固執足擗婦人冠以見其父父對者之時此或出

為乃名高之人亦豈肯容其子如是哉卒時獲三十三

特贈左議議大夫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歐

寧中鄭廷路城襄鄂特河東發民四萬負銷宜旌使

韓維使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

武事今殿之深入此不為寇所乘則安禮而死者宜

罷適公弼用其言兵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

弼薦于朝神宗召對欲舉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為善作

佐耶學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

賜坐者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湖州湖州召為開封

府判官嘗借尹奏事既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嘉納

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安禮從容言自

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今一旦致于

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議也行為

卿貴之軾以故得輕比遂知制誥尋見臣求直言安

禮上疏曰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意者左右大臣不

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

彈于溝壑取利究于闔夫足以干朕躬而召星變願察

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新職小數既損舊章恐非

所以應天者帝覽數嘉歎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

立斷前論訟不得其情及具奏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

制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齊揭干

府運使過而見之歎息誇與帝聞之喜特升一階帝數

失皇子太史言民甚多追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

無慮數十萬計斥州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

先於掩埋尚未聞遷人之家以利其嗣者帝愀然而

罷編者速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

治之安禮嚴所指皆略同最復一書加三人有姓許者

安禮呼問曰若豈有素不悅者耶曰有持筆來告者拒

之執去其意似見翁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舉其

首于市不遠一人京師謂為神明宗室令縣以數千萬

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詎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既歎其

面矣即奏言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

譴以為戒詔從之仍奪令聯俸後宮造油約約二年損

者反其價機一年有損者中官請詣府請却約如是民

廣詎非僅之不得其地為風雨燥濕所擾耶苟如是民

將無復得直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貴人皆憚之元豐四

年初夏國經原受梁同秦轉運使葉康直備米糴不

問罪夏國經原受梁同秦轉運使葉康直備米糴不

可食帝大怒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

乃遣判官張大宣與同參覈且械繫康直以俟既而可

用者什八九帝意解教康直是時伏夏不得志李憲又

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

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

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錫權今距西征之期纔兩月安

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己有備故宜者能如是耶等獨

無意乎唐手淮蔡唯裝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

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甯有裝度之

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感度而後定

今夏氏之逼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惡  
藏臣權無以副聖意也伏讀通鑑輔臣 仰拱西夏  
效表度贊成謀畫者且謂諸將非有光顏惡此其權于  
行師道贊不遺餘力宜神宗有不出公卿而任之屬寺  
之請也公卿既無足與謀轉以屬寺能盡心而任之屬  
事未有不日盡者明崇剛之亡國正復當此然其時之  
公卿亦足見無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燾又以  
有人心者矣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燾又以  
為不可徐飛計議邊事安燾曰諸志大才疎必誤國及  
承樂敗書問帝曰安燾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

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共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甯府  
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為御史言失  
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府苦  
風痺卧帳中決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  
祿大夫安禮偉風儀論議明辨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略  
細謹以故數貽口語云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文詞天  
成年十二遂以文章聞于世於書無所不通數舉進士  
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以母喪不  
試墮于墓三年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  
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賜對帝曰漢  
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  
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  
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生用賈誼言待蒙臣有節專  
務以德化民海內興于禮義發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  
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嚴爾國而今必行今朕以  
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  
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謀陛下者願願以  
寬弊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  
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帝默然不悅由是

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復改祕閣校理屢以新法  
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誅其兄深惡巨惠耶之姦先是  
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  
宣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  
石罷相惠卿遂因鄭疾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既  
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七

列傳

宋五十二

李清臣

安燾 張焜

蒲宗孟

黃履 蔡挺

王韶

薛向 章彙

常秩

郭師 李定

舒賈

魏周輔 序辰 王廣淵

王陶

王子韶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經目輒誦舉進士  
 調邢州司戶參軍和川合歲滿萬者踰十數應材議舉  
 茂科治平二年試秘閣考官韓維曰苟卿氏筆力也置  
 第一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漢議及廷對清臣  
 言天地之大譬如人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  
 為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  
 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病  
 而已策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藉甚既  
 而詔舉開缺陽修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使韓絳使陝西慶卒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  
 配與奴紳紳坐貶清臣亦通判海州按兵捕之漢清臣  
 陝西委公言密文字不虞州兵其家屬應誅者凡九  
 指揮公言密文字不虞州兵其家屬應誅者凡九  
 上高取將從位之及韓絳公曰我豈畏韓公為屬通判  
 海州又東即事略云韓絳公曰我豈畏韓公為屬通判  
 子中允鄭正中書房公事韓絳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  
 東刑獄齊魯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略名捕且盡作韓  
 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國史編修官  
 撰河渠律曆選舉志志回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  
 士授明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宗即位韓左丞時

續通志 卷三百四十八 列傳 宋

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  
 河陽徙河南水興改知真定府拜中書侍郎紹聖元年  
 廷試進士清臣發策主意皆輔元祐之政策士悟其指  
 於是紹述之清人與國是遂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顧  
 中書亟復苗青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親為相顧廉  
 軋已逼通輟嘗以漢武比先帝徽上怒罷罷時召章惇  
 未至清臣心益與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為異惇既逐請  
 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京嶺表清臣  
 曰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  
 大駭物聽帝乃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即返路金明崇  
 主將張與戰沒惇怒議盡數全軍四千八清臣曰將死  
 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令悉誅吏士異時亡  
 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第  
 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御史捕治水滸州婦  
 而高清臣姑子田氏外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  
 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真定府初蔡確子潤上書  
 訴父冤造奇譖以陷劉摯清臣心知其誣弗之肯坐  
 奪學士徽宗立入為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  
 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  
 朝皆其謀也尋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後胡議以復孟后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  
 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追荷苛切其類秀午濤平心奉法列其太甚於朝移使  
 京東路過闕入見留檢正中書孔目房修起居注元豐  
 初高麗新通使假齋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  
 饋有加禮使還即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  
 部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每歲獄上省輕重有疑法官願  
 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獄者皆得輕論從之求知陳州  
 還為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遺使方交近郊至  
 肆儀將見遠辭日恐令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齋日契  
 丹喜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改戶部尚書  
 六年同知樞密院夏人款塞乞還侵疆齋言地有非嬰  
 害者固宜子然光情無厭當使知吾有過而息兵不應  
 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熙河  
 齋固爭之於是但以葭蘆等四砦歸之蔡確輩更用事  
 齋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  
 挑河擒果莊青宜結二邊少清而並塞猶苦寇掠齋言  
 為國者不可好用兵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賊民畏則遣  
 患今朝廷每或城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  
 兵矣雖僅保障皮實隴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  
 順幼監柔氏擅權族黨皆乘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  
 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復人自相擯  
 使來修齋悉如議策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  
 之東注齋以河流入深淺久必淤淺恐河無以禦敵  
 遂上言曰自小矣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  
 京師得以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  
 南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戍兵河外可為  
 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  
 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

志五二八七

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須費功亦不取二年同列皆序運且新用執政濤獨如初認增其兩秩應懇辭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鄴州徙穎昌及河南府入為門下侍郎宣仁之喪詔宗室為三年服才越歲章拜相欲革為期禘禘之曰上以先后保祐之久追崇如恐不盡故用明道故實耳遠改之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齋與傅布衣交觀其助已齋不肯少下之勝難民蓋漸有財訟而與讓官來之邵交通開封得其事傅右之邵欲薄其罪齋不可復欲并劾開封齋又不可遂與傅陳讓官常安民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遂安民齋為收釋傅遂贈其相表裏出知鄴州徙大名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旨言於院齋乃得行後多輒去齋詰按治之御知閣守慙憤他職所罷不以告亦勅之帝敕守慙詣齋謝那隨得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救為附亦爭之以老避位帝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問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白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誣蔽君父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聖聖以道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為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勿使飾偏辭而為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元激切初建齊唐遼州戍守困於供億議者以為可棄齊在樞府奏還之崇寧元年議其罪降明殿學士再貶鄴國軍節度使使漢陽軍安置涇州復又降鄴州團練副使鄴州之復又移建昌軍然齊鄴州時齊居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聞再歲始復通漢大夫還洛卒年

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子扶諱康時為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與梅執禮陳知賢程振皆見殺張瑄初名瑄字遠明涿州全椒人伯之孫也早孤鞠於兄瑄欲任以官瑄不就末冠登第應舉法曹曾雲合王安石與瑄善既得政將用之而瑄已老乃引瑄同編修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入院院楊劉擊論助役支石使瑄為文諫之辭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欲命瑄知制誥安石薦用布以環同修起居注坐奏事不實解三職已而復之時建議武學瑄言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職功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子太學以集賢殿修撰知蔡州復知陳院兼侍制史知雜事盧秉行鹽法於東南振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為駭且破產以償售捕二年中犯者萬人瑄條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來最下戶亦每歲納錢乞度寬羨數均損之以惠貧病後皆施行鄭俠事起瑄媚呂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致京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可為直講遂增博士弟子員月書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為直講遂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考歲校以行藝次升立善舍八十二其讓多自棄發之獄獄下臺獄瑄與李定雜治謀傳政執於死評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國朝未嘗舉行方澤之禮為非正詔議更創瑄請於夏至之日備禮容樂舞以家宰攝事帝曰在今所宜無以易此舉行其說為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諱二十四階易前日省寺虛名為職事名合攻之謂瑄姦邪便安善結主意國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懼陷人深交舒實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

大猷疏入首不報最後劉擊言理朝奉安石旋附舉隨王珪黨章惇詔舉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重不可不速去如是論擊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鄴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揚州以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簡翼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襄陽觀察推官治平中水災地饑宗孟上書院以為勸開校勸楮正中年改著作佐郎召試學士院以為勸開校勸楮正書戶房兼修條例進集賢校理時二司新置提舉帳內官雜費地要人人欲得之帝命與宗孟命察訪荆湖南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之呂惠卿制手實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強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病損同修起居注直舍入院院知制誥帝又薦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特加風憲蓋者為合樞密都承旨張詠一預書局事揆中旨以著同列宗孟持其語質前因叩頭曰其意帝察其不同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可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審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慚至無以為容僅一歲聞史命其荒于酒色及議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毫杭鄂三州鄂介梁山漢寨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殺亦必斷其足筋盜孽為衰止而所殺不可勝計方從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



萬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燒燬俗歌之以  
遠于禁禁神宗怒焉遂有把麈之拜云兒抗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遲

陸親毛講書英宗在播邸器璫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

游每見必衣冠盡禮養義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

州為秘閣校理乞知蘇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

築長隄自城隍山入五十里民得立厓場大以為利

徙廣東轉運使茶水銅冶廢官給虛券久不償人無所

取資抗盡給之番風歲運鹽英部道遠多侵竊雜惡抗

命十紹為一運揮官主之歲終令其殿最增十五萬增

英宗立紹為三司判官及入封諭日鄉乃吾故人朕至

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以史館修撰同知陳院

兼起居舍人同知講院方議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為

人後之誼指陳切至涕泣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

推原變異在御園議大臣畏其諫列白為知制誥遷龍

圖開直學士知宗州過關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日先帝

極密直學士知宗州過關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日先帝

疾大漸猶不忘御遂赴鎮索有質院質諸羌百餘人自

少至老屬繫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擅相仇殺

莫敢奸令驕得疾卒特贈部侍郎

王詔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

司理參軍客游陝西訪宋邊事賜監元年詣關上平戎

策三篇其略以為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

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西夏不得克萬一克之必併

兵南向西掠秦州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壩盡服南

山生羌西築武勝邊兵時掠洮河則罷期諸郡當盡驚

擾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郡皆故漢郡縣所謂溫中浩

臺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今請羌瓜分莫相

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請種既服則嘉勒氏

敢不歸而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嘉勒氏子孫種

截差盛為諸羌所畏按宋史本傳作嘉勒氏子孫種

年於關立此時為諸羌所畏其係種珍珍子元勝三

年不為指為種珍詳其下業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

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落皆用漢法為附庸之助且

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

詔管幹秦鳳路司機宜文字蕃部俞能珂在青唐最

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編屬之請諸議先教討詔因被

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論其成敗遂留宿旦且兩種皆遣

其豪隨以東久之龍河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廂

者也詔又言渭源至秦州真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

司願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

耶仍命部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詔乃欲指占極邊弓

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

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部議為罷師中以實錄卿代

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都不得對衆卿檢

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若愚索其欺安石

又為罷經略而命韓琦提議附會其事師中奔歸皆

坐謫而部為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事遂上韶盜貨

市易錢安石以為不足校徒遠遼原帝志復河壩築古

渭為通遠軍以詔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抵渭源盛及

乞神平被殺嚴嘉勸瑪瑞巴等族初先保陝諸將謀

置陣平地詔日當使俄為吾有乃徑赴瑪爾邦山壓敵

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

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邊摩展首領精粉勦等與戰

破之遂城武勝遂為鎮洗軍進石正言築寶殿修撰復

擊走摩展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

岷通遠為一路詔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

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回軍擊之摩展以其間

隴河州進破格諾木桑城穿靈骨山南入洮州境道

阻陞驛馬徒行摩展奮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部力

擊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峇峽二州疊洗羌酋皆以城

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

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人

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遷至興平園景思立

敗於踏白城摩展聞河州日夜馳至熙州方城守命撤

之選兵得二萬讓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

城者恃有外援也今却救之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

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恃此所謂批亢搗虛

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叩定羌城破結河族斷

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羌知援絕拔擗

去初思立之覆陣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

肝食數下詔戒詔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詔還熙州以

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摩展窮蹙何降伴以

獻拜詔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未幾召

為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

他道轉運判官馬政瑄官史細故詔欲罷瑄王安石右

城詔始沮於是與安石異帝謂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

詔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禍因謂熙

河事非其本意至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

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義敏部用兵有機略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待者往往股栗而部屬息自如人服其量子十人厚蒙殿顯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賜晉美事官累遷直郎元祐奉河陰厚上疏陳不可不聽郭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富熙河公事會光西結珍陸贊爭河州守將王瞻與厚同獻議復故地元符二年六月師出塞七月下邈川降賊九月次青唐陸贊出迎遂定涼郡詔賜陸贊姓名曰趙懷德進厚東上閣門副使知涼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攻厚不能支乃以界懷德而貶厚石內府率再貶賢州別駕崇寧初蔡京復開邊厚前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之弟希沙羅薩謀復國懷德偪奔河南種落更狹之以令諸部朝廷患眾光扇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內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眾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厚進擊破殺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進遂拔涼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略安撫三年四月厚帥大軍次于涼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誠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接遠期會宗哥川羌童陳昭宗水備北山厚麾游騎登山攻其背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蔽羌目遂大敗難離以一騎馳去其母趨慈公主與諸酋開鄯州降厚將大軍趣鄯州西路軍令結以軍隨入廓州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復復入寇永年戰死羌焚大通河橋以叛新強大寇厚坐巡還降鄯州防禦使已而趙懷德

續通志 卷三百四十八 列傳 宋

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納款還厚舊官入朝是罷禮泉觀卒贈監遠軍節度使諡曰莊毅家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主校書郎後以左道誅  
薛向字師正以祖顏任太廟齋郎為永壽主簿權京兆戶曹為鄯州司法參軍夏人叛宗治城侍御史陳泊行邊向詣諸陳三獻言今板築暴興更持斧四出伐木無間并闢邸觀民不敢訴必不得已且其甚邊城面關秦塞今西鄉設守是為秦關內乎三司貨銀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有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惡從之監在京權貨務連歲羨錢當遷秩移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洸改河北便權行鈔法向日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絕茶鹽香象將益不售有司主洸議既而邊城滯不行洸出點以向知鄯州大水冒城郭沈室廬死者相枕枕邵卒成延安詣主將求贖視弗得若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為盜民大恐向遣吏曉之曰日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背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劄戶黃汝擅置之罪入庭下沈溺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羅法之弊遇殺貴則官羅於懷敏教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糧糧以救民延是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此第一行設將不可勝食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羅司於大名以向為提點則獄兼其事入為開封置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支十年而歲調陝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牧沙苑黃馬歲得餉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開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於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於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羅邊鹽中于承安縣向陳五不可

以為失信商旅遂舉所關之數以獻尋坐事罷知汝州甫數月復以為陝西轉運使凡將清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謀為最夏將鬼名山以鞏州來歸青湖城主神將往迎詔向與議謂不俟命至率所部出塞遂城之廷議勸誘擢與謁既貶向亦罷知將州再貶信州移潞州神宗知向村以為為江浙荆淮發運使綱舟歷歲久篤工利於盜貨嘗假風水沈溺以減運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為主者目占悉奪還俾謂本曹受遺以地有美惡利有重輕為主等式用所漕物為貨實還天章閣待制熙寧四年權三司使運向右諫議大夫河洸用兵縣官費不可計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嚴盜風汰尤卒省浮費節橫賦手教妻納進罷園閣直學士遂人求代北地北邊擢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人應選向獲知之遣選捕取之械送瀛州戮於市北使久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點兵保易治道窺謂必淪盟向日彼欲強議遂成故多張強勢以數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妖言以微俾取成兵來不除道其亦無能為也已後皆如向言遂工部侍郎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元召至到然甚者不能數數民所上課開失實時方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有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決遂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贊以西北事則養威恃重未嘗啟其端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為是舒直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穎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諡曰恭敏子紹彭有輪壘名中子嗣昌

志五二九一



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高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劍手實法精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遠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儲蓄何由鉤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歸訟者越責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其法還翰林學士仍爲中丞稍應安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紹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之恩澤極優國體當融又薦彭汝礪爲御史安石不悅遂自劾失舉帝謂紹操心頗僻賦性恣回論事罵人不循分守斥知魏州論歲爲集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荆南陳陝徙承興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官酌市價以開進罷園圍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州言論其姦改滁州未去碑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爲尚書右丞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爲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下語誣宣仁后九切史碑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萬復史職國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紹在監當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與同道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蕪不足以當此選不地遷起居時萬忠宣嘗布爲相洵武因對言必欲繼志進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頗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又爲帝言監下方紹述先

志嘉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別爲左右左曰元豐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遜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以百數帝示相此獨去左方一姓名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欣然奉行請籍與論者於是決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讀修撰舊宗實錄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自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郡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濼州軍甚於此請宜造爲新名因而制解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吏之方崇憲三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與其黨有與洵武連籍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河南府爲中太一宮使進連觀文殿學士爲大名尹政和申夏祭入侍祠以右神觀使兼侍讀前修國史改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穀豐稔邊帥徵陝西弓箭手列募邊民習知澗河險易者置所司教以職陣勦以耕收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遷特進拜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諡曰文節鄧氏自稱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腹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爲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覿薦之召至京師湯陳官

李常情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苛苗法何如定曰民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報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謗謂曰君且得見益爲上道之立憲對神宗問苗事其對如錢言於是請言新法不使君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者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軾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鵬疏定頃爲溫縣主簿問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東漕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逆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爲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勳諱之地併論安石羶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入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修撰中書吏房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實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違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賦自緊憲以來作爲文章懇誘君父交通賊里逮赴臺獄窮治會赦論不作已貶之黃州方定自輒執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請路監司皆得奇考也從之轉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帝命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政明堂祖宗以來未有改進爲此言願治其妄帝曰濤卿言足矣遂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立以能圖國學士知青州移汝甯府

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壽州元祐二年卒公論惡之  
 好直字信道明州慈縣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  
 酒器逐後母夜逐其叔母至寶前命斬之不服即白起  
 斬之投劾去王安石雷國而與之御史張商英亦稱  
 其材用為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  
 儀既貶復被逮賈承命往捕遇諸陳僕候得所錄名  
 臣諫草有言新法事及親期書盡悉按姓名治之京侯  
 翰南馮宗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賈太子中允提舉兩  
 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直  
 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以多為功加集賢  
 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為歌詩譏諷時事賈又言王詵  
 輩公為朋比欲並誅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帝  
 覺其言為過但貶軾誅而光等罰金未幾同修起居注  
 改知諫院張商英為中書檢正遺賈手帖示以子瞻所  
 為文直具以白云商英為宰相而十請言路坐黃監江  
 陵稅始賈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史判  
 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重學士院踰月為御史中丞舉  
 劾多私氣漸熾灼見者則曰獨憐王安禮賈在翰林受  
 厨錢憲法三省以聞命下大理初賈言尚書省凡奏鈔  
 法皆置籍錄其數目今違法不錄為大臣欺同為尚書  
 省取事中受事籍錄之亦無錄目賈運雜他文書送省  
 於是執政復發其欺大理刺厨錢事謂賈為誅法官吳  
 處厚駁之御史楊畏言賈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  
 帝曰賈自盜為賊情輕而法重詐為錄目情重而法輕  
 身為執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賈比  
 處起獄好以疑似排抵上下大夫雖坐罪罪廢斥然遠近  
 稱快十餘年始復通直郎掌宣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

榮京使知刑者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  
 附直學士

裴周輔字晦翁按東都事者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鄭  
 為布衣交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鄭既貴遂周輔始特  
 奏名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為御史  
 臺推直官嘗於訊鞠鈞案德愆皆用智得情嘗有詔獄  
 事連掖庭掌實侍史七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  
 可迫逮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為知體及治  
 李逢獄竟台臣雖治無與辭神宗稱其能擢開封府推  
 官出為淮南轉運副使盜慶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史改  
 使福建讓請將以討之恩遂降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  
 獄於大理寺遂為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側  
 倉准鹽周輔始請運鹽數百萬石分贍郡全道州又  
 以准鹽增配運衛諸郡湖中民愁困法既行遂領於度  
 支以集賢殿修撰為河北都轉運使進賈文閣待制召  
 為戶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  
 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舉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括克欺  
 誣實公擾民罷知刑州按東都事者徙應州卒年六十六  
 周輔為東深文刻覈字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  
 易京西旌提舉江西常平繼文行鹽法為監察御史陳  
 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輔得罪  
 以序辰成其惡諫書置州判官起知楚州提點江東  
 刑獄知理中遷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  
 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森惡明其罪罰以告  
 中外實狀彰著然嚴法深稅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  
 若已不可究質其章疏奏騰敷在有司若不重辦而蔽

之歲久必致論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違官竊類人  
 為一軌以示天下後世遂命序辰及徐鉉編類由是編  
 紳之辨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書與安惇嘗評理事  
 以奉使遼國無狀知黃州開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  
 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祐章勳傳致語言指為  
 謗訕詔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其相進拜刑  
 部侍郎特擢為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遇害  
 中以首崇自潔者勳知汝州二年徙蘇州坐罷郡民盜  
 鑄錢滿州圍紳調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中  
 奉大夫卒序辰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文云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以進士為大理法直官編  
 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英宗居藩  
 邸廣淵因見職獻所為文及即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  
 馬光言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  
 於陛下豈忍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寬之何以屬人臣  
 之節帝不聽用為羣牧三司戶部判官加直龍圖閣帝  
 有疾中外疑不能廢帝自為詔諭之曰朕疾少聞  
 矣廣淵宣言於眾神宗立言者劾其滿世禁中語出知  
 齊州改京東轉運使章奏曾公亮王安石以方春農事  
 興而民苦乏兼井之家得以蠲急要利乞留本道錄前  
 五十萬貫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齊  
 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  
 著論其善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括克進朝  
 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岸不敢青苗錢奏  
 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遽劾劉岸故壞新法而  
 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徒使  
 河東擢資文閣待制知慶州直撫使與師與夏境熾虞

會兵方授甲卒長途以眾亂廣淵亟召五將兵禦之  
遠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道部將姚兪林廣進擊降其  
眾柔遠三郡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賜勞之使還戍涪  
遣兵關道還慶盡費之猶以登發所部兩秩二年進  
龍圖閣直學士知涪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  
類非其人非貴藩子弟即行史輩至其淮宮書史亦預  
選已下邵切寅卒年六十贈石諫議大夫元豐初以其  
被遇先帝擢其弟應爲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  
進士出身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除太子中  
允嘉祐初爲監察御史裏行衛卒入延福宮爲盜有司  
引疏決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嚴不應用外間會降爲  
此於是流諸海島主者皆論謂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  
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爲化黃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  
皆就戮請出之陳升之爲樞密副使論其不當升之去  
陶亦知蘄州改蔡州明年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  
人同補郡獨兩人召請并還唐介呂海等英宗知宗正  
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言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後  
天下顛顛無所寄命文章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以建  
儲嗣陛下順民欲而安人心視發德音銳爲此舉中外  
搖搖之心一旦定矣歟後浸潤稍緩豈免疑流言或  
云事由竇都官傳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使遠近  
邪得以窺伺伺隙不惜哉既而韓琦決策遂立爲皇  
子英宗即位加直史館終起居注爲皇子伴讀淮陽穎  
王府翊善知制誥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召爲太子  
詹事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遵以發書  
樞密宣撫陝西召令還郭陶言韓琦置送一府至用太

祖故事出師劄制人主琦必有發言或亂聖德願罷送  
爲涪州帝曰遠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  
之失也陶既不得還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劾之  
陶始受知於琦舉加獎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  
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  
開門待罪帝從陶爲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  
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  
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  
薄其爲人不復用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  
諡曰文恪陶微時苦貧其友姜曼樂施金陶奉母厚節  
之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尹洛學老而喪明在謁之  
陶對之退然聞者益誦其爲人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中進士第王安石引入條例司  
權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留振獄按宋史無聖美安石  
傳作苗振  
惡祖無擇子韶理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遠  
對而以振獄付張臧無擇遂廢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  
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罪父母貶知高郵縣  
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爲資  
善堂修定說文官禮部員外郎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  
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十大夫  
有十鎖之目子韶爲衛內環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  
鎖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謙宜汚禮  
樂之地改衛尉郎安世復言因彈擊而獲超遷是殿儀  
侍也乃出知滄州入爲祕書少監迎件遣使御下苛刻  
軍吏因被酒刃傷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復以太常  
少卿召進祕書監拜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卒崇寧二年  
諡贈顯謨閣待制



列傳

宋五十一

任頤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賈卞

張慶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琦

杜純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頤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丞擢監獄判官陝西鎮康定大銅錢額曰環五為一以一事其者欲去臣解男願押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出去為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為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其守素乃始為元昊謀不稱臣納聘者也仁宗詔營局其使者復使押伴願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詎去不敢肆改改鳳翔府帝語輔臣願宜備朝廷委任留判三司運由司為諒祚得禮使宋德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為治戎精要三篇上之進直史館遷河東轉運使帝嘗以禁禁金帛賜河北亦欲與河東願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類為使者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為監獄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德賊犯嶽外以願知潭州直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願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為賊內應萬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奏首以御詔書褒賜白金五百兩進說聞直學士知渭州坐在澠日賤市死商珠降為

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渭獨無所上朝廷以戶候不密願力言無他處帝使視之信乃遣學士徒徐州以太子賓客叙仕積官戶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參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監知鹽山縣歲饑諭富室出粟平其直子民不能糴者給以糶乾所活數萬通判定州知刑門軍刑門歲以夏伐竹輪刑南邊舟楫日久多蠹不可用牙校破產不償實請冬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導商人與為市均得其利歷知興元府淮南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審其闕令民自

隱度麥粟之贏先貨以錢俟熟還之官號青苗錢幾數年廣有羨獲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朝廷患邊費益廣參建議釐錢邊部以平估權權罷入中法此其去省極貨錢千萬計召為鹽鐵副使以右議大夫為河北都轉運使移河東知刑南嘉祐七年召為三司使參知政事孫抃曰參為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剝天下乃改羣收使治平初加集賢院學士知蕪州賜黃金百兩節臣有貽自參始再進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酋家疾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關歲未嘗

以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解選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澤二州神宗久知其姓名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未行卒年七十四參無學術然剛果履深喜執繩索伏不假貸事至即決踵簿書蠲悉不遺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為晉陵尉知博州州兵出戌有欲殺取為亂者申錫戮一人斃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即為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拘獄慶州京

東盜執澤州寇并澤州知州事悉擒凶黨斬以尚召為侍御史遂知雜事屢疏權倖無所避為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劾知澤州帝明榜朝堂稱其欺誣以敏在位旋知直史館知江甯府再判鹽鐵進天章閣待制知鄆州河中神考取級州申錫曰邊忠將自此始及諫死諫諸前政雖其子壽爵且言曰一廉頗歲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委功生事則善矣若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徙大名府守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擢知宿州提點西川益州刑獄按宋史地理志川峽四路益州為節南為梓州路轉運使夷簡寇合江鈐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田獐故恐而叛即擊史置嶺南夷人間之散去益州文彥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開中行當十鐵錢監鑄不可計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十八萬緡亟下令更為當三民出不意蕩產失業多自經死然監鑄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疆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為戶部副使龍右蕃首歲獻獻曹渭州地秦州范

詳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戶田清光新之相率販夏人欲得渭地移文來索後韓師張昇以群貪利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為城已設役且已得而棄非所以強國威乃詔諭羌眾其田報夏人曰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遣兵遂解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項之定邊蕃官蘇恩以小遊疑強而道將佐議致討涅原既出師境上求謂思非

東盜執澤州寇并澤州知州事悉擒凶黨斬以尚召為侍御史遂知雜事屢疏權倖無所避為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劾知澤州帝明榜朝堂稱其欺誣以敏在位旋知直史館知江甯府再判鹽鐵進天章閣待制知鄆州河中神考取級州申錫曰邊忠將自此始及諫死諫諸前政雖其子壽爵且言曰一廉頗歲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委功生事則善矣若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

恭獲貳者乘以兵必起邊患但遣裨將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福福恩感泣還若如初入判太常寺禮部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復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求本有吏能幹局至是老病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不勝任出知兗州卒年七十一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勸助賑粟巨萬親成多寡人景憲首築治流之嶺外倉吏輩風引去徒京西東轉運使王達居鄆事吏短長求請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備置宿州熙寧初為戶部副使韓絳兼撫靈羅鄆特兩城帝命景憲往視始受詔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米幾罄室陷至延安又言羅鄆特遠然孤城擊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為守計恐黠羌多詐緩急或為內應宜亟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度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流之陝西民將無以爲命其後卒不行加集賢殿修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為兩路景憲言本道地肥硤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今不便議遂寢改相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債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流言其瀆乃基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梁殆邊境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苦勤兵遠征萬一洩勇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徒同州以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七景憲在仁宗朝爲部使者時吏治尙寬獨多深刺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憲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刻一

人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母卒一夕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寶下字彦法曹州冤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蔡懷王葬改宗家來改者取得兵三千郡守林淮以改與其鄉近因使楚薪芻銀石致其家累怨憤謀殺淮會日暮聞閉不果遂挾大校拔下殿閣招諭之日汝曹特醉酒狂呼爾毋恐少定乃密推首惡竊之請於朝詔淮致仕悉配從亂者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官方禁銷金爲衣泉城卒捕得之屬下治以中禁爲言奏曰眞宗行此制自延祐始命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從其請尋知深州熙寧初河決滹沱水及鄆城地大震流民自思棄來踵相接下發常不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下日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慮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聞說言水大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下不可既而果委時發六州卒築武備陳卒倚主者皆之不服下日南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與役繁工不可刑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獎遣爲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尋坐王承年事奪職授奉靈仙觀卒年四十五

運使加直史館知蒲州揚州卽非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賈漢財淮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漕切瑣以賦數民食對入修起居注知制誥革故相對沆瀣官制頗言其附會取顯位沆子理師子弟婦女衣鞋詣闕哭訴瑣挾私怨且醜誣其人執政以襄陽乃恩典瑣不當爲貶詞出知黃州然理亦竟不敢請父益還到沆內銓英宗時以在先朝乞養定儲副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復出濠州應天府河南河陽請爲太平州卒瑣當官遇事輒言鸞竹勢要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按宋史孫瑜傳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買目朝薦爲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過西討捷書至館伴宴入賀嘖以厚餽瑜辭以奉使有旨不肯賀加解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夷夷以斗斛大小爲彘瑜奏均其制鹽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趨新器非便通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乃還其元資從知蘇州更相克難雖四州累官工部侍郎瑜言都事孫瑜開封卒年七十九始喪之亡朝廷錄其子孫瑜之子爲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喻天責數教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屬士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拂之吾不爲也

許遵字仲塗涇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議官知長興縣水灾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患益興水利溉田甚溥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爲審判院

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遼東刑刑強敏明恕爲登州執  
政許以判大理選權立奇以自辯會婦人阿云城起初  
云許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寢田舍憤刀斫之十餘創不  
能殺斷其一指更求盜弗得疑云所爲執而詰之加訊  
掉乃吐實遂按云納索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八人論處  
于朝有司當爲謀殺已傷遺教言云被問即承應用按  
問欲舉自首條減等定罪審刑大理當較刑非是事下  
刑部以遵爲安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駁用議法坐  
劫復持前詳議官刑部兼赦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  
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性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  
石議光以爲不可安石主遺御史中丞薛師正御史錢  
觀言言遺所爭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悉  
罪異己者遂從遺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爲按問或兩  
人同爲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  
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  
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  
福宮尋致任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盧士宗字公彥澤州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編  
敕稱定官提點江西刑獄傳講楊安國以經術薦之仁  
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命講泰  
卦授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  
判流內銓李夢節申錫有洪河訟詔士宗勅之士宗言  
兩人皆爲時用有罪當察問不宜違制於是但對申錫  
爲州通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直銀臺司仁宗神  
主廟廟院院請以太祖太宗爲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  
子事七世之禮士宗以爲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  
餘昭穆親盡即毀示有終也歷引漢魏唐唐之事爲言

補通志 卷三百四十九 列傳宋

今大行所廟備祖親盡皆遷於典禮爲合不當擴展一  
室詔卦等再議卒從增室之說議者咎之出知青州入  
辭英宗曰學士忠寬之操朕所素知豈宜久處外命再  
對論知人安民之要勤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  
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士宗以  
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放在刑部審刑前後十  
數年  
錢象先字實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呂夷簡薦爲國子監  
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  
天章閣待講詳定一路政成當進勳爵仁宗以象先母  
老欲慰之獨賜紫服優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  
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術待選英十餘年有所顧  
問必依經以對反復議論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  
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帝指論之曰大夫  
行有日矣宜講微一病於是同列罷進者淡日能知河  
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象先旁通法家說故屢  
爲刑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爲犯杖者重犯令者輕請  
移敕文入令者甚厚又讞告捕法以爲罪有可去有可  
捕苟許捕則姦人將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  
餘事其持心平恕類此復知許類陳三州以吏部侍郎  
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琦字若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爲政  
強力韓琦稱其才爲開封司錄蘇祐寬慎謹道分遣使  
者琦曰京師諸夏之本顯獨不兼惠乎乃具衛役利害  
上之詔司馬光陳法詳定俸式遂革大姓漁井之弊提  
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開南  
朝不問打圍何也琦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爲耳照

宣初爲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諸道廉更役法琦首建  
併綱減役之制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備於是  
王安石嘗所嘗旨久爲公私病監司肯公邀譽莫之  
或恤而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賜帛二百入爲  
鹽鐵副使以右議大夫知澶州坐夫舉降太常少卿  
河決晝夜捍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太中大夫判將作  
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琦事絕人閱按牘  
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爲民必  
曰此已經韓大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濮州鄆城人以蔭爲泉州司法參軍泉有  
蕃船之饑雜貨山積時官於州者私與爲市價十不償  
一惟知州關詠與純無私賈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  
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遷  
陳書使者爲訟冤詠得不坐熙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  
政王安石異之引爲條例司數與論事處於朝充審刑  
詳議官或議復肉刑先以刑代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  
抵死歲不減五十以死權民常不畏而況於刑乎人  
知不死犯者益眾是爲名輕而實重也事遂寢參帥郭  
達與其屬王紹成訟詠受詔推鞠得詔罪安石主部變  
其獄免純官轉將爲純以爲檢詳三司會計安石再來  
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爲大理正上言比有罪某徒隸狀望  
或民相怨仇或意旨告貸也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  
識所違之因因不肯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寬而  
坐爲欺者以誣告當無不寬矣曹州民王坦還事忠以  
車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爲匿稅將議監坦純復爭之鄭  
楊汲奏爲立異嚴于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  
承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後舊司馬光稱其論

志五二九九

漢詳盡于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因建言  
河防舊弊雖運今乃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  
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覺費而緩不  
急用財之官則寧遲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復如  
其言召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寺卿權侍御史言者詆其  
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後徐州陝西轉運使  
還拜鴻臚光祿勳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  
舉崇福宮改修振平年六十四第歿

敏字君章起進士爲永年令黨荒民將他往召論父老  
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費爲督償於是風得食無  
徙者明年稔價不意老神宗問其才用爲大理評斷官  
檢詳樞密刑房修武經要略職事對帝翔日語宰相嘉  
其論奏明白未果用敏每謀獄必佛經義民間有女幼  
許嫁未行而養於增氏增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結  
日禮婦三月而崩見未崩見而死則歸葬于家示未成  
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窮雖非禮律然未成  
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因應吏更僕不行法議以  
疑讞夫殺人而有疑讞是經民爲殺之道也請治吏讞  
者不能播刑部郎中元祐初爲夏國母舅蔡使時夏人  
方修貢入其國禮猶僭越蓋之夏人畏懼加敬他日夏  
使至請歸復侵疆敏逆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陳敏止  
之曰國主政有請必具表申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爲可  
否乎乃不敢言通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聲聞知齊鄆  
二州復爲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撰爲江淮  
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千人敏至日處決立義爲  
以刑部召未至之鄆嘗有根帳城隅者妖言其上期  
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

恐或請大察城中敏笑曰姦計正在是貨因吾膠擾而  
發奈何豐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姦民爲  
妖如所搆遂按誅之徒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簡學問無戚  
里氣習中進士第滿河陽司法參事富弼薦重之崇  
宣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塊  
而雨大河決直州西上勢壑甚常親履渡徙處壩上  
屬積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決遂退郡賴  
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甯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  
仇閻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  
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爲患隄不可禦  
麟壘石障之自是人得支堵鼓諸公屢通判辰州章惇  
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爲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開門副  
使猶賊犯辰深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宣詔使經制宜州  
瘴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恩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鐵  
甲二萬發錫甚溼加果州刺史知荆南鄂二州元祐  
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從江  
甯鳳州府渭柱二州融江有夷警將吏議改計麟以計  
平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  
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眾卒于官  
王宗望字彞叟光州固始人以監軍權夔州路轉運副  
使哲宗卽位行赦實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因眾  
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藉稱謀兆亂宗  
望聞變自藥疾馳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竄視  
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劫朝廷嘉之愿倉部郎中司農少  
卿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澧州風濤甚險舟多溺議

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之爲  
公私利代安持爲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流之異  
紛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於內黃下備自闢村而  
下創立新隄七十里盡開北流東還故道右正言張商  
英論其誕謾而宗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等加直龍  
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權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  
州卒年七十九元符中河復決內黃北流乃治其導河  
東流事以爲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  
爲大理評事累遷丞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直以  
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政怒移  
獄他所吉甫亦就辨直乃用飲食論罪不以燭也南郊  
起帳城役卒急於舉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  
耳卒訴之吏當以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詛咒剖不  
應死遂求對從容數陳不少惜帝爲驚怒其人得釋蘇  
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以聞詔鞠之吉  
甫議當若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  
罪卒從答太倉火議諱守者十餘人亦手之皆得不死  
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請知齊州棄州梓州在東州  
爲壯藩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謂  
其儉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  
忍爲國斂怨爲民福故寬節之愿提點梓州路京畿  
刑獄問封少尹知同那漢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  
甫老於吏廉介不同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簡云

列傳

宋五十四

孫長卿

馬仲甫

張洪

沈遵

祖無擇

苗時中

張頌

盧革

周沆

王居卿

蘇燾

李大臨

張問

韓贊

盧革

羅拯

孫構

馬從先

呂夏卿

張問

韓贊

盧革

楚建中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爲祿書省校書郎天禧中知楚州轉判院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軍將叛浴中譟然長卿馳諭之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眾遂定詔休三陵奉先卒法者蒙諒府下長卿榜刺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爲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貧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鞠之服郡人誦明之提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利淮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羨贏以備饑歲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時哈河白淮越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湖水調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謀長卿曰祖宗權茶蓋將備二邊之需且不出都內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都轉運使驗年知廣州州瘵險患無水蓋爲疏引開谷汲城中未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

續通志 卷三百五十 列傳 宋

嶺上構危樓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固爲通塗如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能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廩皆蹶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爲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沒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人請留既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歷江西轉運判官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遷湖南轉運使獄書盤二族窮殺居民官軍數不利沆言賊勝方驕未易鬪力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氣毒人驕善用鎗盾北軍不能捕請選世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擄其巢布餘兵絳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戎者率兩期乃代多死瘡痍沆請以期爲斷戍人使之徒河東轉運使民盜鑄錢法不能禁沆高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爲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沆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遠民罹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在徧行郡邑民避寇業業吏用常法滿半歲聽絕人革個沆曰是豈與凶年議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揮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而功倍詔

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今機用功一萬者窮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至仲昌先爲小計以求興役視沆所現新築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

沆

沆齊博濱棣之民其患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決沆言又從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即位契丹賀元節使至沆帥客令致書極前使以非典故沆折之曰昔貴國有喪吾使至柳河即反今聽於几是違命恩厚矣尙何云使者立投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流棄聞難他語以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慮兄弟南朝矣通鑑密院直學士知成德軍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榮州介兩江開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隄除其患遷知秀州爲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填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遷轉運使邵武之光澤不權酒以課賦民號黃趙錢拯均之他三邑人以爲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爲逃謫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糶軍又貯浙西米於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正使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作之禮贊省其王云自天聖後賦貢絕欲令使與謹俱來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佛入貢高麗復通中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知承興軍青頰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極性温和柔不與人較曲直時論服其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蘆江人按宋史馬亮傳亮爲廣州合肥州之叔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登封縣糧道險

尼備民鑿爲坦墜人便之通判趙州知台州爲度支判官內侍楊承勳言漕舟許淮開惟水運鑿爲便詔仲甫



龍圖閣直學士承作親事遽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旋卒年四十四弟遠從弟括

選字淑達幼挺拔不羸長而好學尚友傲視一世應操高爽總總然有物外意用兄任監州酒稅充使三司監內藏庫監監初分籍官建西院以爲主節遠故

受知於王安石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遠與之議論遠弗日見見疎於是老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

有風愆因縣民爭相牽去辭請連及遂文致其罪奪官流永州更故始徙池州留連江湖閉居年益優寔敬

官既至池得九華秋浦聞散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遑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間作爲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曾諫蘇軾黃庭堅皆與唱

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汝陽主簿縣依流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日沂流者故跡漫爲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

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下田七千頃遷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副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鄧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歲其副吏沿以干利墮下張變距城

數里爲園囿植菓木刻爲獸縮給其閭將率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

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省市井庸取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術朴造新

曆募天下上太史古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機遣括察訪發常不錢粟疏濬濱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

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籍官意又市易司患虧鹽之不禁欲盡私井而輩解池鹽給之

言者論一事如機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敢問何用帝曰北邊以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

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輻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曰

人言無及此者遠聞野蠻事對曰一切貨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濫開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侯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顧

之明日二事俱寢權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實則國貧其勢必然而人軍則糞糞焉

何以檢頤朝廷歲遣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其知塞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都魯將自茲始矣時

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括括言北地多馬而入習騎散畜中國之工拙弩也今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強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

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部皆可之遂應

賜括白金千兩使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弼來就講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弼有所問則頗吏

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弼無以應設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手括曰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

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蒐而以天池講括乃還在道國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

純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督白奉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合下民之誣營

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無足恤也獨徵戶本無力

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乘刺陰害司農法

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廬

市夏家子馳射角勝有軟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雖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徵札超乘者

千餘以授銀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

戍貫資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救書而矯制賜

緡錢數萬以解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

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

自皇城使以傳詩承制補授種高師次五原值大雪糧

餉不繼數道歸仁率眾南奔士卒一萬人皆潰入塞

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

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

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

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新以徇大將景思誼曲



上疏白勃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將錢而發業布機魚鹽薪紗縲銀釜鈞之屬得難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驚爲價而必償積錢欲如私家雜債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未嘗不以質貸爲苦詎謂振民乏絕而抑棄并然使十戶爲甲淨浪無根者毋得給依則乏絕者已不索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爾但權設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選利爾今欲爲青苗雖恐不盡萬一饑雁雁至必有棄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取取息富至賦課坐待鄉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放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放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敵海內泰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尙自斃白牛居士一斥不復士大夫議與不議皆深悲之云

樂京荆南人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族女弟自隨京爲婢之嘉祐初詔訪遺堯以薦得校書郎爲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勸役法行京曰不便遂不肯治縣事自列去是舉京幼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

劉整字子明渤海人轉運使劉序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潮陽縣常平使者召自諸縣合議免役蒙以爲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歸鄉教授養親元

豐二年卒年四十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白雲關從宿州以蔭主宣陵博邑有占河久隱請開導以額田爲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屬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以知交人犯邊擇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日師無進討意必從開還來乘我不備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備之既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款從梓州轉運副使存賢討蠻奇迺迺逾不行時中日師老矣將士暴露非計之善者存賢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賢奇迺既降復去將士相顧失色及暮刁斗不鳴時中問廣廣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惟爾時中日天子以十萬眾相付豈以一死爲勇耶今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情亟止遣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中創爲積運法食以不乏遷兩階爲駁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通龍圖閣知梓州進賢又調待制至戶部侍郎卒

韓贊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坐微罪黜監江州稅道除知睦州復爲侍御史判湖吳出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復國討丁畧身死產馮不得免贊奏除之改知潭陽進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以私免森狄青起辛佐位樞密內侍王守志遷官不次皆舉幼無所識出知澧羅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高明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贊言北流既安定墜之末必能成功若不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

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樞密院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承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判察在京州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贊性行儉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贖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退休十五年謝絕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楚建中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榮河縣民苦鹽稅不平建中約田多寡以爲輕重主管節度巡略機宜文字夏人來正上強往在其事累至兩府傳失引滿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即去取服其量元吳歸款建中白府請樂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問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東京刑獄鹽鐵判官昭慶遂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應慶路淮南東西轉運使連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召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澧州久之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宣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彥博薦爲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頌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頌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入頃按禁地約束召獠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與楊光儒爲敵頌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說欲分功與之乃言曰頌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與於頌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准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爲順州將城之頌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梓陽參軍沈冰罷

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治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嗣首領異時盛漲且為中國患今請出兵自劾宜有以撫納之命頭處其事頗使一介往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微蠻無他觀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事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釁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改職知鳳翔廣州召為戶部侍郎頗所惡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薛軻論之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漢

循許朝廷詔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慶歷中知翼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須先事而集形書交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為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髮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遷為宣州以光祿卿致仕卒年八十二子秉

秉字仲甫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沈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開詩議其靜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真辭向究案判病出本錢業薦壽之民戒不得私竊還奏遂為定制檢正吏房公事提點兩浙浙東刑獄總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餼運損上供米價以糴乘言價雖賤貧者難得錢請但償糴米而以其餘賑贖是歲上許神宗問曰開許和民捕蝗充食有諸

對曰有之民飢甚死相枕藉帝惻然曰前此獨趨井為賑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重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羨以七十萬緡領三司通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贊文閣待制夏凌胡蓋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首目木多威丹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兼治兵兵亭分兩將駐靜邊營指夏人來路曰吾逆明坐待捷報矣及果果至見宋師營曰天降也疑擊之皆奔潰或言威丹已死有謀具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威丹果死詔喪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復詔遷渭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贖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

列傳

宋五十五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說

趙萬

孫路

衛師雄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說

趙萬

孫路

衛師雄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說

趙萬

孫路

衛師雄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說

趙萬

孫路

衛師雄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說

趙萬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遊高醫王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東賜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阻其室性豪蕩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廷試第三因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洵守杭洵而吳之曰奇才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刺守邊之召召試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之草木凋落相附者必受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矣聞而中理得歐陽修別號元發此神宗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封府還御史中丞種諤擅築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陲一聞兵連民疲必為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實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裏謬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不可神宗

曰鼓院傳達而已何異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為罷之京師都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河北地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時城舍多圯吏民推壓皆斃寢寢舍命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飢餘田租修隱隙察食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國主乘常被篡元發言繼還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案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乘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似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許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謹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譁然恐元發有言而帝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鄆東都事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鄆乃親見之哉早求言又諫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罷三年以來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歷青州應天府齊鄆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以擠之黜為池州有後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通貳居筠州或曰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如若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謫書滿儀即墨何罪慶言曰聞神宗覽之憫然即以爲湖州哲宗登位從罷慶言二州除罷國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

遂經其訟時淮南京實賊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羶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廬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甕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東都事載元發召本府全徒既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鄙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師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寇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敢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府備扣關爭之元發指其額曰吾已含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營賜夏人置漢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背德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犒又欲以殺德城為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附左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楚邱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為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韓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遺將郭志高逼還不進諸將以軍寡不敢不敢復出緯上責降師中語宰相辨父無罪時呂夷簡為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為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舉進士都延龍籍詳知洛川縣民有罪劾其處時者必違命令農隙自詣東令當下者榜子民或召父老論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籍追繫甚原師中為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鄆置一匿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適者盡足官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歲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子

兼并家師中令過縣順輸者聽躬坐廣門執契以須數日得萬斛使下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或人難耕皆兵與時入中國人籍其力往往結為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案旁郡者從諸經塞龐籍為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封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如歲賜移邊日願勿逾歲書詔吏報許師中更諫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為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縣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藥故通漕歲久石室舟滯師中即焚石鑿而通之邑舊有馬軍五百馬凡遇夏多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駟奏罷之初靈州蕭注宜州張師正謀停邊費注欲以所管蠻貊首豪往討交配云不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宋成二人為注所偶合詞稱使而師中至詔以法奏付之師中選注輩之曰君以首豪伐交趾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既不能保勝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讓會蠻痛申紹泰入逃亡者皆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為駭奏仁宗為之既食師中言無足憂固勸注進功生事拾敏失眾心卒攻將率取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秦州安置并按固成告生監師中攝帥事東都事略作師中遣交趾耀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露其情遂不敢動即日質方固紹泰懼委巢穴遁去德賀高子宗且保火峒眾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據偉立前以事稱為桂州李大夫遠知漢究二州濟水埋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宛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神譚取緜州師中言西

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費燾鄭延路規智西夏駐兵按銀州檄諸路營寨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獨我在帥非諸將憂也俄而此舉卒罷監塞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而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銳鋒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寨上而使善戰者居中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東既常以取勝王韶築酒湫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無納流河諸部下師中謀遂言今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撫唐武勝及洮河諸寨則西蕃族必乞修城營固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抄略之患部人必歸心詔師中罷帥事詔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稼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主請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舒州徒洪登齊復得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轍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願曰天生微臣試為聖世右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取其語以為同上下遂罷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石司郎中按東都事略蘇轍遂罷石州團練副使安置還石司郎中始師中知秦州縣即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郡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肯為宰相考議法在官不貴成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泣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

為大言以故不容於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陸誥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發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之及賊平又修治其獄無冤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謂誥主饒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成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定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成平龍騎軍營故鞏盜牛廩不時得殿查給官運營不自安大校柴元燭使亂誥誥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眾皆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鑄錢法壞議者欲變大錢當一說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廢大錢幾他日以一當三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者計其直無蘇將必自止從之往說南北轉運使直隸英院進賢殿修撰知桂州奏言愚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羣衆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處南交詔可自慎齋定後交人變驛守帥善姑息誥至部其使者驛願宗求優差如故態誥紀其禮召問折論導以所當為備伏而去說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州首請麾下開舖丁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益益素遣使入貢召為天章閣待制知陳院命張洙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說法道除知延州趣入覲帝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卿延最當故將也何先對曰邊事難以預度未嘗陛下欲安靜也將威之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者朕言惟朝廷與卿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誥曰求言是也諒昨慮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瞞且出糧解復攻圍大順城誥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罰則國

厥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有州問故帝  
喜曰固知誠能辦此諒祚聞之大盪盤旋不敢入乃報  
言邊吏擅與兵合誅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  
誠以為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  
自以帥陳告之故諒祚始因詔謝罪供贖贖銀州監軍  
鬼名山與其國隔却青瀾城主神高球內附諤以狀聞  
遂欲因取河南地詔曰數萬之眾納土可受若但以  
單來情仍未可知且支所置之戎將毋支動調持之力  
詔詔百諤問狀與運使詳向議熱納諤向言名山誠  
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守故為中  
國之利今無益我而輕啓西疆非計也乃其書三策令  
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說言必可成神宗  
意誠不協力徒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諤欲理諤不  
察節制之狀未及而徒說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  
帝愈不擇罷却晉州既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以諤知  
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說言蜀峽刀耕  
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夥侈不為儲積  
脫歲儉不能償道陷之死地顧罷四路使者詔備置  
成都府一路監臨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師閔按宋史此  
附傳師閔一無可取今從刪  
官事黃一無可取今從刪

而遣則我留橫山之原未為失也又徙遼師節延為  
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壘  
營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若棄綏不守則無以  
安新附之眾俟神世衛招番兵節敵屯青瀾城故事朝  
廷從之活降人數萬為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  
保安軍楊定等既而以李宗貴譚道喜來獻且請和好  
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滿歲賜以為俸給因使納塞門  
安遠二砦而還綏州言綏實形勢之地宜增廣邊障  
乃無窮之利若存綏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百問狀  
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吾肝脾豈  
已深不可亡備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邊後  
復來賈正尚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眾此不  
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稔宣撫陝西河東  
兵西討尚為韓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  
險隘可以控扼今竊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  
之生地當先總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  
遠攻未見其利韓欲取橫山納神諤之策遂成韓元以  
尚權宜撫判官諤運河東兵會銀川規以時期將斬萬  
白鋒合諤自往中路迎東兵諤權節制乃不敢逞加  
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慮聲搖邊鄙問方  
略尚審計形勢為破敵之策以獻遣神將曲珍呂質以  
兵千人分巡東西路夏人以四萬眾自開道欲取綏  
道遇珍擊賊眾戰質繼至夏眾敗走夏自失較意未能  
已尚揣知其情奏言夏使和之必欲畫界願馳北路  
經略司分畫歲賜期依通和之日復為明年遂用萬策  
以綏為綏德城初鄆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尚  
為藩蔽費元用兵後刑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尙

因招問曰往時汝族巨若今皆安在對大兵之後死  
亡流散其所存止此尙曰其地存乎首無以對尙曰器  
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  
不問也諸酋皆感服願歸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  
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歲以異時蕃兵  
提空薄饑不可放因議湜其手屬歲歲備合番兵願刺  
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備  
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喜之擢天章閣待制文臣無詔為  
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為  
貳尚與議不合請罷神宗問可代者為以郭遵老邁  
事頗為神贊於是以為適為宜撫使尙副之遵至輒與  
異尚欲乘兵形未動先撫兩江喇丁擇壯勇啖以利  
使招徠攜貳隨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遵不聽尚又  
欲使人齎榜入賊中招納又不聽遂令恭遵先破廣  
源復還承平虜以為廣源開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  
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  
得賊乘機據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萬分遣  
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兩其艦被擊皆廢徐以龍卒  
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賊其渠首遂皆降遵作於  
玩寇乃移疾先還遵既坐貶亦以不即平賊降為直  
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  
舉五路並進以尚為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鄆延種  
諤軍諤抵罪尚又坐體輕不給劄知相州既而鑄鐵知  
淮陽軍居數月盡復故職知慶州羌伊特明彘稱送  
幣將入寇尙知善善白信可使信遠以罪係獄破械出  
之吉以其故約期日使在果稱取以歸明年夏人欲襲  
取新疊大治攻械備具上機夏計及夏侵蘭州尙遣曲

珍將兵直抵鹽亭，俘敵千餘，奪番五千，其酋機胤鬼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遣將李惠甫審官歸仁各將兵三千左右分擊，賊潰，彘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彘曰：賀蘭原要過嶺則石磧也，使敵人平夏無顧慮之，又選三番官各與輕兵五百取開道出敵營後，逸其歸路，端彘與賊賀羅平敵果，果獲平夏千兵伏，伏敵數，賊首斬賊甚眾，生擒鬼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選龍圖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復擊伊瑪馮數擾邊，虜知夏入侵，檄西路將劉安序儀口夏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其腹心侵果來犯安等，襲洪州伊斬其眾，夏遂入賁，既而以重兵，兵壓境，諸將請益成兵為備，高徐論之曰：第謹斥城，整文無為，寇先成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夏，夏兵遂去，遷樞密直學士伊瑪馮不悅，使開以善意問伊瑪，何苦為仇，必欲寇第，恐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善遇，汝遣之，賊飽餽，糧自是伊瑪不復窺塞，虜乃縱開，中疑而殺之，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為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皆厲安，編四岩以尚領分，畫之，讓夏，既有四營，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寇原會，歲辛年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招聖四年，以萬與元，卒，葬地，議係其名於黨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中為司農丞，鄧州甫為御史，召對其言不合，折政神宗，語輔臣以為不可用，下遷主簿，路求通判河州，徙蘭州，夏人入寇，論并禦功，進五階，除陝西轉運判官，元祐初為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司馬，光將襄河，聖初怨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遂入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

光祿召開路，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繞通一徑，然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開辟土百八十里，瀾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并敵，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轉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遷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取，地時請道相視，未進路，聲言修舊壘，嚴警甲楛，由頓大頂城，下夜半趨安，卿理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寶文閣待制，遂築興平橋，山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涇源城西，安詔出師，奉制其勢，路即將眾，擊會州，遂取青唐之策，大將王愨王肅，擢揚州，贈先至下之，愨黃爭功，路右忠，懇屬以兵，肅有請，輒弗應，肅請朝拜，路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徵宗立，歷太原，原河南，承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說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鄧廷將劉瑄與主帥議戰守，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帥雄以地薄賦重，懼有伏誅，言吾不返矣，趙禹帥延安，時為屬時，夏人擾邊，發兵勇，別堡龍安，以北諸城，其力疲弱，禹患之，帥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却有備不敵入，但襲荒，雄三泉而還，策備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糧，人無好亡，進石營田，深溝，繕城，遂備益，回元祐初，為宗立，主簿，執政，將棄四岩，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失中國之性，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戎刑勇，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為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符屬，羌，虜，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

明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畫，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謀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眾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眾，遂分兵為二，姚兒將而左，神頡將而右，兒破六達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宋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眾不得度，誼被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丞，裕陵府厚賞，師雄言者，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遂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邊，原復入熙州，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道納，結珠三，棚及蓮，耕七堡以固藩，維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刑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事東，郭作轉運，內地移粟於邊，民以備，餒為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有功，但復賞太薄，耳，對曰：昔上廉，廟算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勦勞，未錄，此為欠也，因讓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教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歷以來邊臣施置之，感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鄆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開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州秦州之師，未應，深入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子園大食，佛林，選黎諸國，皆禮，悉遣使入貢，朝廷合熙河，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邊人也，未幾，邊秦徒知。

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爲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衍化燼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燼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營成華池知衍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備無以給遂擄發常平且懼得罪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爲慶卒矣衍考課爲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參其軍事諤第賞以死乎爲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遽入奏詔往靈武援渭慶兩軍將衍衍曰吾兵甫歸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於千里外哉諤乃止同幕畏罪陽請衍曰師不再舉君之力也衍議其意曰全萬眾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初大臣議棄鞬防與孫詒論繼事以爲蘭棄則鞬危熙兼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如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言質孤勝如種兩川美田質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邊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經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壘左司耶中紹聖初以直秘閣爲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庇其葬後追錄不棄蘭州漢官其一子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一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二

列傳

宋五十六

楊佐

張拔

劉瑾

張田

姚漢

朱壽隆

楊仲元

楊佐字公僕

為慶州推官

隸上出井口

而陰氣騰上

工晴則亟止

然謂之雨盤

發連判官幹

能屬佐度地

鐵判官同判

通河疏濬

謂不便佐言

不消復得跡

賜之役調民

治官吏獨捨

為鹽鐵副使

遺開封府

李兒字子西

李兒先 沈立  
張徽 俞允  
關詢 葛宮 葛思  
朱景 李琮  
盧士宏 單煦  
余良賡 潘鳳

楊佐字公僕本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宜及進士第  
為慶州推官州有墮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為  
隸上出井口垂繩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斡摧欲取易之  
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  
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窺灑之如雨滴  
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累遷河陰  
發連判官幹常河渠司皇祐中汴水發溢不常漕舟不  
能屬佐度地鑿濱以通河流於是置堰水監命佐以鑿  
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潦佐開示  
通河疏濬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讓治孟陽河讓者  
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億  
不消復得跡後將察矣乃從其策出為江淮發運使孟  
賜之役調民七八千吏師數百數怨盈塞詔開封勸  
治官吏獨捨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不聽召  
為鹽鐵副使并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  
遺開封府再使契丹卒于道年六十一部恤其家

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獄成有欲夜奪囚者兒以便  
宜新之人服其略張堯佐判河陽兒言堯佐素無行能  
不宜以威里故用改同知諫院狄青宣撫廣西入內都  
知任守忠為副兒言以守忠觀軍容致主將擊尉非計  
仁宗為罷守忠進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轉運使制與郡守味時有用彈劾劾劾及老疾請  
郡者一切得仍奉稍兒言非所以勸沮乃詔悉依所居  
官格兒在官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暴故辭傳世出  
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從越州加能國閣直學士  
知廣州南人謂自劉氏納土後獨兒著清節還知河陽  
帝又寵以詩從鄧州兒歷守名郡為政簡嚴老益精明  
自鄧歸泊然無仕宦意對使厥力句退英宗命無拜以  
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  
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諡曰莊從弟先

先字淵宗起進士為虔州觀察推官嶺吉州承新合兩  
州俗尚訟先為辨枉直皆得其平不知信州南安軍撫楚  
州應利梓江東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信田其後  
貧弱往句食僧所而信遂之取僧田中苜蓿執以爲盜  
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家積官至祿  
書監致仕兒兒尚無恙事之彌篤以子敘封得大大中  
夫開居一紀卒年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棄官歸養  
人賢其家法云

續通志 卷三百五十二 列傳 宋

志五三三

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其忠篤誠遜  
既老益康強少從劉潛李冠遊及其死率里人葬之置  
田贖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諄而行為鄉黨矜式  
張諤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舉進士通判鄆州  
州卒謀亂期有日諤得告者徐諤取首惡實諤法知  
沂濰二州沂布產產漸而利有司科賦相反諤始革之  
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已而已無妨  
後人汝勿若為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濱州七日而商  
胡決灤掃瀾球隄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  
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為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  
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舊惡力營護詔罷其勞入為  
戶部副使京師賦趨於酒人有常籍毋問售不售或歷  
產以償請罷歲額嚴禁合隨所用勉多寡以售官俯  
睦親宅讓取民居肅言芳林園有餘地宗室足自處無  
庸取民居從之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  
橋壞鐵牛皆浸水中燬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為衝礎石  
其杪挽出之橋復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為邊人所  
懼故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強以漢法贖按得其狀俱以  
獄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盜肅嚴保  
伍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南蠻寇黎雅討走之罷磨刀  
崖戍卒改知瀛州母喪服闋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以  
堂帖神宗特命賜詔判太常寺知鄆州復判太常  
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由給事中易通議大夫卒  
年七十諤才智敏給符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州民遮  
道數百趨諤仲淹以付諤方與客弈局未終慮決已竟  
英宗時三司前奉事帝請鑄錢木未皆不能對肅悉論  
無隱帝是之順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為觀察使守邊

以卿家世也嘗對曰臣叔父充有大才臣愚不可繼  
遂止  
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登進士第監中為都水丞提  
舉汴汴泥澆田為上腴者八萬頃檢正中書戶房加  
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遷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羌  
邊充十策禦戎神宗遣內侍王中正等制建三堡  
復永康為軍因詐殺羌眾以為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  
襄拜之中正還蜀舉充可任召判都水監進直史中  
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婚事中正命遂廢河決會  
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  
易成登課百四十萬故事當賜錢充曰奏課職也願自  
今罷賜詔罷之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繩  
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新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疾苦  
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不  
畏服而懷惠取州田與夏境犬牙交錯每種必遺掠多  
棄弗理充徹所部復以時耕植募家旗山夷叛舉戶亡  
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將張守均燔兵寨上夏人亟反之  
充之帥邊貴王珪萬欲以過可馬光之人充亦知帝有  
用兵意屢備請西征從言夏常為母喪所服成云雖  
存而因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因恫國人怨遂實為典  
師開罪之秋也乘常亡將有桀者起必為吾慮今師  
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入觀而陳  
攻討之略詔令探厥入議未及行充舉卒年四十九  
劉璣字元忠吉州人抗之子也第進士為館閣校勘流  
亡得慶曆制語張環章詞涉語譏慶曆泣涕不能食  
閩門袁經遂宰相自言朝廷為改書命璣環為州璣亦  
坐貶服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守墳墓王素為請

以仲孝子之志詔復職遷集賢校理通判睦州為淮南  
轉運副使召修起居注加史館修撰河北轉運使拜天  
章閣待制知瀛州坐與世居通問徙明州未行改鎮廣  
州與樞密院論成兵不合改虔州轉運都監楊從先奉  
旨募兵不至覆遣其子懋利清縣巡檢兵集郡下瑾怒  
責之遷發悖謬語懋利于朝遂廢于家第年復得制  
知江州歷福州泰州成德軍卒瑾素有操尚所殺以能  
稱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怒  
閩中書判拔萃科累遷秘書丞為監察御史與行詔治  
王素獄坐有劾嫌不以聞降監河陽恬視累遷為鹽鐵  
判官使契丹詢頡詒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靛旋廷者王  
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邪懋慚不能對加直  
龍圖閣知梓州從河東轉運使言三路土兵疲老苦羸  
其族以強壯者代從之遷築寶殿修撰知河中府大河  
源壞浮橋詢易為長橋拜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不即赴  
罷職知商州神宗時轉右議大夫改祁同二州提舉  
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九

葛宮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掌書記屬周文  
上太平雅頌十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  
寶符圖頌為楊億所稱知南充充縣東川饑民糶食部使  
宮撤守寶昌兩州以惠政聞知南劍州土豪彭孫聚黨  
數百悉依山澤為盜吏民不可捕宮遣抄縣尉許抗論  
降之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私罔利課歲不登宮一變  
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富實宮曰天地  
所產吾固盜之又可為功乎卒不言從知祥秀二州秀

介江湖間吏爲鬪漕清上以征往來開有昏弊週者多不克密命悉毀之積官編書監太子賓客治平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官性敦厚恤錄宗黨擢孤孤賴以存者甚眾宮弟密亦以進士爲光州推官蒙民李新殺人據其罪於邑民爲華且用華之子爲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賞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端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作官者安得有餘密或即居號草堂遇老年八十四乃終子書思謹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制登以五斗移志志遂投縣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爲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惜行始乞監新市縣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衣麻終禮不忍去家舍累年乃出仕歷封鄆澤水主簿時兄書元爲望江合同謀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己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特諡曰清孝子勝仲孫立方皆以學業至侍從世爲儒家勝仲自有傳

張田字公載涇州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錄歐陽修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億建策增七郡塘水詔通判集議田曰此非豐敵策也堉良田侵家墓民被其害不爲便因奏疏極論調監鄧州稅久之通判冀州內侍張宗禮使經鄧酒自恣守武無敢白者田發其事詔配西陵雜播度支判官祿享太廟又請自執政下差減資費唐介論其虧損上思出知新州俄提點湖南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徙廣州治有

善迹移桂州吳時發使朝貢假道與方伯抗禮出獨坐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獨踞如膳土蒙劉紀盧禮素爲邊患訖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於癘禍田以兵法訓明丁而秦罷戎或告交陸李日尊兵九萬謀襲特磨道諸將請益兵田曰交趾兵不滿三萬必其國有故長慮聲以嚇我耳謀既得實果其兄弟內相殘擢邊將乘之也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龍蕃從其使入貢凡十反至是龍以烈來復從之田因入謁詰責之窮其首欲斬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曰汝罪當死然幸在新天于卽位赦而汝自從朝廷乞恩乃密請貸其死罷塞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蒼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墉七里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遂知其僞召戒選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城旣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仇直自喜好禮屬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清女弟聘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願曰南海富諸物但身爲市舶使不欲自汙爾作飲賢室增古昔清勳史俟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俾古廉吏

榮運字仲思齊州任城人父宗範知信州鉛山縣詔罷縣募民采銅民散爲盜宗範請復如故真宗嘉與擢提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歷官九年遷舉進士上鹽鐵判官官晉州產礬京城大家歲輸錢五萬緡顧其利請權于官自是數入四倍爲廣東轉運使廣有板步古河路絕險林菁瘴毒謂閩峒峽至洗口古徑作棧道七十開抵清遠趨廣州遂爲夷寇復入爲開封府判官太康民爭浮屠法相聚祈禱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

賈黯疑有妖請殺其爲首者而流其餘謹持不從各具贖上之中書是諫讓但流其首而杖餘人加直史都知澧州改京東轉運使萊陽產銀砂民有私採者事露安撫使欲論以劫盜謂曰山澤之利人得有之所盜者豈民財耶賈寬甚眾又使成都府路召爲戶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洪州以疾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祿書監年六十五

李戴字伯照黎陽人少苦學陸贄讀書置足于水雖得疾不捨去登進士第調齊州推官知大名冠氏縣府守呂夷簡入相薦其材知齊州鈐轄趙瑋使留殿載乃屬李避瑋瑋得罪戴坐不舉劾瑋爲信陽軍安撫使瑋明逸等爲之中理改常州知祥符縣有巫以井泉飲人云可愈疾趨者旁午載杖巫撻其井歷知魏州澠水軍戴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戴亦不食母知之爲強食六爲州以寬厚稱以光祿卿提舉仙源觀卒年七十四

姚渙字虛州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徽者以討平瀘夷策功爲晉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晉州渙第進士監益州交子務發寇隱萬緒主吏皆當死渙曰數人以下澤非吾志也義不蔽盜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活者眾知峽州宜都民爲盜所殘渙執囚訊服以獄上渙移劫於他處有司居之何真監獲大江漲溢獲前戒民徙儲積還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墉壘爲木岸七十丈線以長隄堤以新石厥後江漲不爲害民德之徙知涪州質化夷多犯境渙施恩指納首亂爭羅拜廷下詔渙去無警終光祿卿年六十七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榮澤轉西方用兵



柳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為銘誌

單照字孟陽平原人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轉相

時詔城蜀治餉以獨地負山帶江一旦毀離垣而興板

而論之鞠未就軟喉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重昌輸之

外遷知濮合二州合居洛漢開夏秋患於淫潦農東

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闕所以侍捕已而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邱主簿民訴旱守

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

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

其價稍增之餘則下其估官有所須不強賦民聽以所

將屬之召不往至朋按籍均役之羅堂帖求免不為減

必傳於輿輿以是為報國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賦字康臣洪州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

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乎白平請自捕速未幾吏獲

諒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賦陰知其為盜亟捕

善溢源官民應舍疊石墜二十里障之湖不為害時王

以母老得知南康軍丁母憂服除為三司使判官方

獨曰若賦請軍軍且怨不則貧諸民且病請付文思

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挾河良賦言自

與其事執政恐難竟不為屈收太常少卿知澠州遷光

疎卿知宣州治為江東最請老提舉洪州玉隆觀辛年

子恩試校書郎卡博學多大略累為唐州判官湖北安

檢下設方略得平之加奉議郎先是良賦為鼎州推官

果棄也及蠻叛斷梁陽道扼官軍不得進下道使湖北

賊大駭盡銳來戰奮擊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遇七敗

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梁陽罪免歸徽宗即位復奉議郎

言過到切元祐末爽復極言請大皇太后還政事章傳

中與下俱入黨籍

潘夙字伯恭郭玉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仁

敗於占城偽表稱賀以為大捷紳宗詔之曰君高之難

方二十年中之情燕安忽事直謂山僻僻寮無可慮之理殊不思禍生於所忽唐六詔爲中國忠此前事之師也卿本將家子尙要善宜體朕意悉心經度夙遂上書陳交趾可取狀且將發兵未報徙河北轉運使歷度支鹽鐵副使知河中府章惇察訪荆湖討南北江蠻播陳夙憂邊狀以知潭州再遷兪祿卿知荆南鄂州卒年七十

列傳 宋五十七

徐積 李履 高承能

沈起

劉彝 熊本 蕭注

陶淵 林廣 神世衡

古 誦

朴 師道 師中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知

古今事變風俗利疚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

贈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其州選以官其書其

學上書美其法介而實其言安石笑其書其

學說正深此則薄所上治策雲其他人之說為之

呂惠卿領修撰義局遂以布衣充檢討事熙寧時

始計充紳宗見其所上策曰爾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

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謀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

試於有用之地即投鎮安軍

書曰房留學公事歲許召對顧問久之擢太子中允館

閣校勘監察御史襄行與中丞鄧綰却諫陳范百祥雜

治趙世居獄李士室者被拘出入費人閉宮見世居母

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費乃且曰非公不

可當此世居與其室若師之曰士室三百歲人也解

釋其詩以為至寶之祥及鞠世居得之逮捕士室而幸

相王安石故與士室善百祥勸士室以妖妄或世居致

不軌感奏七監遠康詩實仁宗製今獄官以為反臣不

敢同百祥言士室有可死之狀贖放出之以歸大臣朝

廷以御史誰知樞密承旨參治而百祥坐報上不實貶

進祿集賢校理檢正禮房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

卿居父喪哀毀嘗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謀禮參

鞠贖除右惠卿絕劾之會經貶官緣亦解職出為荆湖

北路轉運副使元豐初召知諫院惠卿在朝延欲更番

漢兵戰守條約按東都事略云初西夏邊界馬番

為前鋒而重兵守城何則則後出不分敵守每

以數將通領之兵惠卿以為調發不能速集始采

諸漢番兵結分守城每五諸老將不謂然帝頗采

千人隨屯原其營於以上諸老將不謂然帝頗采

將推其法於他路遺種經畫籍是惠卿離涓酌蔡廷

慶亦以為不然帝召延慶遣加諸屯關閣使往代以

母憂不行服除召廷慶兼御史中丞官制行惠卿

制語專為中丞鄧綰守長安辭疏其過帝知其以惠卿

故雖改絳州亦左遷綰給事中神西西討得銀夏有

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盡城橫山瞰平夏城永樂

詔歸與內侍李瑋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覆主

使帥詔言銀州難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

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壁實不如永樂之形勢

險險竊惟銀夏官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與復於總將事

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

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城柵來臨

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堡柵各六營之大者周九

百步小者五百步壘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

十三萬逐城築十四日而成或謂括奏還米脂明日

夏兵數千騎趨新城破城逐往視之或說稱曰初城詔相

戒禦寇非戰也雖不聽與母舉復行括獨守米脂先

是仲諷還白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禍怒變色謂諤曰

君獨不畏死乎敢談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

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渝異城也程度不可

聞城永樂即來爭強人馳告者十數等皆不之信曰

彼若即來是告立功取富貴之秋也諸將赴之大將高

永亨曰城小人寡且無水不可守雖以為沮眾欲斬之

既而城遂延隸比至夏兵傾國而至示存兒未能請及

其未陳擊之始曰爾何知王師不敵不成則納款乃自

奉上卒拒戰夏人益眾分陣進攻抵城下曲珍兵陳於

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繕曰今眾心已靡

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繕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

不戰先自退邪俄夏騎卒度水犯陳即逐遂鋒車最為

驍銳皆一富百人銀槍強項光彩耀目先接敵而敗奔入

城後後陳軍人乘之師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珍

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遂

受困永告為夏人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大半

夏人嘆附登城尙扶創拒關陷度不可敵又白繕請突

圍而南永能亦勸李覆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

不聽大雨城陷四將走免贖餘舉覆死之永能沒於陣

初括奏夏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帝曰括料敵疎矣

彼未出戰豈肯遠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夫

間稱等死涕泣悲憤為之不食爾爾金紫光耀大夫吏

部尙書遂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覆工部侍郎官其家

十二人禱陳曠有應略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

將帥怯弱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盡武之敗奏晉

用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持誇陳進取之策肅素以

還事自任狂謀輕敵猝與強敵遇至於覆沒自是之後

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復用兵無意於

西伐矣子胥自有傳

李覆字長卿邕州人父洵詔開朝道學士覆用監歷管

庫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修拓梁道郡三州城沒無怨  
 素性峭刻嚴忍察訪使者以爲言都水丞程訪亦訴其  
 越職詔令件折御史周尹又論復父死二十年不葬僅  
 從東路俄提舉鄧師茶場兩歲歲課七十六萬緡種  
 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勳在位遂爲陝西轉運使制  
 置解鹽秦民作合道傍券創使納稅街銀一路擾愚與  
 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宦達黑殺莫遠規察神  
 謂起與兼讓復閱之亦上言可令邊面諸將各出兵控  
 之使不得耕種則其困必因國因軍雖取可決也及出  
 境督餉民苦挽運多散還搜令騎士執之斷其足筋  
 宛轉山谷間凡數十人累日乃得死始獲受旨得斬郡  
 守以下於是上下相臨以峻法雖小吏護丁夫亦顛數  
 不請軍食竟不繼謂謀斬樞密呂大鈞引義責之復使  
 還取糧既集謂猶宜言糧乏軍興致大功不就至削兩  
 秩貶爲判官承業既城覆金銀鈔帛充剽其中欲夸  
 示徐禧以爲城甫就而中已質積金既多故受閔愈急  
 而稔守之不敢去以及於難李奔舉別有傳  
 高永能字君舉世爲廷州人至永能始家青澗少有勇  
 力善騎射由行伍補殿侍稍遷供奉官神譚取隴州發  
 永能兵六千先驅入隴兀五戰皆捷轉供備庫副使治  
 綏德城開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卽知城事元豐初爲  
 鄜延都監秋大珍夏人屯一千騎於大會承將取祿承  
 能簡精騎突遇其驍騎卒驚潰獲分轄二人轉六宅使  
 夏人患之今日有得高六宅者賞金等其身輕略使呂  
 惠卿行邊永能伏騎谷中以備侵軼邊騎果至馳出擊  
 走之夏兵二萬犯富川堡永能以千騎與相過度不能  
 支依險設疑兵且聞且卻而令後騎揚塵若援兵至者

奮而前遂解去權木路幹幹四年西討永能爲前鋒圍  
 米脂城邊人十萬來援永能謂第永亨曰彼恃眾集易  
 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陣待其至張左右翼擊之可破也  
 詰旦應敵於無定河斬首數千級得馬三千乘馳牛羊  
 萬計城陷未下宮遺謀說降其軍壁守將衣以文錦導  
 以鼓吹權詣城下首乃降進東上關門使靈州刺史以  
 年老請不許又進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承業之役獻  
 謀皆不用城既陷其孫昌爲欲援之從間道出永能歡  
 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  
 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願易一卒敵衣戰而死其子世  
 亮與昌高求得尸以歸詔昭州觀察使錄其子世亮  
 爲忠州刺史諸孫皆侍禁殿直永能家世州將所領多  
 故部曲附之有恩惠遇敵則身先之下有傷者載以己  
 副馬故能得士死力遠近喜言其事稱之曰老高及死  
 邊人無不痛惜永能之亡廷州將皇城使寇備亦力戰  
 而沒嗣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縣人宋本傳作明州進士高  
 第調滁州判官按東原事與監真州轉輸倉閭父  
 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喪喪者應格當  
 選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  
 風教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縣負  
 海地卑則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從以避棄其業起爲  
 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漑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  
 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吏部格遷更以  
 贓私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  
 敘用遂著爲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  
 乞未獲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

給事官者勿再任宦官宗室祖免親令補外官復府兵  
 汰冗卒書數十上以論國歲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  
 改知新楚二州京東歲歲歲益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  
 贖法權其伍盜內自陰疑轉相東縛唯恐後改開封府  
 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什楫竹箭之材多出  
 所部取於民無制吏被爲姦起會其富用自與商人賈  
 易所省廿六七萬爲三司鹽鐵副使直舍人院監監三  
 年韓絳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絳城絳州不利起  
 亦罷知江寧府人知吏部內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  
 位著乃與夏使等起曰彼使臣爾不當與王人齒爾不  
 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爲定制六年拜天章閣待制  
 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部以熙河進章惇  
 熊本亦因此求爵是時議者言交陟可取朝廷命蕭注  
 守桂經略之注蓋遠謀者也至是復以爲難起言南交  
 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意事攻討妄言  
 密受旨增令驅吏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授以陣圖  
 使歲時練習繼命指使因督鹽鹽之海濱築舟師高教  
 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於是交陟益武  
 大集兵謀入寇賊劫邕州以擄抵起請止保甲罷水  
 運通互市起不聽劫賊滋起生邊擾罷命到孫代之  
 此下按東原事云往加州州再興以守廣日邊絕其  
 月後故州交人大舉船劫東原三郡以守廣日邊絕其  
 表疏於是交人疑懼率眾犯境連陷蒙白欽恩四州死  
 者數十萬人事聞起起聞康使安置鄧州州起又徙秀  
 而卒按東原事起作孫州州起  
 法諷范仲淹范器其材註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劉彝字叔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

瑛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網紀規模力居多第進士爲  
邵武尉調高郵移柳山合治簿書孤寡作陟地教  
種藝平賦役抑姦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  
事曰日治能施蓋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其法  
非便罷神宗擇水官以蔡懋德南水利除都水丞入兩  
汴漲議開長城口募請但啟楊橋斗門水即思爲兩浙  
轉運判官知處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蔡著正俗方以  
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藥業俗遂變加直史館  
知桂州蔡與交人互市交趾附欽廉邕三州坐貶均州  
團練副使安置隨州又除名爲民編隸涪州徙襄州元  
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病卒於道年七十

熊本字伯通番禺人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  
士上第爲無州軍事判官稍遷秘書丞知建德縣縣令  
項包放池爲圭田本地以與民熙寧初提舉淮南常平  
檢正中書禮房事按東都事考云改戶房六年遷川羅吳夷叛詔  
察訪特變得以便宜治夷事本嘗通判戎州習其俗謂  
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爲鄉導導以計致百餘人費  
之遽川其徒股栗願死自願本請于朝蒙以刺史巡  
檢之秩明示勸賞皆踴躍願命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  
晏州十九姓之眾發黔南義軍張運道大將王宣買昌  
言率以進討賊悉力拒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  
窮乞降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寶馬歸之公上受貢  
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爲臣僕  
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神宗勞之曰  
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徵奏詳明近  
時鮮靈焉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蠻中始此蔡京時爲秀  
州判官本言其學行純茂練習新法薦爲於富公事河

遼初復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熙寧河法禁關略蓄積不  
支歲月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員減歲經費數十萬渝州  
南川撥水斗板詔本安撫本進督銅佛壩抗其尤積積  
聚以破其黨水斗氣索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  
九堡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初熱孫王仁貴以水斗親繫  
獄本釋其縛置麾下至是揮鋒先登大臣議加本天章  
閣待制帝曰日本之文朕所自知當與壽命遂知制誥帝  
數稱其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進又上疏云天下之治  
有因有革期於隨時適治而已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  
說文苟簡因循之治因以安常習故爲俗言納忠者  
愆愆之徒相與颺吁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猷發大  
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蠹國視  
因起交讓而合議或諍於廷或誘於市或投劾引去者  
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成將伺  
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本之意專以霸王安石也范子  
淵創浚河之役文意博爭之命本行改廣州按東都事  
考廣州改南平軍白出水分司西京居三年起知滁州改廣州按東都事  
考廣州改南平軍即廣州召爲工部侍郎宜州蠻擾邊遣除龍圖閣待  
制知桂州至則諭溪洞酋長或邊吏勿生事請罷將韓  
兵代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民蔡寶珍扇龍  
蕃與胡相相仇殺欲引兵致討以爲功本質之色動璠  
而投之海璠夷以爲諱謀告交人明年將入寇使者質  
其言詔訪本曰使者在道安得此藉使有謀何自先知  
之已而果妄是時既以順州賜李乾德璠盡未正交人  
緣是楓柁勿賜地而徑償智曾會來乞師本微問狀  
乾德欲兵謝本因請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之南荒  
遂安時運判官許彥先議通湖南鹽於西廣計口授民

度可得息三十萬本言桂管民貧地瘠恐不堪命議遂  
格入爲吏部侍郎踰年力請外仍特制知洪州言者謂  
本棄八洞爲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知洪州召  
還卒於道

蕭注字慶夫臨江新喻人落有**大志**尤喜言兵舉進  
士攝廣州番禺令僱智高圍州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南  
勢危甚注自閩中出募海濱壯士得二千人乘大船集  
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軍即日發歸南浦  
兵民持牛酒餽糧相繼入城中自是每戰以勝歸南浦  
上其功權禮賓副使廣南駐劄都監監還撫也管余靖  
患其曠誇請洞以屬注注挺身入獄中施結恩信欲青  
師次賓州召會諸將疑注倚賊聲勢爲姦利欲誅之注  
覺託爲辭辭不肯住賊賊青始聞注前功以知恩州智  
高走大理四年與三弟萬特磨道注帥師往討獲一裨  
將引致臥內與之語具得賊情悉攜送闕下拜西上關  
門副使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爲其國所殺  
面首歸獻轉爲使臣卅數年陰以昭廣源聲發密結  
兵甲乃上疏曰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  
土爲事注天聖中鄭天益爲轉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  
洞今雲河乃舊蠻數百里蓋年侵歲吞馴致於是臣已  
盡得其要領周知其要害今不取則日必爲中國憂願  
馳至京師面陳方略未報而甲冑紹泰犯西平五虜  
被害諫官論注不法致寇罷爲判南鈴轄提點刑獄李  
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略智高閩民爲奴發洞丁采黃  
金無帳籍可考中使按驗頗有資貶泰州團練副使淮  
南轉運使言注惟牛馬招集賈士部勒爲兵教之騎  
射請徙大州以處之詔改鎮南軍節度副使近臣有訟

傳通志 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 宋

汪廣州功者起為右監門將軍鄧州都監熙寧初以聽  
質使知靈州環慶李信之敗列城皆壁注劉攽關夜  
宴如平時復開門使管幹歸府軍馬辭云身本書生差  
長拊納不聞敵圍懼無以集事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  
眾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入親神宗問攻取策  
對曰昔者臣有是言是時後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  
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  
教訓十五年矣謂之兵不滿萬安也既至桂諸酋皆未  
謂注返訪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均得其驥心故李乾德  
動息必知之然有歐征南策者頓不聽會沈起以平蠻  
自任帝使代注而罷注歸卒于道年六十一詔優錄其  
子注有膽氣書後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注韓絳為  
安撫使施設何如對曰廟算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  
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  
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而敢當天下大事然不  
如絳得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萬物爾王詔為建昌參  
軍注曰君他日類孫孫但壽不及後皆如其言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儉奮故安吳中行山開有雙雞  
戲溪水上矜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爾君宜  
巫去去百步許雷大震兩岸圮木拔又出大雲風暴怒  
二十七艘同時溺弼獨舟得濟人以是異之丁謂妻以  
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屢應中楊政計湖南術  
弼上馬政授之兵使往張大破之以功得賜朝主簿僉  
督高祀南海政為安撫使時參軍謀使下英江會大將  
蔣偕戰死餘眾畏亡將被誅多降賊弼數與之遇在場  
駭命楊榜道上喻使歸許以不死凡得千五百人調陽  
朔合謀民植木官道旁夾數百里自是行若無夏秋暑

賜苦它郡縣悉效之撰與安合移書說桂守潘固凌瓊  
渠以通漕不聽至李師中卒凌之師征安南饒餉於是  
乎出大為民利如資容欽三州撰崇儀副使遷為使知  
邕州邕極饑寇并陸萬然獨獨賊惠資至忘其勤諸洞  
獻土物水內附馬降意推善謝其贊皆感悅無犯邊者  
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瀾月潮登城望三邊皆得為  
岐涇至靈江三門浦兵民即高懸善俄而水大至瀾  
身先版舖召使吏賦役為上獲千餘置道上下水果從舊  
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情乏食則為發厚以振於內  
方舟以飽於外水不及女適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  
私一無所失亡白橫濤以東數州皆沒瀾久於邕請便  
郡桂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萬為辰州遷皇城使降  
北江彭師宴授忠州刺史郭途南征轉鴻慶州團練使  
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置山谷弼率百騎深入左江  
峒民知其至扶老攜幼以歸遂帥官軍臨富良江使弼  
殿交人納款速欲班師恐為所襲乃以計夜起軍不整  
騎步相蹈藉亂行賊隔江設何視知弼殿敢敢追弼申  
令帳下毋動遲明結隊徐行連騎以善選遂所得廣源  
峒為廣州枕柳為縣進西四上閣門使留知順州州去  
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成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然  
蚤莫勞軍觀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奮奮起為  
用交人襲取枕柳揚聲欲圍州獨難弼素得人心賊動  
息皆先知獲聞謠不殺諭以逆順縱之去恩威兩施以  
是終瀾在不敢犯加東上閣門使未拜而卒諡錄其家  
五人弼能為詩好士築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家至貧  
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織屨以居

林廣廣州人以擢日軍卒為行門授內殿崇班從環慶

蔡挺麾下李諱詐寇大順城廣射中之李信敗於荔原  
廣引兵西入破十二營攻白豹金湯皆先登夜過洛河  
夏人來襲廣揚聲遠強弩列屏制實摺甲飛趨夏人疑  
不敢渡普護中使階邊將及烏羅川連率軍循山行道  
遇馬羌以險告廣不答夏人果伏兵於川計不行而去  
告者乃諜也夏人圍索遠城廣止守城士卒即有髮母  
得輕動火夜起積薪中眾屯守自若明日敵至馬平川  
大持攻具索廣被甲臥他門鼓而出若將擊其馬敵舍  
城救馬廣復入益修守備夜斃死士斫其發夏人數失  
利始引退累遷總管使韓泰為本道將慶兵據北城  
叛廣在南城望其眾進退不一曰是舉軍亂也挺身  
馳城出諭以通順皆投兵聽命出者才三百人廣語餘  
眾曰亂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聽命不唯得活仍有功  
得百餘人激厲要東使反攻城下兵禽數皆盡遂平北  
城出追亂者至石門山與之遇諭之不肯降殺兵尾擊  
敵知不得免始請命廣曰不從吾言今寧而戰死非降  
也悉斬之遷本路都監詔入對神宗獎金湯石門之功  
慰賜甚厚將使開熙河辭以不習陞屯事乃遷鈴轄使  
遷徙邠延攻踏白城功最遠皇城使進討洮羌加帶御  
器械環慶副都總管安南用師詔廣請行帝曰南方卑  
溼即病疴疴西邊方開拓宜後歸揮神龍衛四廂都指  
揮使英州刺史憲臣或言往者劉平因救都道賊沒今  
他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為已平之所以敗非出援  
罪乃止再轉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邈蠻奇迺還機不  
遷諱廣代之廣至關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二分之一日夕  
諱習開推牛享騎士心皆奮遣使開曉奇迺仍索所亡

諱習開推牛享騎士心皆奮遣使開曉奇迺仍索所亡



建德將軍趙鼎為國任節而年華已暮其志益切伊  
 將行以書與鼎謀結有本朝節節其可也故以  
 多述其與鼎謀結有本朝節節其可也故以  
 文雖城守向有願至鼎委之而鼎亦不違其意人  
 將之以誠元昊謀謀鼎曰此則作文放矣其所以  
 謂鼎者為元昊所遣使也鼎曰此則作文放矣其所以  
 鼎始為元昊所遣使也鼎曰此則作文放矣其所以  
 鼎始為元昊所遣使也鼎曰此則作文放矣其所以

死籍為樞密使世衡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畫策當  
 選三班奉職後高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門祇候世衡  
 艱險聞其君臣遂成猜軍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高  
 遷三班奉職後高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門祇候世衡  
 死籍為樞密使世衡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畫策當  
 選三班奉職後高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門祇候世衡

上書連附世衡成州副使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  
 押運木質籍既罷古復辟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  
 高疏為定詔以其事付史官孫古從官使世衡在邊  
 數年積發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儲善養士卒  
 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辛  
 酉朔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古其京  
 時作諤諱皆有將材聞中號曰三種讀其功子也孫朴  
 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為人小事科舉當官辭以異  
 弟時稱小陸君世衡卒諱古為天興尉果轉西京左藏  
 庫副使涇原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斬數載  
 百築城塢城之北以揀要杏神宗召對選通事舍人官  
 其三弟與弟診被環州折衝會斬首二千級遷西上閣  
 門副使民有損道鑿田於熟羌以避役者古按其狀得  
 良田二千頃丁四千悉科為民兵歷環慶永興軍路鈞  
 轄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兵州提鎮戎軍臨河師

十萬道項上須獨倅佐以他路為言古曰均上將也  
 命給之又徙鄜州二州卒按軍節事作以西北門  
 卒年七十古明達孝義弟坐擅興繫獄乞納官贖  
 其罪世衡遺張問田千畝回返之而世衡死古終不復

受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固立青澗功而古以氣誠  
 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師陸誥知青  
 澗城夏夏凌凌內附誥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夏人  
 來索說問所以報諤曰必欲凌凌當以景調來易乃止  
 諤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鬼名山即落在故絳州  
 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五名山  
 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不知也諤即以聞  
 轉運使薛向及陸誥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部兵  
 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投槍欲圖夷山呼曰兄已約  
 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孟示之名山投槍哭遂  
 舉眾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  
 諤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檣敵四萬眾  
 築築傅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  
 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營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  
 為兩翼身為中軍乃閉壘悉老弱棄城鼓譟以疑賊已  
 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賊甚眾遂城絳州諤誘獲輿  
 且不棄節制欲捕治未果而洗徒秦言者交攻之遂下  
 吏貶秩四等安置蘭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  
 其事對曰神宗奉密旨取絳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  
 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為鄜延鈐轄絳城規模橫  
 山合將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請將皆受節度起河東  
 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葉襄責授汝州團練  
 副使再貶賈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  
 功復贖實副使知岷州棟斃將果莊聚兵于岷岷新羌  
 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慮出塞收洮州遷東上閣門使  
 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州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為其

母所囚可急因水路官播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  
 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大意西討  
 以為輕略安撫使諸將悉聽節制諤即次境上帝以  
 諤先期輕出使聽合於王中正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  
 并蒙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水下夏兵八萬來援諤  
 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捷書聞帝大喜羣  
 臣稱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留留千人守米脂遣次  
 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廷廷不進士卒  
 饑餓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大  
 校劉歸仁以環濱節令班師猶慮州固使神龍衛  
 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  
 帝召朴問狀樞密為問門祇候將進城橫山命徐禧李舜  
 舉使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勤  
 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  
 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  
 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  
 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  
 俯視與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福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  
 承榮受圍諸觀望不救帝與其後效置不問且虜賊至  
 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諤善馭士卒臨敵出  
 奇戰必勝然許延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劊肺肝坐  
 者掩而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復之  
 魏軍也且入諤營軍吏鳴鼓發聲呼問吏曰軍有幾  
 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即叱斬之魏懼怖遂出營渡  
 河猝遇敵給門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旗  
 鼓千騎亟趨大軍各信之敵以為諤遣之魏不免白照  
 寧首開成州後再舉西征皆其謀諤卒致承樂之禍議

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州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為其

功復贖實副使知岷州棟斃將果莊聚兵于岷岷新羌

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慮出塞收洮州遷東上閣門使

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州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為其

功復贖實副使知岷州棟斃將果莊聚兵于岷岷新羌

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慮出塞收洮州遷東上閣門使

看謂不死處事不已

誦字諱翁... 入對神宗... 山後美至... 里謂之日... 果正怒裔... 州渡河討... 莊誘敵景... 宗囑爾請... 疏請除之... 羌迎擊走... 不可辨誰... 下也遂親... 戲問之日... 日果為所... 上開門使... 統諸將敵... 進照河鈴... 接帳田多... 開門使保... 書征軍整... 戰未嘗負... 誼至厚待... 願效命以... 入功最多... 朴以父任... 右班殿直... 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 宋

始通志 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 宋

河蘭會幹... 叛屬羌阿... 朴至州才... 馳徵至六... 首尾不相... 追北師還... 掛臂獨立... 念此必羌... 曰吾合最... 餘四人反... 眾須臾復... 裂血流至... 是時微舜... 十人

師道按東... 學以蔭補... 縣縣吏有... 竟然所訟... 故再期境... 常平議役... 毀先烈罷... 原部鈐轄... 地師道曰... 矣彥堅無... 拜師道長... 可勝來則... 實邊而指... 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 宋

未立而近... 時五路並... 不敢拜以... 甚師道指... 谷累連神... 諸道兵城... 敵方戰願... 敵大潰斬... 卒城而還... 日必克既... 林自休者... 侍衛親軍... 郡統制拜... 師道讓曰... 分其室焉... 士卒多傷... 可也今射... 可乎救災... 復謙宜許... 軍致仕而... 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 宋

可乎救災... 復謙宜許... 軍致仕而... 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 宋

起為憲州刺史知瓊州俚遠保靜軍節度使復殺仕金人南下逃召之加檢校少保靜羅軍節度使京靈河北制置使使便宜撥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間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鈴里雅布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祿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禦我慮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揭榜沿道言種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逐振城西趨汴水南徑過敵營金人懼徙稽北敵游騎但守牟駱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問安上門命尙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讓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頗頌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頗笑曰彼為卿故也京城自愛國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聲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勸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統使自為制後無有敢越俟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職諸河執政不可种氏號氏皆為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臨河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合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因遣使慰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慶略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幾八日帝以為緩寬用平仲所營以及于敵按宋名臣言行錄城云和師道通曉機略王之道

將合諸道出師第二... 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濱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勸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

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濱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勸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帝臨奠哭道言以至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中前議勸帝乘牛濟學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諡曰忠惠

師中字端蓀忠知環濱鄆州慶陽府秦州待衛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宣軍承直使金人內侵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過副姚古為河北制置使按東新事略作古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或謂師中白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

不能自還此段疑師于河上此也時大臣立議于盾擊密主被敵而三省合議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尼雅滿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聞捷出上黨携其不意當可以遲朝廷疑不用幹里雅布還師中過之出境尼雅滿至太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固之內外不相通姚古雖復陸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遣出師與古犄角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勝陽榆次留屯真定時尼雅滿避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規者以為將遣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退後師中歎曰這捷兵家大戰也吾結髮從軍今名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糧約古及張淵俱進福重負輸之物皆不暇從行抵壽陽之石坑為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漸失期不至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而實責不及皆憤恨散去所留者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諸軍自是氣奪劉幹言師中間命即行舊不顧身雖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賜以勸死國者詔贈少師諡曰莊嚴

列傳

宋五十八

司馬光

呂公著

范鎮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天章舉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卽了其大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獲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破之水迸見得活其後京洛閒盡以爲國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時池在抗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內外舉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樞密副使同知禮院中官夢允言死給卹備光言繁縷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功而贈以三公給一品廔簡其視繁縷亦不大乎夏諫賜諡文正光言誰何人可以當之故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竊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案視光議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眾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費糴遺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罵且狂引兵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改直樞密副使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歐謂之麟光言與僞不可知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遷其獻又奏賦以風侈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賈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賞之同知諫院蘇轍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真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廷臣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

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普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被選宗室爲樞密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善言哉帝大感動曰迭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與日禁中夜半出討紙以某人爲副則天下莫敢違時等拱手曰敢不盡力光言詔英宗判宗正殿不減速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雖不費之富至於何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兄無諸君召不依魏顧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突國公主嫁李璋不相能詔出使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息意章懿太后故使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因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誣謫則逐中執法苛虐則退宰相術光言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營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官階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詔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筵行冊禮葬給卹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齒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天聖觀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英宗立遇疾聖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

人致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韓宗道質直如韓奎者當信用之假卹如馬季良謙詔如羅崇勳者當優禮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編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文帝亦不迫尊許鹿南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讓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亦不得顧私親王宣宰封贈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宮大國極其尊榮議成詔卽命史以光手業爲案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呂海博莫命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鼎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使其使者侮其國王使者誅於朝光與呂海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鼎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師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戒夷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鼎時方贊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救邊吏疆場細故輒以失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道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容之不可專用說與故事所以得珠不可辦宜計待錢上進金錢義不蔽於家慈聖后還政有立式凡后有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份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遽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腹望已而遽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



位則異論之入倚以爲重安石以韓琦上疎臥家求退  
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  
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  
以大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  
之患是竊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置條例  
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  
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  
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  
貧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  
而欲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  
其通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  
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  
散者既盡富者亦資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蠶  
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振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  
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  
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  
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  
石起視事尤乃得請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或邊遠諸軍驍勇士募市井輩少  
年爲奇兵調民造乾橋悉修城池搜捕鬪輸驍然尤極  
言公私因敵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  
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之舉與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  
獨得免徒知許州趣入觀不赴請到西京御史臺歸洛  
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頌之感泣欲噤不忍  
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  
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光

博察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報事之如  
上官官朝謝座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  
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丞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上監  
竹木務官富賢善之下天申容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  
得語泣疾疑且死陳作遺表匭內欲昇所善者上之  
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  
官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  
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歸賜以頌帛舊  
書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  
眞宰相田夫老皆敬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  
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可  
馬相公也所至民感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  
留相天下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  
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說合  
云若陰有所讒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  
行之令上以微倖希進下以賤或流俗若此者罰無赦  
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  
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  
數起光知陳州遇閻闕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  
緣道人相察統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  
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  
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  
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  
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艾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  
非子改父眾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  
易法所儲物皆蠲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  
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寧舊臣多狡猾小人

他日以父子義聞上則勅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狴宗  
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  
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  
猶在而西戎之謀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  
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國以家事付子惟國  
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之直降敕罷之  
請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  
其事歸之轉運及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  
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  
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觀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  
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  
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鑾鑾法兩宮虛己以聽遂夏使  
至必問光起居赦其邊事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  
開邊隙光自見言計從躬親庶務不舍費復賓客見  
其體羸舉語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  
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  
事也是年九月癸亥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憫然帝即  
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禱以一品禮服  
賜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鼎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  
其喪歸葬陝州諱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  
市往弔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  
像以祀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  
必過其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  
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  
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於物  
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

誣謗先帝甚廣其法章停樂上請發家新棺帝不許乃  
合尋喇諭作所立碑而傳言不已迨貶貶遠軍節度副  
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徵宗復太子太保察京擅政  
復降政議大夫京振蕪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  
安民嘗跨字諱曰民愚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  
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蕪邪民不刻刻官欲加罪  
乃乞免錮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問者愧之請  
康元年遷賜諡建中配賢哲宗廟庭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事父母至孝敬學過人博  
通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母  
憂哀毀滅性光居洛土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  
有得望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謙皆知其為司馬氏子也  
以韓絳薦為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獲得遺恩悉以  
與族人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  
早曠為虐兵多艱食者復一不稅則公私困竭盜賊可  
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待之則不為甚害  
願及今秋熟合州縣廣儲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  
存合流民就食候鄉里豐饒乃還本土拜右正言以親  
嫌未就職為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  
積累之勤勞勤苦及時勸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  
后每於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言孟子於書最  
醇正陳王道光明白所宜親覽康自居父喪居廬疏食  
寢於地迷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賜賜告優按東部事等  
院提舉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侍年四十一而卒  
詔贈石諱議大夫康為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  
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官給辭不受道家  
吏如京師納之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慮慮深遠有度量又  
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為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  
召試館職不就通判穎州郡守歐陽修與為講學之友  
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  
同判太常寺言濮安懿王在壇請燕此使毋用樂輟上  
上游幸廣溫成廟為祠多見聽用擢天章閣待制兼侍  
講壽星觀營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  
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饗之義遂知制誥三辭不拜收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治平元年為諫議大夫時英宗修  
慶宮宮建本命殿公著言畿內京東西淮南兩側此豈修  
宮之時王囑為樞密副使知制誥錢公輔坐封還詞頭  
貶公著極論公輔舉職不宜出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  
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  
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  
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晦等坐  
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慶  
緒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遽逐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  
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為翰林  
學士兼侍讀頃之兼寶文閣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  
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綏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  
賜能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問門  
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  
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從光者願其體學耳  
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修英宗寶錄  
禮部侍郎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  
疏曰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備或輕詭以致禍  
上下盡誠而變與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

獨任之弊而不主先人之諫則不為邪說所亂蓋後人  
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  
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  
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  
言五月會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憲宗以不  
經罷之况尊號非古典不繫人主重輕從之近臣有請  
更非領郡者毋任監司公著曰人才類伏下僚而資格  
愈峻則節拔愈難審其才可用宜不次用之試而無效  
則已之又請增館閣之選以長育人才文武官非素  
有罪戾者宜給奉以資始終多用其言一年為御史中丞  
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為之君未  
有失人心而能國治亦未有能勝之以威勝之以辯而  
能得人心者也昔日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王  
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皆皆賢而令皆不肖乎安  
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  
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詆其言韓琦  
欲困人心不忍如趙鼎與呂陽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此  
知穎州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  
言數陳失實安石怒使陳升之改其語行之敏求與  
以惡語出穎州所報未為明辨遂遭惡報敏求與  
其事伏誅之事公著雖主墨亦必不為此言安石怒  
以謂不知其安石安石既不改其言敏求與  
傳無怪小人之志益遠也八年慧星見詔求直言公  
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  
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  
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  
日所舉以為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為天下至不  
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

上下盡誠而變與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  
獨任之弊而不主先人之諫則不為邪說所亂蓋後人  
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  
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  
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  
言五月會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憲宗以不  
經罷之况尊號非古典不繫人主重輕從之近臣有請  
更非領郡者毋任監司公著曰人才類伏下僚而資格  
愈峻則節拔愈難審其才可用宜不次用之試而無效  
則已之又請增館閣之選以長育人才文武官非素  
有罪戾者宜給奉以資始終多用其言一年為御史中丞  
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為之君未  
有失人心而能國治亦未有能勝之以威勝之以辯而  
能得人心者也昔日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王  
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皆皆賢而令皆不肖乎安  
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  
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詆其言韓琦  
欲困人心不忍如趙鼎與呂陽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此  
知穎州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  
言數陳失實安石怒使陳升之改其語行之敏求與  
以惡語出穎州所報未為明辨遂遭惡報敏求與  
其事伏誅之事公著雖主墨亦必不為此言安石怒  
以謂不知其安石安石既不改其言敏求與  
傳無怪小人之志益遠也八年慧星見詔求直言公  
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  
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  
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  
日所舉以為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為天下至不  
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

獨任之弊而不主先人之諫則不為邪說所亂蓋後人  
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  
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  
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  
言五月會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憲宗以不  
經罷之况尊號非古典不繫人主重輕從之近臣有請  
更非領郡者毋任監司公著曰人才類伏下僚而資格  
愈峻則節拔愈難審其才可用宜不次用之試而無效  
則已之又請增館閣之選以長育人才文武官非素  
有罪戾者宜給奉以資始終多用其言一年為御史中丞  
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為之君未  
有失人心而能國治亦未有能勝之以威勝之以辯而  
能得人心者也昔日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王  
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皆皆賢而令皆不肖乎安  
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  
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詆其言韓琦  
欲困人心不忍如趙鼎與呂陽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此  
知穎州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  
言數陳失實安石怒使陳升之改其語行之敏求與  
以惡語出穎州所報未為明辨遂遭惡報敏求與  
其事伏誅之事公著雖主墨亦必不為此言安石怒  
以謂不知其安石安石既不改其言敏求與  
傳無怪小人之志益遠也八年慧星見詔求直言公  
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  
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  
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  
日所舉以為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為天下至不  
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

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否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屢舉中亦一官適翰林學士承旨改滿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穆老公爲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舜不知公善曰堯舜舜如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善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割刑公善曰試之不死則內刑遂行矣乃止元豐元年是四年復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改正議大夫樞密副使四年復同知樞密院事五年初夏人處其主將大學討之公善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善數白其害五年以疾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善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資政殿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善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善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奏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二首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下首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事數日一聚政事空事多決於其長同

列舉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神宗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咸以爲便光嘗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擬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雖以樸氏之說公善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舉擬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賈良方正科司諫員易以言事許直詆大臣將峻責公善以爲言止罷知樞密院事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願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連諛說或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服言者也眾莫不歎服吐蕃首領果在青宜結久爲洮河患高朝廷張兵戍陝與夏人合謀復取熙寧公善議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論諸將不逾月生致禍下帝哀近臣於資善堂公善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爲聖學之助三年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軀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善與凡居其二詔建第於東府之南號北扉以便執朝堂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七月一朝即以都堂其出不至時蓋異禮也明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邪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臣司空復悲慟問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賜奠賜金帛萬緡太師中國公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善平居無疾言遠色於贊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謙虛深敬量園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眾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爲奪神宗

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物尤能避遠賢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博辯驍人莫敢與亢公善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光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日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爲相以罷恩張商英因秩居言路論公善更熙寧法度削削諫毀所願碑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可戶參軍徽宗立遣復太子太保蔡京擅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惡還願諡子希哲希純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任時不免異同則時皆相與之意豈安矣安石乃止公善作相希哲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善數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畧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哲母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其經術公善賢明有法度爾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其經術操行宜備勸諫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爲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權石可諫辭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孫論其議不由科第以祕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又言呂大防由公善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輩欺君賣國皆公善爲之倡而公善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職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爲樞書少監爲內布所惡改光祿少卿希哲力請外以



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讀遺尊漢王兩制臺議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判太常寺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者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孝讓爲考又加於漢王則其失非特漢一帝比凡稱帝若君若廢廟皆非是會草制議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怒即自劾詔原之神宗即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科

蘇軾則下七路持其過孔文仲則遺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孰是孰非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效者不過成得什百萬錢錢糧豈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猶竭魚而竭其水也說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獻諫嘗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自草制極譏之以下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銀表賜謝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既退蘇軾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軾嘗然曰君子言雖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軾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獄獄索與錢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軾在仁宗時首啟建儲之議具以十九歲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軾雖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因辭改提舉崇福宮祖禹謁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軾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廩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軾與劉几定之軾曰定樂當先正律作律尺會合升斗豆區斛斛欲屬上之又乞

訪求與秦以定黃鍾而劉几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秦樂成邵羅局賈實有加軾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軾政同閣視聽詔嘉嘆下之太常輟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軾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輿傳服其勇決軾復銘光墓云熙寧憲廟登樞密院試被擢相神宗洞察於中其辭附慶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試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地銘軾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辭餘憤默口不言人過歸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篤於行義學本六經兄子百孫百祿字子功軾兄錡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漢禮百祿對策曰備宗廟嚴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帝其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帝節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降小宗降宗廟嚴私祀輕今宜殺而除宜輕而重變異所由起也對上三等以祕書丞知濠陽縣事昭信昭信宮中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祿請事夷吾力屈降降吏領員官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木曰殺降不祥奈何容驩將橫境內乎木數然即轍止之七年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詔法令之未便者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人將爲仇然則禮讓廉恥之風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詳置布衣參軍謀百賊

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賂收或末履邊方或起於  
 擊盜疏列其無狀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佐顯殺開除  
 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宣獄奏士宣憂感  
 童婦致不軌坐罪死不赦禧石士宣以為無罪執政主  
 禮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為司門吏部郎中起居  
 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役法患吏受賂欲  
 加流配百祿固爭遂乞元祐元年為刑部侍郎請即以  
 故開殺情可於者請議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  
 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為無足疑原情  
 以為無足問則不可今置重之死刑一殺之科自足遂  
 無足疑憫者矣時又認天下獄不當盡而輒議者抵罪  
 有可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既盡之法非可  
 疑可憫而議者免駁助元豐則刑之近則有奏劾之詔  
 故官吏畏道不憚論殺囚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  
 省猶擊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  
 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法皆吏呂大防慮廢  
 其半百祿曰廢半則失職者不若以漸消之自今屬  
 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都水王孝先議回河  
 故道大防意尚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  
 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  
 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雖深淺變  
 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堦堦有限寇之名無禦  
 寇之實借使河從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  
 先帝明詔其在奈何妄動搖之乃止俄兼侍講進輪林  
 學士為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二十條條願奏事以  
 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勸於民  
 事獄無繁囚獄吏欲以回空圖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

人之氣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為翰林  
 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  
 有成命為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  
 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禮嘯  
 亦豈為一祭哉爭久不決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  
 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官以並事天地為恭於是  
 合祭熙河范育請進藥納迷等三賊百祿曰是皆必爭  
 之地我寧破之若賊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為  
 費已甚帝皆從之石昊射蘇頌坐留宿除書免百祿以  
 同省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卒年六十  
 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監穎州酒稅獄獄按問具  
 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為神知鞏縣擊南山得水入洛縣  
 無水患文彥博稱其能以父贈鞏縣監中岳廟久之遂  
 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黃甘葛覃之賈主營西京御史  
 臺請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樸邀與其守旁郡  
 盡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高甫一字夢得祖籍父百之太常博士祖禹幼  
 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中進士甲科為校書郎知龍水  
 縣從司馬光編修實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  
 成光薦為祝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  
 國與祖禹友善嘗論安石意竟不往富弼致仕居洛  
 索殿殿軍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  
 論安石謀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賜葬人皆以為不  
 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  
 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自漢以來不惟人臣  
 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外廷雖用易月之制  
 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

有二日而小祥林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祥而  
 又見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色今乃  
 古者再祥而大祥中月而禫禮之名非禮之無據者也  
 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降至禫  
 又服之耐廟後即吉幾八月而遂純吉無所不佩此又  
 禮之無漸者朝望羣臣朝服造頤官是以吉服歸人  
 主喪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  
 禮之所不安也哲宗立立權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  
 圻姓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錄  
 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  
 今即吉方始服緇一新者檢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導  
 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所以訓導成  
 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  
 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燃崇儉敦朴輔養聖性則學問  
 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會以夏曆權罷講  
 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  
 天下君子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  
 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詭以竊富貴且凡人  
 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賢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  
 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  
 皆不拜呂公著奏召拜右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  
 心修身之學乞太皇太后曰以下之勤勞萬民之疾  
 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使異日眾說不  
 能惑小入不能進察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  
 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遺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  
 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  
 法為非但復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閒兩用而兼

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滸出來百萬解籍  
錢二十萬振救諫官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  
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腹  
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豈不問若稍施懲選  
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論攝  
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上下相維輕重相  
制建置之道最爲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  
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下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  
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  
今宜奏吏部尚書取當爲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百三  
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  
司考其課績歲之後可以較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  
則監司守得人而不患縣令不才也開禁中覓乳媪祖  
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  
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  
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  
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固勿忘令外議雖虛臣  
聞於道路實懷私憂已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  
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而無所及之何益陛下  
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  
仁太后崩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攬應  
政廷見羣臣此國家降尊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  
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  
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  
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懼亦爲不少必將以改  
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雖開不可不察也先  
后因天下人心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

退亦願單言而逐之豈有愾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  
深根邪說以有姦言或懲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  
衆惡則帖然無事矣此輩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  
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見祖  
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  
業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  
天下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賢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  
下之奉先后以大公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  
而行祖宗舊政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平之基願  
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  
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  
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以爲  
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有召內臣輩十餘人祖禹言  
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  
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聖即賜退改門講對曰既  
國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愚變祖宗之政多引  
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天下怨苦百姓流徙賴先帝  
寬德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  
確速起大獄王都刺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臂  
沈括徐禧俞允神譚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  
萬以至戾房厚行嚴治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某法於  
福建蔡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俱行某法而  
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黑  
亂墮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  
向來所斥逐之人竟同事變妄愈陛下不以修改法度  
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  
國家自此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白黑宦

元豐開李壽中正宋用臣兼用事總兵橫鈔廣約中  
正兼幹四路口鼓鍊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  
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水樂舉陷用臣與土木之工無時  
休息因市井之徵利爲國徵怨此二人善雖加誅戮未  
足以謝百姓患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尙在朝陛下察之  
時格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厲力言惇不可用不  
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者甚眾乃以龍  
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詆訐又悉其諫  
策中屢乳媚事連貶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  
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在邇英守經  
據正獻納尤多嘗請尙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  
拱手再請卻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  
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案講其說  
開列古義參之時事簡而當義理明白藪賦稱爲講官  
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  
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九稱之建炎二年追  
復龍圖閣學士子冲器與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  
有傳



列傳

宋五十九

蘇軾

蘇轍 元老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山人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能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讀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修得軾判賈忠厚論欲擢冠多士疑其客嘗所為但實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初授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闕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楝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衝吏難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術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館閣中如韓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聽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未知其能否故試才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問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既除喪熙寧二年遷朝王安石氣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與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慶歷間曹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

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奮民力以治宮室致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若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遺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親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為孰辨今所欲變改不過數語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舉臺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

武旦患求治太急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伏請速進聖訓神宗曰此未始也急而往實而不得其要須深求之信在語言不能道且實語謗動豈足為累乎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說命權閣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文敷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不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實此事至小體制甚大願速還前命詔詔罷之時安石制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

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心而已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原而不支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幸而治財

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泔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此種相今欲成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壞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訪尋水利上糜帑廩下毒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內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湖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盡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賦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苗苗故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陛下能保之乎且常平之法可謂至今矣欲變為苗苗被彼成此所畏逾多虧官害民雖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買人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讓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服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思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時歌

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濟眾項悍之夫可以棄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致事務掩覆遺失未嘗輕改舊章德澤在人風俗知義讓者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議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多開羅網之門俾窮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橫州之人愈少巧逆之士益多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謔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

石贊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習武事吳以獨斷而克守堅攻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喻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誣奏其丁憂歸蜀時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賦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史書稱甲子初創之日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善安敢受使者易再稱臣豈然後受

之時新政日下祇於其間尋因法以便民民前以安徒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賦謂是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卒來捕卒因舉恣行爭鬧殺公長男驚憤將為亂民奔訴賦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數之徒知徐州河決曹村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賦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賦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難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塗吾猶小入當效命率其徒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板賦處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徒知湖州表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直何正言摠其表語並謀議所為詩以託諷諫赴臺獄欲置之死錮錄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神宗數有意復用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奏入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

言事君之常禮耳帝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帝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顯益曰安石須說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數曰今之君子爭滅半年廢揚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時司馬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不可慢侮以為然光雖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徘徊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鑰遷中書舍人初差役法行久生弊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司馬光為相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措斂民財十室九空徵聚於上而下有錢貲得錄為益此二害輕重蓋異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任之卒自爾以來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益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盡言邪光笑而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親有所啟悟哲宗輒首肯之嘗謂祖宗賢訓因及時事軾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入鎮我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

陵成衰風之漸賦皆銷病禁中召人對使駁言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持罪勒休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不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賦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賦不覺哭失聲官仁后與舊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己而命坐賜茶俸御前金運場送歸賦三年雖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嗟未能言賦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巡捕內侍每羅屏于且持驗味單詞詭以爲賦賦盡奏連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權者所恨賦恐不見容請外拜詔團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和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遣之詔南賦謂宣皇帝載儲謀建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宣仁后心善賦言而不能出賦出郊用前執政恩帥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早饑疫並作賦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謀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館粥藥劑遣使狹隘分坊治病活者甚眾賦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糶糶得三千復發粟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常蓄錢糧待之杭水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白房易又浚西湖水入清河自河入田所溉至于頃湖水多貯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酒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賦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壅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積與橋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

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青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且募人種麥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葑餘錢萬緡植萬石及請得百斛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善居海濱與船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賦不納奏之日高麗久不入貢失賜子厚利意欲來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乞償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惡心受而厚賜之正隨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卻之彼庸僧猶高爲國生事宜痛加懲制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果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賦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擾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壺而浮出時於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撞滔激激射處公私船不可勝計賦讓自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嶼鑿橋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還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其者力沮之故不成賦復言三吳之水滂爲太湖溢爲松江入海海日雨湖潮漲而江清湖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通江勢亦必果用賦二十年間再任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尙書未至以弟繼除

右丞改翰林承旨賦在翰林數月復以讓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穎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更不究本末決其淤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柳艾溝與穎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賦始至穎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極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惟水顛流頹地爲患賦言於朝從之郡有宿寇尹遇等爰捕盜更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賦召改除尉李直方曰若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直方連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執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獲賞不及賦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郎即臨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賦當選以符會其考賦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從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貨物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所載率皆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因多盜所載以濟體弊公私皆病賦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尙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賦爲南郊使導駕入太廟有精輦輦車并青蓋輦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賦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權仗使賦曰中丞雖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賦於中奏之哲宗遣使諭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擊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進駕尋遷都東宮明殿翰林院待讀兩學士爲禮部尙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賦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舊猶不肯子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乎平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賦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疑賦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

臣不能自達陛下詔御九年除執政政事兼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雜職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處過聽不得一見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取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質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兼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庫賜賦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眾皆畏伏有卒吏以讒訴其長賦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眾乃定會春大開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賦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脫之稱疾不至賦召書吏為奏光祖懼而出託事無一慢者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騎社稷定為法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罷竊守邊固俗立法成久法弛又為御史所撻賦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上論賦奏內外制目所作詞命以為護兵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監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故僚耳地非人所居初使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賦遂買地築室憐人運錢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徵宗立移廉州改好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王局親復朝奉郎賦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成議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

因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賦與弟樞同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其具體滲涵光芒雖視百代洵曠語易作易傳未究命賦述其志賦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博白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委君為本忠規諫論延班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又以其文與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視製策賈賜其寶孫遜宗崇太師遂文忠賦三子適過俱善為文過鄞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字叔黨賦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賦為兵部尚書任右丞承務郎賦定武諳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承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乘暑所遺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賦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賦卒於常州過葬賦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淑府積次知穎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時稱為小坡蓋以賦為大政也其叔樞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處居海上推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籍籍節笈進第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賦同登進士科又同兼制舉轍餘年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為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夏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聞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議殿無所顧問三代之寶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將由之而出內則憂戚之所行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困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契丹持款款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誘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澄鎮難之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寬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賦簽書墨勳判官轍乞養親京師三年賦還轍為大名推官神宗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為之屬臣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格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讀曰有不便以舌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富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貧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難民不免踴躍如此則恐簿筆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則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煩俾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雖有貴必難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妄用貨為榮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

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優之功可立侯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過月不言青苗苗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兼奏乞度僧糜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固遣人使之四方訪求通利中外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蘇祐未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以爲河南推官曾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尋授濟州掌書記改著作佐郎詔發書南京判官坐兒軼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移知積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琦樞密使章惇皆在位幾何得矣輸皆論去之呂惠卿自知不免乞官觀以避貶廢職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履役之害欲復差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若不窮究首尾忽遽施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履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明年役使盡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舉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命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寧增蘭州

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買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域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兼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不自言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若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子不復爲恩不子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雖斷將帥士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逐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問河故道轍爲公善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貴也重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深然其言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街大事以濟祖宗以來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飲散及時縱合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而戶部亦匱矣故內帑別藏雖積如邱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都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胥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工部別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來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撥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

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入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賴他司以辨事爲效則不惟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鄆之諸埽堤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堤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幾斂財之患事定之後徐稱其關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糶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曹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問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勦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過渾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輕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成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任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箱場竹箱積久損爛劇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成有科制遂令般運進積以成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役何一處所用幾何取此積後未用之閒有無損敗而運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北河

事及諸路都督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否程其作之遲速制出於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資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韓維等裁減職官以卒執清樸實立額歲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差額當盡呂大防命諸司吏任承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省職議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亦壽旋以賊劉配大防禦依職讓行之代職為翰林學士壽樞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節庶政至是五年元豐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忠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惡謂之講學宜仁后延不決職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成尺只言詞迫逐有所不虛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防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如虎豹之欲食肉而問之以剽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核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哲疾類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類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

勢亦不能復留尚稱二聖慈仁有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其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誠入宣仁后曰疑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伏讀臣聞用人為政治大綱豈直爾委私意便逐黨之與見上者力為整飾以掩風波若欲平臣下風怨曲事調停何復成何政體正當也撤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網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濟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聽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剽掠二堡以侵其膏腴謀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觀爭己先形朝廷難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事閔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者已為希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聞常有破產之患民富以後出賣坊場以雇鄉前民聞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光祐之初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眾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歷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夫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苦怨至於中等皆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

今差役既行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濟國之術者也四事不去彼心懷異同者有以藉口多造謠言待時而發以搖撼眾聽突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能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豈不佖哉大臣恥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議久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優慢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尚且議地界朝廷以歲賜子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以驅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種誦等遂背約侵襲買孤勝如二堡夏人即平豐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鼎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驍悍之氣育等則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為然大臣竟主育誦不從撤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己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覆厥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聽其所為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事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屢逼軍境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營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曰當先定議欲用兵那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報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

當用朝廷頃夏人議地畝用處歷舊例以彼此見  
今住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  
執蓋朝廷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  
許於非所屬城皆依縱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  
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縱定朝廷又委兩界首侵夏地  
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  
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地與臨諸堡一抹  
取西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罷諸祖宗舊疆豈所謂非  
取耶豈謂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到執日不用兵  
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曠矣曰夏兵十  
萬歷歷河境上不用他處專於所爭處爲人掘邊堞此  
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原河帥臣輕  
敢生事不守誠信講詰責之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宜  
仁后遂從權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  
祖禹對還詔書至正言姚覲亦言之三省復除諸宗孟  
兵部尚書權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今又用宗孟  
恐不便宜仁后曰秦開官何職曰尚書開官已數年何  
嘗關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  
人者皆與王珪蔡確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  
今尙書其關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  
廷自是不安竊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  
書舍人鄧潤甫尙書左丞二人相復言既豐事以激  
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蔣卨策題卽爲那說伏誅通  
蔣攻卨司馬光諸人爲事甚手我黨以此相誣其士  
判然常紀綱高何可欺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  
述近歲行事有招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  
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

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宗室止祖  
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役法嚴舉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  
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情愔之兵置奇祿之官  
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調之私行邊攻之策以  
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  
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天下行未嘗失墜也至於  
其他事有失當交作之於前子裁之於後前後相濟此  
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 鹽鐵權均輸之政民不堪  
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  
爲明以謙決事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弟  
之後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右文優武號稱太平而羣臣  
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卽御擬大臣之議藏書梓  
宮以假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  
大臣制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廢而不  
答夫以漢昭宗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  
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願陛下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  
九年已行之事難任累成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  
帝爲辭憤事多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先朝不悅  
落職曰汝州居第再賣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  
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賣化州卽駕雷州  
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袁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  
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於許就續演  
夫罷祠居許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就續演  
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入相見政和二年卒年七  
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潛熙中諡文定權性沈靜簡潔  
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顯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  
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近三子蓮迺通族孫元老

元老子字廷善屬文賦講居海上載以書往來賦喜其  
爲學有功輒亦愛獎之舉進士調廣都博學漢州教授  
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開宰相喜聞迺西南師  
臣多嘆許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  
蠻獠帥司遠下令招降元老獻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  
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彼之  
所長我之所短惟施於兩州兵可與爲敵者數千人  
使倍道往赴賈於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爲慶兵大集  
先以藥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  
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不討賊而招之還必復叛不  
免重用兵矣燾得書卽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  
正道自崑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關道自青崖關  
趨刁溪橋江而行其路夷當使正兵陣崑山而陰出奇  
兵搗刁溪與石泉井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燾  
皆不能再竟得罪後帥至加元老策蠻勢感乃降除  
子博士歷祕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  
成都路轉運副使爲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梁師  
成方用事自言爲試外子欲見之拒不答言者遂論元  
老癡狂從孫且爲元祐躬說其學術議論頗傲軾轍不  
宜在中朝難爲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  
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  
文行於時



列傳

宋六十

呂大防大忠

大節 劉擊

蘇頌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贊比部郎中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湖主簿承壽令縣無非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一泉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疏為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青城外控汝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邊塞為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紳獨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與范純仁同監察御史真首言紀綱賞罰未嚴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闊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責舉職而獲罪者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惡害公違復謀盜賊恣行暴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讓王穉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陸下為皇子館於宮中憑凡之命籍言在耳豈可生以為子而而背之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滿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為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為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欲城外荒堆皆眾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壘有不從者斬以徇

會環慶兵亂絳坐贖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撤權自山屬渭河被寇者眾大防奏議接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為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神宗以基屋承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懲詐誘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同路在寬民及兵墜民力比他路為饑億軍須亦無之絕進士居數年知成都府首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館伴契丹使其使語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捕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愚於書何出使錯謬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媿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又向首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大防言夏本無能為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關宜令押伴臣察扣其不實登極以觀厭意足以測情偽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為先太祖用姚內斌輩邊海守瓌西人不敵入侵昔以一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率邊而不足用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汝郡公西方兵青唐羌以為中國怯使將犯邊大防命洸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起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寶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教誦讀官取仁宗遺英

御書解釋上之實於坐右又遷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選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實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言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丁度以為主上憂勤此本祖宗家法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之曰本朝家法最善逾於前代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汪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親之法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母后之儀皆不預政此待外威之法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燕居必以禮籥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用法嚴輕陛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陛下不須違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泰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竝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廷延進退自官不可干以私仁不市恩家法以懲警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直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直東朝未果而后崩為山陵役未即去少須歲月吾亦直光祿大夫知穎昌府尋改承襲復使其鄉大入解哲宗勞勩甚焉日躬醫歸故鄉行即召奕未幾上正言官均論其壘積復法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廷相繼攻之奪學士知禮州貶監鹽分司南京居鄂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寶錄直書其事為誣詆徒定州兄大忠自涓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日執政欲遷請嶺南朕獨心慮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伏願速罷職歸田

愈方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恃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矜矜如神宗嘗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者踰閩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節

大忠字進伯登第為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使詔書丞相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義兵振旅備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為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解邊封講大忠與范育被命俱

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為使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遣父喪起復知代州契丹使蕭素來領至代設次讓王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撫西上開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領會凡讓讓以理折之已而復使蕭素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高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既以臣言為不熟恐不可

啟其漸快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不可專議卒不決能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為界焉元豐中為河北轉運判官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若家外計者兄弟居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謀大忠也乃上生財

義民十二事從提點淮西刑獄時河決飛蝗為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政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罷圖關知秦州進賢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絕成臆遣使來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強則縱困則服今賜為恭順實贖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時都福民業家因之制操縱之柄大忠選侯宗

自負入倉進斗升亦不受不使有所奉聞民喜爭運粟於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馬滿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又教以節政治民之要消自以為得師嘗獻言夏人戍守之外職士不過十萬吾三路之眾足以當之彼闖犯王略一不與校臣竊羞之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奏言關陝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假之歲月未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

抵欲以計徐取橫山自放邊殘井進邇進築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留布主之大忠議不合乞以所進職為大防量移停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吳從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復學士大鈞字和叔父賈大防弟也中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縣請代父賈入蜀移巴西縣賈致仕大鈞亦移疾不行以憂去起為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解務改宣義郎會伐西夏延聘

運司徽為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璣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神宗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糧來與一劍耳大鈞性剛直即日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意意折讓謂大鈞

曰君欲以此報復先殺受禍矣大鈞堅曰公將以此言見恐邪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謂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邪今幾汝矣始許糧還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大臨字與叔通六經尤邃於禮其論選舉曰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副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辭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謂此山谷遺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非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擊字華老承靜東光人父居正擊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縣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緡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擊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學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為錢千三百緡七十有六民歡頌之是時擊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徒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權檢正中書禮房才月餘為監察御史襄行即奏論亳州獄起小人意專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擢升縣縣等使納

役發縣民日數千人遞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

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擢升縣縣等使納役發縣民日數千人遞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

張說王廷老賴兩浙度錢皆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  
欲以漢餘布帛願行願貴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  
器議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乃上疏曰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恃心之  
所向不在乎義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  
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  
者皆無以容於其間畏者以進取者以可取嗜利者以  
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肅禍必起矣臣願陛下虛  
心平聽審察好惡精抑虛浮謹憐志近忘遠幸於苟合  
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又論率  
錢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縣戶役虛實  
重輕不同今等以爲率則非一法所能齊隨其所宜各  
自立法則紛擾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謂販籍不買  
故令別立等第日舊籍既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  
獨驅擾生事惠將使富輸少貧輸多二也天下上戶少  
中戶多上戶役數而重故以助錢爲幸中戶役簡而輕  
下戶役所不及今獎使輸錢則爲不幸三也有司欲多  
得解錢而患上戶之寡故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  
以堪命固也或有懲因而役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  
若稅賦有倚闕減放之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  
助法必輪見錢六也二稅科買色目已多又繁率錢以  
竭其所有斯民無有悅而願爲農者戶口當日耗失七  
也僥倖者又將謀法生姦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  
爲功八也差法近者十餘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  
安習之久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則民不堪輕則人不願  
不免以力厭之說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

則必知自愛性既愚實則罕有盜欺今一切羅羅但得  
輕捐浮僞之人巧詐相資何所不至十也會御史中丞  
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強張作十難以詰之疏辭不爲  
司農官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劫擊欺取運懷向背詔  
問狀繪權謝罪擊舊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  
不知利害之實即修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待罪言  
責采士民之說以聞於上職也今有司運令分析是使  
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  
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擊明日  
復上疏曰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  
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開關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  
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  
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  
謀勦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  
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備舉其議則市井屠販之推  
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騰之推  
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稍混賢否忠厚老成者頽  
之爲無能狹少便習者謂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  
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變通凡政府謀議盡費除用進  
退獨與一擲圖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  
奔走之乞之入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制之兵  
未安三邊憂流憤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  
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  
謀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謀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置之  
外神宗不聽請監衡州鹽倉給出知鄜州疏亦落職擊  
乞詣都遷然後奔赴貶所許之先是詹事與朔兵姦  
利相市鹽中雖以僞惡遺人未嘗食善鹽擊意核視

且儲其羨以爲賞贖減什七父老曰爲學士雖久之益  
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合盡斥資天下詞廟依坊場河  
渡法收淨利南京開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  
貫擊款曰一至於此在見留守張方平日獨不能爲朝  
廷言之耶方平雖然託擊爲奏曰開伯遷商邱主祀大  
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  
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  
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合承買小入規利冗費  
積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留此三廟以  
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  
賢校理知大宗正等承爲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開  
議新官制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無  
出劉擊者即命之俄遷右司郎中初宰揀每於執政分  
屬時請開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擊始請以公禮聚見  
其決可否或不便擊所請坐以開封不置歷事羅歸明  
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爲吏部郎中  
改祿書少監權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  
養願選忠信李禧停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頌之任  
便殿燕坐時賜廷對執經講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  
治之志他日講筵進講至仁宗不避庚戌應真張士遜  
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  
哲宗開吳當遷李攀連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  
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高帝以反支日受章奏  
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  
宜取法哲宗然之擊又言諫官御史員缺未補監察雖  
滿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請增補臺諫  
拉許言事時擊確確停任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擊因

久早上言湛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謬議政之際依違排異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三好緩不振比日青無光風霜昏曉上天警告皆非小變願進忠良通廉潔以答天戒蔡確為山陵使神宗震怒發引兩夕不入宿孽劾之又疏確過惡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擊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非行法之所難羣居眾聚師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比以大學屢起探訟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抵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加此豈先帝所以造上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處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執憲數月百僚敬懼時人以比包拯呂晦元祐元年權御史中丞舉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教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便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弊定差一路為之駭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向來雖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治吏市進者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味者不違矯枉過正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連進承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傑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將加深譴舉聞救甚力廉中風昏曰苦有人以門下侍郎為發其甘受之

石擊曰陛下審察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大體宗憲應用自有公議必致貶諫官而後進恐宗憲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觀得補守學與同列奏事論人才哲宗及宣仁后嘉祐六年拜尚書右僕射學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為利誘感威白初補改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賢執其柄然持心少忍勇於去惡竟為朋黨奇中先是那詵官永州以書抵學擊故與那詵善其書有永州住處窮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學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那雍待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學遂逐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大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學之子游擊亦聞與之接雅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冀後福擊上章自辯不得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七年徙大名又為兼等所過徒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州秩論擊變法棄地罪辭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任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舉若惇願國事不遜怒百姓但責吾費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嚴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還諫意四年陷罪惡之誘貶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嘗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學與呂大防為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那詵以示蔡確蔡謂謂上書訟學及大防等十餘人詔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時章惇察下謀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學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學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交學錮治卒無

佐故會學卒京奏不及考遽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及其家屬用子既請得歸葬既又伏闕訟寃復學中大夫蔡京為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諡曰忠肅學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少好禮學其究三禮尤粹晚好春秋鼓能為文章遺藁事為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張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剽劫風熾賦賦一邑簡而易行請合視以為法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密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自以平生施設出處悉以語頌頌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為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等差嘉祐中詔禮院立故郭后神御於景靈宮頌謂教書云向因忿讎偶夫謙恭又云朕念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違事先后祇奉禮闈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神廟諡冊拉停此則無可廢之事有不當廢之悔且有合神廟及諡冊之義郭州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宰相曾公亮問曰議者謂諡追母后是恐后有配冊之意頌曰若如一體資慈之謚則不為過矣公亮歡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頌在館下九年奉養祖母及母并及姑姊妹外族而妻子衣食常不富賜養稱為古君子及與韓琦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頌州仁宗崩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廣請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士

不產而可張賊乎景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  
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卿在  
三畿四鄆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  
內諸府分畿之寄所以縣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  
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者縣縣鎮鎮爲便而西邊武備  
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郡驛置皆出此而舊不  
屯兵開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畿民果乘  
虛犯兵垣戍官吏如頌願願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  
殿最法以爲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  
能使其不爲盜否縣令也且民懼劫之害而長官不  
任其責可乎遂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  
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  
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時使查有疑救兵亦欲因而生  
事頌諱安靜而止使還命爲淮南轉運使召起居注羅  
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全川張仲宣奏  
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授李希輔例杖背髡配海島頌奏  
曰仲宣所坐止保邊合可比惡喝係視希輔有開神宗  
欲免杖而擊之頌又言古者刑不上大夫所重者汙辱  
衣冠耳得免杖特濫洩外連爲定法又言提舉青苗官  
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爲煩擾大臣薦秀州判  
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  
制誥封還詞頭頌下頌當制頌奏定不由鈞者權攬朝  
列不錄御史應寬憲雖朝廷急於用度越常格然  
謬紊法制所損者大未改具草文至李大臨亦封還神  
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間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  
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  
郎以下舉充後爲難得宜欲相當放朝廷特開此制止

是不根博士員郎非謂過人亦許奏舉者不拘官職高  
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  
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慮之憲察倖門一  
啟則止資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執奏不已於是竝  
落制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  
舍人談餘知登州方沂福應江水暴漲舟楫橫截復母在  
舟中幾溺頌長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人以爲純孝所  
感徙亳州知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召惠卿書語人曰  
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  
不應凡更三載大臨遺侍從頌領長祿書監知通進銀  
臺司吳越候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  
轉運司責通市易絡繹夜囚盡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  
釋汝使汝發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  
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  
兵欲風竊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杖付獄中遺少會散坐  
客不知也及修兩朝正史轉石諫讓大夫使契丹還神  
宗問其山川人情尚書對曰彼講和日久頗懷中國典  
章禮義以維持其正上下相安未有離武之意旨漢武  
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賊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  
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稱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邊  
陷於吐蕃憲宗時韓貞觀政出此觀之外復慮至宣宗  
時乃以三關七州歸於頌蓋有所謂神宗崇之元豐  
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謂神宗崇之元豐  
初權知開封府嚴嚴科謂京師浩穰須彈壓非耆碩  
臥治之比有備犯法事速詳符令李純按京師事頌  
不治御史舒賈糾其故縱臣祝書監知濠州初頌在開  
封府國子博士陳世儒之妻李恣世儒庶母欲其死既

而母爲婢所殺開封治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  
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違制頌印手書數百言伏其咎  
帝覽奏讀以爲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  
爰傳致由是得白猶以爲世儒情罪未幾知河陽改  
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卿爲事壽命也  
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  
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  
本無文武之別謂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四銓  
之法分品秩而掌選舉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  
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  
因陞對神宗頌謂曰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雖使禮  
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欲修一書但慮遲延不早成耳卿  
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日非卿不能如是之  
敏及書成帝讀序引善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稱衛信  
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  
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  
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  
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  
異也今五服被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  
嫡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禮禮之本意世俗  
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車也臣  
聞唐曆中朝廷議百寮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  
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  
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  
以異於眾子孫之法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  
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邊光祿大夫遺母喪帝遣  
中貴人啗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

兼侍讀奏國朝典故治唐貞觀詔史官采新舊唐書  
 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  
 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  
 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獨有則偏偏則為患大每進  
 讀至彌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勸人主之意既又請別  
 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遂於律歷以吏部令史韓公  
 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  
 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  
 時至刻鐘則司辰出告星辰極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  
 屬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  
 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垢瑕故為稽滯頌教吏曰某官  
 籍某事官曾某處仍引台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  
 自是吏不得遲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首閱諫者服  
 乃退其不服者頌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  
 為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  
 心服而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  
 密事遷開道神朴入奏得諫言契丹士阿里骨已死國  
 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  
 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眾議如請頌曰事未  
 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  
 其變議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  
 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為相務在奉行故事  
 使百官守法遵風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頌場  
 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  
 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為監司矣今因教令反  
 下遷為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  
 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議觀使繼出

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  
 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請  
 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謹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  
 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  
 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盡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  
 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譴此老伏誦通  
 諸臣奏事皆取決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禮部通  
 為帝所重則司馬光呂公著諸臣皆有不得辭其咎者  
 而與日親政大反所為馴致於亂哲宗漢宗立進太子  
 固矣然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來矣漢宗立進太子  
 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遷表明日  
 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局闕遣不與  
 入校短長以禮法自持經費奉養如寒士於書無所不  
 通尤明典故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  
 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  
 行實而後文藝去封疆騰鋒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  
 之自州縣始庶幾復繩貢里選之遺範論者履之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六

列傳

宋六十一

王存

孫固

趙鼎

傅堯俞

梁燾

王巖叟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慶祿六年登進士第第嘉興主簿權上虞令蒙姓殺州吏受賕弗問存至按之蒙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爲歐陽修呂公著趙鼎所知治平中入爲國子監直講遷祕書省著作任郎歷館閣勅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存存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與中書侯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避其言聽直而奏事自右始也明年以右正言言制詰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國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祀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議論事得罪或誣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眾又言故令出上恩而比虛讓法治獄者多乞不以教降原減官司禁誦本防詩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哲宗立承裕賻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從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羈駕部存言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墮

續通志 卷三百五十七 列傳 宋

已成之法元祐初遷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效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雖難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黨沮氣讓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觀不當罷諫官四方奏獻大辟刑部搜比諸貨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卻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遷改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報其役蔡確以詩怨誦存與范純仁欲捕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存之從兵部確力也至是爲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滅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召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整及善人慶厥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屏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還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按東都事略載存降通議大夫復遷右歸老築居首貧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譎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竝視萬馬中龍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鄆州管城人幼有志志祖祿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推進士第調磁州司戶參軍從平貝州爲文彥博言簡從問治之義與彥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雷邑令通祕書丞爲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賈論使來兒固不肯往琦引爲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爲頌王以固侍講及爲皇太子又爲侍讀即位遷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科謫取般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略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獲韓安國繼韓唐魏徵論兵之略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大臣惡其說出知廣州遷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待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猶狹少賢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雖雜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皆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咸勸謂固曰朕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仲以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遇之何哉明宗愈坐言事遂蘇頌陳萬以論李定罷固皆引釐爭之時諫尊儲祖爲始固固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符其祀諒以爲始祖而爲僭祖則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統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州平地咸且久吏爭弗能還固欲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者一萬戶議者告夏人樹

其主神宗欲西討數言舉兵易解禍神宗曰夏有  
 彘不取則為邊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料  
 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為神宗笑曰此  
 真鄙生之說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度河不可留行固  
 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  
 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  
 孰肯為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  
 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  
 著曰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  
 入討會於靈州李憲由熙河入鞏不赴靈州乃自開蘭  
 會欲以弭黃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  
 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  
 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改大中大夫  
 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  
 擊提舉嵩山崇禧宮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  
 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  
 侍郎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  
 今帝新聽政勉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  
 可也固感激強退親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  
 夫五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溫靖固宅  
 心誠粹不喜嬌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  
 為人所疾嘗書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  
 也可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為陳州過鄭固  
 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日公行且相視先後緩急審  
 處之紹聖時奪道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別元祐黨籍  
 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為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贈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

之整匠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指  
 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合  
 長治迹以白監又以秘書丞知承昌縣築六堰灌田歲  
 省科徵數十萬水訟咸息升太常博士知咸州監以威  
 茂維繫險隘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條著其  
 詳為固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贖取其書  
 考為選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  
 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重也當主以天下  
 之大公接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  
 久之弊利實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勸之過可止  
 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諫諍知其才宜信其說兵  
 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英宗稱善久之詔遣內  
 侍王昭明等四人為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贖以唐  
 用宦者為親軍容宜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內  
 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栢經略西  
 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贖又請能京使專委宿將夏人  
 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長卿樂賢院學士贖  
 言長卿當譴不宜賞賞罰倒置京吏盜賊數起贖請易  
 置西漢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  
 英宗改容納其言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  
 中贖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聞從之時議追崇漢  
 安盛王中書議安盛王朝親贈爭曰仁宗既下明詔于  
 陛下議者願或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安相嘗雅被明知  
 禮無兩父武斬哀之義殺裂一字之詞以亂風真臣請  
 與之廷辯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贖復力陳會假  
 太常少卿接吳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贖仍如初  
 祝及使還聞呂誨等譏議贖去乞與同貶不報

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  
 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為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  
 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捨民財誠  
 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贖助  
 已使其黨傾以知雜御史贖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  
 為陝西轉運副使改承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  
 七年朝廷遣錢重議以父子權之命贖制置贖議不合  
 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徒陝判請還鄉里除提  
 舉鳳翔太平宮丁外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涪州哲宗  
 立轉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  
 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  
 事因進對言執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盡查  
 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  
 籍之以備選注都水王令圖請避河故道下執政議贖  
 固爭之卒罷罷役如贖所議漢河諸族以青唐首領  
 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與歸贖曰不  
 可御外國以大信為本且既得命之彼雖失眾心無犯  
 王略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  
 乃止贖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論西夏使  
 歸承樂遣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  
 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  
 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別於黨籍  
 四子孝謀瀛州錄事參軍獻誠唐城令一蚤平彥詒太  
 康主簿  
 傅亮命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登第猶未  
 冠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吳棫夏諫皆重之知新息縣  
 累遷太常博士察詔未為監察御史究國公主下嫁李

璋爲家監梁詒古張承照所開與夫不相協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璋知衢州堯俞言主時愛薄其夫陛下爲遠璋而遺隸臣其悖禮爲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運卒失請誅奏富民殺人朝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遺堯俞言陛下情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爲若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實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內侍李允恭未睡置法任其子趙繼龍越次當富天章開蔡世靈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以爲委寵恩侍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劫之時之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故其弊在陛下自檢刻身先天下無春農時勿害商旅徒欲紛更爲之無益朕欲者用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問供饌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傍左右以通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其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既平堯俞上書皇太后請還政久之聞內侍任守忠有讒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國物論紛紜兩宮之情未通知誅竄人則慈孝之聲並廢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還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初躬庶政循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稱安在願君臣之際是非非毋相面從德覽眾謀無所適

英則威柄歸陛下笑答曰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禁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覓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自高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戶頗逃失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轄轉運使使招納賊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輕略使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議安撫王宣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體文皆大謬展與侍御史呂海同上十餘說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過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又因水災言簡宗朝則水不涸下今以漢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筋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海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解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海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非謂何異神宗方即位從知廣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暴朝紛紛候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欺以爲告安石懼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則俄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從許州河陽徐州再徙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該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監察陽縣倉草場郡推行縣堯俞從眾

出迎盡禮守爲道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職其職雖寒暑必日至版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如明州召爲祕書少監兼侍講權樞事申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應即以堯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諫謫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唯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水官李焯謀大河可從孫材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傳又總總不肯任責豈可以遲與大役朝廷遂置備議連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諱者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車官寡過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於異色從孫察見忠義傳築齋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父衛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兼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第編校秘閣書繕寫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旱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問政事之闕場然自責丁卯發詔英西而雨是上天顧德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民初於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關關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詔旨又施之行事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詭誕三日而齊聲降是天以兩壽陛下之萬年成聖心於大瘡有以遂其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爲毒於民者所製雖能萬一人心之

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降陛下亦以此為戒而  
 夙夜應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耳法之為害豈  
 特此邪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暇  
 入而重以歛田湫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  
 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於聖澤雖一有言之  
 者必以下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  
 問開罪使循行而苟且罷祿巧為妄議成就其事至  
 請遍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思  
 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  
 聞故改日以啟而亂亂卒至也誠入不報內侍王中正  
 將兵出鎮干賞不以法養爭之不得出知宣州入辭神  
 宗曰王中正功高文書何為屬不可曰中正固賢德視  
 臣不敢屈法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  
 為工部郎中按西京節度使趙鼎在神宗時已為工部郎  
 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諫言仁后和文德殿服衣  
 冕受冊著輦率同列引祥雲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  
 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諫市易已廢之禍中  
 下戶適貧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  
 議遭到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  
 獄州贛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況臣下遇  
 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  
 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使  
 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當權也時同論者傅堯俞等  
 七人悉召至都堂教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  
 進御史以慰老臣言若論年齒爵祿則老臣為重  
 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為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  
 可以大臣執法而斥去顯違殫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

聽養又面責於事中張問不能脫還殫民制命以為失  
 職坐罰同列出為集賢殿修撰知鄧州嚴不拜曰臣本  
 論張舜民不當能加以為非即應受斥今乃得以微罪  
 留美職守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矣不  
 報至語虛成候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明年以左諫議  
 大夫召既至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廣厥斯太宗太后  
 保佑聖主制政策雖殺人易為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  
 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高前宰相蔡確作詩怨  
 譎蔡與劉安世交攻之確竄新州壽道御史中丞鄧潤  
 甫除吏部尚書蔡論潤甫柔佞不正巧為取進不聽改  
 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旬日入權  
 禮部尚書為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稱左丞  
 蔡京帥貽書曰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復不  
 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巧去哲宗令密  
 訪人才蔡曰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  
 正公天下之善惡國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  
 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為資政  
 殿學士同體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  
 罷之力辭改知穎昌府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  
 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間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  
 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光黨論知鄆州三年再貶  
 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雷州則化州安置卒徙其子  
 於昭州徽宗立始得歸嚴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為意  
 在那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日出入侍從政位極改八年  
 之閒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十  
 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築城蒲澤州推官甫兩月

聞弟喪棄官歸養照直中韓琦留守北京為屬後知  
 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專人為訟巖叟捕獲於  
 市眾皆誦然定州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部近  
 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議或謂可以往見巖  
 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用劉摯  
 薦為監察御史入臺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  
 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錢故法太重民  
 力不勝頗復差法如嘉祐時按察未與巖叟謀巖叟  
 劉摯都事等職巖叟論役錢故法太重與又言河北權鹽  
 法尚行民受其弊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來推此為  
 惠願復其舊江西鹽法害民詔遣使往視巖叟言一  
 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為恐有不及被淹澤而死者  
 願至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為不絕害百姓無由樂生  
 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詔求民疾苦四方爭以  
 其情赴懇所司懼於省錄頗成慶嚴巖叟言不問則已  
 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說之後  
 有詔命孰肯取信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  
 不孝定遂責授少府監分司南京宰相蔡確為廢廢  
 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  
 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  
 伐章惇議賊復展問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屢  
 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闈豈  
 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還斥逐左司諫  
 兼權給事中時並命改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即  
 繳錄責上諫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言  
 之益切遂就閣上疏曰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  
 當駁非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怨命令斜出光損紀綱

疏凡八上命費寢又言三百胥吏月昏厚奉成累候祿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碌庸將焉用之峯傍勸大臣事爲之制遠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嚴叟上疏曰國朝做近古之制諫臣職至三材復虛而不除豈以爲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補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速補其闕多選正人正人進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行賑貸戶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戶降四等始許之歲災言中戶以上蓋亦艱食之毋開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闕以召至和矣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舜侍選奏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嚴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所當每事以前檢爲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嚴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倚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誤範至又用三德宮宗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嚴叟聞之因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列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遂己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宿渴誠盡節者任之勿忒罔上蓋說者棄之勿疑惜紀綱謀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督色之好惡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路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幸四海之富而不盈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復傑竝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讓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其嚴叟曰侍講奏

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宮宗然之進惟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湖北諸樞互出操邊無有憲嚴嚴叟請專以總事委則南唐長問達自草檄文喻義開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爲微倖功賞之意後遂安新初蜀人來爭蘭州地界嚴叟謂實孤勝如二葉自元祐祐和在蘭州界內夏以爲形勝膏腴之地力爭之二葉若失則蘭州照河達危勢之地豈可輕棄遂止及後築定遠城皆嚴叟之力并書舍人滕甫帥太原奪走馬承受所賊從積昌嚴叟言進帥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復爲樞密都承旨樞密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應其治一事多爲異同或累日不覿嚴叟創立運官分治之法都城警備聚大房每屋容數十百人濶數

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爲催法朝廷乃定五十年科之令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人謝因言聖學當深辨邪正正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邪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耳又言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上清備祥宮成太皇太后后講論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開中物營之嚴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然願自今以土木爲戒又以宮成將肆赦嚴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救無益於

聖治也哲宗遷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嚴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嚴叟曰元祐之初排斥矣那相照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議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摯寬爲御史那難所擊嚴叟上疏論救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瑞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從河陽卒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司馬光以其連諫無隱稱之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七



列傳

宋六十二

鄭雍

孫承

元琦

許將

鄧潤甫

林希且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溫益

鄧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宛州推官召試祕閣  
 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不當嫁娶通判歐  
 州知池州復遷太常禮院開封府判官熙寧元豐間  
 更制變令士大夫多違己以求合雍獨靜默自守或嘉  
 王岐王府記室參軍宜仁后臨政擢為起居郎進中書  
 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定制未出言者文章攻  
 之撰為傳讀學士雍言一職皆天下清選以潤甫之過  
 薄不當革前命以為委那不當在經今中外咸謂朝  
 廷姑以是寡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  
 明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仍為承旨周種乞以王  
 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國政不能上副委任非  
 先帝神明遠而弗用則其所敗壞可勝言哉今種以小  
 臣輕肆橫議顯正其罪從之使契丹還從石議議大夫  
 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收相以問閱輕淺者充員不復  
 為來日慮須自今稍積資望以漸試之吳中大饑方議  
 振恤以民習欺詭數本部科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  
 布吏專科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奈何  
 議主擬之蓋而輕比屋之死者若宗帝追止之遷御史  
 中丞時二府禁錮如嚴獄數日旁招俊又列於庶位足  
 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

續通志 卷三百五十八 列傳 宋

府皆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  
 於是按覈賈廉節飾行之說以諫諸弛其禁刑部議四  
 宰執論殺之有司以為可生不奉詔得罪雍言是固可  
 罪然究其用心在外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為罪臣恐  
 不白於天下而況反是者哉哲宗嘉祐四年遂得生初  
 怒以書抵宰相劉摯答曰自有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  
 司茹東濟錄書以示雍與殿中侍御史楊畏長畏釋其  
 語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遂並以此事論摯  
 成禍自乞乞罷之以收主柄又論王慶基朱光庭梁燾  
 等三十人皆為筆黨以閉其獲雍之攻舉人以為附左  
 相呂大防也拜尚書右丞改左丞紹聖初罷元祐諸臣  
 雍頓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論使勿去二年始以資  
 政殿學士知陳州從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論元  
 祐臣儆安撫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為自安計謂惇  
 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  
 牘懷之以白哲宗言不行伏請通鑑惇怒初此  
 或謂惇過於下過事不可問矣哲宗以王慶基等私  
 事連惇其疑惇不知安石制為白帖以使其專望之故  
 令法實甚惇不意作白帖之失惇行無忌有私  
 令甲之垂遂使小人益肆行無忌有私雍難以此結惇然  
 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元  
 年提舉崇福宮歸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  
 殿學士

撫陝西民景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勿以故原承言陛下  
 新御極曠澤流行惡逆者猶得虧除今緣生者弗有非  
 所以示信也應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時邊用不足以解  
 鹽市馬別為一司外臺不得與承奏慶馬國之大計不  
 可使主者專其柄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紹建取  
 熙河策未折之日邊陲方安靜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  
 會新築劉家堡失利取請裴備備以塞責示日居敵必  
 爭之地軍孤援絕兵法所謂不得而和者也尤人自以  
 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和州以詳定齋  
 敷知書官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否  
 對曰法誠善然強民出息輸錢代種不能無重斂之患  
 若用以資經費非臣所知也時會法峻密廣吏受自錢  
 則諒為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問此法既下吏向為姦  
 乎對曰強盜罪死犯者猶眾況配隸耶使人畏法而不  
 革心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內刑事承  
 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  
 遂不果行復龍圖閣直學士知瀘州河決於貝灘莫尤  
 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僅常平法微徭如故承連章論  
 止神宗從之仍命發粟粟以振白溝過檢趙用以遼人  
 瀕界河擄引兵北渡蕩其族帳遂以此數役邊承請正  
 用罪以謝未報邊屯兵連營五四十里承論之曰疆吏  
 冒禁已實之獄矣今何為者敢意解邊糧密直學士知  
 開封府時行市易抵當法貧民錢而為之期有不能償  
 而死者詔承及韓維究實承奏言市算下逮釐刀為人  
 患苦御史張戎劾之罷為提舉中太一宮元豐中判軍  
 器監有司病皮革不給殿監臣之科承請蠲人以所賦  
 之善者售於官得貨具餘計詭息國用亦濟出知大

志五三五七

原按東都事略本為御史張勳擊神龍國百學士  
 且行神宗訪以時務永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開謂將  
 有事於征討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裁自陳州之徒賴昌  
 將作進明殿學士病不能朝踰年起知陳州從賴昌  
 宗保召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下詔求言陳保馬保  
 甲免役三事最敵願一切罷去復修監牧保伍差務之  
 法省納之三祐元年遷吏部尚書以疾改資政殿學士  
 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  
 祿大夫諡曰康簡承外和內助議論常持平不求詭異  
 事或忤于理雖遇以勢亦不為屈未嘗以矯九形于色  
 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純範仁蘇頌皆稱之為國器  
 元絳字厚之錢塘人舉進士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  
 治獄以明決稱悉知通州海門縣按東都事略作海門縣  
 並調通州縣考未史地理志淮民多盜賊置使建言滿二十斤者  
 皆坐徒將曰海濱之人特鹽以為命非羣販比也管而  
 縱之掘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官城民廬蕩折  
 弊出庫錢即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償  
 費流者皆復業又變其城因門為橋以禦濶漲後人守  
 其法入為度支判官復智高叛領南衙軍邕州而歲漕  
 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為廣東轉運使建瓯水砦數十  
 以待通寇竊治十五處樓櫓械器皆備軍食有餘以功  
 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使擢天  
 章閣待制知福州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荆南為翰林  
 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  
 子子寧監書院文院慰留之會太學皮書訟博士受賄  
 事連青寧當下獄絳請上還職祿而容青寧即訊於外  
 從之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

欲陳許子絳辭其願得願以為蘇州明年加資政殿  
 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又明年以太子少  
 保致仕祿所至有成名而無特操少儉矩在翰林諸事  
 王安石及其子弟時高郵之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  
 諡曰章簡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簽書昭慶軍判官  
 代遷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階策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  
 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權博士超或左正言明日直舍  
 人院又明日判流內銜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  
 詞廷先南曹次考功絳核無法吏得緣文為奏選者又  
 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開公金以待來訴者士無留  
 難進知制誥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  
 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  
 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  
 傷國體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境契丹使藩  
 邸館客藏果以代州為問將隨問隨答藏不能對使  
 還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  
 時河北保陝西河東弓箭社闕楚楸杖手雖有名籍  
 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閱按無法將一切整攝之進  
 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會治太學虞書詁釋諸生無罪  
 者按東都事略作蔡確舒置因陷之黜知新州明年以  
 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條奏八事以  
 為兵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  
 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織作曰給用及  
 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土之明日  
 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  
 年再為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為

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陳中旨用王文郁姚兪領軍  
 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衛茂  
 一不可用言者論其貌科大意寄街直賈友龍為資政殿  
 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紹聖初入為吏部尚  
 書上疏乞依元豐認定北郊夏主親祀拜尚書左丞中  
 書侍郎章惇為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諸元祐諸臣奏  
 發司馬光墓舊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  
 黨禍作或舉漢唐謀殺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三代固有  
 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邇遠漢唐者以  
 未嘗輕戮大臣也若宗皆將之將嘗議正夏人罪以理  
 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察果有功于崇寧元  
 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撫定鄆州邊臣  
 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失信而兵  
 機有不可失既而已戒具願遂從之未幾捷書至將以  
 復河邊功轉特進凡居或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謂將  
 左顧右視見利則回雖然改歸無定論元祐閣嘗為  
 丞將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兼鈞州刺除監元  
 祐之所為遂建中尚此官居則紹聖之所為已皆非  
 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為亦隨或焉遂以  
 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己降資政殿學士知  
 預目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召為祿  
 神觀使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定子份  
 龍圖閣學士  
 郭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行復復舊  
 名弼進士為上儀尉武昌令照監中王安石以潤甫為  
 編修中書戶房事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  
 制誥同節節張詠治鄆城獄深或其父入馮京王安國

丁謨王舜臣罪擢御史中丞李憲措置黑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切諫其略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勳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理為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黷公戚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治亂成敗述述以為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典利之臣讓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討耕墾而司農可之熙寧著令本禁榷宋遇郊祀則教吏改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捨克不顧大體願總制錢之人一切如熙寧之各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請奏相州獄為蔡瑛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太后閣錢紀哲宗立進承旨修撰神宗實錄以母喪終制為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莽雜制妄稱有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聞燾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諸部得知蔡州移承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昭聖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之說遂拜尚書左丞辛年六十八開閣府儀同三司諡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湖涇縣主簿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講服淺素希奏禮后為父解服解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戚徐迪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實錄上之元祐初歷秘書少監進中書舍人言者誣其行詎浮偽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

修撰知蘇州更宜湖潤杭略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賢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過關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使希典書會選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復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時方推明紹述盡誅元祐黨臣希皆密澤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到擊蘇軾等數十人之制希為之其醜詆至以老菘植於地曰壞了名節矣希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鄆舉於地曰壞了名節矣伏讀通鑑新覽 謂此制罷鄆舉於地曰壞了名節矣以事或讀或讀以或念或且公受德遇之謂舉舉王言而厚國體此為甚也希之流逐實取於陰險小人者則又小人無忌憚之光榮之所以致此當時為人所不能解 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停疑曾布在樞府聞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為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去之罷知亳州移杭州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徽宗立從大名上河東遷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徙舒州辛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諡曰文節弟旦

旦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攝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久之簽書淮南判官人為大常博士工部考功員外郎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在臺即上疏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病見去歲五月詔求諫言上民爭欲自獻及詳說詔語名雖求諫實欲非言約束于望使不得親望迎合犯干譽終之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聞初詔乃奏確章序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當常懷觀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遂論呂惠卿郭

雖罷揚州猶在小郡之民奚罪為之投之放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卿王中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得一所任則賊小人如翟勅之徒亦宜編削詔並廢支郡皆校又論臺台符實種民舞文深暗之罪皆逐之出為淮南轉運副使應石右郎中祕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庸坐上書入元祐黨籍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蔣得官權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諫始五事一日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約諛諂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初之奇為歐陽修所厚制科既罷乃詣修盛言漢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權不為眾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孫得罪怒修詆修雅薄事遂劾修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至州上表哀謝神宗善其有母改監宜州酒稅新法行為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使庸賈隨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為便遷淮東轉運副使俄成飢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十二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尉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曾自是無覆湖之患詔增一秩加直龍圖閣遷發運使

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山等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築賢殿修損知廣州故人岑深聚黨二千人勢張甚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實文閣待制南海饒實為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尺隱之宋瑒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

冀變其習從河北都轉連使知瀘州連使耶律迪道死  
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異而不拜人為戶部侍郎  
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盡封境之奇播其非誠  
心務守備諸斥候常者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  
紹聖中召為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  
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鄆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  
簡別之責守汝州徙廣州徵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拜同  
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  
以其地為徵嶺一州崇寧元年除職文殿學士知杭州  
以棄河渚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  
舉靈仙觀享年七十四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溫復官  
職之奇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為己任特以評歐陽  
修之故為清議所薄子培至侍從曾孫希則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寧  
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開新政佃曰法非不善  
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  
何為乃爾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  
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無  
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廷試推甲科授蔡州推  
官初置五路學選為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  
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忤以政安石子雋用事  
好進者全棄其門佃特之如常神宗問大裘裝表佃考  
禮以對神宗悅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  
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  
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兼同修起居  
注元豐定官制兼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請  
復太廟可養食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為稱

景福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為稱不可易也

從個讓還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寶錄徒禮部數與史  
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海歷庭堅  
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誦書乎  
佃與祖禹相持雙字不容在帝前帝怒佃不可為與  
祖禹相持雙字不容在帝前帝怒佃不可為與  
手抄粉粉尚成何物制史進權禮部尚書祖禹論其  
弊鑿附會改龍圖閣特制知頴州寶錄成加直學士又  
為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  
府經聖初治寶錄罪落職知秦州改海州復集賢殿修  
撰移知蔡州徽宗即位召為禮部侍郎上疏曰人君選  
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選以靜退  
為卑弱相帥成風莫之或正而而教之實在今日神宗  
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舉以來  
又皆稱頌夫過猶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更之善者  
揚焉元祐紛更是知更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  
項是知揚之而不知更之之過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  
事惟其當之為貴遂命修撰孫宗寶錄運吏部尚書稱子  
遠敬宗欲規祀北郊大臣以為為盛暑不可豫宗意甚確  
朝退皆曰上不以為勞當速行之李清臣不以為然佃  
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為不可耶  
清臣乃止御史中丞趙鼎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  
丞不可罰則不可為中丞何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  
多能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至奔競嘗曰天下多  
事須不次用人苟安臨時人才無大相適當以資慶  
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  
病向愈當以藥餌稱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

使之騎射也轉丞丞御史論呂希範劉安世復職大驢  
請加錫印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不宜漸治乃下部  
申論揚之朝堂論者用是試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廢  
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為中大夫知亳州卒年六十一追  
復資政殿學士

志五三六〇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為武安節  
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開田以均給梅山舊計勞得  
五十一條賜銀排為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子方輿  
繼繼居厚精心計能絡鉤稽收羨息益錢數萬即萊蕪  
利園二治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部裴揚其能罷天章  
閣待制部轉運使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  
閒開動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又請以鹽息  
買納資河東直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且募  
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為拮据  
元祐初以言者論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  
惇用事起為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漕楚海關賴其  
利召拜戶部侍郎兼尚書以罷閣學士知開封府為  
丞秦樞密道頓使坐積而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復  
尹開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為資  
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出為蓬州洪州徙太原邊關留  
使佑神觀復還政府遺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軍軍  
節度使知洪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溫益字禹翁泉州人第進士歷太宗正丞利州路湖南  
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  
州徙潭州鄆州南遷過潭縣投宿村寺益即遺州都監  
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風絕江而去他逐臣在

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南季爲所侵  
困用事者悅之徽宗以潘恩恩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  
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列侍從處經雖不報  
或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兼侍讀遷吏部尙書建中  
靖國元年拜尙書左丞按宋史宰相表作右丞蓋應置  
右丞也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  
益益阿附二蔡以爲宜相蔡京時人惡之布與京爭事  
帝前辭願贖益死曰曾布安得無謂帝不樂布由是得  
罪而京遂爲相進益中書侍郎益在官無片善可紀至  
其狡請緡合蓋天稟然踰年卒年六十六子萬石至尙  
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八

續通志 卷三百五十八 列傳 宋

志五三六一



列傳

宋六十三

孫覺

李常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樞之儀

王觀

馬欽

劉安世

鄭浩

王言

陳環

任伯雨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或受學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擢名士編校昭文書贈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為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為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適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妾以知人為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功用之士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推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賢人日遠其為患禍尚可言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堯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為希旨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從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謙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舉引用之將援以為助時以悲御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特以為利之故風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得苗法行首議者謂

續通志 卷三百五十九 列傳 宋

周官泉府民之貨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黨受息無過族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未作也今以農氏之絕將補耕助故額比未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賣之滯於民用有買有子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僅專取具於泉府則家幸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疑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置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農蘇政常平發有追呼抑息之按安石因請遣覺視視虛實覺既受命復奏辭不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嚴罷逐以覺為反覆出知廣德承從湖州松江陸沒水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為良田徒虛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為中率減什伍速從高揚徐州知應天府人為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時諫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之確竟去續白上遷覺給事中辭曰問者執政畏人議已則速官以何之願與續俱罷論月續去進吏部侍郎續右選在選萬五千員闕幾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免親規從員外置一曰得開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議以百人為限權抑史中丞以疾

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卒年六十三紹聖中以覺為元祐黨奪職道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弟覽  
覽字傳師擢進士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慮士卒謀困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奮請不顧覽呼諭之曰將誠無厭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滅族耶皆感謝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更負資糧乃欲殺宗壯其材以為官農士薄給違事劫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拒不答覽怒用帳籍違事劫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人為右司員外郎那荆湖兩廣使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來勿建官置戍以為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應以省北道餽餉悉從之使還為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荆浙發運副使按宋傳作江淮發運使東都事略作江淮荆浙發運副使按宋文獻通考數年以後不置正使止設副使使發運副使使兼江淮湖廣六百萬斛至紹興八年始復置進賢文閣待正使此係神宗年間事據文獻通考考  
制改知渭州夏人入邊檄大將苗履慶之檄履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為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虜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又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為動相持益久忽令其糧糧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之逐城虜而還策勦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緹劄懲知河南永興從成都辭不行降為實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擢進士第調江州判官宣州

觀察推官熙寅初為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為三  
 司條例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疏言  
 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欲散取息  
 傳會經義人且大駭安石見之遁所親密意常不為  
 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出息神宗詰安  
 石安石請令常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  
 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廣二州恩淮南西路提  
 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為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  
 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才慮不勝任質於司  
 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  
 少息矣詔百官轉對常應詔上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  
 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備儲帥修役法時疫法差免二  
 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己可久者確  
 今使民俱出資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進各從  
 其願則可久耳乃折衷條上之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  
 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為兩科以盡所  
 長初河決小吳讓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沿行狀載  
 蘇村及是役與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  
 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敬慕詩為誇詭因力攻確常  
 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從兵部  
 尚書辭不拜出知鄆州從成都行道卒年六十四按宋  
 傳但改入孔氏後傳此從刪

千畝遺溝成知田者市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  
 薦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  
 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語近臣舉士孫  
 固以周問神宗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謬今執政乎  
 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為曰四  
 邊手足爾若我中國以勸遠略攻百姓窮困聚為盜賊  
 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頷之將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己  
 請試以事除提點鄂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請種陂河  
 為六渠以益鉅陂水周曰陂河原高委下得宜隨高  
 已不資益姑鑿其一而試之害無功明年河溢郢城幾  
 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刑西京國子監慈聖后復土  
 庇廡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次舍幣幕競為華麗周曰  
 臣子執賤不能寢苦枕塊奈何又從而侈乎詔役山陵  
 使第功載人自言周獨否否否宗立召為職方郎中朝  
 廷議和西夏界以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為嘉  
 勛氏所有為吾藩籬今嘉勛氏被滅若棄之必歸夏人  
 是逼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遂太常少  
 卿建權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鄆州恩禮如待  
 制復鳳翔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院修撰辛  
 年八十詔聖中追賤實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為小官  
 沈吟自匿未嘗私謁執政或問使三司欲辟為屬及相  
 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鮮于侁字子瞻閬州人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屢  
 辟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與又條當世之失  
 有曰其言則切唐介稱其名於上官文章論論侁盛言  
 李景揚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調鄂令縣

治發源惡類屏諸通判蘇州前吏捉貪成風至課卒伍  
 供薪柴芻豆驚果蔬多取廉直一一切取郡守以下  
 效之趙抃為於朝未及用從何郡辭齊書承興軍判官  
 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神宗  
 詔求直言侁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  
 又以范鎮薦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  
 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潔愛君語人曰是人  
 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  
 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  
 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級短之神宗曰侁文學可用有  
 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籍  
 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  
 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問神宗是侁讓使領諸  
 路為式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  
 青苗錢安石遣史廉按且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  
 與民自不願發能盡之哉左藏庫使周永叔守利州貪  
 虐不仕前使者莫敢問侁捕擒以獻流之九年治所請更  
 以文臣為守俾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之新治所去不  
 中近如咸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當蘇軾稱侁上聞  
 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按秦觀撰侁行狀  
 路經動而公平心處之鄉人無異議者云云初行諸  
 史本傳止云侁待如成無所私各得其歡心附錄云云  
 稅輸絹綿稅奏稱民以鳴客納直其役有李元輔者輒  
 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嫗使之法何可改蓋姪姪  
 節中亦居是職改稱老以別之從京東西路河決道涸  
 議欲塞流侁言東路匯澤惟兩深夏秋雨淫積溢而害  
 若澗大河注其中民為魚矣作議河清上之神宗嘉納  
 後兩路合為一以侁為轉運使時王安石居惠寧宮路

正人多不咎悅曰吾有萬眾之權而所列非賢略也故凡所薦如劉崇李常蘇斌蘇徽劉放范祖禹皆守道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爲舉世所累罷王管西京御史臺嘗宗立念東園固於役後以僕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僕之賢不宜使居外屬齊魯之區形骸已甚須佐往救之安得如僕百輩乎列天下士民聞其重誦如見慈父母召爲太常少卿侍從讓宗廟配享有欲用王安石充者僕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兩拜左諫議大夫僕見昔宗幼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爲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謫新政遂廢其科今方獲繼復賢庸適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兩省兼官相往來誠特奏言舉人職出官之法京東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備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部備歲進待制卒年六十九後制職入元祐黨籍按東都僕刻意經術爲范鎮孫復等所推許作詩平濶濶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請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願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皇祐中舉說書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叅知禮院監照初神宗以臨喜善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判武學進策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穎州入爲吏部郎中祿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河朔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等言臨善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

立無所回洩自處東省封駁論議愛然有占人之風僕倖之流則目畏憚宜留置左右以補園遺制選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應制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衆惟節坐營事直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伺時幸意劾臨與之寢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任卒年七十二徵宗立追復之李之純字端伯涪州無隸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用尹勳廣西提點州獄許彥先受忠史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口以爲無懼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徒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處方不飲數易大吏使卻外交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召爲戶部侍郎未至改策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齊文閣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爲戶部三運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爲胥吏頹虛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官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行止必粟而後決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賢買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安理除陽補相之職問者論稱影影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重敦逸黃廣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軾以名器私所親告以監司罷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摯劾其阿

附蘇軾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之儀字端叔舉進士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醉不可以任京官部勒停徵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及行狀編管太平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九尺尺願賦謂入刀筆三昧王觀字明叟秦州如皋人第進士監臨中爲編修三司令式制定官出爲涇州推官二浙早都遺吏視當備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視受徵覆按款日早勢如是民食已絕制廉廉之猶懼不克濟尙可責以賦耶盡除之監司怒會朝廷遣使振貸觀爲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拜命一日即求外雄終屏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終出穎昌辟贊書判官坐免屏居累年起爲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好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琦張璠朋邪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死去又劾竄呂惠卿胡論以大殺既聽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觀言舞舞四因而天下服孔子諺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之柄而已勝一善而天下之高善者勸懲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懼豈以爲惡者懼而朝廷亦爲之懼哉觀言雖切然不能止也夏主新立有軀中國心觀曰小羌窺我厭兵故策驚若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慮者不在邊徼而在廟議貪張取子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洩東摘果莊監至闕下觀曰老羌雖就擒

其子執眾如故安可建黨以質空虛處之深嘆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又說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通債振贖賦斂科須皆指陳其故差後法復行觀以爲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宋徽宗十事於差法有補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之盡罷新令而復常平舊法曰聚斂之臣惟知閭閻自便不顧後害以國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無以示天下又言刑罰輕世重熙寬大臣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令已行可以適經之時願擇賢厚通練之士載加芟正於是置局編條傳觀預焉大抵皆用典元祐初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從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院院史舍也舊諫官以廣史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徒觀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未光庭許蘇軾館職策問曰陶辨其不黨遂起洛陽二黨之說說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爾若未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說遂分黨論滋熾大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尙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以論劾書石承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初其不可執政出知潤州

地表爲暴田江水貫城中爲渠歲久湮塞積潦而多水災輒疏治復故民徒之徙河陽貶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開州團練副使後宗丞改元詔下觀言建中之名重載前代紀與非是宜以德宗爲政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觀言神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必制其進退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官太平觀蓬安置臨江軍觀持正論始終再權雖不少變卒年六十八紹興初復龍圖閣學士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拒不答林憲素設講席資錢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至講所去御聯莊步內侍呼姓名俊義但望懼致教不肯出次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徵宗親程其文擢爲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悅觀侍臣曰此狀所裡裡也眞所謂俊義矣蔡元邁使來見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累遷右司員外郎爲王補所惡以直疏聞知岳州卒俊義與李邵友善進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輒稱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邪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駝字處厚潭州成武人登進士第調臨澧尉知須城縣治平中張方平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敢言時議尊崇漢安楚王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爲不可悉出補外

之爲親義無可陳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明詔廢罷以威召和氣安七廟之神靈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不由賢積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偏于公議者十無三四度優之眾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面而賢不肯混治乎願陛下明日聽德務既其實感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刑部郎中張師顏提舉諸司庫務純治不法軍吏懼搖飛語議去之賦力陳其故以爲將去積年之弊以與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獎師顏厲以忠勤則尸素括義之徒所勸矣西京官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歌言漢以諸帝所幸部國立廟知禮者非之先帝未嘗幸治而創建廟祀實幸與則願亟止此役以章清靜奉先之意會地震河東陝西郡歌以爲陰盛慮爲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來侵神宗卽位以論歐陽修事通判懷州按察使事歐陽修出通判懷州在神宗上疏陳十事一曰覆威備二曰察姦修三日正近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除知登州沙門島四寨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盜數則投諸海若李主慶以二年殺七百八人歐賈之曰人命至重胡不以之爇告而顯殺之欲按其罪廢備自縊死歐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盜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徒知西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歐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寧二州遷提舉三司領司爲神宗言用兵形勢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召歐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歐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殺



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章寧獨相用事成  
 虛震赫浩所言每觸帝怒仍上章劾數其不忠侵上之  
 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  
 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故誠  
 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適用之爾蓋郭后與尚  
 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  
 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以謙讓所以爲天下萬世  
 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  
 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  
 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詔詔書有別選賢族之  
 語又聞陛下降朝歌歌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壇立妾  
 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  
 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  
 以爲證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  
 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  
 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  
 無廢后之嫌選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  
 宮是日雷變異異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  
 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望不以一時  
 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退停冊禮如初詔行  
 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  
 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  
 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踴躍四顧若有所思因付外明  
 日章停試其任妄乃別召舊宮新州徽宗立召還復爲  
 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言公議不可不恤衡斷不可不  
 謹惟惟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開之  
 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

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遙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  
 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  
 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  
 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  
 遷兵吏二部侍郎以竇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二  
 州按宋竇謙郭德博止云徙杭州不及越州考德博  
 之上游爲一時之盛初浩還朝帝召及就立后事獎  
 再三詢謙草安在對曰笑之矣退告陳瑋瑋曰願其在  
 此乎異時義人妄出一臆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  
 浩乃使其黨爲偽政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  
 衡州別駕伏請通達朝廷非此官部則進就時史  
 可視元符浩首理不及四年浩即死私家自故集  
 道既下復除厚奏擊小之故尋竇昭昭五年始得歸  
 初浩除陳官忠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  
 懼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請嶺表母不易初意復直  
 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詔曰  
 浩在元符間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  
 閣直學士賜諡曰忠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巽皆良士  
 也

畫字承君陽翟人爲校書郎調福州錄事參軍知西河  
 縣有善政與鄧浩以氣節相激勸元符中浩爲諫官畫  
 監京域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  
 官浩曰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費有  
 益也遇然之既而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  
 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  
 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衡海之外能死  
 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所當爲者夫止此也浩茫然  
 自失謝曰君之贈臣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丞  
 留布數羅致之不爲屈故與提舉常平官辭請知淮陽  
 軍歲大疫日掖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人爲宗正寺簿與  
 鄧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曰事寧有  
 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大夫夫人素志也  
 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故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  
 安其母適者以聞連詣詔欲御史鞠之對曰寶書預議  
 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數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議  
 宗立召還舊官權監察御史及蔡京爲相善之仍列名  
 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  
 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  
 略以指於孟后之廢當其時力言威愾天子則無今日  
 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即使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  
 老母之憂若浩者誰不得爲如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頭  
 夫廉僕夫有立志向不失爲聖人之清也議者以此韓  
 愈許臣論云誕仕亦不顯  
 陳璣字壘中南劍州沙縣人舉進士甲科調湖州筆書  
 記簽書越州判官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璣知其心  
 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徹通判明州章  
 停入相璣從取道謁問其名稱遠與同載高當世之  
 務璣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  
 一也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停曰司馬光姦邪所  
 當先辨璣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石果  
 然將失天下之望悍厲色曰光不務驥逐先烈而大改

成精謀國如此非發邪而何確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  
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謀國益甚矣為  
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件悍然亦  
驚異至都用為太學博士會蔡下黨群昂林自官學省  
議或資治通鑑理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文字以問昂  
自意遠遜詔書者校曹郎述之說盛理言幾再首  
以若稽古為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  
於民情所為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  
同帝意感悅或謂而憾之出通知滄州知衢州徽宗  
即位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  
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嘗云人託言者以  
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聞或其聰明惟極論蔡下章停  
安悼邪惡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夫瑰言稱  
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等五人皆與京異議而  
去今又罷夫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  
后已歸政瑰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  
通使物謀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  
料院雖出都門繳四章劾京并明宣仁誣謗事改知無  
為軍明年遷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卒  
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理語子曰吾與丞相議事多  
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傾也乃投書於布論其尊  
私史而擊宗廟緣邊費而擴先政布大怒出知秦州故  
布博士為退取王安石熙寧開所著日錄以為依據故  
謂其力專其氣盛宗廟云云見東都事略雖不為布  
傳不為明著傳則見皇朝通志今為略載  
名宦袁州果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職在杭告蔡京有  
勳搖喉直故特蔡蔡執送京師供述權獄具正彙流  
海上雍亦安置通州瑤嘗尊尊樂樂謂聖聖史官專錄

王安石曰錄改修神宗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  
經義以正君臣之義攝漢台州宰相何執中獨令所過  
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徒告且命凶人石城知  
州事使領取尊樂樂固以殺理察每百端終不能書在  
台五年乃得復承事耶果移楚州權平生論京下皆披  
摘其處心設毒其情歷歷所忌恨故得稱最酷不使一  
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諡康初詔贈諱大夫  
官其子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璘昔為  
諫官甚有議議所著尊樂樂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  
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入父名與蘇洵將仕至光  
祿寺丞伯雨還經術中進士第調旌州清江主簿知雍  
邱縣縣多盜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為大宗正  
丞甫至揚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稍用議論伯雨首擊章  
惇言惇久竊朝柄遠國罔上毒流播紳乘先帝變改倉  
卒輒退異意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  
下與太皇太后何地若貧而不謀則天下大義不明大  
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遣主方食聞中國驕悍放  
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兩朝律用我北使又何何為只  
若是行禮以此觀之莫不以為可畏也章八上殿惇雷  
州繼論蔡卞六大罪罪在下傳遂中請國改元留布欲  
調和元祐聖聖之人故以中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  
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  
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  
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  
不戒時議者欲西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  
祿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錢傳王瞻在邊生事失與國心

宜棄遼郡之地以安邊患民棄黃庭堅吳補之歐陽  
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又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  
召還陳瑾以全定策之勳時以正月朔日有赤氣之異  
詣火星觀以禮之伯雨說言官間修德以弭災未有禮  
所以銷災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不明則有  
赤管赤祥之權權權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  
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為休祥矣又言比日  
內降彗多或恐矯矯制命漢之鴻都賈賈唐之靈穀科  
封此近監也王觀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  
宰相監修中丞為屬非所以重風憲違謙疑已而視  
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觀  
為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為人選官爾  
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都批任伯雨年成而  
得如許忠謀論而論之蔡中時弊都於君子小人  
本由事後論定當其時論者自居小人者乃不實指其  
行事若何而以連賢進後空言難語不己後見有  
同侪與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論以少欺即為  
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徒為度支  
員外郎等知訖州崇寧二年以黨事削籍謫通州為  
蔡下所陷徒昌化復逮其仲子申先赴被獲通死於淮  
伯雨處之如常申先在徽銀鍊無所偶或乃得釋居淮  
上三年而歸宣和初以教授監明道宮卒年七十三長  
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章有司敢封見為黨人  
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據開父請棄官歸養終身不復  
仕申先以布衣突起至中書舍人紹興初詔賜伯雨直  
罷閣開又如諫議大夫宋某其諫章追叙章惇蔡下邪惡  
黃履明著述宣仁事以告天下流照中賜諡忠愍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九



列傳

宋六十四

陳次升

呂陶

孫滂

陳祐

常安民

陳師錫

張庭堅

陳軒

常安民

彭汝礪

龔夫

江公望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舟人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崇養學耶美商秩之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邱縣御史中丞黃履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楚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為民書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徵願從監監以來舉行封楮名錢悉賜豁免又設法未定人情英感乞遷定差罷及均數之等先為之節而潛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論章惇禁下種黨為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赫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鞠賦賦獄次升言事關中寓宜付外宗治今屬於閣寺之手萬一有免滯貽後世議濼陽郡王宗景請以元為表讀其以宗恭嚴禮為聖朝聖初博下以次升在位未開外邊意其不能無怨聖下又與同郡里故延置憲府欲使出力為助掛排眾賢而一無所附時方攝元祐章疏亦流播紳次升言陛下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謙親政以來又揭載屬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罪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教隨適所以誤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下者周禮貢部鄭居中檢後由是停

于交惡之使所善太尉少卿林頴致己意嘗以美言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邪傳下益不樂乘聞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滂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連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陛下毋詰其所之議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遠志釋獄則亦何所不至乃止不遺次升舉章劾章留留中訖不克去蔡下誣其毀先烈擬請監全州酒稅帝為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博下曾布蔡京之惡資性於雷居下於池出京於江監運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憲初以資文閣待制知穎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以黨結落職除名徒建昌縣管涓州皆以論京下故致和中用赦恩復舊職辛年七十六

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中太學有俊聲廷論奏名擢為第三調昭慶軍宰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為政軾得罪捕誣蘇獄朋多與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錢之又安錫其家知臨安縣為監察御史上言宋興延直官久執稱太平者莫如仁宗竊考政治之本不適宜直官御下進善退惡而已故能成虞夏嘉祐之治願禱皇祖神諫御臣之意以職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開學校用經術訓士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出知宿遷縣元祐中以蘇軾薦入為祕書省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祕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法今請託者溢數而寒峻有不足之患

請為之限約誠內將官苛慳失士心方大開羣卒評議將吏莫知所為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問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數服極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為罪罷知解州應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衛鞅等諫其包藏禍心至於迎貶贈諡未遑舉碑未復願早據宸略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按宋史蔡京字元符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錢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毀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污要搢紳不齒豈可洋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隳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宜出之於外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我慮之對曰藩籬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詔索祕閣圖畫師錫引以唐山水圖代無幾為監俄改考功郎中師錫復抗章論蔡京於是出知穎州滑三州坐黨論監衛州酒又削官僅郴州卒年六十九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齊饒州鄞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彰州軍事推官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權太子中允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為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遂用汝礪為監察御史汝礪行首陳十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撻利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散非法當罷俞充詔中人王中正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神宗

為罷充及中正與李志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亂之事神宗不憚諍折之汝礪摺立不動何問復言神宗為改容宗室以女真婚民間汝礪言此雖疏屬皆天家子孫願更舊法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為江西轉運判官代提提點京西刑獄元祐二年超為起居舍人時相開新舊之政對曰今所更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驗年進中書舍人會知漢陽事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為怨諍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遠為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置之法汝礪謂此羅織之漸數以白執政不能放逐上疏論列不聽得確論命封遼陰日辨論愈切遂落職知徐州加集賢殿修撰入樞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汝礪屬又何罪遂自劾請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徒汝礪遷部真拜吏部侍郎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劾擊以實又聞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特制知江州至都數月而高其遺表略云土地已有餘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饒後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至於他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年朝廷方以樞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弟汝霖汝方亦官汝礪有無事處足錄今從刪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廢為榮陽尉歸城主簿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狀擢知州方愷起睦之青溪與衛接壤無兵可禦罕窺風秀潰汝方獨與其僚攷約介守孤城作段處約三日而陷罵賊而死年六十六起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曰忠教官其家七人

呂陶字元約成都人進士第調蜀梁令有直政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教養判每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若鄙鄙人也以介薦應照制料時王安石用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大略謂陛下初即位顧不理理財之說不開老成之謀不與強項之事及奏弟神宗願安石取奏讀讀未半神色喪沮神宗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鑣見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慮君及此平生問望在茲一舉安石怒陶雖入等獲通判鄂州張商英為御史請發永康軍下蜀都議以為不可及知彭州成茂茂入寇陶潛具守備城門啟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於朝軍遂不廢王中正為將所施悉謬鑿陶奏召還之李杞蒲宗閔來權某西州驛勸陶言川蜀產茶自來數賣以供衣食蓋與解鹽晉器不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規起知廣安軍召為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劾禁雜瑣張環章淳安養李清臣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都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富以新舊二法裁量中會陶謂告歸部於本摺定議陶考究精密以為便選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璋蒲宗閔之罪按李璋為梓州轉運使時蒲宗閔又按宋食貨志及文獻通考想蒲宗閔為都大提舉茶事其職轉運使非即為轉運使也不屬兩事蒲宗閔以意劾又奏十事皆判害切於蜀者蘇軾策館職為朱光庭所論陶言臺諫當向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諫者皆謂諫書數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恐形譽之弊自此起由是兩置之邊陶左讓讓出為梓州推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

況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邵定為令選中書舍人奉使契丹歸之修邊備進給事中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太后保佑聖躬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為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竅邪不正之謀上或漏聽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從河陽歸州坐元祐黨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衡州居住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為太學春秋博士通判漢州入為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簡別郭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時庭堅與郭浩獨夫江公室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繩悉必復然則將斂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陳瓘執議論諍士論所推之盡復光贈典召還理言職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必有贊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今遠略之耗於內者兼不以爲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則不以爲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兼都守邊既以都爲可乘則區區之邊亦安足守臣謂并兼強州便是時議者往往指斥元祐舊臣庭堅為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來合人心事甚眾惟夫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賢敬但用教恩初未嘗別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軾可用願旨曾冒布因稱其所論不當出為京東轉運使判官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任伯雨爭之乞以庭堅章付外考

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會李蒲臣從而誘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樞府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己用先令鄭人論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請黨籍又坐嘗誅瑋華非事編管贛州再徙潮州象州久之復改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魏夫字彥和蠟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贊書河陽判官紹聖初權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密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抗疏言奸惡未明則人迷所向今竊賊既破必將早夜禍福以動朝廷託祖宗以求自文申鄂說以拒正論稱禍福爲身謀違奉面以誇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宜涓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時章惇蔡卞用事決首論其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及至於惇而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海蓋其立達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向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凡惇所爲皆下殺之筆未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僞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遂其欲臣料當時必有素積草疏可以見其跋扈附會新考證其實以正竊臣之罪按到第日錄疏既上帝有旨所當制布之語云云布與京爭時互相頹軋本屬小人皆應失刑史云布與京爭時互相頹軋本屬小人皆應失刑史云布與京爭時互相頹軋本屬小人皆應失刑史云布與京爭時互相頹軋本屬小人皆應失刑

補遺志 卷三百六十 列傳 宋

年卒年五十五紹興中贈直龍圖閣再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第大壯少有重名夫以爲畏友孫諤字元忠雖陽人登進士第諤言信主簿退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爲太常博士遷丞丞宗卜后太史歐陽均忌之故諤上疏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斷自聖慮出爲利祿轉運判官召拜禮部員外郎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蔡序辰編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嘗侍對論星文變魯願修省復能幸西池及腹內降除帝每患黨諤乏人諤立疏可用者三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舉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帝稱其親直諫者欲以擊臣封事付外詳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連忠臣之禍不宜宣洩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及再入諫不能旬月時論惜之陳軒字元興建陽人進士第一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疏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君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視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親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徠游惡少以隸工軍習暴橫爲田野患請使以前卒代皆從之高麗入貢軒伴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鈔節節曲諸書爲上問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禮以龍圖閣副行制知廣州徙杭州江甯鎮昌府徽宗立爲兵部侍郎兼侍讀諤監司守臣改易之

舞顏稍久其任又言比吏更役法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營風羨散青苗以抑兼并拯難困不當以散多子實入侍經閣每勅帝以治黃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如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教恩理通欠古多所請釋挺之劾古頡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教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登容古行私惠於其間因疏言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便譴有之私事官嘗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獨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惜威柄以快私陳天下騷然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豈宜滄之內苑稍講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帝爲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帝也府史語言指斥公望恐及王故其多有勿以無視之言如請至出知淮揚軍節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坐黨籍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卒建炎中與陳璘同贈右諫議大夫

陳布字純益仙井人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買易舉象未豐張環未黃庭堅黃原吳補之劉唐老李昭兒人才均可用今若分別黨類天

志五三七三

下之人必且交意陛下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改事  
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軀攻  
擊不已足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官林希紹  
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樂濬等制皆務求合  
章惇之意頃賊其職自大名移揚州忿懣不平謝章履  
上不敬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都團節海武件官通判濠  
州下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  
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熙寧以經取士  
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為慶安石欲見之不肯往  
登六年進士舉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遷成都府教授與  
安惇為同僚惇深刻劾詐嘗偕謁府帥輒毀素所厚善  
者安民規之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為面交爾安民曰  
君所謂匪惡尚友其人惇笑曰直道遺君富貴輪我後  
悼貴達階安民秩滿萬京師安民與蔡確為姪親確時  
為相惡其人絕不相聞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為治人不  
忍欺盜為之息追科不下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邑  
民頌其政元祐初廷臣章論薦遷大理鴻臚丞是時  
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  
指時政安民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者良醫之  
視疾今雖登進忠良而不能後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  
於朝以勝小人恐窮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應引陳  
蕃賈武張柬之五王前世已然之禍謂惡念已積一發  
害大及章惇作相其言達顯惡太常博士轉為丞與朱  
光庭論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改宗正丞除開封府  
推官紹聖初召對為哲宗言願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  
厲風俗元祐進言者以熙豐為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

為論論顯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  
章惇顧國植黨乞收主稱而抑其相惇遣所親信語之  
曰少安却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惇益怒中官  
裴彥臣建惡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彥毀人居室  
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中官彥橫與侍從官相交  
結同為欺罔願重為際責以肅百官獄具惇主之甚力  
止罰安民因論京奏定以或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  
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  
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擯  
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不可不逐去之他日  
羽翼成後悔無及矣又言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  
詩求進諫佞無恥近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  
為博士親定光諡為文正近乃乞銷棺鞭尸陛下察此  
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  
能回遂旬外大醫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為萬  
眾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數  
憾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曾布布亦恨  
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文致其罪  
董敦逸再為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一蘇負重望  
恐不宮爾至是敦逸併論之論監涿州酒稅滿二歲通  
判温州按察使事略作安民通判鄆州又數於提徽宗  
即位朝論欲起為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承興軍路副  
使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  
炎四年贈右諫議大夫子同為御史中丞自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

列傳  
宋六十五

孫藝 吳時 李昭玘  
黃廉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顏復  
孫升 韓川 熊鼎臣  
鄭穆 席旦 喬汝中  
傅楫 沈疇 徐勣  
張汝明 黃傑光 石公弼  
張克公 毛注 洪彥昇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廷 趙誦

孫藝字叔靜錢塘人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題林薦其材知候師縣請中優人流例服隱民間以不語成家相傳有異法眾奔湊其門警收按義狀伏辜韓縝鎮長安辟入府居五年發書西川判官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徵宗初徙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為屯田員外轉徵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請塗既見京謂藝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藝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稱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既相出發提舉江東刑獄未幾入為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禁藝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茂謀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其疏論之富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韓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以總調開封制知曹州轉

大中大夫徙郿州邑人子為草祭之誦指切蔡京轉以問京怒使言者誣以它誘提舉鶴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諡青光祿大夫諡曰通敏吳時字仲道邗州人初舉進士召學究出身再試中甲科知華州郿縣轉運使徵州俸米五萬輸長安鄧獨當二萬時賄書使者曰會三萬對之費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戶誠能移兵於華則前費可免使者從其言徵宗求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鄙之時建言悉得遂為陸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召為工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黃帝為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版書臣名亦釋吳孔子但例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遷太僕少卿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歲飢發公粟以振民童貫經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還為大晟興樂攝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正誦監衡州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論之必連亂奏收聞之以告王黼黼怒斥為廢儒時求去以徽宗開封制兼侍讀儀提舉李清太平宮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為文未嘗屬稿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尉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兒稱之齊名為蘇軾所知擢聖子弟徐州教授用李清臣薦為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祕閣校理通判澠州游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盡兆窆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為一變入為祕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韓宗彥欲用為起居舍人何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為陳次升所論

出知涪州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每收元豐政條倡從寬之說罷主官鴻慶宮遂入黨籍宋史崇寧元年九月己亥罷元祐及元祐末字昭玘文舉等皆從蘇軾等內臣張士以武宗文舉等凡百餘人為邪等百二十人碑內無昭玘名昭玘當在案數內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思願舊恩使人致已意昭玘惟求罷開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軍吉善被誣為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遷昭玘京師拜於前曰戚公生成之願願以名馬為獻笑卻之晚知欽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閣贈文憲王漢之漢之三節無事蹟足錄並從足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據舊法以對安石曰是必能辦新法曰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魯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量賑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權利州路轉運判官復承司農為監察御史更行建言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部各為一人總言寒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語不虛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文貸今年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飢初稔粟給併價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論俞充結王中正致書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河決曹村堰田三十萬頃民慮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算轉行省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養養男女

乘於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溫上官均論其寬得譴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遣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雁門父老以為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而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腹對至骨忍自竭根本邪即奉云師必無功當有以善其後按宋史王中正傳非一此中無功惟歸乃係元豐四年李憲等分五道使與中正將兵出河東是時廉言河東故論其議發也司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廉詣上黨對理坐貶秩元祐元年召為戶部郎中陸師閔茶法為川陝害遣廉使蜀按察至則奏罷其太甚者定條馬歲額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秘閣提舉明年進為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請其往附蔡確為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總義局檢討恩國子直講秘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與行參知政事章惇造所善袁獻周之道見服道蕭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都免職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陳院選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涇州徙泉臺靈巖壽五州廬人仰服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侍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眾紹聖初政力變亂法度之故召為中書舍人使還未返而母喪起拜禮部侍郎鄆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它室請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為廣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為部使者所上雖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

貶梅州團練使陝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為襄陽令除東都事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恥也時人壯之元豐中討西夏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密文字王師無功生請監州鹽米倉又追赴邠廷詔獄改監彬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為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強臣爭權不宜加以爵賞與師問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鼓院通判杭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秘閣陝西轉運使知懷遠青三州元符中罷職徵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帥役飢民而爭曠土極論河朔之困言多剴切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味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擊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字仲叔鄆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監察御史神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在願仍舊費慶州李復主輕敵敗國程昉問河無功藉水政以擾州縣皆議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誓隨州判官久之入為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冗之敝請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

元豐之法讓官到安世等政察確為壽詩兩日詩語近於拮据不可以長告許之風安世疏言陶居風憲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為太常少卿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瀘州元符中奪職卒年六十七

章雋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言三司經費取額多寡率不預知急則徵於民倉卒進追故若其難供願獻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印有所賦先期下之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順州熙寧初遷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修禮禮書以國惟一章為深凶事剛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拮据壓難茫無所據今宜為厚慶集禮以貽萬世從之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苑牧地四千二百頃以子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遷歸復命言遠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衛戍歷代帝系名曰穉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判吏部流內銓嘗有員缺既擬注而二班院風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衛進奏疏與之辨至於御前神宗命內侍備至中書以狀上請相梧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未幾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贊文閣待制知瀘州會官立法禁民販鹽衡言民恃鹽以生請如故使徒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特制知揚州宣頴州卒年七十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試於中書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為校書郎知永憲縣作永慶縣熙寧中為國子直講

王安石更學法校諸直講定其優劣復等皆罷元祐初召為太常博士建言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禮為五禮書又請改正祀典俾大小祀祀盡合聖人之經禮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孔子廟復因上五議欲專其詞響後其田經綱其廟制司其法則謂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政殿設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致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榜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論年以疾改大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子岐建表為門下侍郎

孫升字孝高邠人第進士授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為監察御史朝廷法度建蓋邪升多所建明官上疏言願於耳目之臣議論之際價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避殿中侍御史梁燾責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為附和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為金部員外郎尋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旨鄧伯溫為臺臣所攻升論之尤力謂蔡燾確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豈能親承密命不報出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敏黃廷基劾之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泉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辛年六十二按鄧伯溫孫公燾傳序宗即位伯溫復升官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劉摯薦為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為難日平均物直而其實不負實文以取利就使有變尚不可為況所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使悲罷此法從之遷殿中侍

御史疏言近制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則選諸所表推原旨意固欲得人然所謂大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馳驅請求者得之易為至於淹滯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謹身修德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以為開邊靡靡其御史梁燾張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如集賢校理知頌州進為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頌州城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鄆州肥田田員外部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燾宗立得故官知河襄二州卒

龔鼎臣字輔之鄆城人父諱衷武陵令鼎臣幼孤景祐元年第進士為平陸主簿疏泄漏水得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薦為奉憲軍節度掌書記但孫石介死護者謂介北走遠詔竟州劫狀郡守杜衍會問孫屬某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舉以圖門證其死存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勇是舉為祝書者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徙知濠陽縣轉秘書丞又知安邱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祇隔轉太常博士知萊州又入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權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咸平早將楊春宴鼎臣曰早災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答天戒日當食險雲不見鼎臣曰陽稱既虧四方必見為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皇極又論內侍都知鄧保德罪狀不應出禁中凡大禮致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刊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放為姦者開封三司於法外厥獄朝延多曲徇其請願先付中書審畫仁

宗憲從之尋兼管句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安以鼎臣體量安他獨運振貸全活甚眾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轉吏禮二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法監官宥兵連劫薛向姦暴罷鹽市馬皆問上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及捲簾而御聖未復又極論謂昭陵宜檢弊崇靈神御殿不宜增修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官路問略細故至大守無所顧慮然其言每優游和平使人主易聽故其事多施行改革實殿修損知應天府徙江寧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列吏部流內銓明空竊符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鼎臣曰殿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安石侍講欲鳴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鼎臣求補外知兗州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繁取稅虛額及嘗所調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獨按籍差次為十等

一無所增寬人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判太常寺留守南京時河決曹村流浮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滑州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大十七元祐元年卒  
鄭穆字問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舉進士第為壽安主簿召為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為館閣校勘積官太常博士改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為殿中侍講改諸王侍講改嘉一王殿中侍講改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延表百里官籍而稅之既而連年水溢民運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未滿告老管句杭州洞霄

宮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三年楊王荆王請為侍講除直集賢院為楊王徐王淑善拜給事中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俱兼祭酒疑請老提舉洞霄宮太學之士數千人詣宰相請留不從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璣軍事推官席旦字晉仲河南人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功且詣闕上書神宗嘉納命廷試賜第居青州司法參軍鄆州河陽教授政令所制定官徽宗召羅石正言遷石司監御史中丞錢選率同判請廢元祐皇后而册劉氏為太后且面質為不可過劾且除佐元祐之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中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內侍都隨駱橫且劾罷之帝以其章有媚惑先帝之語嫌為指斥旋改吏部侍郎即以顯謨閣待制知宣州召為戶部侍郎遷吏部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議者言蜀上習亂或導且治以峻猛且政和平徒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言叛皆非其土俗遂言蜀用鐵錢以其難於轉移故權以楮券而有司冀贏羨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為損虛券別給楮錢與本業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澶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後知成都朝廷問西南夷黎州守詣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且引唐南詔為蜀患拒卻之已而賊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二州內附且上章劾才叔為姦利致困諸蕃之狀宰相不悅從且采興尋加速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卒於長安年六十二贈大中大夫子益紹興初參知政事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王安石器之權進士調鎮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夕謀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遂帖然安石為政引執

中編修熙寧條例遷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嗣峒路險絕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論其首即相率歸命錄功徒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富夷印墓

代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子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郛危甚相與募敢登執中立其上眾隨之不日堵成元祐初為吏部郎中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即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藏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此非好生治民之意也進中書舍人邪惡遇赦復執中言怨深結蔡確鼓扇屬搖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判即侍郎紹聖初上官均執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卒年六十三

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悉稱論之布大夫皇帝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每以遺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在朝歲餘上疏巧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沈晦字德仲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為尚書議編修官召對廉察御史詣闕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與同下情朕既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為剗切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乏或以一當百至於當十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俾而不為雖曰加斷斬勢不可止東南小錢輕錢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一改鑄則由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驕幸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晦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微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與蘇州錢獄陷中書侍郎劉遵義兄章經兄弟還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勒之株連至千百強抑使承盜竊罪死者甚眾帝意其非辜遣時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喚以顯仕時至蘇即日決釋無佐者七百

人嘆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刑時三秋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建炎初謝能開園直學士子潛官至右正言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台治以教化為本知高安縣尉獲盜獄具衣服審其辭疑之視其刀室不與口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囚益平民也從知康州未行改現賈文教授提舉陝西常平召為將作少監以使事

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為唐虞盛世循良巧言而  
聖讓說纏纏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擺監察御史奉  
詔作崇寧備官日記稱善詔編臣曰服文辭勤勵宜居  
翰苑欣愛其艱秀願蒙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借沈時使  
聘歐全鞏管處州諭議得歸張商英當國引為吏部員  
外郎遂遷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既愈還舊職知新州卒  
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宜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遷桂州教  
授王師討交趾轉運使勣勸從軍餉路險險民當役者  
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姑涅釋以戒  
亦可已使者怒勣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師遠逗留不  
進勣謂副使趙高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  
成功因具獄人情狀疏於朝既而遠高果以無功貶求  
知建平縣人為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南海有捍陞廢  
不治歲苦漂溺勣躬督防卒護梁之隄成民賴其利復  
教授廣陵中王阮改詔王府記室參軍徽宗立權實文  
閣待制兼侍講議中書舍人修神宗建錄時紹聖黨尚  
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論因論擇相之難云已  
召范純仁韓忠彥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  
五朝實錄勣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行處紀為  
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明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  
求諫曰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刑罪國史久不成勣言神  
宗正史今更五閱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  
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  
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故議論紛然當時輔相之家  
家藏記錄臣謂宜與取用參討是非勣成大典帝然之  
命勣草詔成史官帝之初改鎮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

布始以為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勣勣  
曰聖意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涇州請自  
今勿妄興邊事俄而遣憂京入稱擢勣行章停詞以為  
詆先烈服闋以主管臺仙觀入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  
者復論為元祐黨朋罷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觀  
極論茶鹽法為民病帝曰不見卿久今日乃聞嘉言加  
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以疾願讓閣學士致仕卒  
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勣挺挺持正尤為  
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為謙陵人徙居吳州登進士弟應衡  
真江陰宜黃華陵四縣主簿杭州司理參軍老州鹿邑  
丞潘州縣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千進故無薦者大觀中  
特改宣教郎權監察御史曾權殿中侍御史劾政府市  
恩招權以蔡京為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徒司門員  
外郎猶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臣化軍地界遷文移  
數往來汝明名觸其諱遠以權暴於朝半賣監濤州麻  
步場遇故發書滿揚利官田法行受廉按境內故吏不  
得通賄賂而稅均於一路最晚知岳州卒於官年五十  
四汝明事親孝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  
不啻篋前人語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婺源人以從使高麗得官試吏部  
銓第一賜進士出身由徐州司理參軍為太學博士遷  
秘書省校書郎權監察御史左司諫言三省吏猥多如  
應浦陞轉奉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  
一一切革去徽宗即命論正之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  
請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我亂賊損之計徒葆  
光符實郎省吏陳棗入賈壽官作十道書報上恩帝思

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人李良剛來歸上平表書親  
進用擬詔書孫葆光論其不可大駭言良剛凶點必驚  
犯不救之罪於朝國逃命死妄作不平書等萬一露  
泄為患不細中祕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為之宜實請  
辭劾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君不可屈臣不可  
亢帝命近臣請其奏於殿中自樂望後增朝士兼局多  
葆光以高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  
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官至十六  
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  
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早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陛  
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修大過制非所以  
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  
法強悍自尊不肯上承德意太宰鄧居中少宰余深依  
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  
能尙德以應陛下之所求也議入不報京權勢實赫舉  
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知昭州立  
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  
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為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  
官方臘殘亂之後盡心牧養民列上其狀加直龍閣再  
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葆光善論事不為構議所移  
時頗推重論察京無所顧然其他不能不迎時好方  
作神霄萬壽宮温州郭敦實泗州葉點皆至是得罪葆  
光遂疏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密岳州傅惟蕭鄞門合葛  
長卿不即奉行制書存留僧寺形勝佛家及決罰遺流  
乞行廢逐悉坐停廢職者尤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  
軍洪水監牧馬糧食人稻烏田主所傷密白調守韓宗

皆欲坐以重辟公獨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出而食人可無殺乎既而使者來慮因如公請議章惇太學官或薦公獨使往見謝曰丞相兼人見者何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謂謝水丞相德縣召為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為事詞罕聞紹聖交至未有為陛下廷爭可否者加崇忠正以銷諫使通諫諍以除壅蔽微宗善之權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願事告許公獨言設學校者將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願使之相告許非建學本意又言制定敕令官寺監丞簿等皆以執政近臣子弟為之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輿政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言東南軍政之敝以有兵之籍為無用之技以太平之賦養積弊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其後時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以入奉得罪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按東都事略正朱汝楫請朝請既論汝楫而有司失察者公獨言以中費得生坐語數不坐傳明附議於此公獨言是皆矯稱詔旨勿論請自今旨嚴不當覆看亦令有司審奏待御史蘇杭造作局工成公獨陳撥民之害請革技巧之廢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聽與公獨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浸異京志焉從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左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棺之數二百萬公獨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水官趙彥達聞河議謂自此無水憂已而決鉅堦廢法當斬但制其官猶為太僕少卿公獨論為失刑蓋坐貶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節三州稅公獨以為拍克重徵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言吏員復冗元豐舊制於是廢行裁併者

多如制仕途為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獨復言京營旋京師無去志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通主國柄公獨復論其廢紹述良法欲用元祐邪黨學術人是以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僞役厲民根不困之饑饉汴西撓運花石費農廢業徒弊所有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張商英入相欲引為執政何執中吳居厚交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擊不退為快於闕里自號亡命社公獨取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江城集益置中白晝出剽公獨令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稱政賢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值年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官公獨初名公稱徽宗以興辦公輔同改名張克公字介仲穎昌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其罪京罷克公徙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京猶留京師會星文變克公復論之中其嚙惡語在京傳京致仕張商英為相與鄭居中不合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誣歸曲商英且疏其罪十商英罷京復召克公弗置徵京知之為徒吏部尙書京欲以銓總相遷中克公既又摘其知貢舉事帝以為所取得人不同也居吏部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毛字字聖可衡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為主客員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指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為腹心交樞密與帝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詵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遊處引凶朋林

樞密政府用所親宋高年尹京其門人播傳或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夢得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罷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僞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陛下下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防禁陛下瀕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譏已而重致於法以服刑峻罰會持海內以美言重緣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易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沮熨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宋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槩謂近年以來邊民僕僕得首所入貢者今必城為郡縣皆所稱虛者今盡納其土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酒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輪於部下經費安得不賈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請復元豐舊制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舉外之士東南遊作奇玩花石編舟與後苑工往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未敗本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還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為相言者攻之方注亦言其無大臣體察訖以與之交還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洪彞字仲達饒州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對廳彬州判官發書鎮東南軍節度判官詳廣西理略府擢提舉常平遂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彞孤立任言責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黨殃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假楚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默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錄

涇郡之善德薄位尊當輔處中見刻志兼唯貨福是圖  
願解其職政以全晚節他如鄭洵仁蔡凝劉極李季稱  
許光凝許鐵蓋章李連任照明之流皆條把其週一不  
爲回隱先是詔遣監司其法令未備若未便於民者  
久而弗上其異言吏家於勢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音  
因緣爲姦者累宜遣官編查兼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  
之遷給事中嘗謂告一日而張商英復官之旨經門下  
言者以爲題題封聚出知涇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德  
隊閣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涇州年六十三層大中大夫  
鍾博字翁翁陝州樂平人用李定爲馬蘭州推官坐對  
獄不實爲管彬州結聖中章與選事奏還其官得入  
對爲哲宗言兵事命哲宗當察涇州涇原秦鳳三路公事夏  
人陷金明渭師毛漸出兵攻其復朔峒傳合擊破之又  
與熙州王文郁進築西安或論功加祿閣校理章奏師  
渭命傅所置將苗履統家合涇原之塞下夏人悉力來  
拒傅騎二萬出大意造河梁以濟師遂作金城關又獻  
白草原捷速運集騎賊修理知熙州傅自始仕至此僅  
再成速偵帥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  
不加罪初傅請合三路兵從書諸國說或頗耳聞樂天  
都城以包淺井且羅和市工既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  
輿役朝論以所奏非異將罷傅命傅爲言但就俄俄而  
白草原詳增百萬事贊貢監承州程再史建州別駕翁崇  
廠中復起知河中府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熙  
言河南安地靈武爲根本乃登上十四事未報諸語道  
進討傅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川有功進  
龍圖閣直學士會副將高木年沒於西塞可適遇雨失  
道爲虜所乘乃班師傅以拾遺冠授熙州汝州學士

未幾復爲杭州員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贈端  
明殿學士傅從布衣致通顯所行事大抵取安故處起  
唐偵云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裔也第進  
士起家爲廣州錄事參軍知新會縣崇寧初爲議司  
檢討官進度部員外郎遷陝西轉運使知延安府  
以招降羌有功加實賢殿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  
天淵爲堽可趨香惟一路夏人窺其間以千數既爲  
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壩舉發騎來爭節夫  
分部將士進禦之新獲統軍以下數百人夏人度不  
可得欲兵退還擢顯慶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賊  
銀州謀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  
節夫曰吾計之熟矣乃遣裨將張端彥疾驅至銀州五  
日賊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  
直學士節夫在延安日久奉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  
京意是徇夏人欲欲寒非弗納放牧者殺之夏人怨  
怒大入鎮或軍殺掠取萬口節夫尋領輕騎環慶涇原  
河東邊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銀州遂陳取興靈之策  
求內都從洪州改江寧府歷青秦二州太原府舉盜李  
勉起遷涇州北平之間河東河北駢騎兩路師臣密臣皆  
罷去上出臺部督捕之節夫請悉罷所遣兵卒以計獲  
免卒上疏乞留木道兵勿移戍降爲待制知永興軍數  
月卒還復龍圖閣學士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進士知賓鄉縣熙寧經理  
五溪漸條利害以上繫訪使使者議以區畫遂建新化  
安化二縣漸用是得善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爲司農丞

提舉京西南路管平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  
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判湖北路轉運  
判官時朝廷議棄地漸曰蠻虜腹不常非稍成以兵  
未易懷德今一犯邊即棄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既棄蠻  
復大入抄略則士爲大擾漸懇提點江西判官微江東兩  
浙轉運制使浙部水盜案益甚有國時故事起長安舉  
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運察河武進廟堂濬  
常熟臨滄海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西涇下殺諸浦  
東北道吳江開大盈縣顧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  
自是水不爲患如集賢校理入爲吏部右司郎中以祿  
閣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  
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掃其虛遂破沒烟岩進  
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優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調韓城尉知松陽白馬  
二縣爲司農丞監察御史數言事改司封員外郎知汀  
泉福三州入爲戶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陝西兵未  
可減徵宗謂其論事無足行出知海州拜秘書少監再  
爲福州加直龍圖閣知桂州蔡京問邊祖道欲乘時徵  
富貴誘王江酋楊展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募者  
百三十兩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峒  
司主之語以爲懷遠策置二君爲立學又言黎人爲患  
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  
口隘爲九州中古州地爲梧州增提舉峽峒官三員又  
言峽地文圖那州四州羅文謙等皆請內附請於黎母  
山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徙萬安軍於水  
口南丹州莫公俊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棄懷遠軍爲  
平州梧州爲從州南丹爲觀州并允地文圖那五州置

黔南路權祖道顯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為兵部尚書未行與興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於是僑黎渠帥不勝忿忿起伐劉國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從城時言黎人伐不助役及是語問不能對京底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復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奉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誘夷建城邑調兵鑿戎蠻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蕩蕩戎者歲工什五六實無地一民益於縣官黎官皆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東歸之半祖道用是起取顯美張商英為相治其疑固定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名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嚴恭孫張莊趙通程都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復模祖道朝廷受其惠云

張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講讀司檢討官出提舉判湖廣等路香鹽事改提舉判湖北路常平北路提舉判嶺南鹽運使祖道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既請去未幾諸州縣修葺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張莊賢殿修撰知桂州融州徙福州復知桂州奏安化三州 餘地土及恩贖監州蒙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等州納土十六州三十二縣五十餘戶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總管安撫使未幾安化蠻納土莊遣黃忱往蔡州城悅蠻將也知蠻情偽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讓蔡漢州別遣胡超懷昌等蔡安化城果為蠻所掩起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異師旅敗壞邊功妄言諸

發效順納款當時精臣擅為緩撫問夷之功奏質行賞張皇其事欺君莫大於此朝廷信迫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悉知涓毫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鎮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權圯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趙通閣封入大觀初以發運司句當公事為梓州路轉運司判官歲戎諸夷納土命通相置以建立純州縣若勞加直祿閣升轉運副使使授龍圖閣直學士為正使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躬梅嶺望知若高公老道會通帥買宗諒以徵竹木揭夷部且誣致其罪非夷人咸怨通遂相結因上元張電製破若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同出別據通行部目州聞之信道趨通州賊分攻塞其城長宜軍武宣蔡宗諒皆遣將拒卻之已而樂其城監押潘虎誘殺羅結党族首領五十人其族鬩憤怒合漏等復攻樂其城通并勃之詔斬虎龍宗諒代以康延魯而應節制於是詔發東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通為淮南招討使通與別將馬悅張思正分道出既抵吳州覺思正各以兵來會通備輪轉大圍其山岫起數百仞林箐深密乃巖石為城外柵木柵當道穿隙阱併仆巨柵木渠谷夾以守降佛顯官軍矢石所中皆應碎通軍不能進聞從通檢神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巖特峭絕賊恃之無守備通命友直祐蔡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軍迭攻之友直所部多思野士丁習山下而山多生荻通遣士丁捕之伐去密箐柵石扼勝葛面上得荻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柵背暮夜復遣士丁負繩梯登崖巖通檢神引下人人銜枚擊發

隨附而上比雞鳴友直帥其眾悉登及賊柵出火然炬孫熱狂跳賊慮舍皆茅竹椽窺其上火輒發賊呼奔撲火益熾官軍鼓譟咸稱通見火塵軍雖密攻其前兩軍相慮賊阻不復能抗俘斬數千卜漏突圍走至輪多國追獲之吳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通為建城營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置守戍曰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副使孫養夏為安撫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紹興諸義族較加通龍圖閣直學士照州蘭渚經略安撫使通既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通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觀出知成德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承裔上舍出身賜書省校書郎承水人童才聚眾為賊攻賊城邑遷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尋為遺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才大喜將許之適言不可曰今以侍從備帥臣而異定中山羣接陵苟一聞吾境得無事乎黼奏上然之又斥還才書才窮蹙入河東詔問通通復具疏稱其害迫通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慮通過關入見有所陳遂使便道赴鎮時議更陝西大鐵鑿償與銀錢輕重等通上言雖厲其禁終不可行居數月以疾乞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宮起知中山順州應昌府金人舉兵召通赴關尋卒承裔繼知眉州言者論通欺罔朝廷以軍功末裔遂放罷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一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二

列傳

宋六十六

郭質

劉昌祚

姚兕

宋守鈞

張守鈞

劉紹能

和斌

劉開

張整

楊應詢

賈逵

盧政

楊燧

苗授

王文郁

王光祖

劉仲武

郭成

張瓊

趙陸

賈舜卿

燕達

劉舜卿

王君萬

周永清

李浩

曲珍

賈昂

王恩

赫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拔擢爲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爲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出帥將兵護軍須隴賊州道遇西夏數千騎質先驅力戰斬獲馬數百又與賊行邊至栢谷敵整道以阻官軍質獨之於寒嶺下轉圍逐北遂修復宜遠諸寨以扼賊衝以功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賈昌朝薦爲本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爲賊遺小校闌干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募壯具亭焚彥博將斬千質曰質質使之罪乃在質彦博社其義爾釋之質自此益知名脫平燧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贊州刺史美州隸隸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應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

從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爲都指揮使按東都事略神宗即位武元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諡曰莊武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輟豐渥公錢不足出已俸助之平居易奉簡儉篤于信義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云

賈逵真定藁城人隸供軍爲卒至殿前班副使換西院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賊於歸仁釋既陳青黜果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勳賊死遂爲右將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劫兵法先據高勝勝劬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軍過山旣定賊至遠崖聚麾下伏劍大呼斷賊爲一賊首尾不相救遂潰公私遭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造無所犯遷西院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鈐轄以母老辭不許從并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關苦於

略遠差度遠近聚爲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息復徙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思聰朝廷以遠爲能連擢捧日天武四箱都指揮使馬步軍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關麟州副都總管以州觀察使入爲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英宗遣使督漢水壩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泄其勢遠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軍校營城外者每常朝印未曉殿門鑰遠言禁城當謹嚴明不宜遲報者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都延兵延州舊有夾河兩城始元吳入寇據陝城幾不能守遠相伏龍山九州臺之間可容衆視請於其地築保障與城相望延人以爲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奏言神謁處級州降人於

東偏初云萬三千戶今乃千一百戶耳遞逃之際所存纔八百自延州運粟至懷靈率以四百錢致一石而緣邊居人壯者但日給一升弱員何至大半徒欲安邊事自以爲功不可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却故賜三世官神宗曰遠武人能自念親之志其特許之數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諡曰武恪

賈舜卿字希元州安陽人以隸爲三班奉職監平鄉縣酒稅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謂要以同出爲報舜卿驩然相許不自以爲功爲青油路都監海盜行劫執博昌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富博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輒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湖北嶺孫彭仕義叛徒爲

鈐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帥師取富州嶺將萬年州據石向崖拜舜卿選壯卒擊潰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強弩射萬年州斃于崖下遂拔之左右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義腹內附特爲此輩所勝今死矣何以多殺爲引兵入北江仕義孫播康州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箱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三遷邕州觀察使應州靈瓊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宮以光祿大夫致仕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諡曰康敏



卒全二城慶軍叛兒以親兵守西關盜眾不得入而奔  
兜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誓無復為亂神宗聞其  
名召入親試以騎射屢中的還環慶路都監徒即延還  
原從攻河州飛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既得又為果莊所  
圍兒日解圍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隆宗圍遂解  
果遷果城使運鈔糧從攻交附有功領雅州刺史破奇  
迪領忠州團練使進環慶路總管運東上開門使徒  
迪河與神諒合兵討果莊于洮州破倫布宗城夜斷浮  
橋援兵不得度遂擒果莊拔東都事略載拜東上開門  
青唐欲將兵由洮州率果會于洮台我師見洮州諸官  
兵被倫布宗城夜遣賊騎城人善善梁明日青唐兵至  
不得進洮州之援果莊即拜通州團練使改即延總  
管卒贈忠州防禦使兒幼失父母母孝凡圖書器用皆  
刻大誓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弟麟亦有威名膺  
中號二號子雄古

麟字君璿兒規攻河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麟留不  
去以強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為秦鳳副總  
管從李憲討生羌擒獲結貝再轉東上開門使兼州刺  
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得勝轉戰  
向鳴沙遷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為皇城使充興軍路  
鈐轄復為涇原副總管夏人修貢且乞爾會填土麟言  
夏人因其王主師是征今乘常不廢即為順命可因以  
息兵矣獨會不可與願成將帥飭備示進討之形  
以絕其望從之嘗請將討堪格平經略使慮東上其功  
狀元祐初環州團練使亂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歷步  
軍殿前都虞候馬步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麟以建  
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撫諸留之旨布曰臣  
嘗訪麟變之策及熙河強寇俱不能知願加被傲使

之靈力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以貴此輩皆宗乃留  
麟不遵器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指揮使王聰取吉  
唐麟以為朝廷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贈  
果敗徽宗立建都指揮使節度使建都武軍檢校司徒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麟為將沈毅持重不縱捨宿衛  
士嘗犯法詔釋之麟杖之千處而後詔詎部之罪故所  
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鸞有謀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從討金湯  
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務原之功安南瀾川之役皆在  
軍行歷涇原秦鳳將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戍軍岷州官  
累佐職驍使紹聖中渭州章蕤賊平夏雄部黑河兵策  
援夏人傾國來與之應關流矢注肩戰眾厲賊引卻追  
蹙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獲數萬先五日折可通敗於  
沒烟土氣方沮雄買勇得傷諸道始得并力城成禮東  
上開門使秦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  
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徒知會州熙河鈐轄王聰略地青  
唐羌人攻鄯州詔雄與苗履援之遷川方急雄雖至羌  
孽見慮起驚而潰圍既解徙河州神材賊沒王贈軍陷  
敵中雄自都至涇四戰皆捷拔出之蓬萊安鄉關夾河  
立堡以護浮梁通渭水清源商旅負販入邊者始絡繹  
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涇州詔訪雄利  
害雄以為可棄遂以賜德懷德徙罪知熙州進華州觀  
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業地難停雄官光州居住  
後復官金州明年乃聽厚高六年死西憲諸成阻絕起  
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復為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  
副都指揮使拜武康節度使召詣闕為中太一宮使引

疾納師賊故左金吾上將軍又以武康節知熙州熙河  
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未幾以檢校司空奉宣  
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憲  
古亦以邊功累官熙河經略路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  
與蔡風經略神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助王  
時朝命神師道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惠召之師道與  
古子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官  
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為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節敵  
而神氏嵬氏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  
恐功獨歸神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運糧為言欲夜劫斡  
里雅布營謀泄反為所敗既而讓和金兵退詔古與神  
師中折彥質范璋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尼雅滿陷隆  
德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神師中副之古總兵我太原師  
中孩中山河間諸郡尼雅滿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  
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  
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犄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  
壽陽榆次等縣朝廷遣使慰諭師中約古及張顯兩  
軍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  
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能德詔以解潛代  
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爰傳寇至以  
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部皆潰李綱召安節新之  
中丞陳過題駁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應募練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  
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德管高接戰手殺  
數十人眾棄之而捷擢馬步軍都指揮使遷榮州團練  
使京城左廂巡檢英宗即位以為鄧州防禦使步軍都  
虞候歷環慶涇原鄜延二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

樞使由各州觀察使拜宣遠軍節度殿前都指揮使  
卒贈侍中諡曰莊敏越初欠貝州城時為叛兵所傷同  
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  
妻子食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鐵戎兵馬慶應中與子  
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為供奉官應昌州駐  
泊都監論降過水蠻八百人知水洛城神宗略西邊  
近臣薦其能召開封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  
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入闕於內殿  
帝歡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世誓勉忠孝期  
以盡職舜卿泣謝即日加通事舍人環慶有警詔帥長  
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知原州改秦  
鳳鈴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使知代州加  
客省副使運邊謀盜西關鎮密易舊鑰而大之暇  
日備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忘鎖引視納之不能受  
遂慚去諫者轉西上開門使知雄州契丹擊州民獄  
案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取其以相當必得釋乃  
遣在雄六年恩信周茂決祐初進龍神衛四州都指揮  
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運西羌果莊青宜  
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欲乘未集擊之會諸將  
議方略使姚兕神道領兵分兩路並洮水而進至臨洮  
城下一政克之俘果莊并首領九人斬獲數千計遷馬  
軍都度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  
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毅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  
法善科散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父任為左班殿直至河北綠邊  
安撫副使遷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曰恩

與他都等耳而為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  
臣願盡力徒益州路於轄緊遷文州刺史康州屬練使  
知雄州歷龍神衛樞日天武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  
候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養陳洋謀賊政將  
付有司治守約適一牙校語之眾懼而聽命進步軍副  
都指揮使成武軍節度後神宗以蕃旅驕惰為備練之法  
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或言其持  
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思出  
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欲擢真樞府宰相難之乃止  
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饗眾  
當受糧而借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  
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為過濫歲十年  
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諡曰勤毅子球以蔭幹  
當禮賓院條秦川秦馬四弊羣牧使用其諸馬商便之  
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進  
通事舍人積遷西上開門使樞密副都承旨

苗授字授之潯州人父京慶應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  
授以蔭至供備庫副使使部取鎮洮授為先鋒破香子  
城拔河府復餉騎五百擊敗徐美羌亂斬首四千級  
又破之千牛精谷取河納城遠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  
遷西上開門使果莊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薩宗諭功  
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節使榮州刺史從燕遷取銀川  
降瑪爾漢獻之京師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  
轄召使契丹以為秦鳳副總管提熙河復知河州副李  
憲討生羌於靈州斬首萬級羌族十萬七千帳內附  
咸雲洮西拜昌州團練使使神衛四州都指揮使從知  
雄州熙州元豐西討授出古洮取定西王師討西夏殺

與李憲出蕩裕勒蕩嗎哈諸族降戶口五萬城蘭州遇  
賊數萬于諾爾結谷登山逆賊敗退伏孽中半夜遁去  
入塞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饑南授曰  
城垣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夜即止師征靈武詔  
令找高遵裕即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應進步軍副都指  
揮使成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遷武泰軍節度  
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洩洩以保康節度知鄆州提舉上  
清太平宮宰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莊敏子煊以遺送  
瑪爾散至京得開門武候歷西上開門副使熙河都監  
都鈐轄知蘭州詔同王瞻取青唐錄功提龍神衛四州  
都指揮使應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孫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泰州宣遠人以殿侍為秦原指揮使王韶開邊  
青唐大酋能珂歸國獨別美錫喇物酒不從經略使  
韓瑛期請將一月取之君萬許為備者遂禽至其居稍  
相親與同儕乘間搗之墜馬斬首號歸以獻甫及一  
月積功得開門武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葉薩布邀劫子  
蘭賈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腹險略地羌洮伏山谷  
間忽一騎躍出橫矛將及君萬亟側身避之回首奮斬  
以徇其眾驚駭相率聽命所斬乃葉薩布也復破北關  
南市功最多遷熙河路鈐轄遷領英州刺史建州團練  
使洮西羌叛圍河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納木薩宗滅小  
而堅強勇所聚者併兵破之圍當自解詔用其計則果  
解累官客省使為副總管坐貨結權數萬緡為轉運  
使孫邈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故官職君  
萬怨孫邈使番官木舟訟之鞠於秦龐又貶為鳳翔鈐

萬怨孫邈使番官木舟訟之鞠於秦龐又貶為鳳翔鈐

萬怨孫邈使番官木舟訟之鞠於秦龐又貶為鳳翔鈐

萬怨孫邈使番官木舟訟之鞠於秦龐又貶為鳳翔鈐

萬怨孫邈使番官木舟訟之鞠於秦龐又貶為鳳翔鈐

萬怨孫邈使番官木舟訟之鞠於秦龐又貶為鳳翔鈐

萬怨孫邈使番官木舟訟之鞠於秦龐又貶為鳳翔鈐

韓籍家貨物遂以憤卒子瞻

韓始因李憲以建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副統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州鍾傅以目白草原賞賦治於秦詔轉運使張詢論諸將得自首贖其伏詐增首級因說詢云青唐人有叛轍敵意可取也詢信之即具奏言已令贖結約起兵誓宗罪其狂妄盡誦而命孫道乃密書取獄上奪贖十一官猶令領州贖欲以功贖過乃密書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道乃密書取可取賊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賊狡獪難制使總管王慤統軍而以昭勳贖為前鋒度河先下隴朱黑城志感分其功給之曰晨食畢乃發感信之夜牛慤感傷發平明入邈川城府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感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路亦怒願以兵柄付整而留贖克邈川贖真慤也路又掩其功故抑贖乃徒路河南龍恩統制以胡宗回為帥時韓戰已來降青唐大酋森摩心展迎瑪爾識之子隆贊入守城宋史傳云迎森摩之子隆贊之子也非誤改宗回日夜督贖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聲言欲使王感代將贖懼急進攻贖贊及森摩父子等皆出降贖入據其城詔為鄯州遷贖四方詎使榮州防禦使尋拜維州團練使為本路結轄贖所部劉敏羌眾攜武森摩等結諸族謀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贖贖遣將李質領二千騎掩襲森摩先敗奔北四山皆空贖嚴森摩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贖諷諸酋籍摩兵者混其臂無應者舉兩結請歸師本路為唱贖聽之去蓬囉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眾十萬助之城中危其苗履難進來我圍始解已而王吉禮劍

韓通志 卷三百六十二 列傳 宋

神杓相繼設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諫奏希甫勦贖盜取一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森摩浣展以滅口曾言贖創造事端以此邊害萬死不塞言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己熙河又奏青唐諸族懲贖入骨體日圖報復權密院乞贖請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積縣而殺森摩初錢通討贖功於是迫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除其子珪通事舍人張守約字希參淮州人以蔭王原州戡原告招羌酋水凌布等十七族萬人一帳為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僞寇之後二年四詣關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權知融州峒峒將吳價特險為邊患捕誅之修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為定州路駐泊都監從秦鳳房職六年括生羌隱士千頃以募射手築硤石堡甘谷城第功最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平解鞍簡兵五百逆戰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強弩矚其首敵遂退神宗問拓熙河召問曰王師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惠忠勤效願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為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為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羌兵駐通遠河州羌率眾三萬屯於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善寨食軍羌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守約曰彼非敢迎戰逸死耳輒出善寨果莊圍賊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守鎮千七百人遷西上門門使知鎮戎軍徒岷州募家族結格難制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從征靈武至清遠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城中惟僧道

數百若歲十日福或晚三日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眾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遂為家慶都鈐轄知鄯州從涇原都延泰馬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平畏其名引去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賑賈不貸適歲饑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歡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瑤橋而遷請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徒而南其北遂為沙磧以龍神衛四廟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昌祚皆有惠愛可紀神宗嘗問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魏麟王崇德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為名將時稱知人王文郁字周鼎麟州新秦人以其奉官為府州巡檢麟琦萬其材加開門祇候驛府駐泊都監熙熙西討文郁敗之托歡河其將香葉夜遣使以劔為信欲舉眾降許之且而至聚其怒變謀以出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下如雨文郁徐引渡河謂吏士曰前迫強寇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悅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賊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眾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踰濟雅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城監警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以招約香葉之議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羌善馳突識導備無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闕肆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遷左驍騎副使知麟州夏眾踐蹂襲敗之部使者勸為生事奪郡印未幾為熙河將從字密討靈武得羌萬餘還本路於春夏人圍蘭州已奪兩圍門文郁募死士夜繞而下持短兵突之

志五三八七

賊即掃去去揮東上門門使知蘭州謙知夏人將大人  
清野以俟果舉國趨莫蘭文部乘城擊之殺傷如積圍  
九日而解收其尸為軍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抹日天武  
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以殿前都侯知河州葉安西  
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秦州州縣美對京師未清以蔭  
從任宰相麗籍言其忠勇加開門祇候押時服賜夏國  
至賓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遽還通事舍人渭州  
幹轄渭兵勁而陳伍不講未清訓以李時法節禁挺嘉  
其整圖上之詔擢於諸道知德順軍夏人寇擊擒其  
酋又募勇士夜馳百里討賊巢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  
人獲家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營邊地三百里盡  
耕不可禁永清掃播數千頃置財上二千營間敵廷降  
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徒奈風鈴轄河北

沿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編分  
書永清為武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上不願  
行固遣之復上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  
涇原路幹轄知涇州保州又為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  
門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為諸族巡檢父愷忠官內  
殿崇班開門祇候元昊叛力戰以死紹能右班殿直  
賜以名為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所領羌族數萬  
眾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為軍鋒破其柵至納旺  
川邀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博囉川皆策功  
最繁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都延兵馬都監舊制內屬者  
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  
召諸門官節度巡征備偁不繼為大患若依西成後因

知道州直隸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遷客省使嘉州制

帽深人乃可帝以為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  
為敵所忌每疑以問之帝獨明其不然乎詔云紹能  
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為問書之計耳紹  
能捧誠泣首嘗生讓連對按驗卒無實守邊固四十七  
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節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命開封人父廷為涇原勇將號王德鞭嚴  
死好水川鏖光祖為僕奉旨開門祇候熙寧中同提點  
河北州獄改沿邊安撫都監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揆  
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  
中對其眾畫徹戶囑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船之如  
不測何光祖曰彼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  
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  
然語唯在用趙趙折塞之其將蕭福逃揮兵去且遺  
糞食付所載青羅泥金笠以為信即上之除與定鈐轄

從梓潼渝嶺短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  
幹轄賈昌言梓潼都監王宣與光祖回叙討皆受本節  
度本疑光祖不為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  
沙坎北發日已暮士以杖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  
質明瞭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因於松溪又並往撲  
取險先斃襲賊賊舍去且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讓上  
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難  
宗開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  
謂行既振石鼓擇銳兵分襲吐蕃皆皆奮進遂會中正

王茂遠夷裔奇能王官詔從韓存寶討之軍于梅嶺夷  
數萬眾駐落南棧微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  
決戰不聽林酋至復從征薄其巢窟功至四方館使  
知道州直隸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遷客省使嘉州制

史遷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穀州從西河浩務學兵法以父定  
臨從軍破僞智高韓維城鎮兵職賞坐橫川殺大首  
領阿克多葉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  
都監監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請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  
召對改管幹驛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  
三路屯鎮江入遂州討舒光賈德益口柵下天府會于  
涪州人穀州董田元益元結合結拾拒官軍浩分兵

擊之殺結拾降元益元結遂城歸州進討黔江蠻復城  
黔江樓上其功擢引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  
浩將右軍至合龍蠻會戰遣降羌且揚輕騎突敵帳俘  
其首凌結貝李密桑貳三千遷東上門門使為副總管  
知河州安撫洪西五路大盧浩將前軍復蘭州遷引進  
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關

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齊老并連立功復  
之哲宗即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  
都虞候遷黔州觀察使歷都延太原承興慶慶路副都  
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節度使

和斌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遷隸取直為德順軍指揮使  
數拜取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兼濟以兄平賊復執送  
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平寃既伸兼濟獲免家賴  
以全定州之役將曹儀喪所乘馬斌駮騎與之且戰且  
行與俱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為前鋒青駐賓州十日  
以意寇既乃倍道疾行斌以兵疾於險利在連戰即日  
度劉遇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騎血戰破賊賊後遂敗

之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累歲徙涇原官召議者謂  
交州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

美之進帝御器械謂部懷帥王廣領命吏詎給試擇地營居養廉有法所法以萬數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嚴斌試提步騎三千討討方魯畫夜趨兵至懷遠寨或曰奈何背能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之賊果大至試遣將迎敵俄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嶺登嶺望見始大驚試分騎襲其旁自被甲步出為衆先殊死戰賊大敗世念率首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西上開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遷除高陽開副總管承天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虞候卒贈監州防禦使老為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蓄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悍不敢發士大夫稱之後史此下有請定錄今從刪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官數從軍累禮禮賞使為悍原將夏人謀犯天聖若力賊卻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涼川進東上開門使知河州吐蕃遣使德明阿克章眾數萬叛仲武相持數日遣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出勿與戰亟遣伏兵道左二將還羌果追之遇伏大敗斬首三千級復西遷州未幾懷德等聚皆降眾進客省使榮州防禦副使高承年西征仲武欲持軍固墨水年易賊輕賊遂大敗仲武引營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夏人獻俘定朝廷國之貨其罰以爲西寧郡護軍賈招橋羌王子威征普格收積石軍遷仲武計事許以便宜普格果約降而索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擊與歸賈獲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錢至遷訪

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一 列傳 宋

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承年以不用則言失律普格之降河南旋定鄴力也子九人奉命以官錫開門賊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為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歷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使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慶拜徐州觀察使保靜軍承宜使備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官再走為熙州卒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諡曰威肅子錫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千人世為著姓實元康定間夏人數入寇珍諸父利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嘗與叔父出塞御邊遇夏人陷其圍中馳驅大呼眾破勇得出顯報不至復持短兵環決鬪遂俱散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奇其材一日出賣劍命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請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溫潤城古謂與羌戰先登陷陳為絳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酋加開門祗候有功徙西遷內殿崇班郭遠趙高兩征為第一將進自石江無按廣原三十里十二縣降僑守已六百六十人老禮二萬六千口是行也復諸將遇西染院使得疾與禮軍師神宗遣使訪問復勞賜之弓劍發勒令有司錫其鄉舊賦擢鄜延鈐轄遷副總管從神宗討金湯永平川斬二十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廣城冰梁珍以兵從版築方輿羌數十騎語無定河視役珍將追殺之禮不許諫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禮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禮復來珍白敵兵甚眾公宜退處內柵檄請將促戰猶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可許及攻城急又勸禮曰城中并深泉奇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

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補又不聽數日城陷珍縱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論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初為環慶副總管夏人寇環原珍擢虛駝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虜千八百人解其圍遷東上開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不知書而忠義好義本於天性

劉開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為軍校從延州軍出塞遇敵矢貫左耳職不顧眾屢其勇從文彦博討貝州次城下舉屨登城以曲或鈔其甲開製之而壁議者欲穿地道入開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濶河若盡囊土而夜投請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為然穴成開持短兵先入眾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還明師舉入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綽絳官擢陝西詔開自河東為犄角至鳳治薄夏人大集眾懼開自殿後率銳騎搏賊飛矢蔽體不為卻敵解去為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深隄防勢急開請都守開青楊道以殺水怒眾敢任卒年八十五決水退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五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邊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惠靈武成將悍原兵擊破夏人於莽伊克處至城下有羌乘白馬賊突成躍馬與其首以敵進殊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成之又環以五營謂開章察開誰可守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使往夏人志失地息成與折可適議覆煙峽連營百里飛石灌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異道並進遂俘阿穆爾多卜二大酋捷聞進班州防禦使徑原幹禮宗詔諸軍并力大築城俄成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

志五三八九

之甚賜以金帛官具子培成經財好施名震西鄙帝手  
書郭成盡忠報國有功於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  
云子浩紹興中為西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富字紹明封人少時善騎射起家從戎神宗選材  
武以為內殿承制慶州蘇原堡都監林廣討遺夷薛將  
前鋒又為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  
使遷路監程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岩其急嵩以

數百騎往援備屈野河且五里據北關破城上一矢  
殲百騎眾駭潰奔嘉峪關以袍帶知皇城使成州刺  
史遷路鈔轄嵩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  
鄉輒勝時以良將入封留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

步軍都虞候涼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俱事  
官為利文州都巡檢使遷夷歲鈔內地吏更不與校至

反遭之物整惡其食暴無已密募死士俟其來掩擊幾  
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荆湖將領拓溪蠻地  
築九城董兵鎮守又被擊於大田嶺中三遷狷拾萬眾

乘舟屯托口追黔江城時守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  
其半於托口旁戎曰須吾且度金斗崖舉帳則謀而前  
及旦率其半縛縲編建旗鼓泝流急遽賊卒見大笑賊

舉伏發前後合擊人殊死鬪蠻體躍投江中殺獲為涇  
可勝計為廣西鈔轄坐殺降獲蠻監江州洮稅復為涇  
原真定京東環慶鈔轄整軍嚴明哲宗權為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管轄馬軍司官至咸州刺史卒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為小校隸劉昌諱至  
靈州遇敵中矢拔鐵復賊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

良江諸將猶未進蘊奏我先浩眾隨之遂逃走使至  
被髮登崖為賊所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譟謀恐京西  
派原將知殺德懷宣順軍等六城積眾至三十萬射

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有州監軍引鐵騎  
數千應松林堡諜謀知之頓兵長城嶺以待或謂曰  
賊遠來氣虛少休必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

寇原蘊置伏匿中俘斬數百十人獲馬械甚眾累遷  
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  
馬步軍副總管卒年七十三贈德軍節度使諡曰榮

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補供備庫副使為  
河州巡檢夏羌寇蘭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嗣  
意氣彌厲遷涇原將膏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

道兼行眾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窺皆具  
請將始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羌引  
去吾宗召見留為神龍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契

丹使來問涇原王駒將應曰然射三發皆中使歎息出  
為涇原副都總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  
羌天都十餘壘美固平夏諸族欲出戰恩曰賊傾國遠

寇難以爭宜以謀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攜退而逃  
伏必敗乃以萬人設伏羌無所掠退師果大獲徽宗立  
以衛州防禦使從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頃  
分弓箭士耕屯為三十一部以省餽餉總臣獻車戰議  
恩曰古有之偏藉鹿角今人非所習緩急難用節先敗  
耳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  
屬疾以檢校司從致仕卒年六十二贈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草惠皇后族孫也應知信安保定軍  
州塘澤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  
堤防為長衝潘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為河北沿邊安

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為契丹所權欲增為  
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能禁我卒增  
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朝姪為言遣使乞

還不得擁兵並塞中外伺疑應詢曰是特為虛聲嚇我  
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敗復遣其相臣蕭  
保先等來請詔應詢遊於境應詢固守前議尋兼高陽

關路鈔轄邊人捕得北益巨鐵見契丹謂略駭平民有  
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  
以怯也不與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

壽觀復為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管卒贈昭化軍節度  
使諡曰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

大將兼麟州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飲死得水尚可活時  
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飲泉中賊覺發且圍  
且行得歸持衣較水以飲麟驛乃甦又從李憲破西市

師討果莊外河諸羌皆以兵應之陸軍果先至斧其橋  
果莊失援乃成擒為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  
鈔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邊川預復都廂夏人寇涇原詔  
師至鐵山隆先登士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諸關徽宗  
勞之童貫與論善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  
有殊拜隆曰陸武夫豈敢言賞以收祖宗二百年之好  
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實實知不可奪白以却西靈州  
充隴右都護帥制法西討陸以奇兵襲羌潰城震武

遷温州防禦使能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  
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命詞臣制碑帝篆  
額曰旌忠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一

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二 列傳 宋

志五三九一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三

列傳

宋六十七

趙挺之

何執中

朱芻

管師仁

李邦彥

吳敏

曹輔

張商英

鄭居中

劉造

侯蒙

余深

王安中

耿南仲

劉正夫

張康國

林樾

唐恪

許昂

趙野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授登州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守不時給卒怒謀持白梃突入府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高首者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徽挺之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還不如齊必為民害使者卒徒之才二年河果漲召試館職為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濬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鎮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為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入為國子司業應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還主使近臣卽節享客挺之爭正其禮徽宗立為禮部侍郎哲宗初廟議還宣祖挺之言上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嘗遷從之拜御史中丞為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指論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

即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雄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遂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盡除京請蠶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遣乃為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與邊事用兵連年不息帝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植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稱順而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侏傳觀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諡曰清忠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氣傲儒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詔降其酋辟知南川縣章惇經制夔夷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入惇大喜遂為上客歸馬諸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權監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稱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盜私分願收還主柄使耳目之官無為近臣所有神宗為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庶博州失入因去詔資商英監刑兩事稅更樞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資商英監刑兩事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好直可用更

是寬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洙之所業示之寶璽奏以為事涉干請貴監亦岸鹽稅抗東郡事等作生監哲宗初為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且移書蘇軾求人臺其廋詞有老僧欲住鳥寺可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尋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為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

已極力攻之上疏曰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儕敢行讒議無非指摘扶揚鄙薄嗚呼英敢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今天青日晷誅實未正願下禁省檢案前後章論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遂論內侍陳衍以孫宣仁至此之呂武之追奪光公著贈諡卜碑毀家又言文彥博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章惇安燾助惇求所以煩憲者陽舉民益氏養子漸先為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訴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冤導漸使遂執政及詣御史府評燾姻家與蓋文為道地皆宗不直商英徒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歸蓋文江寧酒起知洪州為江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謝表懇辭元祐諸賢徽宗出為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為歲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御史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老州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通關賜對奏曰神宗修德法度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留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頓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悉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為賢徽宗四人宰相之時久早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崇寧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十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旗幟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休息土木俾使佛帝頗厭憚之初楊戩力

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無等至國強使沈持不下  
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何執中節居中日夜履職其  
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庚之惠州有郭天信者  
以方技隸太史商英與語言往來事覺鞫下開封府御  
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  
貶學信軍節度副使衛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  
未幾太學諸生訟商英之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  
故官職宣和三年年七十九少保商英作相適承  
蔡京之後小變其政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表表司馬光  
范仲淹而商英亦爾太保紹興中又賜諡文忠天下皆  
不謂然兄唐英字次功及進士第調登域台英宗繼大  
統唐英上謹始書又上書請立鎮王為皇太子神宗即  
位擢殿中侍御史言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  
又論宗室祿宜以服為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其後略  
施行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劉棻行于世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元豐八  
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高僧王諱當黜宣仁后曰外  
家私讎頗未久不可以妨舉士命實未幾久之為太學  
錄太常博士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除左司諫  
時方究蔡卞獄正夫入對微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  
斗粟之議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  
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為公輔  
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  
信萬世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為編修官不問月遷  
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  
翼之奏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孰得陳  
力其間部伴問詳為京罷正夫又與鄧居申陰按京京

憾劉遂次皆而遠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京絕  
儲錢獄辭及正夫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  
京又出之成都人辭留為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  
以事正夫作春宴樂語有素衣朝罷夜衣聞之句京驚  
張康國索白帝曰哀衣豈可開竟改能圓開直學上知  
河南府召為工部尚書拜右丞遷中書侍郎太學諸生  
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育人才現為時用而  
使與伶官而樂名以是得無為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  
具正夫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  
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中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少愈虧車歸諸屬異  
至內殿長子阜民掖入坐從節安靜軍起充中太一宮  
使封康國公將行賜詩以榮其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  
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探戒持盈八字遂卒贈太保益  
文憲再贈太傅正夫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性吝嗇惟  
恐不足於財晚年築第杭州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讓者  
讓之帝眷念不置以阜民為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微猷  
閣待制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卷二州判  
官毫數身守政不治曾舉至願欲振起之顧請僚無可  
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判決有妖獄  
林連浸多執中諷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  
股叩其故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為師張角  
諱耳即叩頭引伏勝之奇俄准何熾燭明見執中喜曰  
一州六邑賴有若爾加海鹽縣入為太學博士以母憂  
去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勸撤燭燭燭與俱焚觀者  
悉其孝紹聖中五王尊佛選為記室轉侍講徽宗即位

起拜齊文閣待制選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  
書兼侍讀時選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  
置庫架閣命官位之是後六曹皆做其法蔡京籍上書  
人為郭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  
在京歲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  
女縱觀大為士論所詬詈宣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初  
進中書門下侍郎稱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三  
年遂代為尚書左丞相加特選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端  
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奏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及  
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京之  
靈國害民然錄錄賈質初無過人執中夤緣攀附致位  
二府亦已大幸遽傳之經體質元是猶以查負山多見  
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曾注益其初賜第信陵坊更  
徙金順坊建嘉會成功閣帝製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  
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謀略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  
執中惡其出己上與鄧居申合擠之陳璘在台州執中  
起檢人石斌知州事使會取尊堯集謀必死璘政和一  
年用提舉修哲宗史紀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玉  
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為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  
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賜寬告遣朝命止赴六參乃以  
少傅就第許朝朔望其在政府嘗戒飛遞吏勿生事重改  
作信人材寬民力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  
則始終一致卒年七十四帝為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清源郡王諡曰正獻

鄧居申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為都官禮部  
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自言  
為貴妃從兄弟弟從潘瑋進家世微亦倚居中為重由

是連進種會妃父審客觀安中者上書涉謗詭言者並  
及居中謁知和州從州明年歸政官遷給事中翰林  
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  
所顧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乘政辭改政學士  
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免趙挺之相與劉  
遠謀盡改京所為政權宗頌復更張之舉外莫有知者  
居中往來拜所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  
廣飾太平賈居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  
成譴乎帝大悟居相趙鼎禮部侍郎劉正夫夫夫繼請  
對語同帝意乃復相京再得政居中厚資報京為言  
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方恃權力  
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獲始怨之乃與張璪力  
比而問京都水使者趙鼎得過兩首於黃河獻以為瑞  
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禱者也居中曰首豈  
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謂居中愛  
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  
而帝覺之不用妃正位中宮復以嬖寵為觀文殿學士  
政和申知樞密院官累時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  
法度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拜拜居中少保太宰  
使伺察之居中存紀錄守格令抑慢停振滯滯士論翕  
然望治丁母憂旋起復逾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  
以威武軍節度使使佐神機選領樞密院加少師建封  
崇宿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  
京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國之元  
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處  
幣五十萬故爾我宋人輸燕雲非得計也燕雲輸五  
萬事費京童貫功同兼以燕雲總心上心而軍興  
無事燕雲童貫全運總經略金幣轉加都督使館使

亡旋見伏誦通鑑編覽  
御批以失節之使更失節 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  
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  
講稍殺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廢王輔童貫復議舉兵  
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不聽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  
功不拜入朝舉國疾退舍數日卒贈太師華原郡王諡  
文正子修年德年皆至侍從德年遺靖康之難沒入于  
金後遺事劉豫晚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權為資政殿  
大學士榆死亦竄死撫州時又有安義臣者亦嘗上書  
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官寺專命倡為大謀燕雲之役興  
則邊費迷罔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燕亂反正  
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  
蓋以匪區之地契丹必爭不忍使吾民重困鋒鏑草聖  
灑泗之役與之戰而勝乃雖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  
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改建平燕之  
議臣恐異時邊境有可乘之晷日或寒心伏望杜塞邊  
隙務守舊好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為姦謀所奪  
堯臣得之族子也  
張康國字實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邱縣紹聖中戶部  
尚書蔡京整治役法厲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  
發倉積荒江上南就食者活數萬口移福建轉運判官崇  
寧元年入為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為中書舍  
人徽宗命為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同書左丞而  
以其兄康伯代為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始因蔡京  
進京定元祐黨籍皆預密謀故汲汲引援之及得志深  
為崖異帝惡京專復陰合沮其姦嘗許以相是時西  
邊即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請隨聞  
選用定為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國康國先知

之且奉事留白帝願遜位既而執中果陳其事帝叱去  
之他日康國朝退趨殿廡暴得疾卒年五十四贈開府  
儀同三司諡曰文簡康伯仕終史部尚書  
朱壽聖聖與秀州華亭人進士第二調忠正軍推官崇  
直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中遷御  
史中丞入謝言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  
過天津橋見汴堤一角堽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  
哉又言陛下手詔屢下側但願治然史奉行者多安於  
苟簡或懷二三棍置不行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元祐  
紛更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冤訴自歸  
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用門下侍  
郎許將於哲廟表泛為平詞至宣和太后之前則合冤  
負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遠成功得無少損乎俄兼侍  
讀徒兵總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卒贈光祿  
大夫諡忠肅諱出蔡家門善閉合不能有所建白  
劉達字公諱俊車州人進士高第調越州  
觀察判官人為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  
監司業崇寧中連擢院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  
事中戶部侍郎使高麗還尚書由兵部同知樞密院拜  
中書侍郎達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放職進京以慧星  
見去相而達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萬上書邪  
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庶民事稍稍證正達與趙挺之  
同心然挺之多智慮後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  
共說達欲白以為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於  
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盡廢紹述法凡  
所啓用多取為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其婦兄  
章挺使之益錡龍知亳州京復相再實鎮江節度副使

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以  
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據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部顯謨閣直學士擢用隆  
至數令檢討官或東都事昭作 京講明熙寧元豐故事

引以為屬遼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遼朝士察諸道摠使  
河北入辭言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

伐保甲有警者宜賞諸朝騎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剛  
出疆外者宜週絕徽宗嘉日即所陳已盡河朔利害母

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俄直學士院  
遂為翰林學士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接於遠邊為

請命據稱時京密使愾怒之以起蠻人投投書師執言  
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為之請禮出不意

遠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遠使據州奏求還進築夏人  
城柵據答語復不異遠人大怒空容館水繫絕烟火凡

嘗假祖帳皆廢歸復命論者以為怒臨生事猶除禮部  
尚書既而遠人以失禮言出知朔州尋召為開封尹張

懷素妖事費德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維治得民士  
交關書疏數百摠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而京與懷素游

最密據實為京地京深德之用鞫獄明允加秩二等改  
兵部尚書遷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辭朝散

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賢殿直學士據嘗傳姓名  
不識甄豈字御史久知其宜學聖知涿州龍提舉涿州

三司錄字偉直祝國數月死願遂絕請康元年倅以京  
當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為廣親睦親宅  
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權右正言左司諫論

蘇軾蘇軾深遠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見補  
之輩不宜在朝廷河北清澤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

祖賦故在請悉蠲減以緩徭之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  
事中工部侍郎選曹吏多撓法為過師仁暫領領發其

奏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刑部尚書以樞密  
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

邊備不整而遠橫使再至為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  
設備至則下令增陣浚澆繕葺甲冑備吏權不知所裁

師仁預為計度一日而舉軍十萬轉盼成外間無知  
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閒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

梁激召為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不兩月病拜資政  
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濠州高郵人登善好施進士及第調寶雞  
尉知柏鄉縣民訟皆決于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

聞其名率諸使者合屬之徒知襄邑縣理監察御史進  
殿中侍御史崇寧室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

臣明觸成則賢否庶幾覆置寬按民節妄費咸里  
母預事闈寺毋假權察宗雜納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

得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竊都察先期  
告辨尚書縣執政至是帝嘗論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

違非臣所敢母表服除歸故官蒙同知樞密院進尚書  
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鞏張商英私事甚

力有旨令廷辨鞏曰商英無有罪宰相也蔡鞏雖言官  
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為然一日帝從

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避古賢相何  
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嘗有幾事

蒙獨受員京不知也京恨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  
是邪能知毫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竄京東蒙上書

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  
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

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諡文穆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  
泣以薛登第謂郡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更執其鄰

人抑使自訟恪爭之躬以訪求且而得尸獲盜始知檢  
次縣豪子雄於鄉率通瓦蕪不輸公賦恪以理善曉之

悟而自悔折節為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  
運判官大觀中鞏內附召為屯田員外郎時節節招納

夷人夷始知傾衷甲以逆格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  
夷望見權呼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

浪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言給恐劫之格不爲動益  
治水水去城得全部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保馬  
呈閱及復請縣相第廉貨以寬被水之民未報悉便  
宜罷行之進讓閣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  
舉水至汴且溢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格決金隄  
注之河洩水入平入對帝旁之格因上疏言水險賴也  
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診微告陛下乎願垂意  
時事益謹天戒宜和初連向者帝許以二府爲宰相王  
顛所陷罷知涿州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  
以廣慶宮元年起知青州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  
以延慶殿學士知潭州請往鑿鑿拜然後之官遂改  
杭州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彥爲之拜同知樞密院事  
至則爲中書侍郎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格言於欽  
宗曰革美富以漸宜擇今日之急者先之而言者不  
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情豈不傷太上之心  
哉京攸補賈之徒既從留斥詰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  
然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喜  
之令以此意布告在位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籍  
之甚謹然格爲相無活時大略金騎再來遂割三鎮歸  
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格從之使者既行於是諸  
道勤王兵大集輒論此令勿前皆反動而去消金兵薄  
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  
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崇德故事留  
太子居守而西幸格連策推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  
帝將從其策而開封尹何果入見力諫其不然帝幡然  
而改以足踏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權輿門下侍郎格  
計不用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馮馬得脫遂回家求去

御史胡舜陟劾其非謂格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  
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龍興代爲相京城不守  
車駕至金帥營格曰計失矣一人將不得還既而還格  
迎拜道左請入觀果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格曰一之已  
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官立張邦昌令吳升真傳入  
城取推戴狀格既書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  
聲譽奕奕入補太學生進上舍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  
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閩  
習狼鄙事應對便捷善誦諷能蹴鞠每縱街市俚語爲  
解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  
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儀禮局出知河  
陽召爲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中書舍  
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五年轉左丞  
浦死贈官賜諡邦彥起復與王麟不協迨陸結蔡攸果  
師成等讜黜罷之明年拜少宰兼所建明惟阿順超超  
充位而已都人目爲復子宰相徵宗內禪命爲龍德宮  
使升太宰知樞密不與外患日迫抗疏丐宮祠金人既  
蒲都城李綱神帥道罷邦彥堅主到地之議太學生陳  
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  
野王孝道蔡懋李棣之徒爲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彥趨  
朝羣指而大詆且欲殿之邦彥疾覺得免適以時連觀  
文殿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爲之請復起爲太  
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侍缺服提舉  
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議國寶建武軍節度副使  
潯州安置方榮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府若

余深韓昂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選其事因附著於此  
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爲太常博  
士著作佐郎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俊秉執事連  
擊京與開封尹林德曲爲掩覆獄解有及京者輒艾之  
京遂力引深與德豐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  
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  
仕身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  
二年京復赴都當治事於是深復入爲門下侍郎七年  
拜少宰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魯國公再封衛  
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徽宗不悅  
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學特進  
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宜徵使皆判州府深  
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諸附蔡京結爲死  
黨京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據次之者曹景宗劫  
深深益懼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  
以渡江恩赦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徵畝間待  
制  
詳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  
校書郎著作佐郎累升給事中兼大司成昂章學術士  
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  
宗斥爲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職職改刑部尚書轉兵  
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  
南政和三年京復用事昂自尚書右丞充資政殿  
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改時應充資政殿  
大學士昂與余深林德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京諱  
或談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昂自批其口靖康利言

吾斥其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不請命領州事責復州居住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試辟雍列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指浙東學事司幹官為秘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鄧正夫以敏未嘗過

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額是權俾爭請御筆而敏較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

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為蔡京所引歸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監監當死者罷為右文殿修撰

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為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

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論置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感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棣先出守

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寧執以為言棣遂罷行皇太子除

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李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於唐天寶故事敏遂薦綱明日宰臣奏事獨留李邦彥語

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既盡計當從陛下巡幸陛下宜傳位於臣受不次之擢臣毋敢上曰

不意卿乃爾政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為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院

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歸

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此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

薦起知潭州敏辭免守宮祠乃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為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秘書省著作郎政和間自秘書少監

除中書舍人權御史中丞開封遷辛籍民為盜安中廉得冤狀即出民抵罪徐以增廣鼓鑄之說蠲蔡京

京京造產積資東南九路舉事且令搜訪寶貨評國治院治增舊幾十倍且請開淇州嚴陽山阪道有司承歲

額又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之歸書藝局京主其言安中獨論駁殿上獲下宜令九路監司覈之禮竟

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黃孫聞通安中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

之士當責所屬深任宜召出人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僚任選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

上懷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未欲即行卿章以近天靈節侯過此當為卿罷京京同知之大懼其子攸日

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為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為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

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遼東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

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帥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為張覺所據金人入燕

以覺為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經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

宣言曰金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罷藥師自足解體金人終以是憾覺安中以上清寶錄宮

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絀合王簡章其

及不講察郭藥師叛命駕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

崇福宮又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又貶單州團練副使舉州安置高宗即位內徙道州

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幾卒年五十九無事是年有王真傳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累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維更秉政權

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靖康初

為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野為行宮奉迎使以左司諫陳公輔言罷野行金人再入出為北道都總管顏岐副

之王襄為西道都總管張果副之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為宣府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既賈

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鄆州安置建炎元年復起知密州時盜賊充斥山東軍驚如雁南命令阻絕野棄城

天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為主野不能應遂

見殺家屬悉為虜所分唯子學老得免曹輔字載德南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

開學兼茂科歷秘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置行李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蔡京謝表有輕車小

輩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塵府之中郊

坵之外極游樂而後反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忽一至於此昔仁祖視民如子惘然惟恐或

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觸觸寶器傷天之休帝躬保佑況今革冗兵冗監奉去浮屠誅胥吏蠱愚之

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

遂包藏禍心發露臨之毒膏猷窮之計雖神靈垂譴然亦損威傷重矣臣願陛下身居高拱固懋雷聲臨之以俾吳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賸跡下同臣庶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輔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知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彼相輔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揮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輔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適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椽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都六年輔當國不得移動亦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召爲監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左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發書樞密院事汴都失守金以康王擢兵于相州請欽宗認召之乃遣輔往輔密啓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宜留在外使敵有所畏上是其言遂以公文回報車駕再出郊輔力諫何樂不聽因從二帝留金軍中張邦昌請別輔管輔視事以死辭遂奔涇州迎駕高宗即位輔仍舊職未幾卒諡厚恤其家

歐陽仲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從西路改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江西南路轉運副使入爲戶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坐事罷知衡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爲太子右庶子改

定王嘉王侍讀俄試太子詹事懷猷開直學士改實文開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廢內侍得疾出臥福密殿宰相百官班候李邦彥曰皇太子素親政南仲可召之入南仲與吳敏至殿中侍疾明日帝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發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發書帝以南仲東宮舊臣禮重之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鎮以和議者多主職守唯南仲與吳開堅欲割地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以其老命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代行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爲界於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請以親辭上大怒命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富兩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已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積斥不附己者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爲主和議故職守之備皆罷走相州以上言論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薄南仲爲人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詔鑄學士秩延禧亦落職吳綱等責南仲臨江軍居住御史中丞張激又言南仲趨李綱往救河東以救師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稱帝曰南仲誤調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除授別駕安置南進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三





來省說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吾已死死國誰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亦泣曰大人以身殉國兒向何言願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瓊力止之曰孫傳亮以死節太子至南薰門欲出孫傳亮以死節太子至南薰門欲出孫傳亮以死節太子至南薰門欲出

陳道遠字實士越州山陰人進士第為館陶主簿瀘州教授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傑家器其才薦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日徵宗改賜名各時人或傳契丹王苦風傳又蕭損一日過庭歸說其妾且勸帝以邊備為念運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竊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陸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竊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勳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由是大與權貴迂紹紹以不舉劾之罪罷知朔州未半道責海州副總領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時節度使范致亨歸報過庭自言自崇寧以來建旄執符多不山勸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前例又乞善養仁后詔訪姓古捕兵不獲太原陳其可斬之罪七竄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兵部中書侍郎議遣大臣制兩河與金歐南仲以老辭蘇昌以親辭過庭曰主憂臣辱勤勞死生為報揮淚息固遣南仲昌及城

昭過庭亦被金人拘之軍中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肅

張叔夜字耆仲河中書孫也少喜言兵以樞為蘭州錄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為固每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既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皆控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說得之建為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知襄城陳留二縣薦之奇薦之易禮賓副使通事舍人知安肅軍言者謂太優還故官獻所為文歷知海泰三州大觀中為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復獻文召試制語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遼莫射首中的遼人歎說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為五篇上之從弟克公彈蔡京京遷怒叔夜德微過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為祀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時吏惰不度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預列銜使書名而徐填其事謂之空黃叔夜極陳革其弊連禮部侍郎又為京所忌以徽猷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聞者視所向賊徑趨海渤劫鉅舟十餘載而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旁伺兵台擊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聞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徙濟南府山東軍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乃取符赦賊俾郵卒傳至羣盜聞樂小懈叔夜會飲進門示以開敵還諭以恩信盜疑相持至暮未決叔夜發卒五十八人乘其情擊之盜奔潰追斬數十級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

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歸路不報後鄂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起入衛即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龍將後軍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月晦至鄆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敵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誓請襄陽以圖幸帝頓頭加延康殿學士閏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王津潤鎧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遣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發書樞密院連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將將二人帝遣使驚賊書以良叔夜之事徵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叔夜夜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取皆哭帝同首字之曰耆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起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既至白溝取書曰邊界何矣叔夜乃變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辛年六十二計開贈開府儀同三司按宋名臣言行錄卷四十四 忠忠文 孫昌字子憲撫州臨川人始縣太學上舍釋褐為相州教授用蔡攸薦召除祿書郎擢右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使還為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復為戶部呂本厚王黼既而從蔡京為觀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請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衛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行爲可助已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適拜兵部侍郎連戶部尚書領開封府昌遇事奮然不顧敵誅殺敏度不為用始稱之引唐恪徐處仁等共攻獨遣昌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

庶十餘萬人搥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傑出諭旨即相率諸命王時雍復東等獄昌乃言不可乃止昌再尹京惡少年怙亂書為盜掠官民家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日姑從所請以釋其謀是正所以禁其為非爾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昌折獄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非同知極密院入謝即陳利弊何以前制之願勿難與而撤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塞河流以所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隨吾朝中臣風激令勇義之士設伏開闢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會金人再議和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取兩仲及昌往昌言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必為所執死不暇目懼和議不遂臣當分遣官屬促勤王之師入衛許之行次永安與金將居雅滿遇其從者稱閤門舍人止昌微繼令用房子贊名引見昌不可卒以客禮見昌往河東至潞潞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進而登州於輦趙子清歷舉害昌共其日而營之年四十九建炎四年始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忠愍昌為人疎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賦賦必報王輔之死昌負遺客制之喪屍追芳遂附取顯位左右其謀以謀國卒至禍變而身亦不究焉

北諸帥以蘇城說投降粵詔有中貴人為之地將繼此策資聞言此收伯常職若變之惡聞邀功生事之路繼宗以為是格不下京免相聞當制惡數其過詞語過拔人士多得滿之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相買薪梳提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聞請均之他郡杭久聞守關經理有教去意少年之為人害者州以理問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為學士上日特賜教詔且有意外未幾卒年六十四開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日乞白領花石綱事應本由是激云

張近字煥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溫卿以不法聞近受詔調治溫卿不肯置對近言溫卿所坐明白儉聽其莫詞懼為株連者累詔以眾議定其罪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為刑部員外郎大埋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知灤州遷使為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戌北道伐其謀邊人呂概兒入其權為虛吏執之獲一偷之得失不足為輕重釋之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為輕重釋之便治民德於海遼幸利其饒而私聚取兵守兵與之圖斷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其殺乃平人宜論之律議弗決近言邊人貪利喜功送賞之則為國起怨然彼被兵涉吾地謂之非盜可乎如非以擅興他日將誰使擊敵願兩重賞刑罰而不問從之出鎮高陽累加顯諡閣特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提舉洞霄宮先不詔買馬三千給牧戶近悉徵諸民而不予直為御史所劾失學十二年復之卒年六十五

夜下調夫急僅方國保甲盡請即行先他臣至決遂寧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爭於朝猶坐罰金時河朔饑盜起揭冠氏無之月戒不入境知福昌縣復偵賊機悉意賑貸民不滿已提舉京東常平人為戶部員外郎至大府卿加直龍圖閣為陝西都轉運使論饒饒河溼功進集賢殿修撰顯慶閣待制備請開田為官莊是歲鎮戎德順收穀十餘萬會西黨高永年戰沒照河帥臣歸咎官莊莊屬荒地致其怨詬詔罷之議者以為情改知靈州請軍多殺老弱將首實實僅下令非強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保境不生事寇亦不犯提舉秦州復為都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秦州以顯慶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諡曰修敏子望之自有傳

字文昌餘字伯修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調榮州推官熊本經制梓潼辟幹富公事凡攻討招襲建南平諸城券皆出其畫遷大理寺少卿聞言其功權提舉秦鳳路常平改兩浙神宗忠司農國籍不盡選官廉監昌給以使妻路入辭留為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起延節奏所部劉紹能與西羌通將為忠帝察其不然命昌除勸之果妄昌除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微賞以靖邊昌之心使還賜五品服向書省建以事昌除即於朝而行新統紀未立昌除悉力從事其所立綱要為左司員外郎之改吏部員外郎出京西轉運副使昌為左司員外郎送還使至雒州宮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除謂其使使再湯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禮去避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除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

以禮制異宮以樂舞異殿至於衣服之器器用之  
具日之時皆有節而不亂夫祀者以類應類以氣合  
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奠其格今祭地於國丘以氣  
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  
後宜用其議改直祀閭年梓州縣壽州河中府鄆州  
三州徵宗立召為刑部侍郎世戶部侍郎陝西懷慶  
於邊舊制令內都轉給為民病昌諭建言止輸其州而  
令量取道里費助邊備從之歲首權價五百萬公私便  
之以資文閣待制開封府後為戶部侍郎知書杭越  
三州辛年六十五年常

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鄂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  
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  
輿地固觀之遠大渡為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  
若於河外建城立邑博情濟貳邊陲設開非中國之福  
尋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熙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  
間其法始壞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支縣為歲市馬  
裁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  
加直祿開改知夔州進稅開修撰官累中大夫卒  
許幾字先之信州貴溪人入太學擢第高安樂平主  
簿知南陵縣民之託僧尼為盜者數百人提舉京西  
常平為開封府推官進至著作監更與匠比為盜數凡  
斲削塗墍丹雘之工當以次用而始役即裝給其糜費  
亡藝而患不均幾逆為之程數百工倍再過太常卿戶  
部侍郎以顯開待制知郴州梁山深多盜皆漁者窟  
穴也幾籍十人為保使晨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  
脫者幾有吏幹善理財由是四人戶部至尚書官以指  
泉布法罷又以治泉院事失實知蔡州進樞密直學士

河北都轉運使徒知成德軍知太原府張商英裁損東  
祿幾預其議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  
夫卒  
程之邵字憲叔眉州眉山人以父蔭為新繁主簿熙寧  
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集州縣民力以養乏相補之邵  
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適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  
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使者愧服辭之邵為屬能本察  
訪屬道歸諸諸朝日田役法初行成都路為最詳之邵  
力也邵召見人為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千萬從副  
使塞用輔計度江嶺運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元祐初提  
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非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州為  
藥路轉運判官變守強狠不奉法勒正其罪大憲并鹽  
為利博前議者輒儲其半倍公餘贖於民使先輸錢鹽  
不足給民以病告之邵盡發所儲與之商賈既通關征  
增數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革秦州買馬之弊歲以  
仲秋為市至四月止以養茶入熙秦易戰騎得良馬益  
多知軍期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始日遺火有  
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俱發獲賊人傳諸徙鄭  
州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幣  
產費用師無賦不俟報運茶任博報發錢二十萬德佐  
用度速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遷秩為熙河都轉  
運使秦鳳出師命之程制制言已備十萬騎可食三百  
日糧頗誤剛待制敵犯熙河之邵攝師事屯兵行邊境  
解去俄得疾卒方錫轉大中大夫不及拜贈龍圖閣  
直學士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宗即位論事理所得直為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  
郊原言合祭非理此漢儒陋說願革正之加祕閣校理  
充徐王府記室出為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  
司業旋兼侍講運祕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為  
曾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泗州  
徽宗初入為祕書監進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  
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都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  
宜再入史院謂帝為哲宗服當循三年禮主議者斥其  
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  
州還朝歷兵工二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廣州陳璘  
擊蔡京原與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為寧  
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  
原亦為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談切王氏原反覆辨  
抹不少竊為司業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  
勞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  
然從之其微自原始按宋史此下有崔公度傳度頗  
知安石無事蹟足錄今從刪  
蕭南字錫開州人進士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  
主簿知合江金水縣週判文州有獻議者欲開文州徑  
路達陝西自言洗巖積石至文甚遠自文出江油郭艾  
取蜀故道與時輿章欲從此窺蜀為其阻隘而止夏人  
志此久矣可為之通道乎議遂塞為時觀文教授提舉  
湖北北京西常平學堂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  
定稅亩日詔旨所以嘉惠元元初不在增賦也宛穡地  
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為世業好訟者稍以易佃法捕  
之自一切禁止有持獻於權貴而釋中旨給賜者旨言  
地盈千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入一旦改隸軍將不安  
先朝明詔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議提點湖南刑獄

知鼎邊陲富四州復提舉漳州路利獄有議權於遺  
教聞云或可得錢二十萬尚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  
故弛其種禁以惠安邊人今所未見其利乃止累官  
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謝文瑞字聖澤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  
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務禁錮民受其  
虐招克索敏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且能擬  
之大臣以爲謂朝廷置之罪神宗曰彼謂奉法者非  
其人爾臣諷也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爲主簿三年  
不詣執政政府召除秘書省正字黃功由員外郎紹  
慶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壩石岸黃汝澗悍役人多  
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書甲前說愈力文瑞條別  
利害罷其役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詔修神宗實  
訓文瑞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勝節其要旨而爲之說  
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  
爪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還主洪基使往弔之令從  
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  
坐元豐上疏及嘗治呂公著書再調部武軍移處州帝  
披黨籍曰朕知文瑞本末命出籍道以爲集英殿修  
撰知濟州卒子觀宣和中爲節制員外郎知汝州欽宗  
時上打事十篇論事切至使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  
金人侵汝州親自襄陽領兵往援戰死按宋史此下有  
無事蹟足錄蓋垂供

陸道字致信福州侯官人少知名登進士第爲太學春  
秋博士經廣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同文字崇寧中提  
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元祐異俗學近語不以使  
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禮部員外郎

轉吏部遷許雍司業太常少卿議原廟不合懇知璣金  
縣還爲太常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募諸州天慶觀  
立學事司考課法遠大司成權御史中丞羅頤論事嘗  
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轉相大  
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撤民屋官市材於民而不  
予直費游子弟以從官領兩局奉朝請爲員很多無益  
於事又賜子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乘尊  
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以罷關閣待制  
知福州改建州加顯議關直學士引疾提舉鴻慶宮方  
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羅頤命放遣使者勸爲修  
事職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

黃道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職官提舉  
京西推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命未布某男章樛  
屬蔡確徒寔提點開封縣鎮遷提舉梓州路兩浙刑獄  
以知陝州爲江惟發運副使官宗議召用曾布及林希沮之乃  
除太僕卿再擢寶文閣待制知瀘州徙定州拒不受遷  
兵旁郡目權撥因寔憤憤不下而盡職世稱其內行蘇  
辛于官贈羅頤直學士寔孝友及數驗世稱其內行蘇  
轍在陳與寔遊因結其後又與駱友善紹聖賜祿  
以章師甥獲免

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末除夔  
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  
射賦帝大悅留爲右正言恩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  
議置輔郡以供京畿邊殿中監六尚局官制咸凡所以  
享上卑屬察舉補選殿最勸惰之法皆祐裁定以親老

請即授顯慶閣待制知江寧府時召捕張栻索祐迫獲  
之復爲殿中監諭歲以直學士知鄆州改秦州或請謂  
熙河弓箭手徙邊以省吏成詔人情懷土重遷可以  
二年爲更發之期滿歲業而願留者乃聽且請擇  
秦富民分了授地編役借糧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西  
川建城墾墾保障以控熙河涇原皆從之復爲殿中監  
改吏部侍郎命編用母老奪運工部尚書加龍圖閣  
學士爲大名尹遷延慶殿學士復爲工部尚書從禮部  
母喪服除知太原府以提舉上請資孫宮宰贈特進諡  
日文僖按宋史此下有權學汝慎中  
二傳事瑞足錄今定明

李伯宗字會之柯關人第進士知內邱威陽太康縣建  
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  
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深察  
其違戾而實請罰括熙州丁爲兵得千人上其數與  
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屬之提舉京畿保甲使  
行其說增籍二萬已有訴者陳輝至八百七十五獲  
通判相州提舉白放輩提點江惟坑治鑄錢人爲將  
少爲監照大理卿聞封民有習神祠故唱鑄以觀者吏  
以請與服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爲兩子不從  
具以奏如伯宗論議爲將作少監之下惠大理之上考  
作少監惠大理考之實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  
請而情輕法重者不得爲惡非仁至忠恕之意微宗納  
之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用胥吏微過羅提舉榮  
福宮明年知同州徙陝西都轉運使遷通奉大夫顯議  
閣待制卒贈光祿大夫諡曰榮恭按宋史此下有  
事蹟足錄今從明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進士第爲周封府兵曹紹聖初

志五〇五

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其間出通判原州應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諫者欲貸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然未至於死亡者來自官出而民無害也今強以金帛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熙及監軍劾之貶秩徙成都路中使持節札至令裁戲龍羅二千旗旗五百常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為誠四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以顯謨閣待制知秦州轉運諸大夫諫者夏人多繁傑樞謂諸出兵率制常言羌人生長射獵今因於版築遂所長用所短可待其敵鍾秦六境察訪方部勸其越法貨酒借米勉於官獄具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其官終古文殿修撰卒年七十三

葉祖洽字敬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求蘇賦試禮之呂惠卿獨為第一會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鼓殿由子至知湖州留為校書郎元祐初應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連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宗廟祖洽自辨蘇軾制致言祖洽謂祖宗紀綱法度固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之可以為議論乖謬若謂之訕則不可於是但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入為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狠愎喜訕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議願積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嗣下恩禮隆縉紳受遺定策而貶死獄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坐舉王罔出知

濟州徙汝州以牟利毀賢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為小訓孤布用事欲以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為實文剛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為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日行大言於上至云當時蔡確失事幾王珪果遂發謀則神宗遂失正統不知今日神宗孰歸臣等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忠恕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理學仲佑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汝州改亳州加徽散閣直學士政和

卒按宋史此下有時產傳  
李無足為彰德令從剛  
童甥友字仁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即位策進士第一授宜義郎不闕月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居郎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舍人唯服黑角帶帝日給事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風進給事中大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衛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衡應無首重尾輕之患疎入即請諸郡道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改陳州為政以寬間不立聲威陳地汙下久則積穢時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向遠水不時洩端友請益閘二百里徹于淮自是水患遂去內侍石崇傳部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按宋史此下有命案

蔡絛字文簡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獨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積述足以承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

且幸時變而肆豪言乘間隙而投異志誠恐先然動搖國是顛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南解其即除秘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繼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遷給事中一意附蔡京族屬尊為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見蔡壘云向者大謀公乃叔祖此諸父也連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籍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思出知和州明年如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始罷末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謙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頗異遂欲管瑾以觀日囚其子正策告蔡京京不執執送京師蔡復人為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扼治壘機不免事具瑄傳御史毛注言蔡巧言惑眾造為壘端疏入不報范柔中者頃以上書入邪等至是進階蔡言柔中嘗假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讐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傳有致疑於紹述者乞制其敘遷昭示好惡從之羣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使為善蔡弟蔡京其黨不疑即論之以搖商英蔡運輪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蔡先一路奏辦下詔褒獎召為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恃事覺徽宗令人對將面詰之論月不奉詔帝怒命繼之御史言蔡游太學則按議計以錯諸生居侍從則扶事以竊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為郡守則妄尊大而度監司宜重責諸詔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和中復罷開闢直學士再知杭州為政喜怒恣恠任刑太慘方臘亂後西北戍卒代歸人得輜緡蔡民與為

市乃下其直強取之卒怒乘葢夜飲客縱火焚州治將  
殺之發知事勞澗澗論其免請奪職罷歸明年以徵  
獻開特制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四

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四 列傳 宋

志五四〇七



列傳

宋六十九

賈易

楊畏

呂嘉問

郭知章

吳秋中

蔡居厚

崔勳

周常

董敦逸

申台符

李尚公

劉拯

劉錫

蔣靜

張根

上官均

楊汲

虞策

錢適

宋喬年

賈偉節

任諒

賈易字明叔無為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使從學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閱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為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論呂陶不爭與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併及文產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許欲論之呂公著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佻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遂議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為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彥博不自安解平章而去蘇軾為中丞易引前議求罷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為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河東刑獄復入為待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日上下相蒙而委舉不得其真二日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日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日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日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其言雖願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牾時事無他奇畫蘇軾守抗

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五 列傳 宋

訴鼎西災泣甚苦易事其停傷良安祖論軾姑息過舉眩惑朝議乞加考覈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謂宜開略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皇女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易徹盡應制科試文卷不應格幸而蓋進與軾昔嘗誦聖先帝無用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議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歷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加直祕閣元符中累請保靜軍行軍司馬鄧州安置徽宗立召為太常少卿遷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為曾布改改權刑部侍郎應工部吏部未滿歲為實以賈文開待制知鄧州尋入幕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建州司理參軍知難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墾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為利不補害核實如敦逸言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從知弋陽縣實豐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略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祐六年召為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昔為中書舍人制詩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軾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宰相呂大防奏曰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輿議不庭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菅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修改蓋事理當然爾比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軾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語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終孔子之聖不信宰子兄軾亦豈是誘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改更豈遂先帝美意而已

宣仁后曰先帝遺海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屢基並罷敦逸出為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初軾軾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其人曰非前日白贖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安民為一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之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左司諫侍御史瑤華祕獄成語詭語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冤狀提筆弗忍書那隨從旁脅之乃不敢與獄既上於心終不安竟上疏其略云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聞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哲宗讀之怒蔡下欲加重貶章惇厚獄以為不可曰陛下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講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召入為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下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為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御史真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謀獄為審刑大理所疑京師謗言法官官等受賕蔡確引猜賂吏數十人窮治等等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廷臣參治坐請知光澤縣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至託神能禍福人致貧甚富均皆懷杖至出諸境還監都進奏院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為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議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為主所損者本詩賦以文為主所逐者末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弊未見其為得也自熙寧以來京師

百司有詔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惡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塚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書面以爲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壞之患願罷之復爲常平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請罷兼補吏賦任子員節特奏名之濫留攝官之舉數抑胥吏之倖進以清入仕之源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道二寬與猛而已寬則則緩而傷義猛則則急而傷恩聞者監司務爲制郡縣至強非不暇以便民爲意陛下詔初務從寬大爲吏者又復苟簡絕純猛寬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意蔡確希預監官錢以萬計獄既上均論確爲宰相狹邪換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不縱臺諫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屢吏移官均遷殿中侍御史內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外郎居三年復爲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承業之載怙勝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高計棄四砦至是又請開州爲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假惠以濟成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扼要路釋子靈夏人擄虛歸河穀郡孤立難守若寧請照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博氏以弱備寇以兵不惟無益祇足爲患不加治兵積穀盡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

傅奕命爲中書侍郎許將爲丞丞承忠忠彥爲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奕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贊若倖倖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朝百寮奕命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爲言均上疏略曰天下之事以是非爲主所論若當難異不害其爲善所論若非難同未免爲不善今奕命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轍等乃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既而前朝之議臣以爲將合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若使不忠雖與同列相印是乃姦臣留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臣大防堅強自任每有差降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明於必勝臣恐禍犯法合自此敗壞矣因論職當公是非別白善惡不當妄言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右正言時大防職已罷政均論大防職六罪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又奏罷許將專以總務取士宰相章惇欲改政事專駁陟之柄除去異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恐違均爲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南刑獄恩州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徽宗立入爲說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兼書宗室宗室修修禮選給事中太學生張寅奏應諱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忠諫然志非懷邪陛下既知其來又罪其言恐多士之氣實亮得免時宰相欲盡罷諱體法度爲都巡以風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辯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承興軍統襄州崇寧初元祐罷籍籍職主管崇寧

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宮宮久之復罷國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傳贊許同志語贊正人無善並足詳

楊畏字子安其先達靈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母孝擢進士第調成紀主簿不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自是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授討實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對言上所未聞者乃敢妄薦益爲異日地何乙戒其說安舒實有盜學士院奸錢罪爲王安禮所白畏抗爭俾論以爲可謂之失未可謂之故實罷畏坐左轉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光符曰畏官憂曠雖深山翠嶺聞用司馬光皆相贊至光卒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更是皋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畏爲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提點大防政舉十事并言乘露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爲地既而巖等果致摯皆不納巖罷巖雖爲相畏復政頗以留買易除書爲頭罪雖罷畏意欲蘇轍爲相宜仁后外召范純仁爲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遂侍御史畏言事之本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內外交政時有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執最爲相關之地宰執既不自差使其屬舉之乎太常博士朱彥以議皇地元祭不同白列乞罷畏言彥職經論理皆彥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爲義宜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謙讓大凡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

可大防乃遷長禮部侍郎及大防為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肯大防稱遷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背宗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選進士李清臣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三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舉漸第一停入相畏遺所親除紹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囚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樂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長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為相公開路者也俾王從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憚覺其情又留布幕下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為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鄆聖也尋落職知魏州入元祐黨後知鄆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荆南提舉洞霄宮居于洛水幾知鄆州再可嗣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為相畏遣子姪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京黨河南尹薛昂政言於京遂出籍籍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說依方治行得疾卒年六十九畏頗為縱橫學有才辯而多排闥與邪惡終交其好功名富貴亦同然聖疎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為精神禍云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申明法科為大理詳斷官校試殿唯仁宗賜以盡美二字熙寧中文彥博薦為舉教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為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故用之應知審刑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為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二以皇城使選為獄台符與少卿楊叔復相迥其意所

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五 列傳 宋

在以銀鍊貫掠成之都人擒乘至不敢偶認數年間號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惡出知鄆州又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十四舊制武臣至內殿殿班始蘇其族台符言文史州判司猶許用儀武臣五歲一遷自借職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即用陰從之管使遠至其朝久立帳前憤者不贊導問其故曰太子未至台符謂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偃蹇不至久立使者禮乎憤者懼贊導如儀

楊汝字潛古泉州晉江人登進士第調澶州司法參軍州民嘗得者兄遇之不善兄亦加侮焉潛持刀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歸曰兄勿避自為姪爾既就吏兄子云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當得謀殺兄汝曰汝呼兄使勿避何謂謀州用其言獻上澤得不死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滸田法遂釀汴流極潦以激西部瘠土皆為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餘田千畝點點淮西刑獄提舉西路常平修古詩殿引漢泉進田萬頃召判都水監為大理卿遷刑部戶部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崔台符被劾汲亦嘗職知黃州唐徐襄越州紹聖中復為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熙寧初條例引以為屬權戶部判官兌筭司庫務行運憲法於酒坊歲省新錢十六萬給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命嘉問提舉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雜井之家輒取利神宗去之安石執不可居二年連以羨謀受賞神宗問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公以是媒怨神宗曰兌行錢所收細項市易費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

偽辯自解神宗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新七年早帝憂心惻惻語韓維孫承集市人問之誠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即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屢於追擾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今吏難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廉以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初市易獄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辭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平會神宗出手札詢布布於於魏繼宗繼宗憤問探其功列其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千貫扶官府而為兼井之事

神宗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一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噉布至三司召繼宗及市賈問狀其辭同乃奇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欲聽之安石不可神宗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願使中人之家失業宜釐定其制布見神宗曰臣每聞德普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為殺斃乎間架除陌矣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諱四方美神宗頌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位安石勞之日吾已為惠卿矣既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瑗劫嘉問營繕越法從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為吏部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不錢益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實至於物貨苦

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室有虛名而已於是削嘉問三

志五四二

秩雖知惟服車悉葬前被資者紹聖中擢實文閣待制  
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察下多殺不  
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嘗與鄧浩皆南遷坐罷知懷州徵  
宗時屢暴其宿憾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鄧州安置然  
為蔡氏所石其婿劉進奉斥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  
故不久輒起以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贈  
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公郊論新法奏兼以示王  
安石公獨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為家賊故不得與呂氏  
同傳

李南公字楚老鄆州人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得吏特  
守不輸自租南公捕擊之卒實諸法知長沙縣有聚賭  
搦兒以賭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  
兒年族曰九歲爾曰七歲問其當曰去年毀矣南公曰  
男八歲而亂向何爭命歸兒族熙寧中提舉京西常平  
提點陝西河北飛狐京西轉運副使人為屯田員外郎  
南公有女皆適人而面產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味家  
為御史所論罷主營崇福宮為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  
澶州王合圖請開迎賜歸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  
南公與范子奇以為為可行且欲於大堤北進鑿手約何  
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為非云迎  
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為御史所論罰金加  
直提開知延安府夏人犯徑厚南公出師擣其虜夏人  
解去進直龍圖閣實文閣待制知瀛州拜戶部吏部  
侍郎戶部尚書歷知丞興軍成都真定河南府鄆州擢  
龍圖閣直學士初哲宗主人廟南公修奉帝執政指請  
耐東夾室禮官爭之不得及更建廟室坐前講弗當奪  
學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南公為吏六十年

幹局明政然反覆隨無特操識者非之予諱此下有  
李南公字楚老鄆州人進士及第  
虞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  
程縣通判衢州通判禱之奇以江淮發運上計神宗訪  
東南人才以策對王安石禮常咸薦之擢提舉利州路  
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為監察御史進右正  
言數上書論事夏末順命策言乞邊備解弛戎備不  
修古之人善鑄靜者習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  
有齒莽闖疎而口鑿靜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  
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  
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  
宴安為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官舉以議  
北郭事與朝論不合免禮部侍郎為徐州策時權給事  
中選其命以筆禮官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條  
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御史起居郎給事  
中以罷開閣待制知青州改杭州地闕留為戶部侍郎  
惡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承興軍成都府人  
為吏部尚書疏請徵宗均節財用屬疾新外加龍圖閣  
學士知泗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

祐紹聖時居官職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竊議故免  
奕子純臣中進士第策策之同母弟也崇寧間提舉河  
北西路常平治相僭從之東路既而西路盜起從提  
點刑獄時朝廷濟遣兵逐捕奕條上方略諸能勿用而  
自計計賊不問月可定轉運使奕持以為不可宰相主  
擄策數月不效卒用奕議悉降之擢監察御史親察北  
郊燕人趙良嗣為祕書丞侍祠奕白其長曰今親衛不  
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願得預祠事可乎長用

其言且以請不報賜武民備於富家其室富子欲私  
之弗得怒殺之而略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醫  
獄奕受詔訊皆伏辜坐竊泄語言罷去再論年還故  
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為塘濠有定界既  
中費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為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  
使者按治皆不敢與直奏曲折上之頃其五不可詔罷  
屯田加直龍圖閣南轉運副使入為開封少府故時大  
理開封治獄得實實蔽罪其後事任情棄法益不用  
奕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諸夏無不法且不行何以示  
國誦自今非精去責不相當毋得輕請從之遷光祿卿  
戶部侍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定平論  
勞增兩秩遷為戶部內侍總領內藏子奪額已視戶部  
加傳屬支耶方討理濬奉中旨令開封尹與總領者  
求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  
人侵其官即白劾不稱職語為罷內侍而從奕工部議  
慶守張濬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觀諫以京東  
歲凶多盜不當請封為政者不悅濬罪觀奏言觀憂民  
受者所當濬濬奈何用為罪乎觀獲免未幾卒年六十  
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蘆山人進士從劉晏廣西幕府  
知梓梁分監縣黃履薦為御史以憂不克拜知海州濮  
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知進頓賜薦為監察御史哲  
宗親政上書請用治化天禧節增諫官員又比歲選授  
監司多疑寺監丞不過知無安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  
豈宜輕用若是宜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實任通判  
者提點刑獄擇實任部守者然後效其治理簡放用之  
又言自大河東北分派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

可遇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選殿中侍御  
史言先帝辟地進建策四營據高臨下扼西戎咽喉  
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討諸藩奏順行黜罰史院究  
神宗實錄証同事知章論貶呂大防等詔聖復制刑  
知章校試言先朝願策進士即廢此科近年復置誠無  
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  
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薛慶實以勸天下之善刑罰  
詠賦以懲天下之惡願無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快私忿  
忠於陛下者必見斥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  
明主裁察樞工部侍郎為中書舍人遠使捕德崇未為  
夏人請還河西地命知章報時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  
當致討以北朝勦和之故務為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  
自有息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舊主導河東  
流謙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為工部侍郎  
即加實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  
府為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鄂州旋入竊籍數  
年復願讓開學士政和初卒

劉基字彥修宜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  
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判官  
提點廣西刑獄紹興初復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  
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為之黨易  
增減誣毀先朝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  
君之養嘗請罪死先帝赦之故以怨忿形於詔語職  
誣厚誣實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願正其罪以示  
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諫英州而孫猶驚視不懼也進  
右正言累至給事中權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葬  
大臣欲用妃韓氏曰母以子貴子為天子則母乃后也

當改國陵為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  
不可放廣威頂政之漸帝疑其私阿穀聖聖知濠州改  
廣州加實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謙欽藍  
事襄進兩社遷戶部尚書蔡京薦次元祐奏黨誣言漢  
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為黨安知後人不以今  
人為黨乎不若定為三等某事為上某事為中某事為  
下而不斥其名氏來不樂又言戶部賦入不足債所  
出京益怨從之兵部旋罷知斬州徙潤州張商英入相  
召為吏部尚書基已昏憤更乘為奪又左轉工部以樞  
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彥昇併劾之  
制置提舉鴻慶宮卒

錢通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  
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  
論其回邪不可任風聲不報稷復言必用通則願罷臣  
乃以提舉河北常平蔡宣初召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  
御史劾曾布援元祐黨黨招聖忠賈布去遷侍御史  
閏兩月進中丞蔡京謀取青唐邊助成其議會饋元祐  
黨通以為多漏略給事中劉遵義之左轉戶部侍郎俄  
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論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言  
者議其罪黜為滁州稍復願讓開待制直學士徙宜州  
復為工部尚書舉馮海自代調解趨操端劾古人與相  
書建明典禮忠義陳凍孫神狀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  
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紱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  
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願廢通逃奔蘭  
溪為賊所殺年七十二按宋史此下有石原左甫附傳  
漢為賊所殺年七十二及許敦仁傳均無事蹟足證其  
從

吳執中字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縣

同門皆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年始  
提舉河南常平遷從河東淮南江南轉運判官提點廣  
東刑獄入為庫部吏部右司郎中中書省京畿奉風憲法干  
請詔獎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大不理之決獄將  
作之弊權權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為乃妄以為功一歲  
遷官之五六宜行抑指述詔自今但賜東席鄭居中知  
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帝還其章而論所以  
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國故言執中居言路執中  
先劾劉炳兄弟宋壽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中嘉  
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為廷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罷  
知滁州未幾徙越州石公寓以地為執中反覆得罪未宜  
殿大府改提舉祠宮以集賢殿修撰知揚州加顯議  
閣待制知河南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遂蔡京  
言者未已執中言進退大臣當全禮貌於是為京下詔  
京得不重貶廢恭孫趙過開祥避諸夷州執中乞正其  
罪又言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為士顯下  
太學攻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禮部尚書張  
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薦  
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按宋  
史此

劉質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  
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倫遇變  
律堙死蔡京擢得大司業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  
鑄九鼎作大民樂昇漢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安出己意  
而為為孫師節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曷又  
領之為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歷有所損益

為吳執中所論以顯謨直學士知陳州得與弟煥皆待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事免官京再稱政召為戶部尚書持警為軍畫策排鄧居申故京力援持由廢黜中還故非御史中丞俞棗發其姦利事京從東他官徵宗所儲三代奠器詔議定凡尊爵俎豆暨區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數日得與大司成劉昞明奏有鶴翔宮案之上再為翰林學士東宮建為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議戶部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為嗣得日計一歲諸路戶絕不得過錢萬緡使成失為漸而天下無絕戶豈不可乎詔從其議加宜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光祿大夫與王家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虛為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初廟議者欲祔僖祖祔夾室充國請配祔生帝為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殿以戒大臣大臣不憚會廟饗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勸罷禮院遂致仕充國性剛介於奉親不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官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險監市易坐與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監監殿修撰京僥運副使進顯謨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讓讓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擊之貶解軍節度副使新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

陳州政和三年辛未六十七歲日忠文子昇昇字崇裕崇寧初由諸縣尉為救令制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廢黜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為廣文以徵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昇亦請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復為京西都轉運使並葬西宮及修三山新河擢至顯謨閣待制方是時徽宗議諸陵有司預為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言蔡漆至灰人骨為胎蓋發落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顯兆大抵遺禁掘用是遷正講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坑調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廷康殿學士諡曰恭敏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廷禧嘗擊呂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遺立法度曠古絕擬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教有司勸為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論東南兵敗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為要宜公選賢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遷河北河東軍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罷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吏至用為耳目倚為導諛假借色辭過為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為之願重為之制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過入京師話事失失察刑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渝陳齊三州加徵賦開待制為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汗下為道士交

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盡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繫其所事淫像得二百軀驅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訛元祐間事蔡京第為正等職方員外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怒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造謗服金紫進祭酒為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舍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為姦利奪兵羣揚張市廛舍詞訟至府吏觀親不敢治靜悉摺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起九年召為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利病加直謫闕為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為直達轉般節率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僅諸道通預造巨幣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轉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輿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翟鳴字德符雍邱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為潁陽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徵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鳴上言其略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實授朱崖參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直滿門私謂踴路險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

巧節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惡謂之義可也載運主懸排斥人微言者坐以刺謀直諫者陷以斥斥以杜天下之言掩進敵之罪謂之義可也凡此數者尤有之乎存存之乎尤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特狎狎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倖賊貨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邪京師語曰大倖小倖殃及子孫謂倖與御史中丞安倖也小人譬之螻蛄其兇惡害人根子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遇害附忠良被善類至極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賈國政處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其持暗默以為得計頃鄭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獨速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亂民心則天意解矣帝賢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後察京復籍上書人以鷓為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積溪令移病歸始居郊城治地數畝為養髮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宜和六年起通判宣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授石正言疏言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更政柄無一人立異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深向敢為此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

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取士人如軍法之取卒伍一有異論罪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細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取則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駁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漸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盡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眾則大過之願斬之以滿天下忽得瘳疾不能行三求去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鵬平生為文至多軀為人取去篋無留者詩清峭雖深有法度無子增衛昂集其遺文傳於世

張根字知常懷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馳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歲處十年曾守留學鄆港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徵宗召詣闕為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心耳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皇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為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示授舉劾一路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運使郡守以下皆罷罷南東兩法與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守監司分朝廷受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空十都吏詔旨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錢租四十萬而戶部責債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數百萬增使廣權以侍用此

希思者乃蘇為羨餘故歲計不足至為無名之徵謂貸所闕租而以籍不錢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千計租曰此有何可失於幾家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費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召和氣乃罷其獄大體中入對言陛下幸澤頌可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所以勵大教之即命為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井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偽市易惟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業和買不難其直什買而使之倍倍額外無名無數之徵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為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某縣令吏部據以注擬則選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違矣詔吏部戶部相度以聞復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活口米常平驛運奏大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須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擇為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為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

權倖乃適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為傲慢不恭實監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詒常平之法以搆紹述之政再貶肇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於千家年六十權性至孝父病盡藥為食談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雖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子兼自有傳宋史此下有張明種至中書舍人無著

任諱字子諒眉山人徒汝陽九歲而孤寡母志諒携衣泣曰豈有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為感動而止諒方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元祐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為相捐欲用之諒子書現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諒之奇章家在樞府為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播提舉襄陽路學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善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為天下部使者之鼓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漢漢者習為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籍其問者獲石為表盜發則皆史名捕跡無所容加直視問惟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阿雅卜知邊原不繼陰開地害粟而叛逃西夏執軍書得定邊可唾手取諒謀知其謀逐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害得數十萬石阿雅卜果入寇夫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復圖觀化堡而邊儲已足阿雅卜遂解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為直運綱應募者率游手之輩盜用乾乾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作泗水大泄州城不沒者兩板諒

親部卒暴殘從民就高厚以米粟水患人獲全京諒以運使何罪帝亦知其任復乞文殿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其九詔諒與貫議諒言為六路書奏其策如罷關道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喪去宣和六年提舉上清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天下之勢其亡昭然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別立耶律氏之法使敵為君長則我有存亡馳逐之義彼有瓜分稱裂之師與鄰崛起之全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以為病狂出提舉嵩山崇福宮是冬金人舉兵至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迺起諒為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進士第以所著禮稽弓義見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贊視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即致仕久之御史中丞黃履薦其活退起為太常博士許元符初復申前命兼崇政殿讀書遷著作任耶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服飾務在質素自裕陵至宣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順收貯稱靈殿以遵遺訓詔覆之奉宸庫播起居舍人郭執得罪常於講席論救貶監彬州酒徵宗立召為國子祭酒起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為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詭譎順適則志隨以衰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夫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眷合記注官

郭備正即勿奏事仍著為令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皇帝時修注官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五

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廷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熾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善為定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為倦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意矣事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黃文問侍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五





避用事者沮之泊失守金人質天子遷金府以數百千萬計日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國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索其求而宦者挾宮怨詈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珠玉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帥怒呼四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猶何哉詭賊以屋椽空亡以命金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謝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勝唐老姚舜明王俱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天津下馬地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書冥土庶皆阻滯憤歎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弟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劫金帥帳迎一帝以歸而王時雍徐未若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還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為薄復加資政殿學士程振字伯起長安華陽人及宋名臣饒州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石職除官為辟雍錄升博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鄆祀孟軻以公孫丑為祭樂正克等配僉從之提舉京西常平人為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雍園子司業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大祭祀設饗受胙必以上副既禮經所載且禮豐美典具存昨天子風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憂然以宮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獎異方臘起振謂王輔宜乘此時建革天下祭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願不悖太子萬之甚力遂推給事中黜曰振資淺且雅長古命請以為中書舍人侍師馮熙載出

知亳州輔監獄載欲振語以醜語振不肯輔使言者劾為黨罷振舉沖伯觀居三年後還故官振舉都察院云為舉冲伯觀明中復舉吳與珍朱名臣言行錄云明年復舉吳與珍朱名臣與吳去名臣二年後還故官吳靖康元年進吏部侍郎上言情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載扣蓋宜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敵其黨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聖斷踰度而不暇瞻咨或大臣偏見而遂行播告所以動木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其勢不得不漸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倚角擊之曰彼勢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不使少有懸乎上嗟味其言而奏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將有情可矜多奏取願負崇賞以未讓者請館殺先彈壓軍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請以隸步軍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如法振曰方多事之際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之其刑部侍郎金駝在郊道軍駕出城振為何棄言宜思所以折之策策不從未幾及于難年五十七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初王輔使其客沈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不可既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鷓鴣之詩為知道其詞不過曰追天之未陰雨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為徽宗道之微宗悟頤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而宮寺楊觀輩方大興宮室彈不得肆因議家令楊馮以為將輔太子幸非常微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

言亦廢振尹京時兩宮方閉於慈閣振極意編繕治龍德梁析獄實其罪不使有縱分可指高宗即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康請諡賜諡同慶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失其傳給事中安扶附見文安讓傳到延慶保安軍人世為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職功積官至州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鄧廷路總管遷奉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宣使破夏人成德軍擒其酋桑斡降王子尼瑪丹津拜保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逐虜行軍無犯律郭藥師指馬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百尾不相應則望塵潰潰矣不聽至頁囉遂滑蕭幹帥單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關不出藥師曰鮮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心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道大將高世宜與藥師先行即入燕城幹稟稱甲三千卷賊三將軍告世也諭約不至藥師後取世宜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領道擒獲糧將王渴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十萬應吾境吾師三倍賊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賊之無遺隙選其一入報報明且延慶見火起以為敵至燒營而奔相踐死者百餘里自懸燈以來所帥軍實始盡還保雄州胡諫是慶喪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率安道錫州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魏宋未幾復為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關過門以出至囑兒寺為追騎所

殺光世自有傳







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財寬民力改革法自冗官減號令以威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師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晉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起事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冀定懷衛齊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燹所以亂棄者其心甚堅晉惟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臣恐備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關隸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承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所嘗為監察御史在藩康園城中以蠹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皆喜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募河北故綱以為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傳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率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帝乃以所為河北招撫使亮為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肆放綱奏陛下登極騫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敵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

在邊路半年據甲荷戈自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思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勞敵廣示德意帝嘉納之於是人情奮然開有以破敵虛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眾有許高許元者以防河而護瀋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卒戮之或議其損殺綱曰高元受任防河遠未至而遽分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前一守卒能行之貢捷更也使受命舉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以為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關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無備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訓練有所呼召令按牌以追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舊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頤京東西制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時朝廷議遣使於金綱奏曰陛下以一聖遠狩沙漠思迎還兩宮致天下幾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摩車馬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歸之意可也帝乃命綱草表以周覽

傅亨為二聖迎問使奉表以往且之降莫備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原又乞首元貞節浮費帝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為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閒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於寢夜不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則石楛書無益也因論靖康朝延應敵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帝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馬鐵器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繼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遂襄陽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馬還關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為詔諭兩京以還靜之意謂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棄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閒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蠢起為亂黔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一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望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造器械諸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還未乾遽失大信于天下乃許幸南陽時黃潛善汪伯彥賈陰主遷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

曰外論胸胸咸謂東幸已決網白國之存亡於是焉分  
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細每有所論讓其言雖切直無不  
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尙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黃善清徐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  
司北京侯指道有緒乃渡河北北京留守張益謙潛籌  
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留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  
尙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  
豈由留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憲節制傳亮即  
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  
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應用今善清伯彥且  
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留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  
不與善清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  
心觀之既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  
罷亮乞以御筆付清海施行臣得乞身歸田伏請通鑑  
御批傳亮奉命經制不知歸職通鑑征徒爾道遠曠日已  
不得請之盡心王事不過畏得金兵不敢進試言待重  
耳如此怯懦之人奚堪委重善清李綱特以已言所重  
曲爲迴護愈力爭則不免因亂廢公矣且從此承順  
論解亮者先專門出陸綱網遇而亮竟罷乃再疏求  
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爲  
之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遂幸與善清伯彥異宜爲所嫉然  
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  
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念以  
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  
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  
部尙書王時雍問於吳并莫倫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  
昌時雍未以爲然適齊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  
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  
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

擬章將上時方論僞逆附僞之罪于是逮齊愈引伏  
遂誅之東市伏請通鑑 薛邦昌呂昌爲之議  
時雍吳并莫倫范履之甘心逆賊罪固無可寬然該王  
寶選齊愈自敵已歸綱既欲論其事亦當與時雍齊  
一律處分乃李綱空其妄言時雍重編齊愈罪置  
一罪則重不免爲私意所累且巨寇尚止拒降所從反行  
謀爲口實不得謂非綱之自取也張浚爲御史劾綱以  
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語罷綱義爲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制書尙書丞許綱言綱忠義爲觀文殿  
以在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  
可去東坐誅綱曰吾與陳東首爭李綱東都都市吾在廟  
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  
罪去傳亮以母病辭歸掃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  
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  
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闕而中原盜賊蓬起矣紹興  
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  
江湖之間流民遺卒羣聚爲盜賊不可勝計綱悉傷平  
之上言荆湖國之上侮其地數千里語葛亮請之用武  
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遺撤鄂若荆南  
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  
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  
官徐俯劉劬劉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  
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一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  
虛當出其不意擣壽昌以臨饒句彼必震懼選抹王師  
追驅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軍江上號召上流之兵  
順流而下以助聲勢使敵人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  
屯要害之地設奇道擊絕其糧道俟彼運糧徐謀攻討  
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  
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豈風雪貫則其患有不

可測矣性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  
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僞齊道之而來勢不能還必謀割  
據發民濟卒從而附之苟或退還則無以爲善後之策  
昔苻堅以百萬眾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使朝廷措  
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  
臣竊議之謂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  
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  
兵渡河軍需運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敵守備措  
置緩慢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輕敵  
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輿神  
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則中興之  
期可指日而侯護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速用兵爲大舉  
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運未回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  
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不將士暴露之久財用  
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  
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入既退當且保據  
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祖宗境土豈可坐  
視論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  
吾所料合楛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請宜於防守  
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至於守備之  
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近年以來大將  
擁眾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鐵  
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  
及荆襄置三天師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  
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  
犯則藩籬之勢盛而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貢

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禹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今者鑿與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闈立官府初營壁使規放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德義之深其心未嘗一日亡宋特制於疆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為內應者宜給之土田子以膏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歸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闕而日慶事不立而日攻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餘餘之吾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遲乎無聞則羣臣謀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歎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率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大槩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時窳衰昔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規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眾處怖不敢南渡濟師宵遁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榮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前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

諷臣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自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不可常可一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雅陽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雅陽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自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時稼穡積金帛敵來則禦使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解復遣使豈不以贖贖既深無許好修睦之理耶金人造譽之深知我必報其指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見信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輅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余入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咎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俟吾之政事多倉粟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為臣國家所仰以為捍敵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惟陛下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自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疆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畏畏天威何謂信任

輔弼夫鼎震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今陛下選於眾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資成功勿使小人得以聞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然自昔抱不羸之才者多為小人所忌嫉而以道事君者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開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效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指為黨黨顯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嘗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嚴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得以中害善長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得逆未誅仇敵未報向稱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模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之道其實一致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今未

皆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協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遲速兩高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致人主之於天威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晚感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旱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濡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憂反覆以致戎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疏奏帝為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道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意意大舉綱辭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道未盡善者五官預備者三舊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為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偽齊兵於淮淝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訪戰守之具修築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勝勝而自怠勿以日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棄去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故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眾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將帥睦士卒樂職用兵其有不勝者或淮西師窺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指誤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俊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綱奏曰臣竊見張俊罷相恐賢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俊措置大當誠為有非然其區區向

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資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避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取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固守一州得一州則守一路亂臣賊子對吏索飯從而附之雖欲如前日還駕還轍復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立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而遽為此覆覆棄前功挑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倫使金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金人設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車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一聖在其域中為親屬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宮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遞送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領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以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要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放文欲朝廷宣布郡縣二也必立約約束陛下奉藩稱臣稟其款令三也必求賒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

南荆襄四州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觀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賤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要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想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未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遂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議奏雖與眾論不合帝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補授界以帥備青黃文帝聞李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數年之間丞節丞頭上累天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舉奏未暇重選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計開帝為軫悼遣使賻贈無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合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而不久而其忠誠義氣震懾動乎遠邇每未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七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實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鄆延撤澤視河堽澤適喪長子奉檄進行會朝廷大開御河方隆冬役夫僵仆於道中使督之急澤上書於帥請少霽之至初春不可擾而辦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為屬辭調衛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基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不聽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按察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生種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給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蘆山谷開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敢能海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乃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軍十餘人日雖被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送從幣席樵然澤至繕城壁浚險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那銘趙鼎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恐澤兵逼其後遣千騎直叩磁州城澤揮甲登城合壯

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說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不從從自將兵趨洺道屯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攻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搗其軍破三十餘營時康王聞大元帥府撤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勸澤曰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誦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管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洺水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議議矣伏誅通鑑御批康王聞君父之難至宜快入援而乃疑信何與宜子有漢以從忍恥事曹輔勸澤曰此與梁湘東王世足盡忠也至此曹前事云云固當然不能出一言史遂謂之不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撤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督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官揆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淳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卒使得效死澤命卒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寨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軍直前與敵戰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敗澤澤下令曰今日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

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御數十里澤計敵軍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御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從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澤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追大河襲擊敵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州擊陽至大名欲復渡河據金人歸路遣二帝而勸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於王曰自古憂臣在外為孝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而取元帥救惡狀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與復社稷且言邦昌偶赦或啟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則正而遠柔邪違公實而還私偏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書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興陽府時金人有到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帥但聞宴和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勝攝教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陛下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竊任當躬負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

十九矣開封尹閻李綱官殺復都非澤不可尋從知開封府時敵騎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橫人情洶洶澤咸望著既至首誅誦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歸師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逆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陸與金人為地爾除建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使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覬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讓兵革以敵國謀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且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憤之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取南仲輩所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覬虛實乞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或於人言合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者著附著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向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乞厚加任使以成其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器械為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為慮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其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橫次為進珠碧連結河東河北山水崇崇義民兵於是既西京東西諸路咸屬澤澤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表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投飛使立功願罪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飛由

是知名代漢通鑑留守東京額以保全而後使所降諸澤正論佩佩亦皆發于忠愛實為宋宗純臣且能收諸澤於荆襄之中遂成中興名將其明識尤有過人者澤視師北還上疏請帝返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堅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今之言還寺者猶前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還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言京師天下腹心必不可棄遂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汪汙伯資賈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烏珠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諸將劉行進滑劉達趙都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行進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行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尼雅滿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開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鄆過敵大中立死之俊民降良遠去澤捕得景良斬以徇既而俊民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向為忠義鬼今反為金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兩仲祖脅從貨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揚請往掠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接援至迎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揚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敵死之澤聞揚意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搗死二日

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揚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勸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逃數千里爭先勸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兼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勸王者之罪乃一時錯置幸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岩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斷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澤人王策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宋宗兄弟之國以義激之策感泣願效死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軍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謀謀勸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兩幸言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於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助天下之民無所依歸不報除賈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今收復伊洛而金人渡河岸破滑塞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善義民引領羣日望官兵之至中興之兆可見在陛下見幾乘時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鄭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為偏霸之謀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但為江寧控扼之計時河北盜糧進聚眾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耶等擁眾各數萬侵掠為患澤遣人論以禍福惡招降之王善者河東巨寇眾七十萬欲據京東澤車騎馳至善營泣諭善解甲降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

來歸眾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為世隆至  
責之曰河北附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附沒邪命  
斬之時世隆與侍側眾兵露刃庭下澤泣謂世隆曰  
汝凡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隆咸泣金人攻滑  
州澤遣世隆至掩其不備敵之聲威聲曰著北方間其  
名常尊憚之澤說言了進數十萬眾顧守壽京城李成  
顯扈從還闕即渡河勸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顧渡河而  
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  
眾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言愛其親以及人之親  
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誼下宮  
與忠臣義士合謀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  
儼然如舊惟潤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錄宮以為  
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兄弟於兄是以身故也上乃  
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伏願高宗非不知和議之不  
可待也二帝果於己不利此言實見其神斷  
聖宗與澤等屬意還京之懇切而卒不見聽及一  
于兄弟則殺我澤之其兄出天性乃如何論固不為  
也當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澤等所抑憂  
憤成疾疽發於背諸人問疾澤鬢然曰吾以二帝蒙  
塵積憤至此汝等能職賊則我死無恨眾皆涕泣曰敢  
不盡力請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  
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  
而幾都人號痛遺表猶費上還京附題文殿學士通議  
大夫諱忠節澤實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  
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贖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  
招集羣盜聚兵儲結諸路義兵連蓋趙家傑自謂渡  
河復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議者恨之子穎居成幕素  
得士心澤歎曰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

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八 列傳末

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為判官充反澤所為額  
失人心穎處爭之不從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羣  
眾城下者復為盜而中原不守矣穎官終兵部郎中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  
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詆園累  
官為河南路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金  
人陷太原朝廷議劉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  
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  
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諱狀高宗即位除權戶  
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  
詔脩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為行宮軍駕所  
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分分布江淮使敵  
莫測幸之定所上納之久雨詔求開政鼎言自熙寧  
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造生邊患窮困民力敗壞  
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  
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  
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伏願高宗非不知和議之不  
可待也二帝果於己不利此言實見其神斷  
聖宗與澤等屬意還京之懇切而卒不見聽及一  
于兄弟則殺我澤之其兄出天性乃如何論固不為  
也當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澤等所抑憂  
憤成疾疽發於背諸人問疾澤鬢然曰吾以二帝蒙  
塵積憤至此汝等能職賊則我死無恨眾皆涕泣曰敢  
不盡力請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  
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  
而幾都人號痛遺表猶費上還京附題文殿學士通議  
大夫諱忠節澤實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  
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贖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  
招集羣盜聚兵儲結諸路義兵連蓋趙家傑自謂渡  
河復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議者恨之子穎居成幕素  
得士心澤歎曰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

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  
地利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  
以公安為行闕而屯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  
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宰相呂頤浩請帝幸浙西下  
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願悉其異已改鼎翰林學  
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嘉納之誠而  
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容待羣臣之意而宰相挾挫  
沮言官之威堅臥不出政願浩過失凡千言乃願頤浩  
詔鼎復為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  
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惟  
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特吾有  
以待之三當以敵退為陛下拔人才脩政事密院嘗  
虞敵至為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帝曰卿等如  
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  
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  
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  
鼎言橫烏合之眾不能當敵恐遂喪陽已而橫數不  
利走襄陽陷昭陽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  
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否岳飛曰知上流利  
害無以飛者策無徐俯不以為飛飛出師竟復襄陽鼎  
乞合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隴蔡光世請入秦俯欲  
許之鼎不可俯舊宿遷令來歸俯欲斬世忠劉鼎復爭  
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嘗  
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為勝非所忌除鼎知  
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都督川陝制置諸軍事鼎所條奏  
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襄漢出使川陝君臣相信  
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覆逐今臣所請兵不滿數

志五四三



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察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感也  
帝曰姑徐之熊嘗謂和議與秦檢意不合及熊以爭疎  
封國事拂上意檢乘期擢熊又薦蕭振為侍御史振本  
熊所引及人奉勅多知故事相大中罷之熊曰振意不  
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  
殿中侍御史張或論給事中勾清言言戒之擊臣乃趙  
熊意因詆熊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熊引疾求免乃  
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  
節度使檢率執政往戡其行熊不為禮一揖而去檢益  
憾之熊既去王庶入對上謂熊曰趙相兩為相於國大  
有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變無患他人  
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熊受使指問禮教則答以  
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至是倫與金  
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帝歎熊謂庶曰使五日自得  
此報趙熊豈可去耶初車駕還陞安內侍移竹栽入內  
鼎見責之曰良綠花石之掩皆出汝曹今欲貽前轍耶  
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熊召至  
相府切責之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送出其入與  
郡鼎嘗薦胡寅魏仁安致復謫良貴呂本中張致遠劉  
大本常同林季仲等數十人分布朝列又論趙熊胡世  
將周秘陳公輔之徒如賢良羣帝為從世將而公輔等  
尋補外帝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熊奏遠小臣陛  
下何由得其姓名帝謂常同實稱之熊曰同知其賢何  
不露章顯引始沒薦秦檢可與其大事熊再相亦以為  
言然檢機密深險外和而中異沒初求去有旨召熊熊  
至趨巧詞檢惡其退已從知泉州又詭祖信謂熊嘗  
受張邦昌偽命遂奪尚御史中丞王次翁論熊治郡廢

死命提舉河朔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檢忌其  
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  
搆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還軍節  
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湖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  
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羅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鼎  
謝表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業丹心未泯誓九死以  
不移檢見之曰此老倔強猶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  
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膠米檢  
知之命水軍月具存亡中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檢必  
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  
墓中石記鄉里及除葬歲月至是青銘旌云身騎寶尾  
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  
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  
孝宗即位謚忠簡廟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耐廟以鼎  
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  
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  
餘篇藏得全集行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百云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第九子之後父  
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詭詐言  
者知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  
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御位馳赴南京常備衛戍  
編修官改虞部郎權殿中侍御史獨辛東京後軍統制  
韓世忠所部逼逐謀臣歷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  
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  
下之根本願下詔犒東京關陝襄鄆以待運幸拂宰相  
意除秦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權禮部侍郎除御營  
使司參贊公事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為

備力言之宰相黃潛善任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  
資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擇舉以浚  
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  
掠浚招集甫定命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  
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喚哭召  
東野及提點刑獄趙鼎謀起兵討賊傅等以承宣使  
張俊為秦鳳路副總管俊將所部至平江浚知上週俊  
厚可謀大事握手語故相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  
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  
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  
辟傅等謀略浚體部尙書命所部諸行在浚以大兵未  
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驕回人情驚懼不可不  
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  
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  
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請將校至前抗  
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軍皆曰賊趙我順浚曰問  
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適天奪人汝等可取浚頭  
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軍感威憤於是令世  
忠以兵起而戒其急趨秀州擇糧道以成大軍之至  
世忠至秀即大治職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  
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與事涉不遇謂之震驚宮闈廢  
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逼  
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飯除俊世  
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復置柳州安置俊世忠拒  
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彥罪傅檄中  
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運客馬輔以計策往說傅等會大  
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輔知其可動即以大義



俾招諭諸岩四驩呼而往至潭賊眾二十餘萬相繼來  
降湖寇盡平帝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味荆襄形勢  
接連軍力倍增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  
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漕東大會諸將議防  
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歸岳對使嚴進中興偉覽四  
十篇帝嘉數遣之坐閣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  
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檣偃逆之罪命韓世  
忠據承楚以圖淮揚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  
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軍以佐  
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漢江徇撫淮上浚入  
覲奏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在江上謹報劉豫與子  
猗挾金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眾而來此必劉豫兵  
也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  
以為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漳州劉  
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  
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  
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  
且岳飛一動漢漢有警復何所恃詔書從之沂中兵抵  
漳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  
其眾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程  
攻沂中沂中大破之視騎皆拔槓通帝手書嘉獎石澣  
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理臨浚奏天下事不倡則不  
起三歲之閒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  
心解體帝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浚以親民之官  
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節節開出入迭補之法又  
以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七年以浚卻敵功制除特進  
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問安使何雍報後示皇帝臨

德皇后相繼崩逝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之  
孝不與土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  
下淪炭願陛下擇涕而起敬髮而進一怒以安天下之  
民上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其甚切浚又請命諸大  
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言陛下命臣等此至  
恥而臣終獲成功使取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  
罷黜再疏特罪不許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  
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慙恥之大  
反復再三上未嘗不咨容浚涕時事無巨細必以咨浚  
賜語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  
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處  
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攝兵為嫌乞置呂祉乃以王  
德為節統制即軍中取鄭璠副之浚奏其不當璠亦與  
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  
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璠等舉軍叛執呂祉以  
歸劉璠社不行璠璠等碎齒折首而死浚引咎去位  
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桧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  
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楛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房地聞  
劉豫及鄭璠我去復遣開持蠟書遺璠金人果疑豫尋  
廢之秦諫交派浚落職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  
九年以赦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除資政殿大  
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以詔諭為名  
浚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大治海舟千  
艘為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兼信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慧  
星出西方浚將檢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請其父對策語

曰臣當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  
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  
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  
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  
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遂州  
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  
不傾心慕之金人懼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  
用秦檜懼浚為正論以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  
浚反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網知潭州任召錫使  
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  
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槍死乃免二  
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  
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開勢決求費用兵而國  
家滿於宴安孱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沈方俟  
禹湯思退等見之謂敢初無覺矣浚為狂臺諫湯騰舉  
浚折論浚獨獨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  
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  
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金兵大入中外震  
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  
劉錡退歸鎮江遂改令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  
岳陽買舟自風雪而行適東來香云敵兵方焚采石煙  
焰四達憤無繼進乃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  
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  
過池陽聞海陵死餘眾二萬屯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  
上浚往獨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檄  
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臨幸二十二年車  
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

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波日卿在此朕無北顧憂命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萬圖海州沒命鎮江都統張子恭往救大破之沒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為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衝弩莫如車命敏專制治水孝宗即位召沒入見賜坐降問沒從容言人主親業自侍使清明在朝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雖自服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沒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朝弱志敵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洪參知政事沒所規畫深必沮之通鑑 沒能專心受委或成或敗亦未可知定願以浩為藩臣舊臣使領守淮之謀與沒意見頗相遠兩多方掣肘沒至兼地吏歸其國不亞於掄人主用人則不憤故沒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召俊卿及沒子斌赴行在沒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吳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等問沒動靜飲食顏貌日厭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插奪金人以十萬眾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移文索海潤唐鄧高州及歲幣沒言金人議詐不當為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州備之卒以無事臨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時金將窩察圖們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璧續修城將為南攻計沒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郭宏淵亦獻擣一邑之漕沒具以聞上報可召沒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潁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沒自往臨之顯忠至靈璧敗蕭琦宏淵虹縣降顯們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曰近

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沒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赫舍哩志寧率兵至宿州與顯忠戰宏淵與顯忠不協帥將各遁去顯忠以勢不可孤立乃夜引歸沒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譏沒之非孝宗復賜沒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竊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沒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縣吳兩城爲大勢修濠州關山以拒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勳兩淮守備帝復召斌奏事沒附奏云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斌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尋詔復沒都督之贊金帥布薩忠義胎書三省樞密院案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沒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秦檜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沒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爲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沒爭不能得未幾召沒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帝爲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遣還使人罷和議拜沒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爲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斂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沒曰和議之不成立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留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陰謀陷沒詔沒行視江淮時沒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募盜

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壁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圍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爲虛聲而有剽日決戰之語及聞沒來軍徵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沒以蕭琦契丹之族沈勇有謀欲令盡復契丹降眾且以撥濟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合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爲不可恃令尹樞諭魏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沒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鼎之代爲拒命沒亦請解府詔從其請左司諫陳賈翰侍御史周操言沒志勸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沒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伏誅通鑑載覽 帝批孝宗初召沒沒備用上朕決不許爾書又有須與卿終之語若去之今日若何以福州之命又若所惜也及處允文宣撫四川且戒以益其始不聽州取恢復美名聲以感眾動後事也竟成建無所難道其城改邑以感眾動後遂不贊沒蓋面是無定見耳沒辭職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沒既去猶上疏論尹檜殺郭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沒勿復以時事爲言沒曰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苟有所見安忍弗言行次餘千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祖宗之恥既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計聞孝宗震悼親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諡忠獻沒幼有大志及爲黑河幕官獨行邊塞觀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守將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密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屬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慨至如錢塘

僻在一隅見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其政多所引權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瑛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玠於行開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一時稱渡爲知人渡事母以孝稱學遠於易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試約試自有傳

杓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應廣西經略司機直通判嚴州浙西使者屬所部吏而不及杓孝宗特令召對差知袁州敢擊強盜賊尉獲盜杓察知其枉殺之未幾果獲真賊改知衢州兄試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管五局觀還湖北提舉常平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告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劾黨閉糶杓首治之帝獎其不畏強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姦盜聚惡杓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裝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恃以恣橫杓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修三顯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移知鎮江召爲戶部侍郎言事廷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兼山陵事召遷爲吏部侍郎光宗卽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紹熙元年爲刑部侍郎仍爲府尹內侍毛伯益言西湖菱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杓首奏論如律違燒章閣學士知襄陽府未幾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遷襄陽宣宗嗣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完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閉道疾馳以聞杓不爲勸徐部分掩捕斬其爲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實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

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率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臣請蠲之始征兩稅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爲困杓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吏材敏給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云子忠純忠恕自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八





後以謝敵苗割之變保慶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起趙鼎鼎言淮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從中沮抑之人以此益薄其品及著開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貧躬耕以贖老幼後為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為鄆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至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神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置二萬契丹軍萬餘皆印給縣官詔以頤浩為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久之策徵宗怒命罷職貶官而視事如故尋復擢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頤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為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軍駕南幸除戶部侍郎進戶部尚書制賊張遇眾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適為韓世忠所獲二年金人過揚州軍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致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獨辛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淮浙新制置使遷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江右府時苗傅劉正彥為逆過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元詔救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王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背違沒子幼冲乎灼知兵變無幾也頤浩仰聖人富貴張浚沒亦謂頤浩有成策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頤浩橫楊惟忠

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挾帝歸廣德渡江戒惟忠先為提扼備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京盜有議起之勢與衰振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竊江寧舉權督眾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避之相持而泣皆以計頤浩曰願浩義讓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挽幾陷強敵之域今事不諧不遇亦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遣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海擊頤浩率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程養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郡人夾道號譟以手加額頤浩勝非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軍駕幸建康間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柁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為邊今當且戰且遷幸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以稔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厲至平江間杜充敗績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按頤浩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我人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非其退去能乘舟而進也且謂其言中早存航海之志其言曰我人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非其退去能乘舟而進也

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願志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為翰林學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禮泉觀使率化賊蔣理乘亂為變劾頤浩實軍中高宗以頤浩故救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瓌巨師古兵自隸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圖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廬師古救江州賊眾擊頤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之清師討李成帝曰頤浩奮不顧身為國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瓌以萬人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閩門舍人崔智之眾萬餘軍勢復振命瓌擊賊取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圖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為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圖斬之成以餘眾降劉豫劉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頤浩兼宣撫領壽府徐慶和州無為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宜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琪自徵犯饒州有眾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其將閻舉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舉軍舉力戰端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帝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取兵為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論頤浩奏檄曰頤浩治軍旅旅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二人同奏政相知頤浩不為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為助欲傾之而振朝權高宗乃下詔以飛龍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軍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

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繼其軍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遵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願浩既還欲傾桑榘乃引勝非為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謀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體貌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鋒黃下下願浩特命檢正諸房又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麟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森林待聘樓煥亦坐論論露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與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娶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瑄秦人自職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浩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軍事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為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過人畏願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其濫賞願浩時有縱令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謂何願浩再乘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己求言一日謂大臣曰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願浩罪遂遷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職守方略願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柳街桂陽盜起願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願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

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願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願浩往陝西命使召赴行在願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意趨赴關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穆願浩有勝略善鞍馬弓勳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為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效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思慮為戒願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朱勝非擲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精銳相繼三制權重德批朱自王安石蔡京等何時復有月精之取百勝之法必與民休息小惠元氣豈能遂安耶加之股削何以堪况彼時保國策則希希謀則不藏罪同無異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魯民襄陽郢城人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復其職道同路允迪語康王勸建炎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嘗行僞命置鄂州既召為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宗尹為其位時諸寇據有州縣朝廷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兵力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製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王室較之棄地北敵豈不相道帝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宗尹奏以京畿東西

淮南湖北地並分為鎮提諸將以獨撫使為名軍興應便宜從事李孝成薛敷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羣盜魁與劉位士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又無統率統屬且不還復通餉故諸鎮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諸將皆書營繕奉聞河免夫獄空之類皆廢正之宜靖執政圍城時受僞命之人反用叔申雪徐秉哲吳升莫備等並量移吳敏王孝迪耿南仲孫觀蔡懋等並敘復得李隆希宗尹意乞詔奪執於罪累中選材能賦付以事沈與求劾隨因及宗尹宗尹求去帝為罷與求初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實宗尹乙科宗尹德之則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關宗尹疑那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皆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樞密院計議官王倫結多佐宗尹請除伯為宗正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醜伯紹興元年二月辛己日有黑子宗尹以補政無狀請免帝不許又嘗薦魏滂為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遂罷李弼孫瑄營田諫官言其罪事朱勳二人俱罷論者以白州守臧公為擾民宗尹除佑之會公為妻受囚金事觀帝罷公為宗尹不自安時明堂單恩宗尹請與行討論之事帝手劄云朕不欲過君父傲怒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贊之及見上意屢反擠宗尹帝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宗尹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制置為政多私屢為議者所詆云范致虛字謙叔建陽人舉進士為太學博士坐祖送鄭浩停官諫宗嗣位召見除左正言出通判鄂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召道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蔡京建